小熊维尼故事全集

〔英〕A.A.米尔恩 著
陶丹 田建铭 译



APGTIM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小熊维尼故事全集

〔英〕A.A.米尔恩 著

陶丹 田建铭 译



APGTIM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 徽 教 育 出 版 社

制作说明

本书是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2版为底本制作。包括《小熊维尼阿噗》、《阿噗角的小屋》、《当我们很小的时候》以及《现在我们六岁了》四本书，其中后两本是诗集，但其中内容和小熊维尼部分相关。其内文插画是国内画师根据夏帕尔德原画重新绘制，构图和造型、上色与原著插画都有一定出入。

注：为获得最佳阅读效果，请在多看设置中将排版设为“原版”（多看2.x版本）或“无”（多看3.x版本以上），背景为预设背景（不要自定义背景和字体颜色，以免整体配色出问题）；字体设置为“默认”（使用书中指定字体），字体大小为默认大小（一般手机上为+4，平板上为+2——即减小字体到最小值后，点击增大按钮的次数）。

作者简介



阿兰·亚历山大·米尔恩，1882年1月18日出生于伦敦。他在家里面排行老三，也是最小的一个儿子。他从两岁开始就能够进行独立阅读，在开始上学的时候就能够写一些诗歌、散文和一些简短幽默的作品。随后他进入了剑桥大学，在那里他负责对学生的毕业论文进行编辑。

1903年，为了写作事业，他在剑桥毕业后去了伦敦。有一年年底，由于入不敷出，他已经身无分文，但他继续坚持写作。第二年的时候，他的境况有了一些改善，收入相对可观。1906年，米尔恩在《重击》杂志谋得了一个职位，在那儿，他干了八年的杂志编辑，也就是在这一段时间里，他写了他的第一本书，他的三本文集也在这个时候公开出版了。

1913年，米尔恩与戴芬·德·赛林考特结婚。1915年，米尔恩应召入伍，加入了沃尔维克皇家步兵团，被派往法国进行战斗。在服兵役期间他写了三个戏剧，这些戏剧后来都被搬上了伦敦的剧院舞台。

战争结束后，米尔恩返回了《重击》杂志。在那儿，他随心所欲地开展工作。1919年，他的戏剧《皮姆先生在此经过》取得了巨大成功，使得他有了独立的经济能力。

1920年，他的儿子小米尔恩出生了，儿子的出生给了他很大的激励，他曾写道：

> 作为一个作家
>
> 就是要将自己的眼中所见写下来

于是——这就是我想给予孩子们的

一本本美如间奏曲的童书：

我在写下它们的时候，几乎没有去想

我的所有与钢笔墨水相伴的岁月

竟都是和我送给孩子们的这四本小书一起度过

在小米尔恩一岁的时候，他收到了来自英国哈罗德百货公司的礼物：一个毛茸茸的小熊，随后又有了一个小老虎，一只小猪和一头小驴。看到这些，阿兰·米尔恩产生了一个想法，就是要以这些儿童玩具为角色写成一本孩子们看的书。在1924年，他出版了第一本诗歌集《当我们很小的时候》。这本书在北美和欧洲都产生了巨大反响。1926年，《小熊维尼阿噗》开始发行，这本书奠定了米尔恩在儿童图书界的地位。1927年，第二本诗集《现在我们六岁了》发行。1928年，《阿噗角的小屋》面世。而我们熟知的可爱的维尼熊的形象则是由恩斯特·H·夏帕尔德创作的，他曾亲自登门拜访米尔恩，并将这四本书中的人物创作成了栩栩如生的动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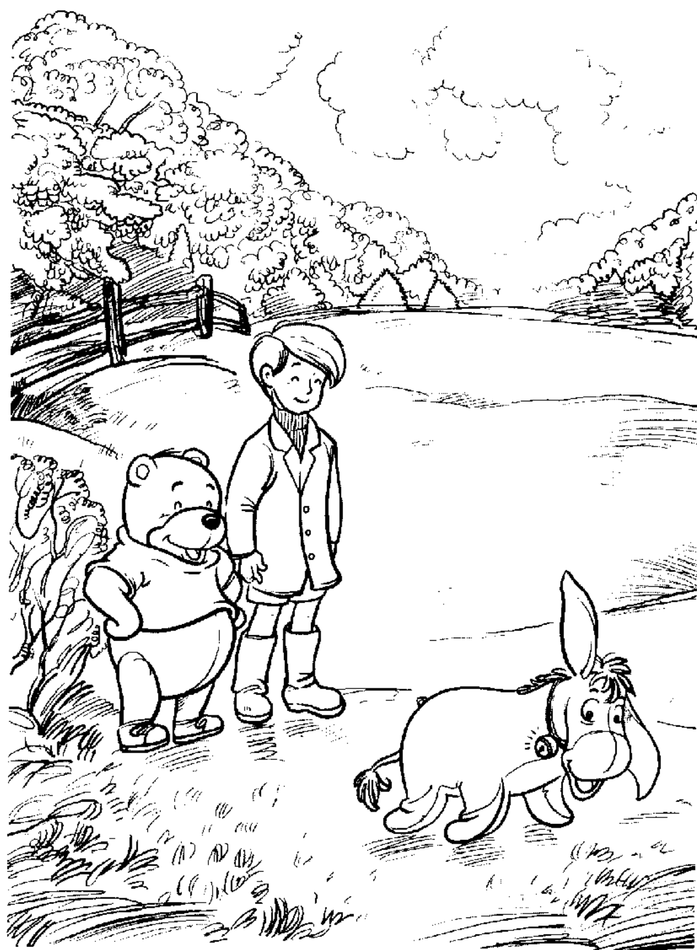
此后，小熊维尼系列风靡全球。人们一提到米尔恩就会想到他是一个伟大的儿童文学作家，实际上，他也写过一些戏剧、侦探小说以及自传等等。

1956年1月31日，米尔恩去世，享年74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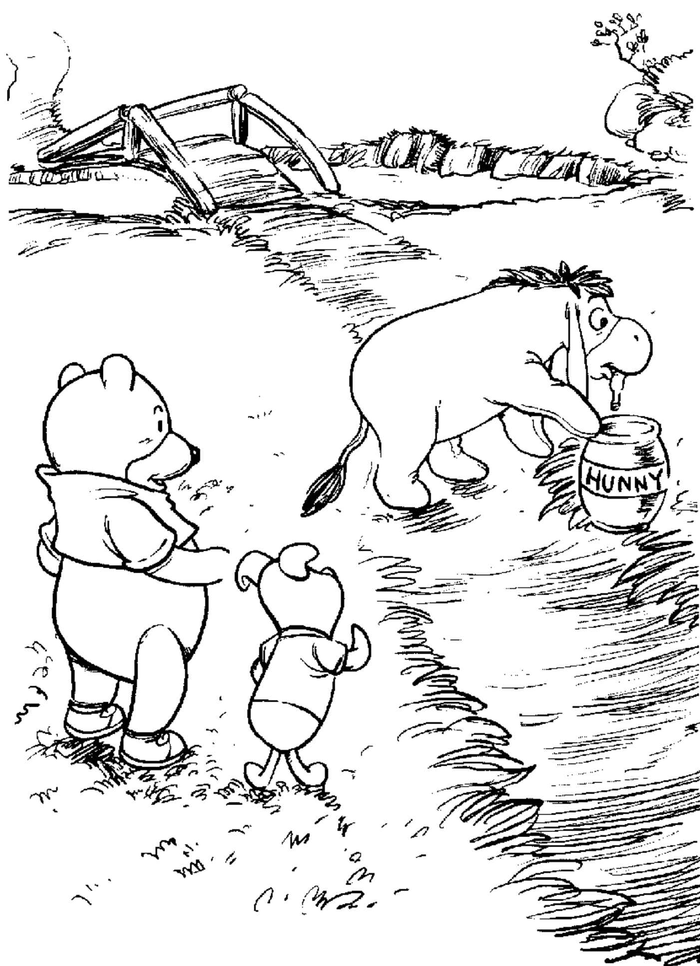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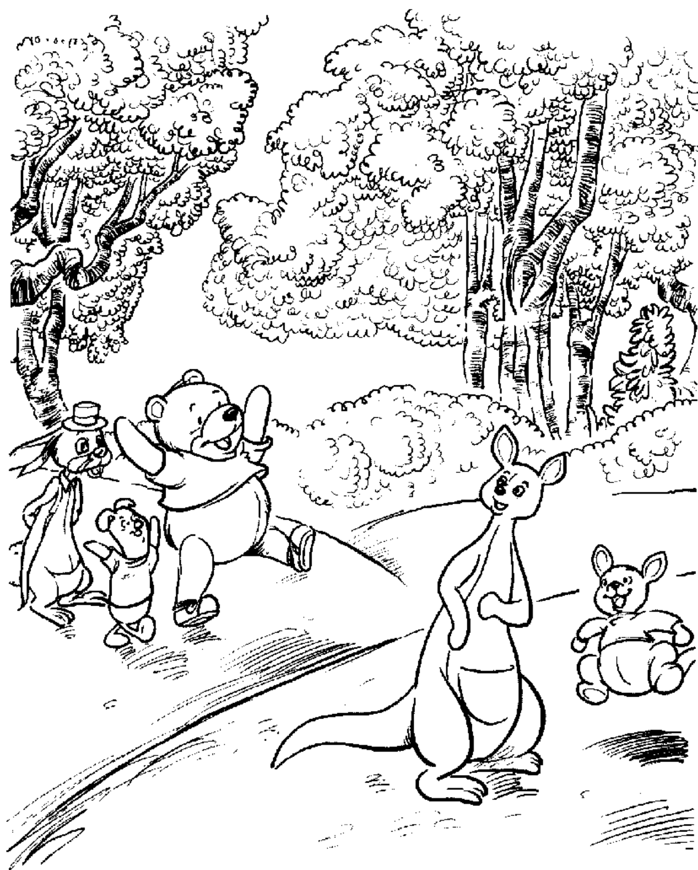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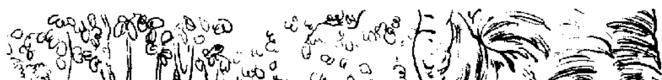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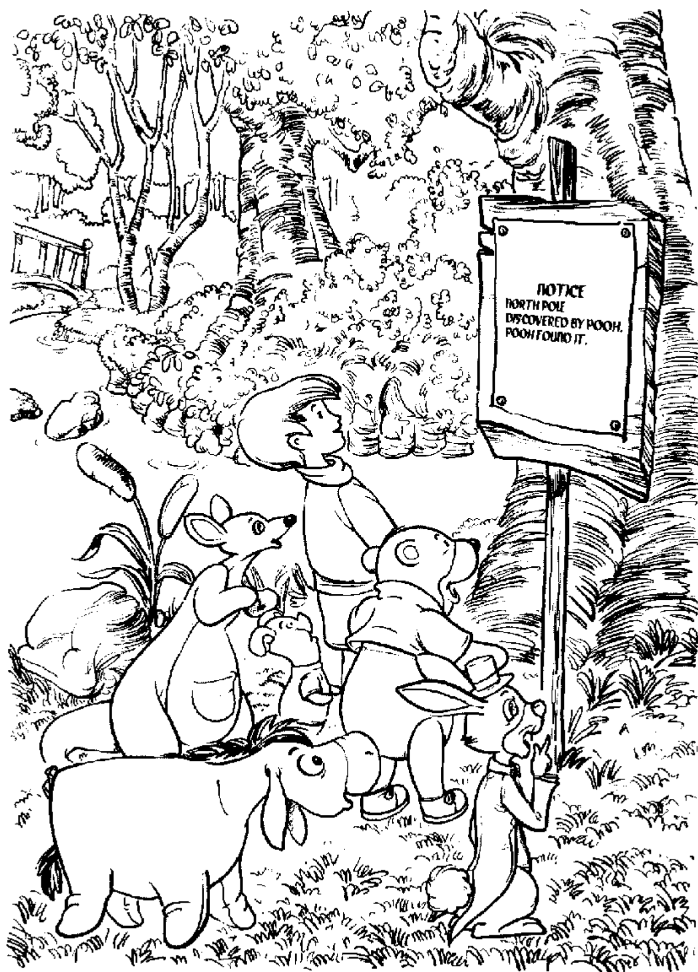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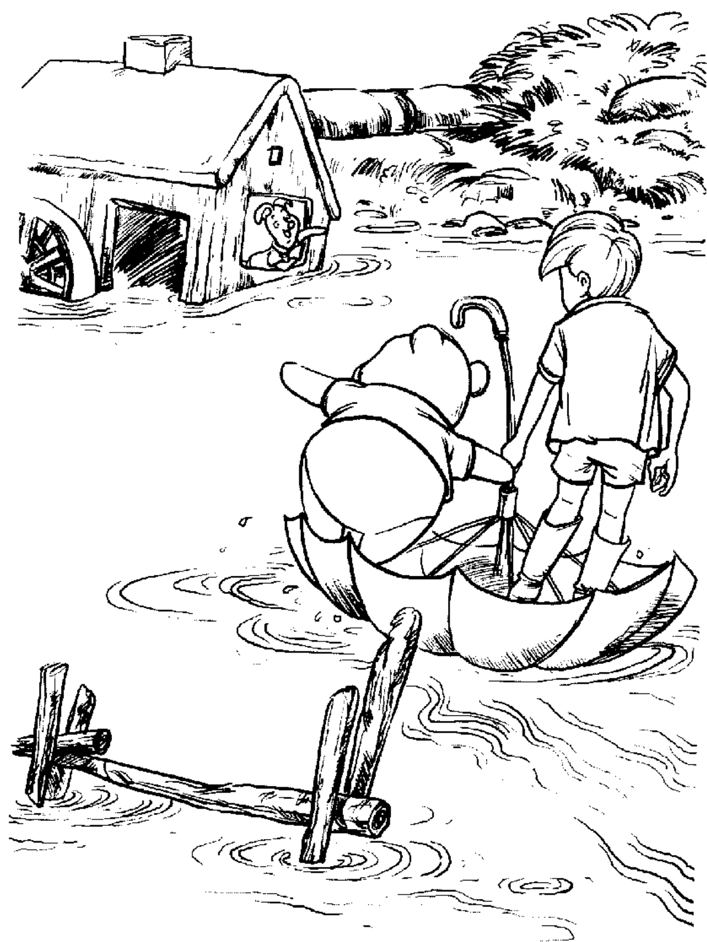

HUNN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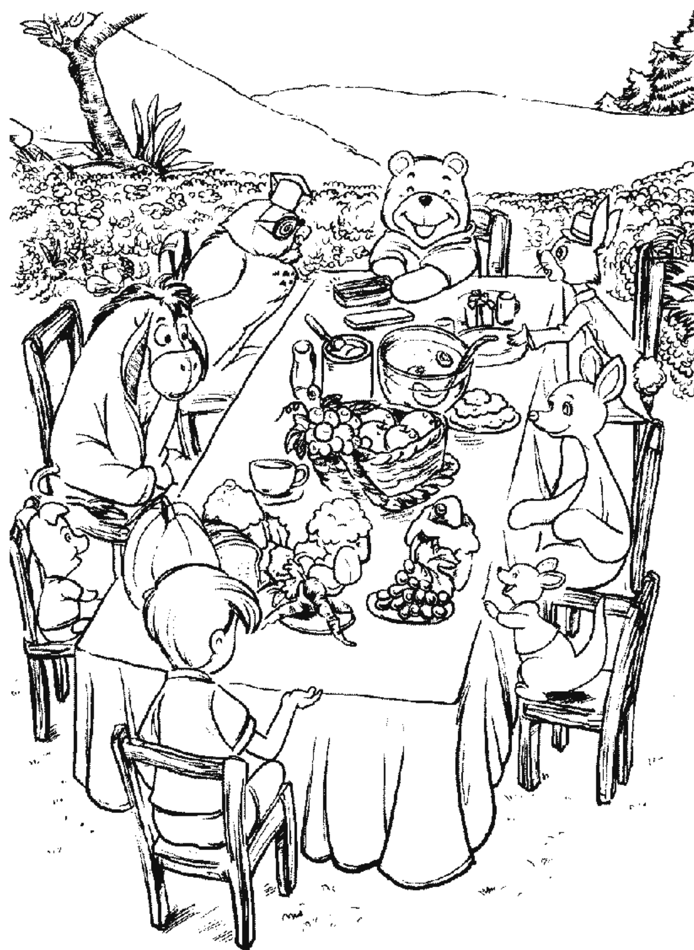

HUNNY






NOTICE
NORTH POLE
DISCOVERED BY POOH.
POOH FOUND IT.





小熊维尼阿噗



小熊维尼阿噗

著者：〔英〕A.A.米尔恩
译者：陶　丹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　徽　教　育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熊维尼阿噗／（英）米尔恩（Milne,A.A.）著；陶丹译．--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2.6

（小熊维尼故事全集）

ISBN 978-7-5336-6790-0

I.①小… II.①米…②陶… III.①童话 - 英国 - 现代 IV.①I561.8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07836号

书名：小熊维尼故事全集·小熊维尼阿噗

著者：（英）A.A.米尔恩

译者：陶丹

出版人：朱智润

选题策划：阿卡狄亚

特约编辑：向琳君

责任编辑：艾尚武

内文插画：食文主义

封面设计：钱佩佩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教育出版社http://www.ahep.com.cn

（合肥市繁华大道西路398号，邮编230601）

营销部电话：（0551）3683010，3683011，3683015

印刷：小森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电话：（010）80215076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商联系调换）

开本：889mm×1194mm 1/24

印张：7

字数：54千字

版次：2012年10月第1版 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36-6790-0

定价：25.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献给她

手拉着手，我们来了

克里斯托弗·罗宾和我

请将此书放在你的膝盖上。

你会说完全出乎意料？

还是会说你很喜欢它？

或者这正是你想要的？

因为现在它是你的了——

因为我们深爱着你。

百亩森林

写在开始之前

如果你碰巧读过另一本关于克里斯托弗·罗宾的书，你也许会记起他曾有过一只天鹅（或者天鹅曾有过克里斯托弗·罗宾，我也弄不太清谁拥有谁了），他总是把这只天鹅叫做“阿噗”。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当我们和天鹅说分手的时候，我们就把那个名字给收回来了，因为我们觉得那只天鹅不会再要那个名字。所以呢，当爱德华熊说他想要一个专属于自己且有威慑力的名字时，克里斯托弗·罗宾连想都没有想便脱口而出，那就叫维尼阿噗吧。于是爱德华熊变成了小熊维尼阿噗。现在，我已经给你们解释了小熊维尼名字的由来，那样，我就可以接着讲故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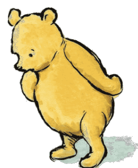
要是你在伦敦多呆些日子，就不可能没有逛过动物园。有些人去逛动物园的时候总是从一个叫“入口”的地方开始，步子尽可能快地浏览一个又一个的笼子，直到最后，走到一个叫“出口”的地方。然而，那些最精明的人则会径直走到他们最喜爱的动物面前，驻足，流连忘返。因此，每当克里斯托弗·罗宾去动物园时，总会去看北极熊。他会对左数第三个管理员悄悄地嘀咕几句，铁笼子的门就会打开。我们便会穿过一条黑暗的巷道，爬上一段陡峭的楼梯，直到一个特别的笼子面前。笼子的门被打开后，一团棕色毛茸茸的东西便会冲出来，这时你就会听见克里斯托弗·罗宾高兴地发出一声叫喊：“噢，小熊啊！”然后一头扑到它的怀抱中。现在这只小熊的名字就叫维尼哦，对于一只熊来说，这是一个多么好听的名字啊！但有趣的是，我们竟然不记得“维尼”是应该在“阿噗”的后面，还是“阿噗”应该在“维尼”的后面。我们以前可是很清楚的，但现在却给忘记了……

正当我刚写到这儿时，小猪皮杰突然抬起头，用他那尖嗓子叫喊道：“那我呢？”“我亲爱的小猪，”我对他说，“这整本书都是关于你的故事哦。”“可是它也是关于小熊维尼的哦！”他尖声嚷道。你瞧，就是这样的。他吃醋了，因为他觉得小熊维尼拥有了一个专属的华丽开场篇。当然，小熊维尼是大家最喜爱的，这一点绝对不可以否认，不过小猪皮杰也有着很多小熊维尼没有的优点呢。因为你要把小熊维尼带到学校去，那就不可能不被别人发现，而小猪皮杰的个子是那么小，你可以偷偷地把他塞进衣兜里，在你拿不准七的两倍到底是十二还是二十二的时候，伸手去摸摸他，还是会感到十分舒服的。有的时候他还会悄悄地从你的衣兜里溜出来，盯着墨水瓶仔细地看看。也正因为

如此，小猪皮杰比小熊维尼懂的知识多，可是小熊维尼一点都不在乎。他会说：“有些人心眼儿多，有些人缺心眼。”他还真的说对了，事情就是这样的。

写到这里，其他所有的动物都开始叫嚷着：“那我们呢？”所以最好的法子就是赶快打住，不再写这篇引言，赶快进入正文吧。

A.A.米尔恩



第一章

我们结识了小熊维尼和一些小蜜蜂，故事也由此开始

这就是爱德华熊，瞧，他此刻正在下楼梯，拖在克里斯托弗·罗宾的身后，后脑勺砰、砰、砰地磕在一阶阶的楼梯上。就他所知，这就是他下楼梯的唯一方式，但有的时候，他也觉得下楼梯可能还有其他的方式，只要他能停下来，不再让头砰砰地撞在楼梯上，而是好好地想一想，说不定就能想出别的方式来。不管怎样，此时此刻，他已经来到了楼下，准备好介绍给你们大家了。他就是小熊维尼咯。

当我第一次听到他名字的时候，我也是这样说的："我还以为他是个小男孩呢！"正如你此刻要说的那样。

"我也是这么想的。"克里斯托弗·罗宾也跟着说。

"那你就不能叫他维尼咯。"

"我没有叫他维尼啊。"

"但是你刚才说的是——"

"他是叫维尼阿噗，难道你不知道'阿'的意思吗？"

"哦，好的，现在我知道了。"我马上回答说。我希望你们也能明白，因为这就是你们能得到的所有解释了。

有的时候，小熊维尼喜欢在下楼梯时做些游戏；有的时候，他又喜欢安静地坐在壁炉前听故事。今天晚上呢——

"讲个故事怎么样？"克里斯托弗·罗宾说。

"讲个什么故事呢？"我说。

"你能给小熊维尼讲一个很动听的故事吗？"

"我想应该可以吧，"我说，"他喜欢听什么样的故事呢？"

"关于他自己的故事，因为他是一只熊哦。"

“噢，我明白了。”

“那你一定能讲一个好听的故事吗？”

“我会尽力讲的。”我说。

于是我尽量试着讲起了故事。

很久以前，离今天很久很久的时候，大约是在上个星期五吧，小熊维尼以桑德斯的名义独自一个人住在一片森林里。



“‘以名义’是什么意思啊？”克里斯托弗·罗宾问。

“意思就是说，他的门上写着三个金色字：‘桑德斯’，而他就住在那个门里面。”

“小熊维尼不是很明白你这个意思哦。”克里斯托弗·罗宾说。

“现在我明白了。”一个低沉的嘟哝声音说道。

“那我就继续往下讲咯。”我说。

有一天，小熊维尼出去散步，来到森林中的一块空地上，空地中央有棵大大的橡树，一阵很响的嗡嗡声从树顶那儿传来。



维尼坐在树下，用两只爪子抱着脑袋，开始思考起来。

首先他对自己说着：“那嗡嗡声意味着是有什么东西。嗡嗡声不会平白无故地发出来哦。如果这儿有嗡嗡声，那肯定是什么东西发出来的，照我看，这个世界上唯一能发出‘嗡嗡嗡’的声音的，就只有小蜜蜂了。”

接着，他又思考了好长一会儿，说道：“我知道，作为一只小蜜蜂的唯一理由就是酿造蜂蜜。”

于是他站了起来，继续说着：“酿造蜂蜜的唯一理由就是让我可以吃蜂蜜哦。”接着，他就开始往树上爬。



他爬呀爬，爬呀爬，他一边爬一边独自唱起了一支小曲。

歌曲大概是这样：

真是滑稽呀滑稽，

小熊如此爱吃蜜。

嗡嗡！嗡嗡！嗡嗡！

我也不知是啥哩！

接着他又向上爬了一点……再爬了一点……再一点点。就在这时，他又想起了另外一首歌曲：

真是个有趣的想法，如果小熊是小蜜蜂，

那他们一定会把巢儿建在大树的脚底下。

如果真是这样的（小熊们是小蜜蜂们），

我们就不用爬上那高高的多级楼梯哟。

这个时候，小熊维尼已经非常非常累了，也难怪他会唱出这么一首抱怨的歌。其实，他马上就要爬到树顶了，如果能再加把劲儿，踩到那根树枝上……

咔嚓！



“啊，救命啊！”小熊维尼大叫着，一下子就掉到了身下十英尺处的一根树枝上。

“如果我没有——”他这么说着，又被弹出了二十英尺，落到了另一根树枝上。

“你看，我本来是要——”他解释说，一边翻转着身体，一边朝三十英尺下的一根树枝落下去，“我本来是要——”

“当然啦，这也真是太——”他不好意思地承认，在说这句话的同时，他已经飞快地从六根大树枝中间滑了下去。

“这下坏了，我猜想。”他十分肯定地说着。当他对最后一根树枝说“再见”时，又在空中旋转了三个跟斗，然后优雅地飞到了一片荆豆丛中，“全怪我太喜欢蜂蜜了，太馋了啊，哦，救命啊！”



从荆豆丛里爬出来后，他清理掉扎在鼻子上的一些刺，又开始思考起来。他想到的第一个人就是克里斯托弗·罗宾。

“那是我吗？”克里斯托弗·罗宾惊讶地说，他有些不敢相信。

“就是你啊！”

克里斯托弗·罗宾没有说什么，但他的眼睛却睁得越来越大，脸颊也变得越来越红。

于是小熊维尼转身去找他的朋友克里斯托弗·罗宾，罗宾住在森林另一边的一扇绿色房门里。

“早上好，克里斯托弗·罗宾。”维尼说。

“早上好，维尼——阿——噗。”你说。

“我想问问，你有没有气球之类的东西？”

“气球吗？”

“嗯。我来这里时就一直对自己说，‘我想知道克里斯托弗·罗宾有没有类似气球的东西呢？’我就这么对自己念叨着，然后想着气球。”

“你要气球干什么呀？”你说。



小熊维尼环顾四周看有没有人偷听，然后捂着嘴巴，低沉地小声说道：“蜂蜜！”

“但你用气球也得不到蜂蜜啊！”

“我能弄到的。”阿噗说。

真是凑巧，你昨天刚好去小猪皮杰的家里参加了一个聚会，聚会上有许多气球。你得到了一只大大的绿色气球；兔子瑞比的亲戚得到了一只大大的蓝色气球，但是后来他忘了把气球带回家，也许是因为他年纪太小，本不应该参加聚会。于是你就把绿色的气球和蓝色的气球都带了回来。



“你想要哪一个呢？”你问维尼。

维尼把头埋在自己的两个爪子中间，非常认真地思考起来。

“是这样的，”他说，“当你要用气球去偷蜂蜜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不要让蜜蜂察觉到你靠近他们了。现在你看，如果你用绿色的气球，他们也许会把你当成树的一部分，那样就不会注意到你；如果你用蓝色的气球，他们会以为你只是蓝色天空的一部分，那样也不会注意到你。但是，问题就是：哪一种颜色更好呢？”

“难道他们不会注意到你躲在气球下面吗？”你问。

“他们可能会注意到，也可能不会，”维尼阿噗说，“你从来都无法弄清楚蜜蜂的想法的。”他想了一会儿又说：“我应该假扮成一小片乌云，这样就一定能骗过他们了。”

“那你最好用蓝色的气球。”你说。于是你们就这么决定了。



接着，你们俩带着蓝色的气球一块儿出门了，和往常一样，你还带了一把枪，以防万一。维尼阿噗找到了一个他知道有很多稀泥的地方，他倒在稀泥里不停地打滚，滚啊滚，滚啊滚，直到他全身都被弄得黑黑的。此刻气球也被吹得很大很大了，你和维尼一起拉紧气球的绳子。等你突然一放手，维尼便姿态优美地飞向了空中，停在那里——刚好和树梢顶处齐平，但是离那棵橡树大概还有二十英尺远。

“太棒了！”你大声叫着。

“这真是太棒了啊！”维尼阿噗朝下对你叫喊道，“我这个样子看上去像什么啊？”

“你看上去像一只拽着气球的熊。”你回答道。

“不像——”维尼有些着急地说，“——不像蓝天下的一片乌云吗？”

“不太像。”



“哦，好吧，也许从高处看，是会有些不同的。不过，正如我所说的，你从来都无法弄清楚蜜蜂的想法。”

可是一直都没有风儿把小熊维尼吹得离那棵大橡树更近一些，因此他只能在原来的位置上那么待着。他能看见蜂蜜，也能闻到蜂蜜的香味，可就是够不到那些蜂蜜。

过了一会儿，他向下朝你叫着：

“克里斯托弗·罗宾！”他偷偷摸摸地用很大的声音喊道。

“在呢！”

“我想那些蜜蜂好像觉察到了什么！”

“觉察到什么了呢？”

“我不知道。但是有东西让我觉得他们开始起疑心了！”

“也许他们觉得你是想偷他们的蜂蜜了吧。”

“也许就是这样。你永远都无法弄清楚蜜蜂的想法。”

沉寂了一小会儿后，小熊维尼又朝下向你叫喊道：

“克里斯托弗·罗宾！”

“怎么了啊？”

“你家里有伞吗？”

“我想我家里有的。”

“我希望你能把它拿到这儿来，撑着伞四处来回地走动，然后不

时地抬头看看我，并且念叨着：‘哎呀——哎呀，看来要下雨咯！’我猜想，如果你这么做，我们的伪装就会更像一些，那些蜜蜂一定会上当的！”

好吧，你笑着对自己说：“傻乎乎的维尼熊！”但你并没有大声说出来，因为你实在是太喜欢他了，于是便回家取伞了。

“喔！你来啦！”你刚返回到树底下，小熊维尼马上就朝下叫道，“我开始有点担心了啊。我发现那些蜜蜂已经在怀疑了。”

“我是不是该把雨伞撑开呢？”你问。

“好的，不过稍微等一下，我们要从实际出发，最需要骗过的就是蜜蜂皇后了。你从下面能看清哪只是蜂后吗？”

“不能啊！”

“真可惜。好吧，现在你撑开雨伞，在四周走来走去，一边念叨：‘哎呀——哎呀，看来要下雨咯！’而我就会努力唱一首小小的云之歌，就像一片云应该唱的那样……现在就开始吧。”

于是，当你来来回回走动，心想天上会不会真下雨时，小熊维尼唱起了这首歌：

做一片云朵真美妙，

自在飞翔在蓝天上！

每一片小小的云朵里

总有那歌声在飘荡。

做一片云朵真美妙，

自在飞翔在蓝天上！

这使他觉得无比自豪，

因为做了回小云朵。



但是那些小蜜蜂们还是“嗡嗡嗡”的，和刚才一样，充满了怀疑。当“云朵”正准备唱第二段的时候，倒真有些小蜜蜂飞出了蜂巢，围着这片“云朵”飞来飞去，有一只小蜜蜂甚至在“云朵”的鼻尖上停留了一会儿，然后才飞走了。

“克里斯托弗——噢！——罗宾！”那朵云大叫道。

“怎么了啊？”

“我刚才想啊想，并且做了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决定。我断定这些蜜蜂是另外一种蜜蜂。”

“是吗？”

“太不一样了！所以我想他们酿造出来的蜂蜜也会不一样，你觉得呢？”

“他们真的会酿出另一种蜜吗？”

“是的啊！所以我觉得我应该下来。”

“怎么下来呢？”你问道。

维尼阿噗还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如果他松开绳子，那他就会掉下来——砰——他可不喜欢这个法子。为此他想了好久，然后说道：

“克里斯托弗·罗宾，你必须用你的枪打破这只气球，你带枪了吗？”

“我当然带了，”你说，“但是如果我开枪的话，这只气球就会破了。”你说。



“但如果你不开枪的话，”小熊维尼说，“那我就只能松开绳子，可那样的话我就会摔坏了啊！”

你像这样想了想，也就知道该怎么做了，于是你仔细地瞄准气球，开了一枪。

“噢！”阿噗说。

“我没打中吗？”你问道。

“确切地说，你不是没有打中，”阿噗说，“只是没有打中气球而已。”

“真不好意思啊！”你说，然后又开了一枪，这一次你打中了气球，气球里的气慢慢向外泄去，维尼阿噗便轻盈地飘落至地面上。

但由于他一直伸直胳膊，紧紧地攥着气球的绳子，结果这一个多星期里，他的胳膊都只能直直地向上举着。每当有只苍蝇飞过来，停歇在他鼻子上时，他都只好噗噗地将它吹走。我猜——不过我不太确定——那就是他一直被叫做“阿噗”的原因。

“这就是故事的结局？”克里斯托弗·罗宾问道。

“这只是这个故事的结局，还有许多其他的故事哦。”

“关于阿噗和我的吗？”

“还有小猪皮杰、兔子瑞比和你们大家的，你不记得了吗？”

“我记得的。但每当我想要记起来时，却总是忘记了。”

“那天当维尼和皮杰想去捕捉长鼻怪时——”

“他们没有捉住它，是吧？”

“是的呀。”

“阿噗才捉不到呢，因为他没有什么头脑。那我捉住它了吗？”

“这个嘛，故事里会有的。”

克里斯托弗·罗宾点了点头。

“我想起来了，”他说，“只有阿噗不太记得哦，所以他喜欢又听一遍。因为这样一来，这就是一个真正的故事，而不只是一段记忆了。”

“我也是这么觉得的。”我说。

克里斯托弗·罗宾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拎着小熊的腿，身后拖着阿噗向门口走去。走到门口时，他转过头来问道：“要来看我洗澡吗？”

“我会的。”我答道。

“当我朝他开枪时，没伤着他，对吧？”

“放心，一丁点儿都没有。”

他点了点头，走出房门，过了一会儿，我听到小熊维尼阿噗——砰、砰、砰地——跟着他上楼去了。



第二章

小熊维尼外出串门，却被卡住了

爱德华熊，以小熊维尼这个名字被他的朋友们所熟知，或者可以简称他为阿噗。有一天，他一边穿梭在森林里散步，一边得意地对自己哼着小曲儿。那天早上，当他对着镜子做健身操时，顺嘴编了一首小曲儿。当他努力向上伸展身体的时候，他就唱：喳——啦——啦，喳——啦——啦；当他努力弯腰摸脚尖的时候，他唱的就变成了：喳——啦——啦，喳——啦——哦，天哪！啦！吃过早餐后，他一遍又一遍地独自哼唱着，直到他能够牢记在心。现在，他已经能完全把它哼唱对咯。歌曲大概是这样的：



喳——啦——啦，喳——啦——啦，

喳——啦——啦，喳——啦——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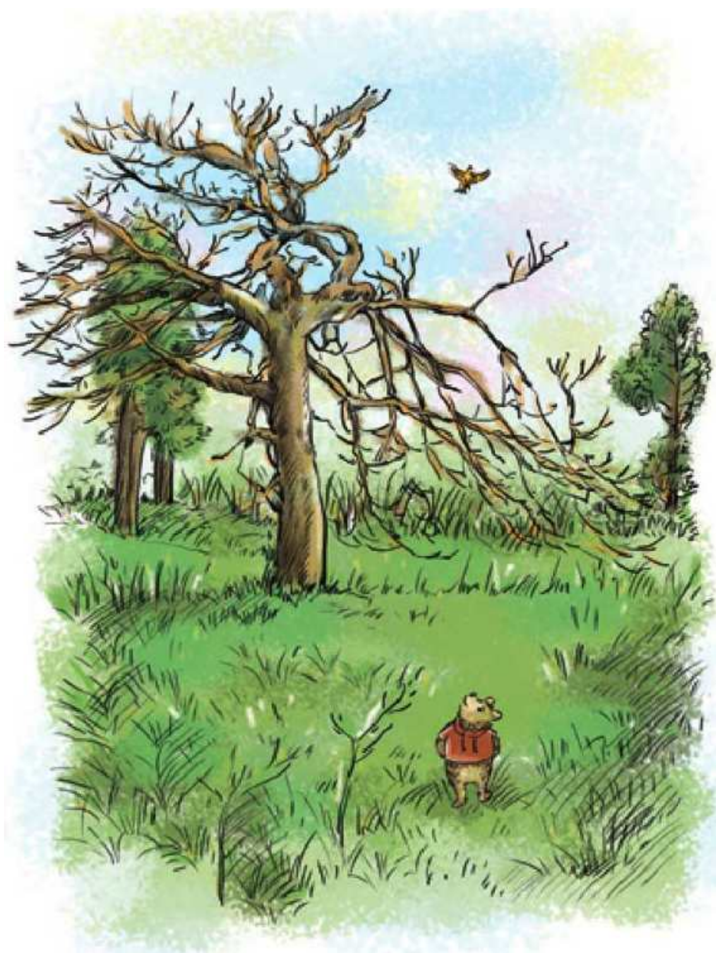
啷——当——嘀哒——啊——当。

嘀哒——哩哒，嘀哒——哩哒，

嘀哒——哩哒，嘀哒——哩哒，

啷——当——当——嘀哒——啊。

现在呢，他一边哼着这支小曲儿，一边喜笑颜开地独自走着，寻思着其他人在干什么事呢，如果自己是其他人，那感觉又会是怎样的。突然，他来到一个沙坡前面，沙坡上面还有一个大洞。



“啊哈！”阿噗说。（啷——当——嘀哒——啊——当）“如果我也算是个懂点行情的家伙的话，那这个洞就意味着兔子，”他说，“而兔子呢，就意味着有伙伴咯，那有伙伴呢，就意味着有美味和有人听我哼唱咯。啷——当——嘀哒——啊——当。”

于是他弯下腰，把头伸进洞口，大声叫道：

“家里有人在吗？”

洞里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响声，一会儿又安静得没有什么声音了。

“我说的是：‘家里有人在吗？’”阿噗使劲地大声叫着。

“没有人！”一个声音说道。接着又加上了一句，“你用不着这么大声叫嚷的。你第一次说的时候我就听清楚了。”

“算了！”阿噗说，“家里连一个人也没有吗？”

“一个人都没有！”

维尼阿噗把脑袋伸出洞口，想了一会儿，独自思索着：“家里一定是有个什么人的，因为明明有人说了声‘没有人’呀。”于是他把脑袋又伸回洞口，说道：

“你好，兔子瑞比，是你吗？”

“不是的。”兔子答道，这次声音有了一点儿不同。

“但这不就是兔子瑞比的声音吗？”

“我想不是的，”兔子瑞比说，“这个声音是不想让人听出来的。”

“噢！”阿噗说。

他把脑袋伸出洞口，又想了一会儿，接着把头伸回洞里，说道：

“好吧，那你能好心告诉我兔子瑞比在哪里吗？”

“他去看望他的朋友小熊维尼了。那可是他很好的朋友哦。”

“可那就是我呀！”小熊大吃一惊地说道。

“哪一个‘我’呢？”

“小熊维尼阿噗啊！”

“你确定吗？”兔子瑞比十分诧异地说道。

“十分十分地确定。”阿噗说。

“哦，那好吧，进来吧。”



于是阿噗就往洞里钻，他挤呀挤，挤呀挤，最后可算是进来了。

“你说的没错呀！”兔子瑞比把阿噗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后说，“真是你呀！真高兴见到你。”

“刚才你以为那是谁呢？”

“额，我也不太确定。森林里的情况你可是清楚的，绝对不能轻易地让任何人进入到你的家里，你可千万得小心点儿。来点儿吃的，怎么样？”

阿噗在早上十一点时，总是希望能吃点儿东西，所以当看到兔子瑞比拿出盘子和罐子时，他可高兴啦。当兔子瑞比问：“你的面包上涂点儿蜂蜜还是抹点儿炼乳呢？”他忙不迭地答道：“两样都要！”接着，为了使自己看起来不是那么贪馋，他又加了一句：“不过面包就不用了，谢谢你啊！”说完这句话，好长一段时间他都没说一句话，只顾低头吃着……直到最后，他嗡嗡地嘀咕着，声音黏糊黏糊的，他站起身来，伸出爪子和兔子瑞比友好地握了握手，然后说他现在必须要离开了。

“你一定要走吗？”兔子瑞比礼貌地问道。

“好吧！”阿噗说，“我倒是可以再待一小会儿的，如果——如果你——”，阿噗一边说着，一边使劲地朝食物橱柜的方向看过去。

“实际上呢，”兔子瑞比说，“我自己也正打算出去的。”

“哦，既然这样，那好吧，我就走了啊！拜拜！”

“好的，拜拜！要是你真的不想再吃点儿东西的话。”

“难道你还有吗？”阿噗连忙问道。



兔子瑞比把几个盘子的盖子都掀开看了一遍后，说道："没有了，真没有了。"

"我也觉得没有了。"阿噗点了点头，说道："那就再见咯，我必须得走了。"

于是他开始朝洞外爬。他用前爪爬了会儿，又用后爪蹬了会儿，不一会儿，他的鼻子便露到外面了……紧接着是他的耳朵……再接着是他的前爪……然后是他的肩膀……然后呢——

"噢！救命啊！"阿噗说道，"看来我还是退回去吧！"

"噢！糟糕啊！"阿噗说道，"我还是往前再挤挤吧！"

"怎么着都不行啊！"阿噗说，"哦！救命啊！帮帮忙啊！"

现在这个时候，兔子瑞比也想要出去散散步了，结果发现前门给堵得严严实实的，于是它从后门出去，绕到阿噗那里，看一看他怎么样了。



“嗨！你是被卡住了吗？”兔子瑞比问。

“不——不是的。”阿噗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只不过稍微休息一下，想想事情，顺便给自己哼哼小曲儿罢了。”

“来吧，把你的一只爪子递给我！”

于是小熊维尼伸出了一只爪子，兔子瑞比便奋力地拉呀，拉呀拉……

“哎呦！”阿噗尖叫道，“你弄疼我了！”

“看来你的确被卡住了！”兔子瑞比说。

“这都怪你家的前门不够大！”阿噗气呼呼地说。

“这只能怪，”兔子瑞比严厉地说，“你吃东西吃得太多了，我当时就想到了，”兔子瑞比又说，“只是我不好意思说什么。”“我们当中有人吃得太多了，”兔子瑞比继续说，“但我知道那个人不是我。”最后他说：“好吧，好吧。我还是去把克里斯托弗·罗宾给接过来吧！”

克里斯托弗·罗宾住在森林的另一边。当他和兔子瑞比一起返回来，见到阿噗的前上半身时，他说道：“傻乎乎的维尼熊！”他的声音充满了爱意，让每个人心里再次升起了希望。

“我刚刚正想着，”小熊轻轻地吸着鼻子说，“兔子瑞比也许再也没法使用他家的前门了。我也不愿意见到这样子。”

“我也是这么想的！”兔子瑞比说。

“继续使用他的前门？”克里斯托弗·罗宾说，“他当然可以再用他的前门啊！”

“真棒！”兔子瑞比说。

“如果我们没法把你给拉出来的话，阿噗，也许我们可以把你推进去。”

兔子瑞比若有所思地捋了捋他的小胡子，然后指出，当阿噗被推进洞里后，他确实可以待在里面。那是当然，没有人比他兔子瑞比更高兴见到阿噗了。但问题在于，有些人住在树上，有些人住在地底下，有些人——

“你是说我永远都出不去了？”阿噗焦急地问。

“我是说，”兔子瑞比说，“情况都已经这样了，如果放弃，那未免太可惜了吧！”

克里斯托弗·罗宾点了点头，说道：

“既然这样，现在能够做的就只有一件事了。我们只能等着你变瘦了。”

“那要等多久才能变瘦啊？”阿噗急切地问道。

“我猜大概要一个星期左右吧。”

“但我在这儿可待不了一个星期啊！”

“你完全可以待在这儿啊，傻乎乎的维尼熊！现在要把你弄出来实在是太难了啊！”

“我们可以读书给你听啊！”兔子瑞比高兴地说，“我只希望不会下雪。”他又补充了一句话：“我还想说，老伙计，你可占了我家房子很大很大一块地方呢——如果我用你的两只后腿当毛巾架子，你不会介意吧？因为，我的意思是，它们悬在那儿——什么作用都没有——但是用来挂毛巾的话，那倒是再合适不过了。”

“那可要一个星期呢！”阿噗沮丧地说，“吃饭的时候怎么办呢？”

“恐怕你是不能吃饭了哦，”克里斯托弗·罗宾说，“因为那样才能快点儿变瘦。不管怎样，我们都会在这儿读书给你听的。”

阿噗开始叹起气来，结果发现就连叹气都很难做到，因为他被卡得实在是太紧太紧了。一滴眼泪从他的眼角滑落下来，此时他问：



“那你能给我念一本鼓舞人心的书吗？能帮助和安慰一下一只卡在这样狭小地方的小熊吗？”

于是这一个星期，克里斯托弗·罗宾都在阿噗朝北的那边给他读这一类的书。

与此同时，兔子瑞比在阿噗朝南那边晾挂洗好的衣服……



在这期间，小熊觉得自己在慢慢地不断变瘦。“就是现在啦！”一个星期结束时，克里斯托弗·罗宾说道。

于是他上前抓住阿噗的两只前爪，而兔子瑞比则抱住克里斯托弗·罗宾，兔子所有的亲朋好友也一个接一个地抱着，然后他们一起使劲地拉……

好长一段时间，阿噗只是哼哼：“哎呦！……”



然后又叫着："噢！……"

又过了一会儿，突然之间，就听到"噗"的一声，那声音就跟一个软木塞被从瓶子里面拔出来时发出的声音一模一样。

于是，克里斯托弗·罗宾、兔子瑞比以及瑞比的所有亲朋好友都朝身后仰去，来了个后滚翻……而在他们最上面的，则是小熊维尼阿噗——他终于自由啦！

于是，阿噗点头向他的朋友们表达了谢意，之后又继续在林中漫步，依旧得意洋洋地哼着小曲儿。而克里斯托弗·罗宾呢，则用满是爱意的眼光跟随着他的背影，自言自语道："傻乎乎的维尼熊！"



第三章

小熊维尼和小猪皮杰一起外出打猎，差点逮到一只大臭鼠



百亩森林的正中央有一棵好大好大的山毛榉树，小猪皮杰就住在这棵山毛榉树洞中一座大房子的正中间。在这座房子的旁边，竖立着一块破烂的木牌，上面写着“闯入者请”。有次，克里斯托弗·罗宾问小猪皮杰那是什么意思，小猪皮杰回答说那是他祖父的名字，并且这在他的家族里已经流传了好长一段时间啦。克里斯托弗·罗宾说，你不可能叫做“闯入者请”啊，但小猪皮杰说可以这么称呼的，因为他祖父就叫这个名字，而且是“闯入者威尔”的简称，也即是“闯入者威廉”的简写。并且他的祖父曾有两个名字呢，为的是生怕丢了一个——“闯入者”是沿用了一个叔叔的名字，而“威廉”则是加在“闯入者”后的另外一个名字。

“我也有两个名字哦！”克里斯托弗·罗宾满不在乎地说道。



“是的，你也有两个名字，我没说错吧！”小猪皮杰说。

那是冬日里一个晴朗的日子，当小猪皮杰正在打扫房前的积雪时，无意间抬起头看到了小熊维尼。维尼正在一边绕着一个又一个的圈子走着，一边思考着其他事情。所以当小猪皮杰叫他时，他还只顾着绕圈子。

“喂！”小猪皮杰问道，“你在干嘛呢？”



“狩猎呢！”阿噗回答道。

“捉什么呀？”

“追踪某个东西！”小熊维尼神神秘秘地说。

“到底追踪什么呀？”小猪皮杰一边说着，一边凑上前去。

“这也正是我在问我自己的问题，我问自己，那会是什么呢？”

“你觉得你会怎么回答呢？”

“只有等我抓到他了，我才知道。”小熊维尼说。“瞧，看那儿！”他指向前面的地上，“你看到了什么没有？”



“脚印啊！”小猪皮杰说，“啊！爪印！”接着他发出了一阵欣喜而激动的尖叫：“噢！阿噗，你觉得那会是一只——一只——一只大臭鼠吗？”

“有这个可能！”阿噗说，“有时候是，但有时候不是。只凭爪印是难以判断的。”说完这几句话后，阿噗继续跟踪这些脚印；而小猪皮杰呢，则盯着脚印看了一两分钟后才开始跟在阿噗身后。突然之间，阿噗停住了脚步，弯下腰，神色迷惑地看着这些足迹。

“怎么回事啊？”小猪皮杰问。

“这真是稀奇古怪啊！”小熊说，“现在看来，这会儿似乎有两只动物了。这一只——不管它是什么——又加了另外一只——也不管这个是什么——总之，这两只动物现在正在结伴同行。你能和我一块儿走吗？皮杰，说不准它们是些可怕的、不怀好意的动物呢！”

小猪皮杰颇有风度地挠了挠耳朵，然后说，直到周五之前他都没有什么其他要紧事要做，所以他倒是很乐意加入到阿噗的追捕行动中，以防真的是一只大臭鼠。

“你的意思是，可能真的是两只大臭鼠？”小熊维尼说。小猪皮杰说，不管这是一只还是两只大臭鼠，反正在周五之前他都挺清闲的。于是他们一起并肩同行起来。

他们行走的地方有一小片落叶松林，而且那儿似乎就真的有两只大臭鼠。如果真的有两只大臭鼠的话，那么此刻它们应该正围着这片树林绕圈子呢。于是小熊维尼和小猪皮杰也跟随着它们围着这片树林绕圈子。为了打发时间，小猪皮杰给维尼讲起了他的祖父“闯入者请”是如何通过追踪足迹来克服各种困难的，还有他祖父在晚年是如何遭受哮喘病的折磨与煎熬的，此外，还说了其他一大堆有趣的事情。这些故事让小熊维尼想象着“祖父”究竟是什么样的呢，说不定他们现在追踪的就真是两个祖父呢。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自己能不能领一个祖父回家照顾呢，那克里斯托弗·罗宾又会不会同意呢。而此时，那些脚印在他们面前继续延伸着……

突然之间，小熊维尼停下了脚步，激动不已地指着自己的面前说道：“快看啊！”

“怎么了？”小猪皮杰跳了起来。紧接着，为了表示自己并没有被吓着，小猪皮杰又一上一下地跳了两次，就像做操时的那副模样。

“快看这些脚印！”阿噗说，“又有第三只动物加入到之前那两只里面了！”

“阿噗！”小猪皮杰尖叫道，“你觉得这会是另外一只大臭鼠吗？”

“不是的，”阿噗答道，“因为他的脚印不太一样。要么这是两只大臭鼠和一只——先算它是吧——小臭鼠；要么就是两只小臭鼠和一只——也先算它是吧——大臭鼠。咱们还是先跟踪这些脚印吧！”

于是他们继续前进。现在他们可真有点紧张不安了，万一他们前面的那三只动物不怀好意的话，那可怎么办呢？此时此刻，小猪皮杰多么希望他的祖父T.W能在这儿陪着他啊，而不是在其他地方；而小熊维尼也迫切地想突然碰巧，真的是碰巧地，遇到克里斯托弗·罗宾，因为他十分喜欢克里斯托弗·罗宾。走着走着，突然之间，小熊维尼又停了下来，舔了舔鼻尖，仿佛是要让自己凉快一些似的。因为此刻他感到异常地燥热、焦虑和紧张。现在他们面前可是有四只动物了啊！



“你看见了吗，小猪皮杰？快来瞧瞧这些脚印啊！看来这是三只大臭鼠和另外一只小臭鼠啊。又有一只大臭鼠加入到他们当中去了！”

“我想，”小猪皮杰一边说着，一边用舌尖舔了舔鼻尖，但是没觉得有什么舒服的感觉，“我想我刚想起了一些事情。我想起来了，我有一件事昨天忘做了，留到明天再做却又太晚了，然后我觉得我现在应该回到家把这件事给做了。”

“我们下午一起做吧，我会和你一起去的。”阿噗说。

“那可不是件下午能做的活儿啊。”小猪皮杰立马说道，“那是件很独特的事，非得在上午做，而且，如果可以的话，最好在——你看看现在几点了？”

“大概十二点了吧！”小熊维尼看了看太阳说道。

“最好是在，正如我刚刚所说的，在十二点到十二点过五分之

间。所以，真的，亲爱的阿噗，如果你不介意的话——那是什么？”

阿噗朝天上望去，紧接着，他又听到一阵口哨声，于是他抬头向一棵大橡树的树杈间望去，他看到了他的一个朋友。

“是克里斯托弗·罗宾！”他叫道。

“啊，你说得可真准！”小猪皮杰说，“有他陪着，你会十分安全的。再见啦！”



说完后，小猪皮杰就飞快地朝家一路小跑回去，庆幸他终于摆脱了所有的困境，总算平安无事了。

克里斯托弗·罗宾不慌不忙地从树上滑了下来。

“傻乎乎的维尼熊！”他说，“你们刚刚在干什么呢？刚开始，你独自一人绕着树林走了两圈，接着小猪皮杰跟着你一块儿又绕了一圈，再后来，你们正开始要绕着树林走第四圈时——”

“稍微等一下！”小熊维尼一边说着，一边举起了一只爪子。

他坐了下来，绞尽脑汁地想了又想。然后他把自己的爪子放进了

其中一个脚印去比较……接着他挠了两下鼻子，这才站了起来。

“没错儿！”小熊维尼说。

“我总算懂了啊！”小熊维尼又说。

“我刚才可真是又笨又蠢呀！”他说，“我真是一只超级没有头脑的熊！”

“你是全世界最好的熊！”克里斯托弗·罗宾安慰道。

“真的吗？我真的是这样的吗？”阿噗满怀期待地问。这时他的心情又一下子好了起来。

“不管怎样，”阿噗说，“现在快到午餐时间了。”

于是小熊阿噗便回家吃午饭去了。

1. 大臭鼠是故事里虚构的一种类似黄鼠狼的动物。
2. 原文为“TRESPASSERS W”，全词应为“TRESPASSERS WITHDRAW”。意思是“闯入者请退出”。小猪皮杰不太懂，所以胡乱解释。
3. T.W 是“TRESPASSERS WITHDRAW（闯入者请）”的缩写。



第四章

伊尔的尾巴不见了，小熊维尼却捡到了一条

这头灰色的驴，名叫伊尔，正孤零零地站在森林里一个长满荆棘的角落里。他的前脚分得开开的，脑袋耷拉在一边想着一些事儿。有时候，他会忧郁地独自思考：“为什么呢？”；有时候，他也会暗自嘀咕：“因为什么呢？”；有时候，他还会自言自语道：“原因是什么呢？”——有时他甚至不知道自己在想着什么。因此，当小熊维尼迈着沉甸甸的步子走过来时，伊尔总是满心欢喜，因为他终于可以稍微停止思考一会儿了。这时他总会说一句：“你好吗？”那声音显得是那么的低沉，那么的忧愁。

“你也还好吧？”阿噗说。



伊尔摇了摇头。

“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他说，“我已经有好长一段时间心不在焉的了。”

“哎呦！可怜的伊尔，”维尼说，“听你这么说我真难过，让我来看看你到底是怎么啦！”

于是伊尔站起身来，万分难过地盯着地上看着，小熊维尼则围着他转了一圈。

“怎么回事呢？你的尾巴怎么啦？”阿噗惊讶地问道。

“它怎么了啊？”伊尔问。

“它不见了！”

“你确定吗？”

“十分肯定！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我不可能把这都给弄错的。你的尾巴真的不在这儿了呀！”

“那么还有什么在那里呢？”

“什么都没有了呀！”

“让我瞧一瞧吧！”伊尔说完后，就朝尾巴曾在的地方转过头去，结果发现自己真的抓不到它了，于是又逆向转回去，回到原来所在的地方，然后他把头朝下，放在两只前腿间看了又看，最后他长叹一口气，说道：“我想你没有说错吧！”



“当然，我可没有说错！”阿噗说。

“这就能解释很多很多的事情了啊！”伊尔闷闷不乐地说，“这可解释了所有的问题，难怪啊！”

“你一定是把它落在什么地方了。”阿噗说。

“一定是有人把它拿走了，”伊尔说，“他们怎么能这么做呢！”沉默了好长一段时间后，伊尔又添上一句。

阿噗觉得他也许应该说些安慰伊尔的话，但却不知道怎么说才

好。于是他下定决心，要做些有实际帮助效果的事情。

“伊尔，”他郑重其事地说，“我，小熊维尼，一定会帮你把尾巴找回来的！”

“谢谢你，阿噗。”伊尔答道。“你才是一个真正的朋友，”他说，“不像有些人。”他又说道。

于是阿噗出发去寻找伊尔的尾巴了。

他出发时，森林里正是春天中最晴朗明媚的日子。一朵朵轻柔的白云在蓝空中尽情地嬉戏玩耍，时不时地从太阳面前轻轻地飘过，似乎是想把太阳给拉出来。一小朵云刚靠近太阳旁边又赶紧飞走，紧接着另一朵白云又凑了上来。太阳光穿透云朵丛发出耀眼的光芒。跟周围山毛榉树抽出的新一轮娇美无比的嫩绿芽一相比，这片常年不落叶子的矮杉树林就凸显得古老而单调，和周围似乎格格不入。小熊穿过冷杉林和小树林，又走过长满荆豆和帚石楠的斜坡，蹚过满是石头的溪流，又爬上陡峭的沙岩石壁，接着进入一个小树林。最后尽管又渴又累，但还是到了百亩森林。这就是猫头鹰所住的百亩森林了。



“如果有人对世界上的事情无所不知的话，”阿噗自言自语道，“那这个人就是猫头鹰了！他可对世界上的很多事情都通晓。”紧接着他又说：“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我就不叫小熊维尼了。但事实就是，我还是叫小熊维尼呀！”他又补充了一句：“我可总算到了啊！”

猫头鹰住在板栗树里面，那是一个古老的居住地，充满了无穷无尽的魅力，而且比其他人的房子都要大，至少在阿噗看来是这样的，因为在房子前面不仅有一个门环，而且还有一个拉铃绳。在门环下面还有一个告示牌，上面写着：

如虚回应青拉门所

（实际上应为：如需回应请拉门锁）

在拉门绳索下面，也有一个告示牌，上面写着：

无虚回应青肖门还

（实际上应为：无需回应请敲门环）

这些告示牌都是由克里斯托弗·罗宾写的，他是森林里唯一一个能拼写的人。至于猫头鹰呢，尽管在很多方面确实聪明过人、能写会道，也能把他个人的名字拼写为头猫鹰，然而对一些词，像麻疹、白脱土司等有点儿难度的词，他可就束手无策咯！

小熊维尼仔细地读着这两张告示牌，首先从左往右读了一遍，然后呢，为了防止自己漏过了什么东西，又从右往左读了一遍。读完后，为了避免出错，他先是又敲又拉了敲门环，然后又拉又敲了拉门锁，接着大声叫嚷着：“猫头鹰！我需要一个回应哟！我是小熊维尼呀！”于是门被打开了，猫头鹰向外探出头来张望着。

“你好啊！阿噗，”猫头鹰说，“出了什么事呀？”

“哎，真是糟糕透了呀！”阿噗说，“我的一个好朋友伊尔，弄丢了他的尾巴。为了这件事，他可闷闷不乐了！所以你能好心告诉我怎么才能找到他的尾巴吗？”

“这个嘛，”猫头鹰答道，“对于此类案件，所采取的惯用程序一般如下。”

“但是什么是官用陈续呢？”阿噗问，“我只是一个没有什么头脑的小熊啊！这么一长串的词，可真让我伤透脑筋呀！”

“就是说该做的事情啊！”

“哦，只要是说这个意思，那我倒无所谓啦！”阿噗谦虚地说着。

“要做的事情如下。首先，悬赏一笔赏金；然后呢——”

“等一等，”阿噗一边说着，一边举起了他的一个爪子，“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来着——你刚刚到底在说些什么呀？当你正准备告诉我的时候，你打了个喷嚏！”

“我刚刚没有打喷嚏啊！”

“打了，你确实打了呀！猫头鹰！”

“不好意思，阿噗，我真的没有打喷嚏啊。一个人不可能不知道

自己打了喷嚏的！”

“那好吧，反正刚刚就是因为有了喷嚏声，所以我才没听到说话声的。”

“我刚刚说的是‘首先，悬赏一笔赏金’呀！”

“这不，你怎么又打了个喷嚏呀！”阿噗不高兴地说着。

“一笔赏金！”猫头鹰大声地说道，“我们先挂出一个告示牌，上面写着我们会给找到伊尔尾巴的人一大笔赏金！”

“我懂了！我懂了！”阿噗一边说着，一边点了点头。“刚刚说到一大笔赏金了呀！”他继续做着白日梦，“通常而言，我在这个时间段里总有一小笔东西——总是在今天早上的这个时候呀！”然后他若有所思地盯着猫头鹰客厅角落里的橱窗，“只要一小勺炼乳或者再来点别的什么东西，比如说再舔上一小口蜂蜜——”

“好了，接下来呢，”猫头鹰说道，“我们写出这个告示牌，然后把它挂满整个森林。”

“就舔上一口蜂蜜啊！”阿噗喃喃自语道，“或者是——或者是，还有什么其他吃的就要看情况了呀！”然后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又强迫自己仔细地去听猫头鹰还在说些什么。

可是猫头鹰一直在喋喋不休地说着，用的词也越来越长了啊。说到最后，他竟然绕回到一开始说的话题上来了，并且解释说，写这个告示牌的人应该就是克里斯托弗·罗宾啦！

“也就是他替我写了门前的那些告示牌哦！你已经见过那些告示牌了吧，阿噗？”

好长一段时间里，阿噗总是半眯着眼睛，不停地轮换着说“是的呀！”和“不是的呀！”来回答猫头鹰所问的所有问题。而他刚刚已经说过一次“是的，是的呀！”于是这次尽管他压根儿没有弄明白猫头鹰到底在说些什么，却仍然答了一句：“没有呀！根本没有呢！”



“你难道没有见过它们吗？”猫头鹰说着，稍稍觉得这似乎有点太不可思议了！于是又说：“那你现在可以再过去看一看它们啊！”

他们一块儿走了出去。阿噗先看了看敲门锁和它下面的告示牌，接着又看了看拉门铃和它下面的告示牌。他越是仔细认真地瞧那根拉铃绳，越是觉得它像他以前见过的某个东西，在某个时间、某个地点里见过！

“真是根很不错的拉铃绳啊！对不对呀？”猫头鹰问道。

阿噗点了点头。

“它让我想起来一些东西呢！”他说，“但我却记不起来了。你是在哪儿得到它的呢？”



“我是在森林里偶然捡到它的呀！当时它悬挂在灌木丛里，起初我还以为是有人住在里面呢，于是我拉了拉它，结果它没动，于是我又使劲儿地拉了拉它，它竟然掉到我的手上来了。既然没有人想要它，那我就把它带回家咯。于是——”

“猫头鹰呀！”阿噗一本正经地说着，“你可犯了一个大错呀！有人可需要它呢！”

“谁呀？”

“伊尔呀！我的好朋友伊尔。他可——可是十分十分地喜欢它呢！”

“喜欢它？”

“哦，简直密不可分呀！”小熊维尼阿噗难过地说。



说完这些话后，阿噗便解下了拉铃绳，把它带回去给了伊尔。当克里斯托弗·罗宾帮忙给伊尔把尾巴重新钉好后，伊尔便在森林里蹦蹦跳跳地、满心欢喜地摇晃着尾巴。阿噗看到这里也非常开心，为此他必须马上回家去吃点东西，要不他就快高兴得没有力气了。半个小时之后，小熊维尼擦了擦嘴巴，无比自豪地为自己唱了一首歌儿：





是谁找回了尾巴呀？

“是我哟！”阿噗说，

“在两点差十五分时”

（实际上是十一点差十五分）





是我找回了尾巴哟！

1. 帚石楠：一种低矮的野生植物，开紫色、粉色或白色小花。
2. “官用陈续”是小熊维尼的误读，实际上应该是“惯用程序”。



第五章

小猪皮杰遇上了一只长鼻怪



有一天，克里斯托弗·罗宾和小熊维尼、小猪皮杰在一起闲聊，克里斯托弗·罗宾吃完嘴里的一大口东西后，随口说了一句：“我今天见到了一只长鼻怪哦，小猪皮杰！”

“它当时在干什么呢？”小猪皮杰急切地问道。

“没干什么，不过是迈着笨重的步子慢悠悠地散步罢了！”克里斯托弗·罗宾答道，“我想它当时应该没有看到我哦！”

“我也曾见过一只哦！”小猪皮杰说，“至少在我看来，我想我是看到过的！除非它不是长鼻怪！”

“不是经常都能见到长鼻怪的哦！”克里斯托弗·罗宾随口应道。

“现在是见不到的啦！”小猪皮杰附和道。

“现在这个季节也不是能够常看见的啦！”阿噗说。

接着，他们又聊了一会儿其他的事情，直到阿噗和小猪皮杰该回家了。起初，他们在百亩森林边的小路上迈着步子慢悠悠地走着，彼此都没怎么说话。然而，当他们互相帮助着踩过溪流中的探天石、又一起肩并肩地穿过帚石楠丛后，他们便开始友好地谈东论西起来。小猪皮杰说：“你应该懂得我的意思吧，阿噗？！”阿噗也说着：“我也正在想这个事呢！小猪皮杰！”小猪皮杰又说：“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阿噗，我们必须要记住呀！”阿噗说：“确实是这样的呢，小猪皮杰，尽管我目前暂时忘记了这个事儿！”接着，他们来到了六棵松树林了，阿噗环顾下四周，确保周围没有人在偷听，然后表情严肃地说道：

“小猪皮杰，我决定要做一件惊天动地的事儿啦！”

“你决定要做什么了呢？阿噗！”

“我决定要抓住一只长鼻怪呀！”

阿噗一边说着，一边点了点头，他还等着小猪皮杰说“怎么抓呢？”或者是“阿噗，你是没法儿办到的啦！”又或者类似这样有用的话语，但是小猪皮杰却一言不发。事实上，小猪皮杰正在希望是他首先想到这一点的呢！



“我应该这样做，”停顿了好长一会儿后，阿噗说道，“设个陷阱来捉住它。而且必须是个设计得巧妙无比的陷阱哦，所以小猪皮杰，你必须得帮帮我哦！”

“阿噗，”小猪皮杰再次满心欢喜地说，“放心啦，我肯定会帮助你的！”紧接着他又问道，“不过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呢？”阿噗回答道：“这个就是问题的关键点了呀。到底应该怎么做呢？”于是，他们坐在一块儿想了又想。

阿噗首先想到的是他们应该挖个很深很深的坑，然后长鼻怪会走到那儿，接着它就会掉进这个深深的坑里面，于是——

“为什么呢？”小猪皮杰问道。

“什么为什么呀？”阿噗反问道。

“为什么他会掉到坑里面去呢？”

阿噗用一只爪子搓了搓鼻子，然后说：也许长鼻怪在散着步子，哼着一支小曲儿，抬头看了看天空，思考着会不会下雨呢，结果呢，它压根儿没有注意到这个深深的坑，直到掉进去了一半才瞧见，不过那个时候可就太晚了咯！



小猪皮杰非常赞同，他说这确实是个不错的陷阱，但是如果天上已经下雨了呢？阿噗又搓了搓鼻子，然后说他倒没有想到这一点哦。不过他又灵机一动，计上心来，说如果天上已经下雨了的话，那长鼻怪也许就会抬头看看天空，想着天会不会转晴呢，结果呢，它压根儿没有注意到这个深深的坑，直到掉进去了一半才瞧见，不过那个时候可就太晚了咯！

小猪皮杰说，既然这个难题都给解决了，那么在他看来，这可真是个构思巧妙、天衣无缝的陷阱呀！

听到这些话后，阿噗显得无比自豪与得意，这让他觉得似乎长鼻

怪早已被自己捉住了，但是还有另外一件事情需要他好好地想一想哦。那就是，他们应该在哪儿挖这个十分深十分深的坑呢？

小猪皮杰说，最佳的地方应该是在长鼻怪经常出没的地方，最好就是在他掉进去之前的地方，而且距离长鼻怪仅仅只有一英尺的距离哦。

“但是这样的话，它就会瞧见我们挖坑的呀！”阿噗说。

“万一那个时候它正在抬头望着天空呢？”

“那他也会起疑心的，”阿噗说道，“如果他碰巧低下了头，”他琢磨了好长一段时间后，又失望地添了一句，“事情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简单啊！我猜这就是长鼻怪几乎从来都没有被捉住过的原因吧！”

“一定是这样的啦！”小猪皮杰说。

他们叹了口气，站起了身。当他们拔掉身上的几根荆豆刺后，又坐了下来。在这期间，阿噗一直在自言自语：“要是我能够想出一个办法，那该多好啊！”因为他确信像他这样聪慧过人的头脑肯定能捉住一只长鼻怪的，只要他能够找到一个合适恰当的方法。

“设想一下，”他对小猪皮杰说，“如果你想捉住我，你会怎么做呢？”

“这个嘛，”小猪皮杰答道，“我大概会这么做吧，我会设计一个圈套，然后放一罐子蜂蜜在这个陷阱里面，那样你就会闻到蜂蜜的香味，然后你就会进去拿蜂蜜，那样的话——”

“然后我就会进去拿蜂蜜，”阿噗兴奋不已地说，“只要我小心翼翼的别伤到自己，我就会进去拿这一罐子蜂蜜的啊！我先沿着罐子封口的地方舔上一圈儿，再假装这罐子里面什么都没有了，你懂吧！然后我会走开再想一会儿，接着我会返回来，再开始舔罐子中间的蜂蜜，于是——”

“是的呀！不过我们现在先不考虑那些，反正你已经掉到了陷阱里，而我呢，我就会在那儿把你给捉住哦！现在首先要考虑的是，长鼻怪到底喜欢什么呢？我觉得应该是橡子，你觉得呢？我们还是先去采集许许多多的——我是说，喂！醒醒，醒醒呀！阿噗！”

阿噗刚刚已经开始进入到一个美妙的梦境中了，被小猪皮杰这么一叫唤，惊醒了过来。他说蜂蜜比橡子要更具有诱惑力。小猪皮杰可不这么认为，于是他们便开始争论了起来，但是小猪皮杰忽然想到，

如果在陷阱里面放橡子的话，那他就得去收集橡子了；但是如果在里面放蜂蜜的话，那阿噗就要贡献一些蜂蜜了，于是他就说道：“好吧，好吧，就依你，放蜂蜜吧！”而几乎在同一时间，阿噗也是这么想着，正准备要说：“好吧，好吧，就依你，放橡子吧！”

“就蜂蜜吧！”小猪皮杰若有所思地自言自语道，好像这个问题已经给定了下来，“我来挖个深深的坑，你就回家去拿蜂蜜吧！”

“很好啊！”阿噗一边说着，一边迈着重重的脚步回家去了。

他一回到家，就径直走到储物柜前，然后他站在一张椅子上，从柜顶取下了一大罐蜂蜜。罐子上面写着“峰密”，但是为了保险起见，他撕开了盖在罐子口的纸条，然后朝里看了又看，确实看起来像蜂蜜啊！“但是你不一定能分辨得出呀！”阿噗说，“我记得我一个叔叔曾经说过，有一回他见过的奶酪就和这个蜂蜜的颜色一样哦！”于是他伸出舌头舔了一大口。“嗯！没错儿！”他说，“就是蜂蜜！这个是不用怀疑的了！而且，我想说，一直到罐子底部都是的呀！除非，当然了，”他又说，“有人为了开个玩笑，在罐子底层放了奶酪。也许我最好还是多尝一丁点儿吧……只不过以防万一……万一长鼻怪不喜欢奶酪呢……和我一样不喜欢奶酪……啊哈哈！”接着他深深地舒了一口气：“我刚刚确实没有说错呀！的确就是蜂蜜，没错没错！一直到罐底都是蜂蜜呀！”

在确定无疑是蜂蜜后，他抱着蜂蜜罐返回到小猪皮杰那里，此时小猪皮杰已经站在深深的坑底了，他抬头向上问道：“拿到了吗，阿噗？”阿噗答道：“拿到了呢！只是没有整整一罐子蜂蜜了哦！”说完他把罐子向下扔给了小猪皮杰。小猪皮杰说：“这可不太好哦，真没有一整罐了呀！这就是你所有的蜂蜜了吗？”阿噗答道：“是的呀！”因为事实也确实是这样的。于是小猪皮杰把蜂蜜罐放在了深坑的底部，然后爬了上来，和阿噗一道儿回家去了。

“好的，就这样吧！祝你晚安咯，阿噗！”小猪皮杰说，此时，他们已经来到了阿噗的家门口。“那我们明天早上六点钟就在六棵松林里碰面咯。看看我们的陷阱一共捉住了多少只长鼻怪！”

“那六点钟见了，小猪皮杰。你家里有绳子吗？”

“没有耶！不过你为什么要绳子啊？”

“把它们牵回家呀！”

“噢！……我还以为只要吹吹口哨，他们就会跟着走呢！”

“有些长鼻怪会，有些则不会的。你不会弄明白长鼻怪的啦！就这样吧！祝你晚安！”

“祝你晚安！”

于是小猪皮杰快步地向自己的家“闯入者请”的方向跑去；而阿噗呢，则正整理着床铺，准备睡觉咯！

几个小时后，正当夜幕开始慢慢散去时，阿噗突然醒来了，觉得身子有种下沉的感觉。他以前也有过这种感觉，他知道那意味着什么——他饿了！于是他走向储物柜，站在椅子上伸手向柜顶摸去，结果发现——竟然什么都没有了！

“这可真是奇怪呀！”他想了又想，“我记得我在这里放了一罐蜂蜜的呀！一整罐、一整罐的蜂蜜啊，就放在柜顶上的啊。而且我还在上面写了‘峰密’呢，好让我知道那罐是蜂蜜呀！这可真是太奇怪了呀！”于是他开始来来回回地踱着步子，一边思忖着会放在哪里，一边喃喃自语道：

真稀奇呀真稀奇！

明明这里有蜂蜜！

因为罐上有张纸，

上面写着叫“峰密”！

本是满满一罐蜜，

如今不知放哪里，

也不知它去哪里，

真是稀奇呀稀奇！

他用歌唱似的方式对自己哼唱了三遍后，才猛地想了起来，原来他把蜂蜜罐放在很深很深的坑里去抓长鼻怪了！

“真烦人！”阿噗说，“这一切都怪对长鼻怪太好了呀！”接着他又爬回床上去了。



但是他睡不着了呀！他越是想要入睡，就越难以入眠。于是他试着去“数绵羊”，有时候那倒也是个催眠的好办法，但这次却没有起多大的作用，于是他又试着去数长鼻怪，结果却发现更糟糕了！因为他数的每只长鼻怪都冲着阿噗的蜂蜜罐扑了过来，然后把一整罐蜂蜜都给消灭了。有时候他还能勉强而难过地躺在床上，但是当第五百八十七只长鼻怪一边舔着爪子一边自言自语道：“这个蜂蜜真是美味可口呀！我还真不记得以前尝过这么美味的蜂蜜呢！”阿噗便再也无法忍受了。他立马跳下床，快速跑出房子，径直奔向六棵松林里。

太阳公公此刻还在睡着觉呢，但是百亩森林的天空上已经开始透着一丝丝光亮，似乎在告诉大家太阳公公正在起床，很快就可以踢开被子了。昏暗的光线照着松树林，使它更显冷峻和孤独，而深深的坑此刻也愈发深。坑底的一罐蜂蜜也更显得神秘莫测，只能依稀看清它的外形。但是当阿噗走近时，他的鼻子告诉他，那一罐子的确是蜂蜜，他的舌头也伸了出来，舔了舔嘴巴，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啊！

“真糟糕！”阿噗在把鼻子伸进罐子后说道，“一只长鼻怪肯定已经吃过了蜂蜜！”接着他思索了一会儿说：“哦！不对不对！是我自己吃的，我怎么给忘记了呢！”

确实，大部分蜂蜜都是他自己吃掉的，但是罐子的最底下仍有一点点剩余的蜂蜜，于是，他把头全部伸到罐子里，开始舔了起来……



慢慢地，小猪皮杰醒过来了。他刚醒来就自言自语道：“噢！”接着他鼓起勇气说：“没错儿！”然后，他又十分勇敢无畏地说：“一点儿也没错儿！”但是他可没有觉得自己十分勇敢，因为他脑海中蹦出的第一个词就是“长鼻怪们”！

长鼻怪到底长什么样子呢？

它是不是十分凶狠勇猛呢？

当你吹口哨时，它会跟着你走吗？而且它到底是怎么走的呢？

它会不会十分喜欢小猪们呢？

如果它十分喜欢小猪，那么会不会是喜欢某一种小猪呢？

假如它对小猪们十分凶狠，那是否会对有只祖父叫做“闯入者威廉”的小猪区别对待呢？

对于以上问题，他一个答案都不知道……但是从现在起，大约只要一个小时，他就可以第一次见到一只真正的长鼻怪了啊！

当然了，阿噗会陪着他一起去，毕竟长鼻怪对两个人也许会更友好一些呢。但是如果长鼻怪对小熊和小猪都比较凶狠呢？那可怎么办才好呀？要不，他就假装头疼，今天早上不起床，不去六棵松林，这样是不是会好一些呢？但是他又接着想，如果今天天气晴朗，而且陷阱里根本没有长鼻怪，那么他就要一整个早上都待在床上，浪费着时间，什么都做不成。他到底应该要怎么样才好呢？

紧接着，他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他要马上迅速起床，蹑手蹑脚地跑去六棵松树林里，然后十分小心谨慎地偷看一下陷阱，瞧一瞧里面到底有没有一只长鼻怪。如果里面真有的话，他就回家睡觉去；如果里面没有的话，他就不用回家咯。

于是小猪皮杰就出门了。起初他觉得陷阱里不会有什么长鼻怪，但是他又觉得陷阱里面有，而且他越是走近，就越肯定里面有一只长鼻怪，因为他似乎已经听到了长鼻怪在坑底发出的那种声音！

“哦！我的天啊！噢！天啊！哦！我的天啊！”小猪皮杰自言自语道，紧接着他想要逃跑。但这次不知道怎么的，他觉得自己都已经来了，而且又离得这么近了，应该有必要瞧一瞧长鼻怪到底长的什么样子吧！于是皮杰蹑手蹑脚地靠近陷阱旁边，朝下看去……

在这一段时间里，小熊维尼都在使劲地想要把蜂蜜罐子从头上拿走。他越是使劲地摇晃着它，罐子就扣得越紧。“真糟糕！”他在罐子里面说道。“哦！救命呀！”不过他叫喊的最多的还是“哎呀！哎呀！”同时他又试着要用什么东西把罐子给摔破，可由于他根本看不清在撞着什么东西，所以这压根儿没起啥作用；他又想要爬出这个陷阱，但由于他除了能看到这个罐子外，别的什么都看不到，所以这个方法也不太奏效。于是最后，他只好抬起头，头上套着一个蜂蜜罐子，发出了一声震耳欲聋的声音，那声音略带一丝悲伤和绝望……而此时此刻，小猪皮杰正朝下张望着。

“救命啊！救命呀！”小猪皮杰尖叫道，“一只长鼻怪！一只可怕至极的长鼻怪啊！”他一边蹦蹦跳跳地逃跑着，一边尖声叫着：“救命啊救命！一只可怕的长鼻怪！求命啊求命！一只怕可的长怪鼻子！救令啊救令！一直可白的怪长鼻！”就这样，一直跑到克里斯托弗·罗宾的房子前，小猪皮杰才停止了尖叫和蹦蹦跳跳。

“怎么回事啊？小猪皮杰！”刚刚起床的克里斯托弗·罗宾问道。



“长——”小猪皮杰一边说着，一边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一只长

——长——一只长鼻怪啊！”

“在哪里呀？”

“就在那儿！”小猪皮杰一边说着，一边挥舞着爪子。

“它看起来像什么呀？”

“像——像——它有着你从来都没有见过的巨大无比的头，克里斯托弗·罗宾。一个巨大无比的东西，像——不像什么。超级超级大——嗯，像一个——我不太知道——像一个巨大无比的什么都不是的东西。就像一个罐子！”

“这样吧，”克里斯托弗·罗宾边说边穿上鞋子，“我还是去看一看吧。走！一起去看看！”

有克里斯托弗·罗宾陪着，小猪皮杰便不再担心害怕，于是他们一起动身了。



“我能够听到他的声音，你呢？能听到吗？”当他们走近时，小猪皮杰焦急地问道。

“我能听到一些声音！”克里斯托弗·罗宾说。

那声音正是小熊阿噗对着他刚刚找到的树根撞头所发出来的呢。

“就在那儿！”小猪皮杰说，“它是不是很可怕呀？”他紧紧地攥着克里斯托弗·罗宾的手。



突然之间，克里斯托弗·罗宾开始哈哈大笑起来……他笑啊笑……他笑啊笑……他笑啊笑。当他还在哈哈大笑的时候——哐当哐当！那只“长鼻怪”也在不停地撞着树根。终于，哗啦一声响，罐子终于给撞破了！阿噗的头又重新露了出来……

这个时候，小猪皮杰觉得他自己刚才可真是一只愚蠢的小猪啊！他对自己感到羞愧不已，于是他借口头疼，径直跑回家躺到床上去了，而且他觉得他的头真的开始疼了起来。而克里斯托弗·罗宾和阿噗呢，已经一道儿回家吃早餐去了。

“哦！小熊！”克里斯托弗·罗宾说，“我是多么多么地喜欢你啊！”

“我也很爱你呀！”阿噗说。

1. 长鼻怪，即大象。
2. “峰密”：应该是“蜂蜜”，此处为小熊维尼的误写。
3. 由于紧张害怕，小猪皮杰说话都变得语无伦次了。



第六章

伊尔过生日了，而且还收到了两件礼物

伊尔，那只灰色的老驴，此刻正站在一条小溪流旁，盯着水中自己的倒影在看着，看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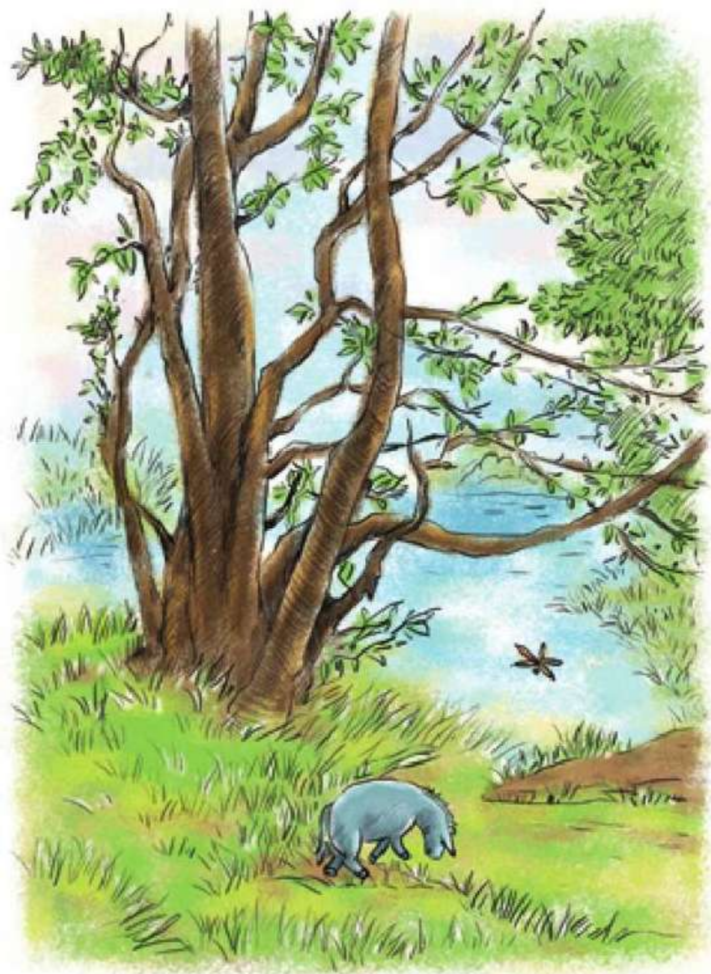
“真是可怜凄惨啊！”他说，“就是这么一回事呀，真是可怜凄惨呀！”

他转过身，沿着小溪流，缓慢地走了近二十码，然后哗啦哗啦地穿过溪流，在小溪流的另一边又慢腾腾地往回走着。接着，他又盯着水中的倒影看了看。

“正如我想的一样！”他说，“从这边看，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同的啊！但是没有人会留意到，也没有人会关心。可怜凄惨啊！这就是可怜凄惨啊！”

在他身后的蕨草丛中，响起了一连串噼里啪啦的声音，原来是阿噗过来了！

“早上好啊，伊尔！”阿噗说。



“早上好，小熊维尼！”伊尔愁闷地说着。“这是不是一个好上午，”他说，“我还在怀疑呢！”

“为什么呢？怎么了呀？”

“没什么，阿噗。没有什么啊！我们不能都那样，至少我们中的有些人不能够。而事实就是这样呀！”

“不能全部什么呀？”阿噗一边问，一边擦了擦鼻子。

“高兴快乐呀！一边唱着歌，一边跳着舞。能够围着一片桑葚丛绕圈圈呀！”

“哦！”阿噗说。接着他想了好长一会儿，然后问道：“为什么是桑葚丛呢？”

“小娃娃呀！”伊尔继续闷闷不乐地说，“这是一个法语词来着，就是说‘小娃娃’呀！”他解释道，“我倒不是在抱怨什么，也不是在发牢骚，但是现在确实就是这个情况呀！”

阿噗坐在一块大石头上，想把事情弄清楚。这个对他来说，就像猜谜语那么难，而作为一只没有什么头脑的熊，他却从来都不擅长猜谜语。于是他没法子了，只好唱起了“克里斯特派”：

克里斯特，克里斯特，克里斯特派，

苍蝇不能飞，但鸟儿却飞得自由自在。

你若问我一谜语，我定能给你答出来：

“克里斯特，克里斯特，克里斯特派！”

这只是歌曲的第一小段。当他唱完这一小段后，伊尔也没有明说他不喜欢听这个，于是阿噗又很大方地给他唱起了第二小段：

克里斯特，克里斯特，克里斯特派，

一条鱼儿不会吹口哨，我也吹不来。

你若问我一谜语，我定能给你答上来：

“克里斯特，克里斯特，克里斯特派！”

伊尔仍然一言不发，阿噗只好轻声地给自己唱起了歌曲的第三小段：

克里斯特，克里斯特，克里斯特派，

为啥小鸡给我猜，我也不明白。

你若问我一谜语，我定能给你答上来：

“克里斯特，克里斯特，克里斯特派！”

“没错儿，就是这样的！”伊尔说，“唱唱歌，嗯嗯呀呀的。在这里我们采集一些干果和山楂花吧，你能好好享受这美好的快乐时光！”



“我现在不正享受着呢吗！”阿噗说。

“有些人确实能够这样！”伊尔说。

“为什么这么说呀！你到底怎么了啊？”

“什么怎么了啊？”

“你看起来太忧郁寡欢了，伊尔！”

“忧郁寡欢？我为什么要忧郁寡欢呢？今天是我的生日，那可是一年当中最高兴快乐的一天啦！”

“你的生日？”阿噗十分诧异地问道。

“当然是啦！你难道没有看见吗？快瞧瞧我收到的生日礼物吧。”伊尔摇晃着腿说道，“快看看这个生日蛋糕啊！还有那些生日蜡烛和粉红色的糖果呢！”

阿噗看了看——首先看了看右边，再看了看左边。

“礼物吗？”阿噗问，“生日蛋糕吗？”阿噗又问，“在哪儿呀？”

“你难道没有看见它们吗？”

“没有啊！”阿噗答道。

“我也没有看到呢。”伊尔说。“只是一个玩笑罢了，”他解释道，“哈哈！哈哈！”

阿噗挠了挠头，被这个弄得有点糊涂了。

“但是今天真的是你的生日吗？”他问。

“是的呀！”

“啊？真好！愿你年年岁岁都生日快乐！伊尔！”

“也祝你年年岁岁生日快乐！小熊维尼！”

“但今天不是我的生日呀！”

“确实不是你的生日，但是我的生日呀！”

“可是你刚刚说‘祝你年年岁岁生日快乐！’”

“这个嘛，为什么不可以说呢？你总不想在我生日的这天感到伤心难过吧？”

“噢！我懂了！”阿噗说。

“哎！已经够糟糕的了！”伊尔几乎难过极了，“我可真伤心难过！没有生日礼物，没有生日蛋糕，没有生日蜡烛，也没有合适的通知告诉大伙儿，要是再让其他人都跟着伤心难过了——”

阿噗再也没法儿忍受啦。“你就在这儿等着我呀！”他向伊尔叫着，然后转身飞快地向家里跑去；因为他觉得他必须立马给可怜的伊尔送一份生日礼物，现在想一想，他总能想起一件合适的礼物的！



在家门口外，他发现了小猪皮杰正在蹦上蹦下地想要够到敲门环。

“嗨！小猪皮杰！”阿噗说。

“嗨！阿噗！”小猪皮杰说。



“你想要干什么呀？”

“我想要够着那个敲门环呢，”小猪皮杰说，“我刚在附近逛着逛着——”

“让我来帮帮你吧！”阿噗友好地说。说完后，他敲了敲门，“我刚刚碰见了伊尔！”他开始说着，“可怜的伊尔现在情绪可低迷了，因为今天是他的生日，但却没有人留意到这件事情，所以他十分沮丧和愁闷——你是知道伊尔的——他一直都是那样的，而且——咦？谁住在这里呀？怎么这么长时间都没有人来开门呢？”于是他又敲了敲门。

“但是阿噗，”小猪皮杰说，“这可是你自己的房子呀！”

“哦！”阿噗说。“确定是我家吧？”他说，“那么，我们就进去吧！”

于是他们就进入房间了。进去之后，阿噗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储物柜看看里面是否还留有一小罐蜂蜜。你可别说，还真有呢！于是他就把这一小罐蜂蜜给取了下来。

“我会把这个送给伊尔！”他解释道，“作为一件生日礼物！你呢？打算送给他什么呢？”

“可不可以把我也算上呢？”小猪皮杰问，“我们一起送这个礼物不行吗？”

“不行的呀！”阿噗说，“那可不算一个太好的主意哦！”

“那好吧，我送给他一个气球！我在聚会时还留了一个气球。我现在回家去拿，可以吧？”

“小猪皮杰，这可是个不错的点子！伊尔想要的就是开心一点，高兴一点。所有人看到气球，都会感到无比高兴快乐的！”

于是小猪皮杰向家一路小跑回去；同时阿噗则抱着一小罐蜂蜜朝另一个方向走去。

今天天气十分暖和，而且他还得走上好长一段时间呢。还没走到一半路程的时候，一种奇怪的感觉就开始遍布他的全身上下了。首先是从他的鼻子尖开始，接着慢慢地向全身蔓延开来，最后一直到他的脚板底下了。那种感觉就像是他体内有个人在说话：“现在呢，阿噗，是该尝点儿什么东西的时候了呀！”

“哦！天啊！”阿噗说，“我竟然都不知道时间已经这么晚了呢！”于是他坐了下来，打开了蜂蜜盖子。“真是幸运啊！我竟然带了这个！”他想着，“在这么暖和的天出门，可不是随随便便哪只熊都知道要带上点儿蜂蜜的呀！”于是他便开始吃了起来！

“现在让我想一想啊！”当舔完罐子里面最后一点儿蜂蜜后，阿噗开始思考起来了，“我这是要去哪儿呢？哦！对了，伊尔。”于是他慢慢地站起身来。

接着，猛地一下，阿噗记起来了，他刚刚吃掉了送给伊尔的生日礼物啊！

“真糟糕！”阿噗说，“我应该怎么做才好呢？我是必须要送给他某个生日礼物的呀！”



有那么一小会儿，他完全想不出到底可以送什么东西了。接着他又想，“好吧，这也是个不错的罐子呢！尽管里面没有蜂蜜了，但是如果我把它清洗干净，而且请别人在上面写个‘生日快乐！’，那么伊

尔就可以在里面存放东西了呀！这样一来，也是挺有用的呢！”所以，正当阿噗要经过百亩森林的时候，他便进去找住在森林里的猫头鹰。

“早上好啊！猫头鹰！”阿噗说。

“早上好！阿噗！”猫头鹰说。



“祝伊尔年年岁岁生日快乐！”阿噗说着。

“哦？今天是伊尔的生日吗？”

“你打算送他什么生日礼物呢，猫头鹰？”

“那你又打算送他什么呢，阿噗？”

“我打算送给伊尔一个很实用的罐子，他可以用来存放东西哦，而且我还想请你——”

“就是这个罐子吗？”猫头鹰一边问道，一边把罐子从阿噗手中拿了过来。

“是的呀，而且我还想请你——”

“有人曾用它装过蜂蜜呀！”猫头鹰说。

“还能在里面放任何东西呢！”阿噗一本正经地说，“它可是个蛮有用的东西呀！而且我还想请你——”

“你应该在上面写个‘生日快乐！’的呀！”

“哎呦！这正是我想请你帮忙做的呢！”阿噗说，“因为我的拼写实在是有点糟糕，不尽人意呀！不过拼写也不是特别有问题，只不过前后位置常常颠倒罢了！你能帮我在上面写个‘生日快乐！’吗？”

“这个罐子真是不错呢！”猫头鹰一边说，一边把罐子看了个遍。

“难道不可以算上我一个吗？就说是我们俩一块儿送给他的。”

“那可不行呀！”阿噗答道，“这可不是一个好主意哦。现在呢，我先去把罐子洗干净，然后你就在上面帮我写字哦！”



于是，阿噗把罐子洗得干干净净的，还把它给晾干了，与此同时，猫头鹰一边叼着笔头，一边思索着怎么拼写“生日”这两个字。

“你识字吗，阿噗？”他略带一丝焦虑和不安地问道，“我的房门外面有个敲门环和拉门锁的告示牌，那个是克里斯托弗·罗宾写的。你会读那个吗？”

“克里斯托弗·罗宾曾经告诉过我怎么读，所以呢，我会念那个哦。”

“那好，我也会告诉你这个怎么读，然后呢，你就也会读这个啦！”

于是猫头鹰开始写了起来……这个就是他写的：

示兄你圣日块乐

（应该为：祝你生日快乐）

阿噗怀着无比崇拜的心情看着这个。

“这没什么的，我只不过是给他写了个‘生日快乐’罢了。”猫头鹰一脸满不在乎地说。

“这可有点长了呀！”阿噗嘴上说着，心中却无比地钦佩！

“这个嘛，事实上呢，当然啦，我是想说‘祝你生日快乐！阿噗赠’。当然了，要说这么长的一个句子，自然是要写很多字的呀！”

“哦，我懂了！”阿噗说。

在维尼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小猪皮杰已经回到家了，拿到了打算送给伊尔的气球。他紧紧地抱着气球，以免气球被大风吹走。同时，他快马加鞭地跑着，以便他能在阿噗到达之前送给伊尔。因为他觉得他应该是第一个送礼物的人，就好像是从来都没有任何人告诉他，而是他自己想到要这样做的一样。他一边飞快地奔跑着，一边想象着伊尔要是看到这个礼物，不知有多开心呢，他甚至都没有留意脚底下……突然之间，他一脚踩到了一个兔子洞，摔了个脸朝下。

嘭！！！？？？***！！！



小猪皮杰倒在地上，思索着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起初他以为是全世界都爆炸了呢；后来他觉得也许只有百亩森林爆炸了；再后来，他觉得也许只有他自己爆炸了，现在他正独自一人在月球上或者其他什么地方呢，而且是再也见不到克里斯托弗·罗宾，或者阿噗，或者伊尔了。接着他又想，“好吧，即使我确实是在月球上，我也用不着一直趴在地上，一直脸朝下啊！”于是他小心翼翼地站了起来，瞧了瞧自己。

他仍然在森林里呀！

“好吧，不过这可真是奇怪呀！”小猪皮杰很是不解，“我在想，刚才这个声音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只不过摔了一跤呀，不可能弄出这么大的响声的。而且我的气球到哪里去了呢？这一小片潮乎乎的碎片又是什么呢？”

原来这就是那只气球！

“哦，天啊！”小猪皮杰叫道，“哦，天啊！哦，天啊！老天呀！天呀！哎，现在回去也来不及了呀！我没时间回去了，而且我也没有另外一个气球了。不过，也许伊尔并不是那么喜欢气球吧！”

于是小猪皮杰十分沮丧地一路小跑到伊尔所待的小溪流旁边，然后张嘴朝伊尔喊道：

“早上好哦，伊尔！”小猪皮杰大声叫着。

“早上好，小皮杰！”伊尔应声道。“如果它真是个好的早上的话，”他又说着，“可是我很是怀疑呢。不过，那也没多大关系啦！”

“祝你年年岁岁生日快乐！”小猪皮杰一边说，一边走上前去。

伊尔停止了看自己水中的倒影，转向小猪皮杰，盯着他看着。

“能不能再说一遍？”他说。

“祝你年年岁——”

“等一下！”

伊尔用三条腿站着，撑着身体，然后小心翼翼地把第四条腿举起来放在了耳边。“我昨天也这么做过呀！”他解释道，刚说完他就第三次跌倒在地上。“这是很容易的呀！这样一来，我就能听得更清楚一些……好了，好了，我已经做好了！现在呢，你刚才说什么来着？”他用一只蹄子把耳朵向前拉了拉。

“祝你年年岁岁生日快乐！”小猪皮杰又说了一遍。

“是祝福我吗？”

“当然了，伊尔！”

“我的生日吗？”

“对呀！”

“我要过一个真正的生日吗？”

“是的呢，伊尔。而且我还给你带了一份生日礼物呢！”

伊尔把右蹄从右边耳朵旁放了下来，转了个身，费了好大的力气才举起了他的左蹄。

“我必须得用另一只耳朵听一遍！”他说，“现在可以开始了啊！”

“一份礼物！”小猪皮杰大声地说着。

“也是给我的吗？”

“对呀！”

“我的生日还有吗？”

“当然有啦，伊尔！”

“我能过一次真正的生日了啊？”

“对呀！伊尔，而且我还给你带了一个气球呢！”

“气球吗？”伊尔说，“你刚刚说是气球？就是那种五颜六色的、而且还可以吹得大大的东西吗？我真高兴呀！我们唱唱歌、跳跳舞吧！我们跳到这儿，我们跳到那儿！”

“是的，但是我恐怕——我真抱歉呀，伊尔——但是，当我一路小跑，给你送过来的时候，我不小心摔了一跤！”

“哦！天啊！真不幸啊！我猜，你一定是跑得太快了一点儿。你没伤着吧，小皮杰？”

“没有，但是我——我——我，伊尔，我摔破了气球！”

接着，是好长一段时间的沉寂和无声。

“我的气球吗？”伊尔最后说道。

小猪皮杰点了点头。

“我的生日气球吗？”

“没错儿，伊尔！”小猪皮杰吸了吸鼻子。“送给你！祝你——祝你年年岁岁生日快乐！”说完后，他把那一小片潮乎乎的碎片递给了伊尔。

“就是这个吗？”伊尔显得十分惊讶。

小猪皮杰点了点头。

“给我的礼物，是吗？”

小猪皮杰点了点头。

“这就是那个气球吗？”

“是的呀！”

“谢谢你，小猪皮杰！”伊尔说。“希望你别介意我问一句，”他继续说道，“但是这个气球是什么颜色的呢？当它——当它还是一个气球的时候！”



“红色的呢！”

“我只不过在想……红色的呀！”他喃喃自语道，“我最喜爱的颜色……那它有多大呢？”

“差不多和我一样大呢！”

“我只不过在想……差不多和小猪一样大呀！”他有些伤心地自言自语，“这是我最喜欢的大小呢，哎，很好呢。”

小猪皮杰感到万分难过，但是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他不停地张开嘴巴，想说点儿什么，但又决定还是不说什么话比较好。就在这时，他听到河对岸传来一阵呼叫声，原来是阿噗来了！

“祝你年年岁岁生日快乐！”阿噗大声说着，都忘记他已经说过一次了呢。

“谢谢你，阿噗，我这不正在过着呢吗！”伊尔有些难过地说。

“我给你带了一份生日礼物呢！”阿噗兴奋地说。

“我已经有一份生日礼物了呀！”伊尔说。

于是阿噗哗啦哗啦地穿过小溪流，来到伊尔身旁。小猪皮杰则坐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双爪抱着脑袋，独自抽泣着。

“这是个挺实用的罐子哟！”阿噗说，“送给你了！而且上面还写着‘祝你生日快乐！阿噗赠’呢。这上面写的就是这个意思哦！这个罐子是用来放东西的。送给你！”

当伊尔见到这个罐子后，变得兴奋不已。

“哎呀！”他说，“我确信我的气球可以放到罐子里面去哦！”

“哦，不可以的，伊尔！”阿噗说，“气球太大了，是放不进去这个罐子的。气球是这么玩的，你拿住气球——”

“我的气球不是这样的呀！”伊尔无比自豪地说，“小猪皮杰，快来瞧呀！”于是伤心的小猪皮杰转过身来，只见伊尔用牙齿叼起了气球，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到了罐子里面；然后又把气球叼了出来，放到了地上；最后又再次叼了起来，十分小心地放回了罐子里面。

“这样的啊！”阿噗说，“气球真的给放到罐子里去了呀！”

“就是这样的啊！”小猪皮杰说，“气球真的给拿出来了呀！”

“那不就是这样的吗？”伊尔说，“气球可以像东西一样被拿进拿出的呢！”

“我真高兴啊！”阿噗开心地说，“我觉得我送给了你一个有用的罐子，可以用来放东西呢！”

“我也真高兴啊！”小猪皮杰也开心地说，“我觉得我送给了你一件东西，可以放在有用的罐子里呢！”

但是伊尔全然没听见，他只顾着叼出气球，又把它放回去，十分地开心和高兴……

“我难道没有什么礼物送给他吗？”克里斯托弗·罗宾有些难过地问。

“你当然送了呀！”我说，“你送给了他——难道你不记得了——一

个小小的——小小的——”

“我送给了他一盒绘画涂料，让他用来画画。”

“就是这个呢！”

“那我为什么不在早上送给他呢？”

“你当时很忙，在准备他的生日聚会呀！他有一个生日蛋糕，顶上还有一层糖衣呢，上面插着三支生日蜡烛，还用粉色糖霜写着他的名字，还有——”

“是的，我想起来了呢！”克里斯托弗·罗宾说。



1. 这是一首英国流行的儿歌，以下“在这里我们采集一些干果和山楂花吧”也是这首歌里面的。



第七章

袋鼠妈妈和袋鼠宝宝小豆来到了百亩森林，皮杰却洗了个澡

似乎没有人知道袋鼠妈妈和袋鼠宝宝小豆他们从哪里来，但他们确实来到了森林里。当阿噗问克里斯托弗·罗宾："他们是怎么来到这儿的呢？"克里斯托弗·罗宾回答道："就用平常的方式呀，如果你懂我的意思的话，阿噗。"虽然阿噗没有弄明白，但他会说："哦！"接着又点了两下头，然后说道："就用平常的方式啊！哈哈！"接着他就去找他的朋友小猪皮杰，听听他是怎么想的。在小猪皮杰的房子里，他发现兔子瑞比也在那里。于是他们三个便一起聊了起来。

"我不太喜欢的就是，"兔子瑞比说，"我们都在这里——你，阿噗，还有你，小猪皮杰，当然还有我——但是突然之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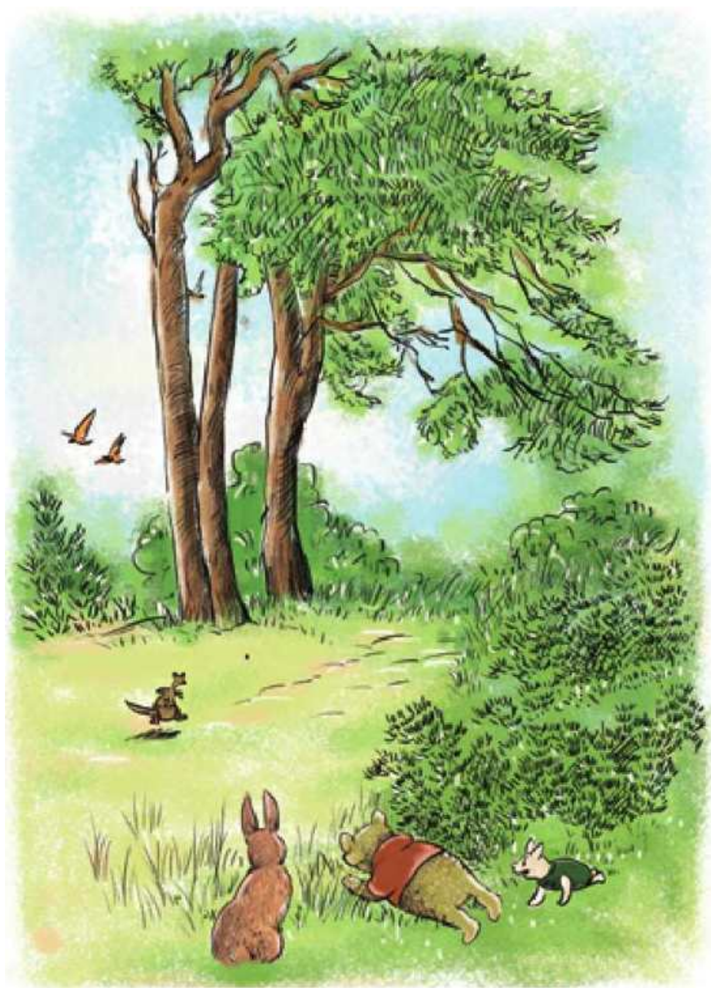
"还有伊尔呢！"阿噗说。

"还有伊尔——但是接着突然之间——"

"还有猫头鹰呢！"阿噗又说。

"还有猫头鹰——接着突然一下子——"

"哦！是啊，还有伊尔，"阿噗说，"我刚刚怎么把他给忘了呀！"



“我们——都在——这里，”兔子瑞比慢悠悠地说着，“我们——所有的——人，但是接着，突然之间，一天早晨我们醒来，猜猜我们发现了什么？我们发现我们当中竟然有一只奇特的动物。而且是一只我们从来都没有听过的动物！并且这只动物竟然把她的家人都随身放在她的口袋里！假如我要把我的家人随身放在我的口袋里，那我得需要多少个口袋呢？”

“十六个！”小猪皮杰说。

“十七个！不是那么多吗？”兔子瑞比说，“而且如果还有一个口袋放手绢的话——那就是十八个了。一套衣服上竟然有十八个口袋！我

可没有那么多时间来穿它。”

接着好长一段时间，大伙儿都在沉思，一言不发……阿噗紧皱着眉头好长一会儿后，说道：“我会选择十五个！”

“什么啊？”兔子瑞比问。

“十五个！”

“十五个什么呀？”

“你的家人啊！”

“这和他们有什么关系呢？”

阿噗揉了揉鼻子，然后说他刚刚以为兔子瑞比一直在谈论他的家人。

“我是在说那些吗？”兔子瑞比一脸无奈地说。

“是的，你刚刚说——”

“没关系的，阿噗。”小猪皮杰迫不及待地说。

“问题在于，我们应该拿这两只袋鼠怎么办？”

“噢！我懂了！”阿噗说。

“最好的方式，”兔子瑞比说，“应该是这样的。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小袋鼠给偷了，然后藏起来，接着袋鼠妈妈会问：‘袋鼠宝宝到哪里去了啊？’我们就说：‘啊哈！’”

“啊哈！”阿噗不停地练习着。“啊哈！啊哈！……当然了，”他还在继续着，“我们会说‘啊哈’，即使我们根本没有偷袋鼠宝宝。”

“阿噗，”兔子瑞比友善地说，“你可真是没什么脑子呀！”

“我知道的啊！”阿噗谦虚地说。

“我们说‘啊哈’就是为了让袋鼠妈妈清楚，我们知道她的宝宝在什么地方。‘啊哈’就是说‘我们会告诉你袋鼠宝宝在哪里，只要你承诺离开森林，而且永远别再回来’。从现在开始，别在我思考问题的时候说话了啊！”

阿噗走到房子的角落里，继续用那种腔调努力地练习着“啊哈”。有时候他觉得这句话确实是兔子瑞比所说的意思，有时候他又觉得不是那么回事。“我觉得这就是个要练习的事儿，”他心里想着，“我猜想

袋鼠妈妈是不是也要练习一下呢，那样她才能懂得‘啊哈’的意思呀！”

“只有一件事情了，”小猪皮杰显得有些坐立不安地说，“我曾和克里斯托弗·罗宾聊过，他说袋鼠通常被认为是最凶猛的动物之一。通常来说，我才不害怕凶猛的动物呢，但是你们都知道的啊，那些凶猛的动物如果一旦被别人夺走了子女，那他们就会变得加倍的凶猛呢。那么这样一来，说‘啊哈’是不是有点太愚蠢了呢！”

“小猪皮杰，”兔子瑞比一边说着，一边拿出了一支铅笔，然后舔了舔笔头说，“你可真是一点胆量都没有！”

“要变得勇敢实在是有点难度啊！”小猪皮杰一边说，一边轻轻地嗅了嗅鼻子，“当你只是一只小小的动物的时候！”



兔子瑞比已经开始飞快地在一张纸上写了起来，听到这里他抬起头说：“就是因为你个头小小的，所以在我们即将展开的冒险计划中，你将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当听到自己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的时候，小猪皮杰兴奋不已，把害怕都给抛到脑后了。而且当听到兔子瑞比说袋鼠只有在冬季的时候才会凶猛，在其他季节里都是很温柔的，他再也坐不住了，巴不得马上就能让自己发挥这非常重要的作用呢。

“那我呢？”阿噗有些难过地说，“我想我是没有什么作用了吧？”

“别担心，阿噗。”小猪皮杰安慰道，“也许在其他时候会起作用的啊。”

“如果没有阿噗，”兔子瑞比一边削着笔尖，一边严肃地说，“那这次冒险就不可能完成啦！”

“哦！”小猪皮杰叫了一声，好让自己看起来不是那么的失望。而阿噗呢，则走到房间的一个角落，非常得意和自豪地对自己说：“没有我就不可能！像我这么特别的熊哦！”

“现在，所有人都听着！”兔子瑞比写完后大声说道，于是阿噗和小猪皮杰都张大嘴巴无比急切地听着。以下就是兔子瑞比念的：

抓住袋鼠宝宝小豆的计划书

1．一般说明。袋鼠妈妈比我们所有人跑得都要快，甚至比我跑得还要快。

2．一般说明补充。袋鼠妈妈的眼睛从来不离开袋鼠宝宝小豆，除非他已经安全地待在她的口袋里面。

3．因此，如果我们想要抓住袋鼠宝宝小豆的话，我们必须要有一个长远的计划，因为袋鼠妈妈跑得比我们所有人都要快，甚至比我跑得还要快。（参见1）

4．策略一。如果袋鼠宝宝小豆从袋鼠妈妈的口袋里跳了出来，而小猪皮杰跳了进去，那么袋鼠妈妈就不会注意到有什么不同的，因为小猪皮杰也是一个小小的小动物。

5．就和袋鼠宝宝小豆一般大。

6．但是袋鼠妈妈首先得要看着其他的地方，那样才不会注意到小猪皮杰跳了进去。

7．参见第2条。

8．策略二。但是如果阿噗正在极其激动地和她交谈，那她也许会盯着其他地方看一会儿。

9．那此时，我会趁机带着小豆跑开。

10．非常迅速地。

11．那么袋鼠妈妈直到事后才会发现有所不同。

兔子瑞比非常得意自豪地把这个计划书念了一遍。他读完了之后，好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一个人说一句话。小猪皮杰刚刚一直在不停地一张一合着嘴巴，但是没有发出一丁点儿声音，最后他用尖厉的声音，好不容易才挤出了几个字：



“那么——事后呢？”

“你想说什么呀？”

“当袋鼠妈妈发现了有所不同呢？”

“那么，我们就一起说‘啊哈’。”

“是我们三个人一起说吗？”

“是的呀！”

“哦！”

“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小猪皮杰。”

“没什么！”小猪皮杰说。“只要我们三个一起说就行啊！只要我们三个一起说就行啊！”小猪皮杰说。“我才不介意呢！”他说，“但是我独自一个人说‘啊哈’也没有什么关系的啊！只是这句话听上去真的有一点不对劲呀！顺便说一句，”他又说，“另外，刚才你说的那些关于冬天里的事情，你真的确定吗？”

“关于冬天里的事情？”

“是的呀！就是他们只有在冬天里才会变得凶猛啊！”

“哦，是的，是的呀！这个完全是这样的呢！嗯，阿噗？你懂你

要做的了吗？”

“不懂呢。”阿噗说。“我不太懂呢！”他又说，“我要做些什么呢？”

“这个嘛，你只要很认真很认真地和袋鼠妈妈说话，那样的话，她就不会发现有什么不同了啊！”

“噢！那说些什么好呢？”

“这个随便你自己了啊！”

“你是说，我可以和她谈谈一首小小的诗或者其他什么东西吗？”

“就是这样的啊！”兔子瑞比说，“一切就绪！现在我们出发吧！”

于是他们就一起出发，去寻找袋鼠妈妈了。

袋鼠妈妈和袋鼠宝宝小豆在森林里的一块沙地上度过了一个安静的下午。袋鼠宝宝小豆正在这个沙地上练习着小步小步地跳跃，一会儿跳入到老鼠洞里面，一会儿又爬了出来。而袋鼠妈妈呢，则在一旁紧张地看着，不停地说：“亲爱的，只要再跳一个就可以了，我们就要回家去了啊！”正在这个时候，有人摇摇晃晃地爬到了沙地边的一座小山上。原来是阿噗啊。

“下午好啊！袋鼠妈妈。”

“下午好，阿噗。”

“快来看我跳跳啊！”小豆尖声细气地说，接着又跳进了另外一个老鼠洞里面。



“嗨！小豆，我的小朋友！”

“我们正要回家去了呢！”袋鼠妈妈说着，“下午好啊！兔子瑞比，下午好！小猪皮杰！”

兔子瑞比和小猪皮杰正从小山丘的另外一边爬了上来，然后对袋鼠妈妈说道：“下午好啊！”对小豆说道：“嗨，小豆！”于是小豆热情地邀请他们看他学习跳跃，所以，兔子瑞比和小猪皮杰就站在那里看了起来。

袋鼠妈妈也在那里认真地看着……

“哦，袋鼠妈妈！”在兔子瑞比对阿噗挤了两下眼睛后，阿噗才说，“你对诗歌感兴趣吗？这个我可一点儿都不清楚呢！”

“几乎没什么兴趣哦！”袋鼠妈妈答道。

“哦！”阿噗说着。

“亲爱的小豆，只有一个跳跳了哦，跳完后我们就必须要回家去了！”

小豆又跳进另一个老鼠洞里面了，而此时几乎所有人都一言不

发。

“继续说呀！”兔子瑞比一边用爪子捂住嘴巴，一边尖声对维尼叫道。

“说到诗歌呀，”阿噗说，“当我刚刚走过来时，我还随便作了一首小诗哦。它大概是这样的，嗯，现在让我想一想啊——”

“真不错啊！”袋鼠妈妈说，“亲爱的小豆，现在——”

“你会喜欢这首小诗的呢！”兔子瑞比说。

“你会喜欢的呢！”小猪皮杰说。

“你必须要仔细认真地听着哦！”兔子瑞比说。

“那样你才不会错过这首小诗的任何精彩地方哦！”小猪皮杰说。

“哦，是的呀！”袋鼠妈妈说，但是眼睛一直没有从袋鼠宝宝小豆的身上离开过。

“诗歌怎么样了啊？阿噗。”兔子瑞比问道。

阿噗清了清嗓子，然后开始念道：

没有脑筋的小熊所作小诗一首

星期一，阳光明媚，骄阳似火。

脑中一团乱麻，我独自一人思考着：

“这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呢，

嘛事就是啥事，哪物是何物？”

星期二，大雪纷飞，冰雹来袭。

思绪慢慢生长，心里越来越急，

几乎没有人会知道，

那些是这些，还是这些是那些。

星期三，天空晴朗，蓝天白云。
我也无事可做，只想发发懒，
有时我也想着如果这是真的，
那么谁是何人，还是何人是谁。

星期四，天空开始泛着冰花。
白霜在树上一闪一闪亮晶晶，
要是你能明白该多好，
这些是某人的——但是谁有这些呢？

星期五，——

“哦！就是这些了，是不是呀？”袋鼠妈妈说，她已经没有一点儿心思再听星期五会发生什么事儿了。“只有一个跳跳了哦，亲爱的小豆，跳完后我们就真的必须要回家了！”

兔子瑞比急忙用肘子推了阿噗一下。

“一说到诗歌呀，”阿噗加快了语速，说着，“你有没有注意到那棵树呢？就在那里哦！”



“在哪儿呀？”袋鼠妈妈应付了一句后又说道：“现在呢，小豆____”

“就在那里呀！”阿噗一边说，一边指了指袋鼠妈妈的身后。

“没看到呢！”袋鼠妈妈随口答了一句又说道：“亲爱的小豆，现在呢，你跳进我的口袋里吧，然后我们就一起回家去咯！”

“你还是最好看一看那边的树吧！”兔子瑞比说着。“小豆，我把你抱起来怎么样啊？”说完后，他就用爪子把小豆抱了起来。

“我从这儿能见到树上有一只小鸟哦！”阿噗说，“或者也许是条鱼儿吧？”

“你最好还是从这儿往那儿看一看那只小鸟哦，”兔子瑞比说着，“除非它是条鱼儿哦！”

“那可不是鱼儿呀，是只鸟儿呢！”小猪皮杰说着。

“哦，确实是只鸟儿呀！”兔子瑞比也说着。

“它到底是只八哥，还是只乌鸦呢？”阿噗说。

“这可就是最重要的问题了呀，”兔子瑞比说，“它到底是只乌鸦呢，还是只八哥呢？”

最后，袋鼠妈妈总算扭过头去瞧了瞧，而就在袋鼠妈妈转过头去看的那一瞬间，兔子瑞比大声地说着：“小豆，快点跳进去哦！”于是小猪皮杰立马跳进了袋鼠妈妈的口袋里，兔子瑞比呢，则手捧着小豆，惊慌失措地跑着，能有多快就跑多快。

“咦，真奇怪！兔子瑞比到哪儿去了呢？”袋鼠妈妈转过头来问道，“你没事儿吧？亲爱的小豆。”

小猪皮杰躲在袋鼠妈妈口袋的最下面，学着小豆的声音哼哼着。

“兔子瑞比一定是离开了哦！”阿噗说，“我想，也许他刚好突然想起什么事儿了吧，所以就离开去看一看了呢！”

“那小猪皮杰去哪儿了呢？”

“我想，小猪皮杰也是在同一时间突然想起什么事了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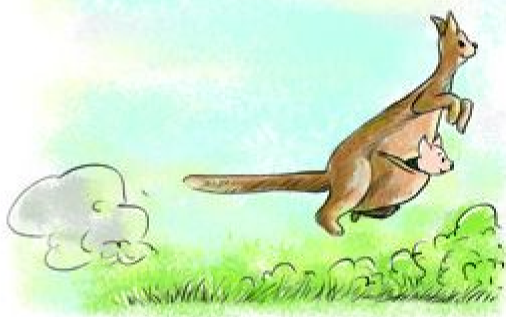
“这样啊！那我们必须得回家去了哦，”袋鼠妈妈说着，“再见了，阿噗！”说完，袋鼠妈妈跳了三大步，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呢。

阿噗则一直看着她离开。

“我真希望我自己也能像她一样跳跳！”他思索着，“有些人能够跳跳，有些人却不可以啊！这是怎么回事啊？”

但是就在这时候，小猪皮杰却真心希望袋鼠妈妈不能够跳跳呢！以前他要走上好长一段路才能穿过森林回到家，所以他就常常想象自己要是一只鸟儿该多好。可是现在呢，他却一上一下地在袋鼠妈妈口袋的最底部想着：

“如果这就是飞翔的话，我宁可从来没有真正地体验过它。”



当他向上跳时，他会叫着：“哦哦哦哦哦哦哦！”当他往下掉落时，他也会叫着：“噢！”于是他一路上都在不停地叫着，“哦哦哦哦哦哦哦——噢，哦哦哦哦哦哦哦——噢，哦哦哦哦哦哦哦——噢！”直到回到袋鼠妈妈的家。

当然了，当袋鼠妈妈回到家一打开她的口袋，就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那一瞬间，她觉得自己真的给吓坏了呢，但是接着她又明白自己根本用不着害怕。因为她十分肯定，克里斯托弗·罗宾才不会让她的宝宝小豆受到任何伤害呢。于是她自言自语道：“如果他们想跟我开个玩笑的话，那我也跟他们开个玩笑吧！”

“现在呢，亲爱的小豆，”她一边说着，一边把小猪皮杰从口袋里拿了出来，“该睡觉了哦！”

“啊哈！”经历完一场心惊胆战的跳跃旅行后，小猪皮杰努力装作一副平静的样子说着。但是这个“啊哈”似乎根本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啊，而且袋鼠妈妈也似乎没有听懂这个词的意思呢！

“先洗澡哦！”袋鼠妈妈乐呵呵地说着。



“啊哈！”小猪皮杰一边紧张不安地环顾着四周，看看其他人还在不在，一边又说了一遍。但是呢，其他人都不在这里哦。此刻，兔子瑞比正在他自己的房间里陪袋鼠宝宝小豆玩耍呢，而且他觉得小豆比上一分钟更可爱了；而阿噗呢，下定决心想着要做一只袋鼠，所以还在森林高处的那片沙地上不停地练习着跳跳呢！

“我虽然不太确定，”袋鼠妈妈若有所思地说着，“在晚上洗个凉水澡是不是一个好主意，但是亲爱的小豆，你喜不喜欢这样呢？”

小猪皮杰可从来都不怎么喜欢洗澡哦，所以听到这些话，小猪皮杰浑身不舒服，打了好长一段时间的冷战后，他才强作勇敢地说道：

“袋鼠妈妈，我觉得我们是时候‘话实说实’了啊！”

“呵呵，可爱的小小豆啊！”袋鼠妈妈一边说着，一边已经把洗澡水都给准备好了呢！

“我不是小豆！”小猪皮杰大声地说着，“我是小猪皮杰呀！”

“你是小豆呀，亲爱的，没错儿呢！”袋鼠妈妈安慰道，“而且还模仿了小猪皮杰的声音呢！你真是聪明过人呀！”她一边继续说着，一

边从橱柜里拿出了一大块黄色的肥皂，“那接下来会做什么呢？”



“你难道没有看见吗？”小猪皮杰尖声叫道，“你难道没有认真看一看吗？再仔细地看看我呀！”

“我正在看着呢！亲爱的小豆，”袋鼠妈妈十分严肃地说着，“你记得吗？昨天你做了鬼脸，我就已经批评过你了。如果你继续把脸装成小猪皮杰的样子，那么你长大后，就会长得像小猪皮杰的——想想呀，到那个时候你将会多么难过后悔呀。所以，现在呢，立刻去洗澡！可千万别让我给你再说一遍哦！”

小猪皮杰还没有弄清楚他现在在哪儿，就被袋鼠妈妈放到浴缸里去了，接着袋鼠妈妈用一大块满是肥皂的海绵使劲地搓洗了起来。

“哦！”小猪皮杰尖叫道，“快让我出去呀！我是小猪皮杰呢！”



“可别张开嘴巴哦，亲爱的，要不然的话，肥皂泡泡会跑到嘴巴里面去的哦！”袋鼠妈妈说着，“你看！进去了吧！我刚刚告诉你什么来着？”

“你——你——你故意这么做的！”小猪皮杰的嘴巴一能开口说话

时，就气急败坏噼里啪啦地说着……这句话刚一说完，他的嘴巴又被沾满肥皂泡泡的海绵给堵上了。

“亲爱的，没错儿，就是这样的呢！别说话啊！”袋鼠妈妈说着，不到一分钟后，小猪皮杰就被抱出了浴缸，被袋鼠妈妈用一块干毛巾擦着。

“现在呢，”袋鼠妈妈说着，“你该吃药了哦，吃完后就可以上床去睡觉了！”

“什——什——什么药啊？”小猪皮杰问道。

“这是让你长大和变强壮的药呀。亲爱的，你总不希望长得像小猪皮杰那样，又小又瘦弱，对吧？所以呢，吃吧！”

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了一阵敲门声。“请进！”袋鼠妈妈说。接着，克里斯托弗·罗宾就走了进来。

“克里斯托弗·罗宾！克里斯托弗·罗宾！”小猪皮杰尖叫道，“快告诉袋鼠妈妈我是谁！她一直说我是小豆。但我不是小豆啊，对不对？”



克里斯托弗·罗宾十分认真地看了看他，然后摇了摇头。

“你不可能是小豆啊！”他说，“因为我刚刚还看到小豆在兔子瑞比的房子里玩耍呢！”

“这样啊！”袋鼠妈妈说，“真奇怪啊！我怎么会犯这么个错误呢！”

“现在你总算知道了吧！”小猪皮杰说，“我早就告诉过你了呀！我是小猪皮杰啊！”

克里斯托弗·罗宾又摇了摇头。

“哦，你不是小猪皮杰，”他说，“我和小猪皮杰可熟了呢，可是他和你的颜色很不一样哦！”

于是小猪皮杰开始说着，那是因为他刚刚洗了个澡，但是接着呢，他又觉得自己最好还是别说话了，因为他刚一张开嘴巴说点儿其他事情的时候，袋鼠妈妈立马把一勺药塞进了他的嘴巴里，然后拍了拍他的后背，说其实这个药还是挺好吃的呢，只要你习惯了就好了哦。

“我知道他不是小猪皮杰，”袋鼠妈妈说，“但是你猜他会是谁呢？”

“也许他是阿噗的某个亲戚吧，”克里斯托弗·罗宾说着，“也许是阿噗的侄子，或者是叔叔，又或者是其他的亲戚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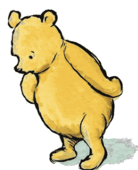
袋鼠妈妈点点头，觉得很有可能就是那样的，接着她说应该给他取一个名字，这样大家好称呼他呀。

“我想就叫他噗特吧，”克里斯托弗·罗宾说，“简单点就叫亨利·噗特吧。”

这个问题刚一解决，亨利·噗特就从袋鼠妈妈的怀抱里挣扎了出来，跳到了地上。他很庆幸，克里斯托弗·罗宾刚刚忘记了关门。亨利·噗特小猪可从来没有跑这么快啊，他一路不停地跑着，一直快到家门口了才敢停下来。在离家还有一百码的时候，他停了下来，然后一路滚回到了他家的大门口，这下他终于又恢复到原来那身漂亮而舒服的颜色……

于是袋鼠妈妈和小豆仍然留在森林里。而且每个星期二的时候，小豆都会整天和他最好的朋友兔子瑞比在一起玩耍；同时，每个星期二的时候，袋鼠妈妈也会整天陪着她最好的朋友阿噗，教他怎么跳跳；而且，每个星期二的时候，小猪皮杰也会整天和他最好的朋友克里斯托弗·罗宾在一起。因此，他们又幸福快乐地生活在一起了。

1. 由于紧张害怕，小猪皮杰变得口齿不清了，把“实话实说”说成了“话实说实”。



第八章

克里斯托弗·罗宾带领了一次北极探险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阿噗摇摇晃晃地走到了森林里最高的地方，想去看看他的朋友克里斯托弗·罗宾是否真的对熊感兴趣。就在那天早上，在吃早餐的时候（那是一顿很简单的早餐哦：不过就是一两个蜂巢片，上面涂了一层薄薄的果子酱），他突然之间想出了一首新的诗歌。那首诗歌大概是这么唱的：

“唱一唱哦哦！歌唱一只小小熊的生活哟！”

当他把这首诗歌唱到这儿的时候，便伸直了脖子，伸了伸头，又独自冥思苦想起来，“这首诗歌的开头还是挺不错的呀！但是接下来的第二句到底应该怎么唱呢？”说完后，他又试着唱了两三遍“哦”，结果却发现似乎没起什么作用。“也许这样会好一点，”他又想着，“如果我把这个改成：唱一唱嗨！歌唱一只小小熊的生活哟！”于是，他又换成这样唱了一下……结果还是没有起多大作用。“好吧好吧，那就这样吧！”他说道，“我应该把第一句唱两遍的，而且也许我应该快点儿唱这两句，没准儿那样的话，还没等到我有时间想出第三句和第四句时，第三句和第四句就自然而然地给唱出来了呢！那这么一来，这可就是一首挺不错的歌了哦！现在呢，开始唱吧：

唱一唱哦哦！歌唱一只小小熊的生活哟！

唱一唱哦哦！歌唱一只小小熊的生活哟！

不管是下雨还是下雪，我才一点儿都不介意！

因为我有许许多多的蜂蜜

沾满了我漂亮的小鼻子，

不管是下雪还是化雪，我才一点儿都不在意！

因为我有许许多多的蜂蜜

沾满了我干净的小爪子！

唱一唱哦哦！为了小熊唱一唱哦！

唱一唱哦哦！为了阿噗唱一唱哦！

再过一两个小时哦，我就有好吃的下肚子！

他对这首歌可是十分满意和得意哦，于是他一路唱着，一直唱到了森林的最高处。“而且如果我继续再唱长一点儿的话，”他想着，“那真到了该吃点儿东西的时候了呢，但是那个时候这首歌的最后一句可实现不了哦！”所以他便不再唱了，转而哼哼了起来。

在这个时候呢，克里斯托弗·罗宾坐在他家房子外面，脚上穿着他那双大大的靴子。当阿噗一见到这双大靴子，他就知道一定是又有什么冒险计划要展开了呢，于是他连忙用爪子背把鼻子上的蜂蜜擦掉，再尽可能地，从头到脚地，把自己好好梳理了一番，好让他看上去像是已经准备好去做任何事情了。

“早上好啊！克里斯托弗·罗宾！”他大声叫道。

“嗨！阿噗！我怎么穿不上这双靴子了啊！”

“这可真糟糕啊！”阿噗说道。

“你能不能好心帮我个忙，让我靠着你呢？因为我得使劲地把脚蹬进去，但一使劲我就要往后倒到地上了呢！”



于是阿噗便坐了下来，两只脚使劲地蹬着地面，并且用肩膀使劲地撑着克里斯托弗·罗宾的后背；而克里斯托弗·罗宾呢，也紧紧地靠着阿噗，使劲地蹬啊蹬啊，最后总算把那只靴子给套了上去。

“就是这样的咯，终于给穿进去了呀！”阿噗说，“那我们接下来该

做什么呢？”

“我们所有人会来一次探险！”克里斯托弗·罗宾一边说着，一边站起身拍了拍身上的灰尘，“谢谢你哦，阿噗！”

“坐一次‘探天’吗？”阿噗急切地问道，“我想我是从来没有坐过那玩意儿呢。我们去哪里坐这个探天呢？”

“是探险哦，傻乎乎的维尼熊！这个词里面有个‘x’呢！”

“哦，这样啊！”阿噗说道。“那我懂了啊！”但实际上呢，他还是不太明白呢！

“我们将要去发现北极呢！”

“噢！”阿噗再次说道，“北极是什么东西呢？”他问道。

“就是你要去发现的一个东西罢了！”克里斯托弗·罗宾轻描淡写地说，其实说实话，他自己也不是很清楚呢。

“哦，我懂了哦！”阿噗说，“是不是所有的熊都擅长发现东西呢？”



“当然了！他们是很擅长这个的。不过还有兔子瑞比、袋鼠妈妈和你们所有人哦！这是一次探险之旅。这就是探险的意义哦，每个人都会参与进来，排成一个长队！现在呢，你最好去告诉所有人都做好准备，我则去看看我的枪是不是准备好了。另外，我们所有人都要带上干粮的哦！”

“带上什么呢？”

“带上点儿吃的东西呀！”

“哦！”阿噗兴奋地说着，“我想你是说带点儿干粮吃吧！我这就去

告诉他们所有人！”说完后，他便摇摇晃晃地走开了。

他遇到的第一个人便是兔子瑞比呢！

“哈喽，兔子瑞比！”他说着，“是你吗？”

“那我就假装这不是我，”兔子瑞比说道，“然后看看会有什么事儿发生吧。”

“我给你带来了一条口信呢！”

“我会帮你把这个转给他的哦！”

“我们所有人会和克里斯托弗·罗宾一道来一次‘探天’哦。”

“那我们是搭的什么呢？”

“一种类似船的东西吧，我猜。”阿噗答道。

“哦！原来如此哦！”

“是的啊！然后我们会一起去发现‘极’或者什么其他的东西。也许是去发现鼹鼠吧？不管怎么样，反正我们都会找到它的！”

“我们，我们所有人都要去吗？”兔子瑞比问道。

“是的呀！而且我们所有人还要带上干——反正就是随身带上点儿吃的东西哦。以防到时候我们要吃点儿东西。现在呢，我就去告诉小猪皮杰啦。你去告诉袋鼠妈妈，可不可以呢？”

于是他告别了兔子瑞比，飞快地跑到小猪皮杰的房子前。此时，小猪皮杰正坐在他房门前的地上，一边兴高采烈地吹着一朵蒲公英，一边在占卜着：那个到底是在今年呢，还是在明年呢，或者在某个时间，又或者从来没有过！他刚刚才想明白这应该是从来没有过的，但是他又要努力去想“那个”到底是个什么呢，而且还希望那个东西不要是个什么好的东西。正在这个时候，阿噗走了过来。



“哦！小猪皮杰！”阿噗兴奋不已地叫着，“我们所有人会来一次‘探天’，是我们所有人哦！而且还要随身带上点儿吃的呢。是去发现什么东西吧！”

“去发现什么东西呀？”小猪皮杰急切地问道。

“哦，反正就是什么东西吧！”

“不是什么很凶猛的东西吧？”

“克里斯托弗·罗宾刚刚可没有说任何关于凶猛的话啊。他只是说那个东西上面有个‘x’呢。”

“我倒不在乎他们的脖子呢，”小猪皮杰非常认真地说，“我只是有点儿担心他们的牙齿哦。但是如果克里斯托弗·罗宾也一起去的话，那我就什么也不怕了！”

不到一会儿，所有人都聚集到了森林的最高处，做好了准备，‘探天’即将开始了哦。走在最前面的是克里斯托弗·罗宾和兔子瑞比，跟在后面的是小猪皮杰和阿噗；接下来是袋鼠妈妈和她口袋里的小豆，以及猫头鹰；再后来是伊尔；最后呢，排成一长排的，就是兔子瑞比的所有亲朋好友了！



“我刚刚可没有叫他们来哦！”兔子瑞比随口说了一句，解释道，“但是他们不请自来呀，他们总是这样的呢。不过没关系了，就让他们走在最后面跟着伊尔就行啦！”

“我想说的是，”伊尔说道，“这样是不是有点乱糟糟的感觉呀！我才不想要加入到这个‘探’——就是阿噗说的那个东西啦。我只是过来搭个手罢了。但是现在我竟然来了；而且如果我在‘探’的最后面——也就是我刚刚说到的那个——那么就让我呆在最后面吧！但是每一次，要是我想要坐下来休息一会儿的时候，我都得先让开五六个兔子瑞比的小朋友和小亲戚呢，那么这简直就不像一个‘探’了——不管它

是什么咯——反正，现在这儿可是一团糟啊。这就是我想说的啦！”



“我懂伊尔的意思了，”猫头鹰说着，“若你问我的话——”

“我可没有问任何人哦，”伊尔说，“我只是在告诉所有人来着！不管我们是去找‘北极’，还是玩‘我们外出去采集干果和山楂花’的游戏，后面拖着大半个蚂蚁窝都没问题。反正这两个对我来说，其实都是一样，没什么不同呢！”

接着从队伍的最前面传来了一声号令。

“出发啦！”克里斯托弗·罗宾叫着。

“出发啦！”阿噗和小猪皮杰也叫着。

“出发啦！”猫头鹰也叫了一声。

“我们才刚刚开始呢，”兔子瑞比说，“我必须要快点儿了。”说完后，他立马跑到了‘探天队伍’的最前面，和克里斯托弗·罗宾走到了一块儿。

“好吧好吧，”伊尔说着，“我们才刚刚开始呢，但是可别怪我哦。”

就这样，他们所有人便一起去寻找‘极’。而且他们所有人一边走着，一边相互聊东聊西的，而阿噗却没有聊天，他呢，还在想着编一首曲子呢。

“这是第一小节哦。”他胸有成竹地对小猪皮杰说道。

“什么东西的第一节呀？”

“我的歌儿呢。”

“什么歌儿啊？”

“就是这首啊。”

“哪一首呢？”

“这个嘛，只要你好好地听着，小猪皮杰，那你就会听到的哦！”

“那你怎么知道我没有在好好地听呢？”

这问题倒真把阿噗给难住了，他答不上来。所以他就开始唱道：

大伙儿全体出发，去寻找那个“极”哦，
有猫头鹰、小猪皮杰、兔子瑞比以及大伙；
这就是你要找的一个东西，我已经告诉过你
需要猫头鹰、皮杰、兔子瑞比和大伙。
伊尔、克里斯托弗·罗宾和阿噗，
还有兔子瑞比的亲戚，我们都要去找哦——
那个“极”在哪里，但没人告诉我……
唱一声嘿！为猫头鹰、兔子瑞比和大伙！

“嘘！”克里斯托弗·罗宾转过头来对阿噗说道，“小声点儿，我们现在来到一个十分危险的地方了哦！”

“嘘！”阿噗快速地转过头来对小猪皮杰说。

“嘘！”小猪皮杰又对袋鼠妈妈说着。

“嘘！”袋鼠妈妈又对猫头鹰说，而小豆呢，则对自己轻声说了好几遍“嘘！”

“嘘！”猫头鹰对伊尔说。



“嘘！”伊尔用一种非常可怕的声音对兔子瑞比的朋友和亲戚说，于是他们就相互一个接一个地把这句话飞快地传了下去，直到传给了最后一个人。最后一个是兔子瑞比最小的亲戚，当听到这句话时，他可伤心难过了，因为他觉得整个“探天”的目的就是对他说个“嘘”，于是他连忙低下头，把头埋在了地上的一个裂缝中，他在那儿可足足呆了两天呢，直到他觉得危险已经过去了才敢把头伸出来，然后飞一般急匆匆地跑回家，从那以后，他就和他的姑妈一起过着安分而平静的生活。他的名字叫做亚历山大·甲壳虫。

队伍继续向前走着，这时他们来到了一条河流边。河的两岸有高大的岩石块，河水蜿蜒奔涌着，而克里斯托弗·罗宾则一眼就看出了这个地方十分危险。

“就是这个地方了呀！”克里斯托弗·罗宾解释道，“十分适合设计一个埋伏！”

“是哪一种灌木丛呀？”阿噗轻声问小猪皮杰，“是一片荆豆丛吗？”

“我可爱的阿噗，”猫头鹰用一种傲慢的语气说道，“难道你连‘一个埋伏’的意思都不懂呀？”

“猫头鹰，”小猪皮杰一边说着，一边十分严肃地把他全身上下打量了一番，“阿噗刚刚说的悄悄话可是很私密的悄悄话哦，而且你也没有必要——”

“一个埋伏呀！”猫头鹰说，“不就是一件让人大吃一惊的事儿嘛！”

“所以有时候也许是一片荆豆丛呢！”阿噗说。

“一个埋伏啊，我正要给阿噗解释呢，”小猪皮杰说，“就是一件让人大吃一惊的事儿哦！”

“如果有人突然之间跳到你的面前了，那这就是一个埋伏哦！”猫头鹰说。

“这就是一个埋伏，阿噗，当有人突然跳到你的面前了。”小猪皮杰重复地解释了一遍。

阿噗现在可总算知道一个埋伏是怎么一回事了，于是地说，有一回他从树上掉了下来，一片荆豆丛就突然跳到了他的面前，他可是花了六天时间才把扎在身上的荆豆刺儿给拔干净了呢！

“我们可根本没有谈论什么荆豆丛啊！”猫头鹰说着，显得有点不高兴了。

“但我现在就在说呀！”阿噗说。

所有人此刻都在小心翼翼地逆流而上，从一块岩石爬上另外一块岩石，在爬了好长一段时间后，他们终于来到了一个地方，只见河的两岸都变得十分宽敞起来，两边有着齐水面高的草地，他们可以在上面坐着休息一会儿哦。所以，当克里斯托弗·罗宾一看到这个地方后，便下了一声命令“立定！”听到命令后，所有人都停下了脚步，开始坐下来休息。

“我想，”克里斯托弗·罗宾说，“我们现在应该把随身带的干粮都给吃掉，那样我们就不用带太多的东西了哦！”

“吃掉我们所有的什么来着？”阿噗问道。

“我们带的所有能吃的东西啊！”小猪皮杰一边说着，一边开始吃了起来。

“这个主意可真不错呀！”阿噗赞同地说道，于是他也开始吃了起来。

“你们每个人都带吃的了吗？”克里斯托弗·罗宾含着满嘴的东西咕哝着问道。

“除了我以外，所有人都带了呢，”伊尔说，“哎，和往常一样啊。”他用忧郁的眼神看了看周围的伙伴儿，然后说：“我想你们没有人会碰巧坐在一片蓟丛上吧？”

“我想我坐上了哦！”阿噗说道。“噢！”他大叫一声后，立刻站起身来，回头看了看身后，说着：“真是的呀，我就是坐上了呢。我想应该是这样的啊！”

“谢谢你，阿噗！要是你已经坐够了的话。”说完后，伊尔慢慢地走到阿噗刚刚坐的地方，开始埋头大吃起来。

“你知道的啊，坐在它们上面，压根儿没给它们带来多少好处呢，”他一边大口大口地嚼着蓟丛，一边抬头说着，“把它们的精气神全给压没了呢。下次一定要多留意点儿呀，你们所有的人，对别人要多一点点考虑，多一点点关心，那么世界就会变得完全不一样啦！”

克里斯托弗·罗宾刚吃完午餐，就对兔子瑞比悄悄地说了一句话，于是兔子瑞比说道：“是的，是的，那是当然咯！”说完后他们两人一块儿朝上游方向走去。

“我刚才是不想其他人听到哦！”克里斯托弗·罗宾说道。

“的确应该是这样的！”兔子瑞比应着，感觉他十分重要似的。

“是这样的呢——我在想着——就是这样的呢——兔子瑞比，我猜你应该也不知道吧，那个‘北极’到底长着什么样子呢？”

“这个嘛，”兔子瑞比一边捋了捋他的小胡子，一边说，“现在可是你在问我问题，我一下子倒是被你给难住了啊！”

“其实我原来是知道的呢，现在只是有点忘记罢了！”克里斯托弗·罗宾装作满不在乎地说着。

“那可真是奇怪呀！”兔子瑞比说，“我也有些忘记了哦，不过我原来也是知道的呢！”

“我猜，它大概就像插在地上的一根竿子吧！”

“肯定就是一根竿子呀！”兔子瑞比说，“它肯定就是一根竿子的，不然怎么叫做竿子呢！所以呢，我觉得它应该就是插在地上的，你是不是也这么认为呢？因为除此之外，这里根本就没有什么别的地方可以插它哦。”

“就是这样的！我刚刚就是想到这个了呢！”

“但是唯一的问题，”兔子瑞比说，“就是，它到底插在什么地方呢？”

“这就是我们得要去找的地方呀！”克里斯托弗·罗宾说道。

于是他们回到大部队当中去了。小猪皮杰此刻正躺在地上，舒舒服服地睡着大觉呢。小豆呢，则在小溪流里面洗着脸和爪子，袋鼠妈妈则在一旁骄傲自豪地向所有人说着，这可是小豆第一次自己给自己洗脸哦。猫头鹰则站在袋鼠妈妈的旁边，给她讲起了一些奇闻异事，里面用的全是像“百科大全书”和“北美杜鹃”之类的又长又复杂的词，袋鼠妈妈压根儿没有在听。

“我可是一点都不欣赏洗脸这种小把戏的哦！”伊尔发着牢骚，有些不满地说道，“这不过就是一种现代的耳边吹牛方式，你怎么认为呢？阿噗。”

“这个嘛，”阿噗答道，“我想——”



但是我们却永远不可能知道阿噗刚刚到底在想些什么了，因为从小豆那儿突然传来了一阵尖叫声，接着又听到一阵水花啪啦啪啦的声

音，再就听到袋鼠妈妈惊恐万分的尖叫声。

“洗洗洗，这就是洗的后果啊！”伊尔说。

“小豆掉到水里去了！”兔子瑞比大叫一声。说完后便和克里斯托弗·罗宾冲到岸边去搭救小豆。

“快来看我游泳呀！”小豆从水涡中间探出头来，大声叫着，但是他刚一说完，就被河水中的一个小瀑布瞬间冲进了下一个小水涡里。

“你没事吧？亲爱的小豆！”袋鼠妈妈焦急不安地叫道。

“没事儿呢！”小豆说，“快来看我游——”话还没说完，他又被河水中的另一个小瀑布冲到更下面的一个水涡中去了。

每个人都在想着法子来帮忙。此时小猪皮杰已经完全醒了过来，一边上蹿下跳，一边尖声叫着“哦哦！我就说吧！”；猫头鹰开始长篇大论地解释说，在这种突发性或暂时性的浸水情况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保持头部高于水面；袋鼠妈妈顺着河岸一边不停地跳着，一边对着小豆焦急地问着“你真的确定你没事儿吗？亲爱的小豆。”；但是小豆呢，不管他是在哪一个水涡里，他都一直在回答：“快来看我游泳呀！”；伊尔则转过身，把自己的尾巴放进了小豆最先掉进去的水涡里，他一边背对着河水，一边独自静静地咕哝着：“这可都得怪洗脸闹的呀！不过，小小豆，快点抓住我的尾巴哦，那样你就会没事啦！”；克里斯托弗·罗宾和兔子瑞比则飞快地从伊尔身边跑过，着急地向前面的伙伴们大声叫喊着。

“别担心啊，小豆，我来了！”克里斯托弗·罗宾大叫着。

“快去找点什么东西，把它放低点，去拦一下水流！你们几个！”兔子瑞比叫道。



可是呢，阿噗正巧找到了什么东西哦。于是在离小豆还有两个水涡的下游处，阿噗用两只爪子抱起一根长长的竿子站着，袋鼠妈妈也立刻冲过来，抓着竿子的另一头。他们俩扶住竿子，把它架到了河水最低的地方；而小豆呢，还在得意地在河水里一边拍打一边叫着："快来看我游泳呀！"最后，他终于被竿子给拦下了，从河水里爬了上来。

"你刚刚有没有看到我游泳呀？"小豆激动不已地尖叫着，而袋鼠妈妈一边帮他擦干身子，一边责备着他。"阿噗，你刚刚有没有看到我游泳呀？这可就叫做游泳哦，就是我刚刚在做的呢。兔子瑞比，你刚刚有没有看到我游泳呀？那可是游泳哦！嗨，小猪皮杰！我说呀，小猪皮杰！你觉得我刚刚在干什么呢？游泳哟！克里斯托弗·罗宾，你刚刚有没有看到我——"

但是克里斯托弗·罗宾并没有听着，他一直在盯着阿噗看。

"阿噗，"他说着，"你在哪儿发现的这根竿子呀？"

阿噗看了看手中的竿子。



“我就是随便一找就找到了呀，”他答道，“我觉得它应该会有用的，于是我就随手把它给拾起来了。”

“阿噗，”克里斯托弗·罗宾十分庄重而严肃地说，“此次探险行动到此结束！你已经找到了北极哦！”

“噢！”阿噗兴奋地叫着。

当大伙儿都回到伊尔身旁时，他仍然蹲坐在河水边，把尾巴伸在河水里呢。

“你们谁能帮个忙，叫小豆快点儿呀！”他说，“我的尾巴都快要冻

僵了呢。虽然我不想提这个事儿，但我还是想提醒一下哦。虽然我并不想抱怨，但事实就是如此呀，我的尾巴都快要冻僵了啊。”

“我在这里呀！”小豆尖声叫着。

“哦！原来你在这儿呀。”

“你刚刚有没有看到我游泳呢？”

伊尔把尾巴从河水里拿出来后，左右不停地甩来甩去。

“和我猜的一模一样，”他说，“尾巴完全失去知觉了，都已经麻木了哦。这全怪凉水呀，完全麻木了呢。不过呢，既然没有人介意的话，那我也觉得没有多大关系啦！”

“可怜的老驴伊尔呀！放心吧，我会帮你擦干的。”克里斯托弗·罗宾一边说着，一边掏出他的手绢帮它擦着尾巴。

“谢谢你！克里斯托弗·罗宾。你是唯一一个能够懂得尾巴的人哦！他们才不会在意呢——这可正是一些人的小缺点哦。他们一点儿想象力都没有。尾巴对于他们来说，根本无关紧要，顶多只是身后一个多余的小东西罢了！”

“别太在意了，伊尔，”克里斯托弗·罗宾一边说着，一边使劲儿地擦着，“尾巴有没有感觉好点儿了呢？”

“现在感觉越来越像是一根尾巴了，它又回到了我的身上，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的话。”

“嗨，伊尔！”阿噗一边说着一边拿着那根竿子朝他们走了过来。

“嗨，阿噗！谢谢你的惦记啊。但是我估计要过一到两天后才能再使用它哦！”

“使用什么呀？”阿噗问。

“我们刚刚正在谈论的东西啊！”

“我刚刚没有谈论什么东西呀！”阿噗满脸疑惑地说着。

“我又犯错了。我刚刚还以为你在对我的尾巴表示遗憾难过呢，它可是完全麻木了呀，所以你能帮我做点儿什么吗？”

“不行呀，”阿噗说，“我恐怕帮不了你哦。”但思考了一会儿以后，他又给出了一个有帮助意义的建议：“也许有个人会帮你呢！”

“那么，当你见到他的时候，就替我谢谢他吧！”

阿噗焦急地看着克里斯托弗·罗宾。

“阿噗已经找到了北极哦！”克里斯托弗·罗宾说着，“太棒了，是不是呀？”

阿噗谦虚地低下了头。

“就是那个东西吗？”伊尔问道。

“是啊！”克里斯托弗·罗宾答着。

“就是我们要寻找的东西吗？”

“正是啊！”阿噗说。

“哦！”伊尔说。“嗯，不管怎样——天上没有下雨哦。”他又说道。

于是他们就把竿子插在了地上，而且克里斯托弗·罗宾还在上面贴了张告示呢：

北极哦

由小熊阿噗发现的呢

是阿噗发现它的

接着他们所有人便各自回家去了。但是我想哦，虽然我不是十分确定，小豆应该是洗了个热水澡然后就上床睡觉去了；不过阿噗回到他自己家后，还在为他所做的事情而感到十分得意和自豪，于是他便吃了一点儿东西，好好犒劳了自己一番！



1. 阿噗是把“Expedition（探险）”错误地理解为了“Expotition（译为探天）”。
2. 在英语中，北极“North Pole”中的“极”为“Pole”，除此之外，“pole”还有“杆子”的意思。而鼹鼠的英文为“Mole”，发音跟pole（杆子）相近。
3. 这里阿噗把“埋伏”错误地理解为“荆豆丛”。



第九章

小猪皮杰被大水团团围住了

下雨了哦，雨一直下啊下，下啊下，下啊下，下个不停呀！小猪皮杰自言自语道，他在他的这一生中——不过他到底有多大呢，恐怕只有老天爷知道吧——也许是三岁，也许是四岁吧——还从来没有见过下得这么大、这么久的雨呢。下了一天，又下了一天，雨一直下个不停呀！

“如果刚开始下雨的那个时候，”他一边思考着，一边朝窗户外面看了看，“我要是在阿噗的房子里面，或者在克里斯托弗·罗宾的房子里面，又或者在兔子瑞比的房间里，那该有多好呀！那样一来，就会一直有个伴儿陪着我呢，而不会像现在这样，独自一个人，孤零零的，无所事事，只能猜想着什么时候雨才会停下来。”于是他想象着和阿噗在一起的情形，他会问阿噗：“阿噗，你见到过下得这么厉害、这么久的雨吗？”阿噗便答道：“小猪皮杰，这可真是糟糕透了，对吧？”然后小猪皮杰会说：“我想知道克里斯托弗·罗宾那儿的情况怎么样了呢。”阿噗则接着说：“我猜想，可怜的老兔子瑞比现在应该快被大水给冲走了吧。”像这么和朋友聊聊天，还是挺有趣儿的，毕竟如果你不能和其他人分享下大雨时的感受，那么，连发大水这等刺激惊险的事儿，恐怕也会变得无趣了呢。



这确实十分刺激和惊险哦。小猪皮杰经常玩耍的一个个小水沟，此刻都已经慢慢地涨成了一条条小溪流；他经常噼里啪啦地蹚的一条条小溪流，此刻也已经慢慢地涨成了一条条河流；而那一条条小河呢，以前他们还能在两边的陡岸间玩得十分开心，现在河水却已经冲出了河床，漫到了周围很大一片地方，以至于小猪皮杰都开始担心焦虑起来，河水会不会很快就漫进他自己的床里呢。

“作为一只非常小的小动物，又被大水给团团围住了，”他自言自语着，“这可真是有点儿让人着急呀！克里斯托弗·罗宾和阿噗可以靠爬树来逃生；袋鼠妈妈可以靠跳跳来逃跑；兔子瑞比呢，可以靠挖洞来获救；猫头鹰也可以飞得老远老远；甚至伊尔也可以逃生，靠——靠大喊大叫，一直到有人来救他。而我呢，我现在被大水团团围住

了，却什么也做不了呀！”

雨还在一直下着，每过一天，河水都会涨高一点点儿，直到现在，都几乎快要涨到小猪皮杰的窗户那么高了呢……可是小猪皮杰还是一点儿办法也没有。

“说到阿噗呢，”他心想着，“阿噗确实没有多少头脑，但是他却从来没有遇到过什么危险的事儿。虽然他也会经常做点儿愚蠢的事，但是结果呢，总会变成好事呀。说到猫头鹰呢，他确实没有多少学问，但是他无所不知呀。而且当他被大水团团围住时，他还是知道应该怎么做的。说到兔子瑞比呢，他确实没从书本上学到什么知识，但是他总是能够想出一些聪明的点子来呀。说到袋鼠妈妈呢，她不太聪明，确实不太聪明呢，不过她为了小豆，在紧急情况下，倒也能不假思索地想出办法来。对了，还有伊尔呢，反正伊尔常常是一副忧郁悲惨的样子，这点事儿，他才不会介意的哦！但是，我想知道克里斯托弗·罗宾到底会怎么做呢？”

就在这时，他突然想起了克里斯托弗·罗宾曾给他讲过的一个故事。故事说的是，从前有个人被困在一座孤岛上，于是他写了一张纸条，把它塞进了一只瓶子里，再把瓶子扔进了大海中。小猪皮杰觉得如果他也写一张纸条，然后把它塞进瓶子里，再扔到水里，那么也许会有人过来营救他的哦！

于是他离开窗户旁边，开始满屋子地找了起来，当然他只找了没有被水浸湿的地方，最后他终于找到了一支笔和一小张还算干净的纸条，以及有个软木塞的瓶子。于是他在纸条的一面写上了：

救命呀！
小猪皮杰（就是我哦！）

接着在纸条的另一面也写上：

是我小猪皮杰呀！救命啊！救命！

然后，他把纸条塞进了瓶子里，并且使劲地把瓶塞给塞紧，一直塞到再也塞不动了。接着他靠着窗户，使劲地把上身探出窗台，能伸多远就尽量伸多远，直到他不能再往外伸了，差点儿他就会伸出去咯，接着才用最大的力气，把那只瓶子向外扔了出去，能扔多远就扔了多远——哗啦一声！——不一会儿，瓶子便在水面上晃晃悠悠地漂荡着。小猪皮杰便看着这个瓶子慢慢地越漂越远，直到他的眼睛都给看疼了。有时候，他觉得他还能看到那个小瓶子，但有时候他又觉得

他看到的只是水面上的一个小波纹。这时他才突然意识到，他再也看不见那只瓶子了，不管怎样，他觉得为了救自己，他已经做了力所能及的事情。

“那么现在呢，”他想着，“也许总会有人肯帮这个忙的吧，而且我希望他们还是要尽快呀，因为如果他们不快点儿的话，那我就得要游泳了，可是我不会游泳呀，所以我希望他们还是尽快过来救我吧！”说完后，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然后又接着说：“我真希望阿噗能在这儿陪着我呀，毕竟两个人在一起总会感觉安全一些呢。”



而阿噗呢，开始下雨的时候，阿噗正在睡大觉呢。雨一直下啊下，下啊下，下啊下，下个不停呀！他呢，就一直睡啊睡，睡啊睡，睡啊睡，睡个不停呢！因为他度过了十分疲劳的一天呀。你还记得吧，头一天可是他发现的北极哦。所以呢，他可骄傲与自豪啦，于是他问克里斯托弗·罗宾，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极”，好让他这个没有多少头脑的小熊去发现呢。

“还有南极哦！”克里斯托弗·罗宾说，“而且我猜想，应该还有‘东极’和‘西极’吧，只是人们都不太喜欢提起它们罢了。”

听到这些话时，阿噗高兴极了，于是他马上提议他们应该再来一次“探天”，去发现“东极”。但是克里斯托弗·罗宾正想到一些和袋鼠妈妈有关的事情，于是阿噗就独自一人出去寻找“东极”了。至于他有没有找到“东极”呢，我是记不太清楚了。反正当他回到家时，已经非常非常累，晚饭吃了大约半个多小时，才吃了一半哦，竟然就靠在椅子上睡着了。然后他就一直睡啊睡，睡啊睡，睡啊睡。

不知不觉地，他开始做起梦来。梦中他来到了“东极”，那是一个非常寒冷的地方，地上到处覆盖着最冷的冰和最冷的雪花。接着他找到了一个蜂巢，想要钻进去睡会儿觉，但是蜂巢太小了，放不下他的

双脚，于是他只好让它们露在外面。突然，来了几只野生大臭鼠，就像是一些居住在“东极”的动物，他们拥上来不停地一口一口咬着阿噗腿上的毛皮，好拿回去给自己的小宝宝做窝。他们越咬越多，阿噗的腿也越来越冷，突然之间，他醒了过来，大叫一声“噢！”——结果发现：原来他还在自己的屋子里，坐在自己的椅子上，但他的双脚却浸泡在了水里，而且更糟糕的是屋子里面到处都浸满了水！

阿噗哗啦哗啦地蹚着水，走到了门前，然后向外张望着……

“这可真是严重啊！”阿噗说着，“我必须要逃生呀！”

说完之后，他抱着自己最大的一罐子蜂蜜，逃到树上最大的一个树枝上，这根树杈刚好高出水面很多，放好蜂蜜罐子后，他又滑下树，抱着另外一个蜂蜜罐逃了上去……终于，所有的逃生行动都完成了，于是阿噗就坐在那根树杈上，晃悠着双腿，而在他身旁呢，竟然有十个蜂蜜罐子……

两天以后呢，阿噗仍然还在那儿，依旧坐在树杈上，晃悠着双腿，而在他身旁呢，还有四个蜂蜜罐子……

三天以后呢，阿噗仍然还在那儿，依旧坐在树杈上，晃悠着双腿，而在他身旁呢，只有三个蜂蜜罐子了……

四天过去了，阿噗还在那儿……



就在第四天的早上，小猪皮杰的瓶子漂到了他的身旁，伴着响亮的一声“蜂蜜！”阿噗猛地跳入水中，抓住瓶子，然后挣扎着重新回到了他的树杈上。



“真糟糕！”一打开瓶子，阿噗便大叫着，“把自己弄得全身湿漉漉的，结果除了一张纸条外里面什么都没有！不过这张纸条是表示什么意思呢？”

于是他把纸条拿出来，瞧了瞧。

“这是个‘肖息’吧！”他自言自语道，“就是这样的，没错儿！而且上面有个‘P’，就是这样，就是这样。‘P’应该是‘阿噗’的意思，所以这是专门给我的重要‘肖息’哦，但是别的字，我可就不会读了呀。所以我必须要找到克里斯托弗·罗宾或者猫头鹰，或者小猪皮杰，反正就是要聪明一点儿的人，能够读它就行了，那么他们就会告诉我这个‘肖息’的意思咯。但问题是，我不会游泳，这可真是糟糕啊！”

这时候，他想出了一个办法，而且我觉得，这对于一只没有什么大脑的小熊来说，这个主意已经够好了。他自言自语道：

“如果一个瓶子能够漂流的话，那么一个罐子应该也能够漂流呀；如果一个罐子能够漂流的话，那么我就能坐在它的上面哦，如果它是一个足够大的罐子的话。”



于是他挑出了他最大的罐子，用软木塞把瓶口给塞住了。“所有的船应该都有个名字啊，”他说，“所以我就叫它‘浮熊号’吧！”他一边说着，一边把他的小船扔到水里，接着自己也立马跳了上去。

好长一段时间，阿噗和他的“浮熊号”都搞不清楚，他们两个究竟应该哪个在水上面，哪个在水下面。但是尝试了一两种不同的方式后，他们终于确定了下来。“浮熊号”还是要在下面，而阿噗则以胜利者的姿态趴在它上面，手脚并用，奋力地划动着，朝前漂去。



克里斯托弗·罗宾住在森林里地势最高的地方。雨一直下啊下，下啊下，下啊下，下个不停呀！但是雨水一直都没有涨到他的家里。朝下看看山谷，四周围着河水，对克里斯托弗·罗宾来说，还是挺有乐趣的哦！但是雨却一直下着，下得太大太大了，大多数时候他只好呆在家里面，想着其他的事情。每天早上，他都会撑着伞出去，然后在河水的高度处插根竿子做个标记，第二天早上呢，他再出去看时，他插的竿子已经不在那里了，于是他又会在河水的高度那里再插根竿子，然后回到家中。而且每天早上他走回家的路程都会比前一天更短哦。在第五天的早上，他看到水已经围住了他的房子，他知道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住在一个真正的岛屿上了。这可使他无比激动与兴奋。

也正是在那天早上，猫头鹰飞过河水，向他的好朋友克里斯托弗·罗宾问好：“你好啊！”

“我说，猫头鹰，”克里斯托弗·罗宾说，“这是不是很有趣啊？我现在可是住在一座小岛上哦！”

“天气状况会变得十分不利哦！”猫头鹰说。

“什么状况呀？”

“就是一直下着雨啊！”猫头鹰解释道。

“是的呀！”克里斯托弗·罗宾说，“就是这样的呀！”

“洪水泛滥已经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呀！”

“谁呀？”

“我是说，这儿有许多水了啊！”猫头鹰解释着。

“是的呀！”克里斯托弗·罗宾说，“就是这样的呀！”

“不管怎样，形势还是会变得越来越好的。在任何时候——”

“你有没有见到过阿噗呢？”

“没有啊！在任何时候——”

“我只希望他一切都还好啊。”克里斯托弗·罗宾说着，“我可是一直都在惦记着他呢。我真希望小猪皮杰在陪着他。你觉得他们应该没事吧，猫头鹰。”

“我希望如此吧。你看呢，在任何时候——”

“那过去看一看吧，猫头鹰。因为阿噗确实没有多少头脑呀，说不定他还会做出一些愚蠢的事儿呢，但是我可是十分爱他哦，猫头鹰。你懂吗？猫头鹰！”

“好的好的！”猫头鹰说，“我过去看一看吧。很快就会回来的！”说完，他便飞走了。

一小会儿之后，他就飞了回来。

“阿噗不在那儿了哦！”他说。

“不在哪儿了啊？”

“他原来呆的地方啊。他前几天都坐在他家房子外面的一个大树杈上，旁边还放了九个蜂蜜罐子呢。但是他现在却不在那儿啦！”

“哦，阿噗！”克里斯托弗·罗宾尖叫道，“你在哪儿呀？”

“我在这儿呢！”他身后传来了一阵喘着粗气的声音。

“阿噗！”

于是他们冲向对方，抱到了一起。

“你是怎么过来的呀？阿噗。”克里斯托弗·罗宾等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后，连忙问道。

“用我的船呀！”阿噗自豪地说，“我收到了一个放在瓶子里的重要‘肖息’，但是由于我眼睛里进了水，所以我看不太清楚，于是我就把这个给你带过来了。是用我的船来的哟！”



他一边骄傲地说着，一边把这个‘肖息’递给了克里斯托弗·罗宾。

“但是这是小猪皮杰写的呀！”克里斯托弗·罗宾看完这个纸条后大声叫着。

“难道这上面就没有一点点儿关于阿噗的信息吗？”阿噗从克里斯托弗·罗宾的肩膀后面看着纸条，急切地问。

于是克里斯托弗·罗宾大声地读了一遍这个信息。

“哦，这上面所有的‘P’都是指的小猪皮杰吗？我还以为那是指阿噗来着呢。”

“我们现在要立马去营救他！我还以为他一直和你在一起呢，阿噗。猫头鹰，你能不能把他给驮过来呢？”

“我想我不能吧。”猫头鹰认真仔细地思考后说道，“如果背部的肌肉不是很健硕的话，这真是一个问题呢。”

“那么，你能不能立刻飞到他那里，然后告诉他营救队马上就要到了呢？而我和阿噗呢，则会尽快地想出一个营救方案。哦，别说话了，猫头鹰，快点儿去呀！”猫头鹰还在想他应该说些什么，现在只

好很快飞走了。

“那么现在呢，阿噗，”克里斯托弗·罗宾问，“你的船在哪儿呀？”

“我应该告诉你哦，”阿噗一边解释着，一边走向“小岛”的岸边，“这可不是一般的船哦。有时候它是一条船，但是有时候呢，它也会发生一些小事故哦。这还是要看具体情况的！”

“看什么具体情况呀？”

“要看我是在它的上面还是在它的下面呀！”

“哦，好吧。那它在哪儿呢？”

“这里呀！”阿噗一边说着，一边自豪地指着他的“浮熊号”。

这可不是克里斯托弗·罗宾所希望看到的船哦，而且他越是看着这个船，越觉得阿噗是一只既勇敢又聪明的小熊。而克里斯托弗·罗宾越是这么觉得，阿噗越是不好意思，他谦虚地低下了头，努力做出一副谦卑的样子。

“但是如果坐上我们两个的话，那它就有点太小了呀！”克里斯托弗·罗宾有些悲伤难过地说着。

“而且加上小猪皮杰，就是我们三个了呢。”

“那这样的话，这个小船就会更小了哦。哦，阿噗熊，我们现在应该要怎么做才好呢？”

于是在这个时候，这只熊，阿噗熊，小熊维尼，F.O.P.（小猪皮杰的朋友），R.C.（兔子瑞比的伙伴儿），P.D.（北极的发现者），E.C.和T.F.（伊尔的安慰者和其尾巴的发现者）——实际上呢，也就是阿噗他自己啦——说出了一句很聪明的话语，让克里斯托弗·罗宾都张大了嘴巴，瞪大了眼睛，怀疑这到底是不是他一直深爱着却没有什么头脑的小熊所说的话。

“我们可以坐你的那把伞去呀！”阿噗说。

“？”

“我们可以坐你的那把伞去呀！”阿噗又说了一遍。

“？”

“我们可以坐你的那把伞去呀！”阿噗又重复了一遍。

“！！！！！！”



忽然之间，克里斯托弗·罗宾猛地明白了，他们确实可以这么做。于是他便把伞打开，把它反过来，伞顶朝下放在水里。伞在水里面漂动着，使劲儿地晃动着。于是阿噗先爬了进去。他刚准备说一切都好了，却突然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呀，结果他翻进了水里，还不小心喝了一口水，虽然他一点儿都不想喝那口水。然后他从水里站了起来，蹚着水走回到克里斯托弗·罗宾的身边。于是他们试着一块儿坐进了伞里，这下，伞就再也没有翻过去了，总算是不晃悠了。

“我要把这个小船命名为‘智慧熊号’哦！”克里斯托弗·罗宾说。说完后，“智慧熊号”便由西南风吹着，开始起航了，那一起一伏的姿势可真是美丽优雅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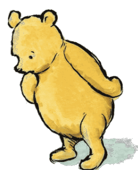


你完全可以想象，当小猪皮杰终于看到这个船向他驶过来时，他是多么的兴奋和激动啊。许多年以后，他最喜欢回忆的还是：在这场可怕的洪水中，他曾处在一个十分危险的情景中，尤其是在他被水困住的最后半个小时，他感到绝望极了，那个时候，猫头鹰刚刚飞了过来，站在一个树杈上，安慰着他，还给他讲了一个长长的故事，故事是关于他一个婶婶的，说她有一回犯迷糊了，竟然去孵了个海鸥蛋。这个故事很长很长呢，就像这个句子一样长，一直到小猪皮杰绝望地靠着自己的窗台，听着听着就不知不觉地睡着了。慢慢地，他的身子开始朝窗外滑下去，直到他的半个身子已经挂在了窗户外面，只有脚尖钩住了一点点东西。幸好就在这个时候，猫头鹰发出了一声尖叫，不过这其实仍然是故事里的一句话，因为他正好讲到他婶婶说的一句话了，但小猪皮杰却被吓醒了，于是他及时地用脚尖把自己拉回到了安全的地方，然后附和着说了一句：“这可真是有趣呀，不是吗？”就在这时——这个嘛，你自己可以想象，当他最后看见了那艘船——“智慧熊号”（船长C.罗宾，大副P.熊），远远地出现在“海面”上，前来营救他的时候，他该是多么的激动和高兴啊。

这就是这个故事的结局了哦。当讲完这个故事的最后一句话时，我可真是累极了啊，所以我觉得应该就此打住，不说了吧！



1. 地球上只有北极（North Pole）和南极（South Pole），并没有罗宾所编造的“东极”和“西极”。
2. 阿噗把“message”（消息）读成了“missage”（翻译为“肖息”）。



第十章

克里斯托弗·罗宾为小熊维尼举办了一场聚会，大家互相道别

一天，太阳公公带着五月特有的芬芳和香味，又重新回到了森林里面。一时间，森林里所有的小溪流都快乐地唱着叮咚叮咚的歌，发现它们变回了自己原来可爱的模样；小池塘们也都静静地淌回到了地上，梦想着它们曾经看见过的生活，还有它们曾经做过的轰轰烈烈的事情；在温暖而宁静的森林里，布谷鸟儿们也开始悄悄地练起了嗓子，它们一边小心谨慎地听着自己的歌声，一边思考着唱的对不对呢；斑尾林鸽们则温声细语地埋怨着自己，就好像是在数落着同伴们的错误，好在那也不是什么特别严重的问题哦；也就是在这么惬意的一天，克里斯托弗·罗宾吹了吹口哨后——那可是只有他才会的方式哦——猫头鹰便立马从百亩森林飞了出来，来看看他能给克里斯托弗·罗宾帮上点儿什么忙。

“猫头鹰呀！”克里斯托弗·罗宾说，“我想要办一场聚会哦！”

“你想办一场聚会，是不是啊？”猫头鹰说。

“是的哦，而且这将是一场十分特别的聚会哦，而且完全就是为了阿噗而举办的，因为他把小猪皮杰从洪水中救了出来，这可是一件十分伟大的事儿哦！”



“哦，这就是举办这场聚会的原因，对不对呀？”猫头鹰问道。

“就是这样的呢！所以你能不能用你最快的速度告诉阿噗呢？而且还要通知其他的伙伴们，因为明天就要举办这场聚会了啊！”

“哦，它明天就要举办了呀，是不是呀？”猫头鹰问道，仍然努力做出一副在帮忙的样子。

“那么，你能不能现在就去转告他们呢？猫头鹰。”

猫头鹰使劲地想说点儿聪明的话，但是呢，他又确实没有什么可以说的，于是他便只好飞走了，去把这个消息转告给其他人。他转告的第一个人，就是阿噗哦！

“阿噗，”他说着，“克里斯托弗·罗宾将要举行一场聚会哦！”

“噢！”阿噗答道。接着他发现猫头鹰似乎在急切地等着听他说话呢，于是他又说道：“那会不会有些小蛋糕呢，就是上面还有粉色糖霜的那种？”

猫头鹰觉得这可真有点儿棘手哦，对于有没有粉色糖霜蛋糕这个问题，回答的话简直太失身份了。于是他就只把克里斯托弗·罗宾所说的话转述了一遍，然后向伊尔飞去。



“特意给我举办的聚会吗？”阿噗心想，“可真隆重呀！”接着他又想是不是其他动物也知道这是给阿噗特意举办的聚会呢，而且克里斯托弗·罗宾有没有给他们讲讲“浮熊号”和“智慧熊号”的故事呢，还有他发明创造和驾驶过的了不起的小船呢。接着他又转而一想，要是所有人都忘了这些事儿，而且没有人知道这个聚会是给谁举办的，那该多糟糕呀！他越是这么想，就越觉得这个聚会是多么的糟糕，于是这个聚会在他的脑子里乱成一团，就像是一个什么事儿都不对的梦啦！而且这个梦一直萦绕在他的头脑里，挥之不去，直到最后竟然变成了一首歌曲呢。这是一首

焦虑小熊之歌

三声欢呼为阿噗哟！

（为谁呀？）

为阿噗呀——

（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呢？）

我还以为你已经知道了呀。

他把一个好朋友从大水中救了出来哦！

三声欢呼为小熊哟！

（因为什么呀？）

因为小熊呀——

但是他不会游泳哦，

不过他还是救了朋友！

（他救了谁呀？）

哦，听着，认真地听着哦！

我在说阿噗哦——

（说什么呀？）

说阿噗呀！

（抱歉，我老是记不住哦。）

好吧，阿噗可真是一只智慧超常的小熊哦！

（那再说一遍啊！）

智慧超常哦——

（有超常的什么呀？）

好吧，他吃得很多很多哦，

而且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游泳呢，

但是他还是漂浮了，

用一种特别的船。

（用的什么船呢？）

好吧，不过是一只罐子——

所以现在呢，让我们给他三次热烈的掌声吧！

（所以现在呢，让我们给他三次什么呀？）

希望他永远永远地和我们在一起，

三声欢呼为阿噗哦！

（为谁呀？）

为阿噗——

三声欢呼为小熊哦！

（因为什么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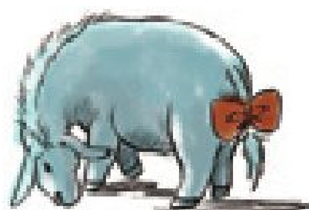
为了小熊——

三声欢呼为了小熊维尼哦！

（有没有人，告诉我——他到底做了什么呢？）

当这首歌在阿噗的头脑里不停地旋转时，猫头鹰正在通知伊尔呢。

“伊尔啊，”猫头鹰说着，“克里斯托弗·罗宾要举行一场聚会哦！”



“这可真有趣啊！”伊尔说着，“我寻思着，他们会把一些踩得乱七八糟、稀奇古怪的东西送给我吧！真是慷慨大方啊，考虑得真周全哦！不过不管怎样，无所谓了，别太在意了哦！”

“我给你带来了一份邀请函哦。”



“那个东西像什么呀？”

“一份邀请函！”

“是的，是的，我听到你说了呢！不过是谁丢了这个东西啊？”

“这可不是用来吃的东西呀！那是用来邀请你去参加聚会的邀请函。就在明天啦！”

伊尔有些不解，慢慢地摇了摇头。



“你是说小猪皮杰吧！就是那个有着尖尖耳朵的小家伙吧！那就是小猪皮杰哦，我会通知他的！”

“不，不，不是的啊！”猫头鹰急切地说，都有些不耐烦了，“那是给你的呀！”

“你确定吗？”

“当然，我可十分确定呢！克里斯托弗·罗宾是说的‘你们所有

人’哦！去通知‘你们所有人’！”

“所有人，但是不包括伊尔吧？”

“是所有人呀！”猫头鹰有些不高兴地说。

“噢！”伊尔说，“毫无疑问，我犯了一个错误呀。不过，我还是会去的。只是如果下雨的话，就不要怪罪我呀！”

但是天上并没有下雨哦。克里斯托弗·罗宾用几块长木板拼成了一个长桌子，于是他们所有人都围着长桌子坐了下来。克里斯托弗·罗宾坐在一头，阿噗则坐在另一头。他们中间呢，一边坐着猫头鹰、伊尔还有小猪皮杰，另一边则坐着兔子瑞比、小豆还有袋鼠妈妈。兔子瑞比的所有亲朋好友则零零散散地坐到了周围的草地上，期待着有人会和他们说会儿话，或者有人不小心掉下了东西，又或者有人能问一下他们几点了。

这可是小豆参加的第一个聚会哦，所以他显得高兴极了。所以当大伙儿刚一坐下，他就开始喋喋不休起来。



“嗨，阿噗！”他尖声叫着。

“嗨，小豆！”阿噗回应着。

小豆在他的椅子上上蹿下跳了一会儿以后，又开始说起话来。

“嗨，小猪皮杰！”他尖声叫着。

小猪皮杰举起一只爪子朝他招了招手，因为他太忙了，没时间说话。

“嗨，伊尔！”小豆叫着。



伊尔有些忧郁地朝他点了点头。“就要下雨了哦，等会儿你看吧，到底会不会下雨呀！”他说。

于是小豆抬头看是否在下雨，确实没有下雨哦，于是他说：“嗨，猫头鹰！”——猫头鹰十分友好地回道：“嗨，我的小家伙儿！”说完后，他又继续给克里斯托弗·罗宾讲他的一个朋友如何差一点点就遭遇一场事故的故事，但是克里斯托弗·罗宾并不认识那个朋友。此时，袋鼠妈妈对小豆说着：“亲爱的，先喝点儿你的牛奶再说话吧！”于是小豆一边喝着牛奶，一边还想说他可以把两个事情都放到一起做……结果呢，他被呛了一大口，于是袋鼠妈妈使劲地拍了拍他的后背，好长一会儿才把衣服擦干净。

当他们吃得差不多的时候，克里斯托弗·罗宾用他的勺子敲了敲桌子，于是大伙儿便停止了说话，变得非常安静。但是除了小豆哦，他刚刚打了一个非常响亮的嗝，于是他马上看了看兔子瑞比的亲戚们，好让大家以为是他们中间谁打的嗝。

“这场聚会呢，”克里斯托弗·罗宾说，“是为了某个人的所作所为而举办的，而且我们都知道这个人是谁。所以这就是专属他的聚会，因为他所做的事情。并且我还专门给他准备了一份礼物，就在这里哦。”说完，他找了找，低声说着：“去哪儿了呢？”

就在克里斯托弗·罗宾正在找礼物的时候，伊尔大声地咳嗽了一声，然后开始说话。

“亲爱的朋友们，”他说着，“当然也包括这些小东西。这可真是件十分荣幸的事情呀！或者我应该说，到目前为止这是件很荣幸的事情，能看见你们都参加了我的聚会，尽管我啥事都没有做。你们中的所有人——除了兔子瑞比、猫头鹰还有袋鼠妈妈外——也是啥事都没有做哦。哦，还有阿噗呢！当然了，我提到的人员里面呢，并没有包括小猪皮杰和小豆，因为他们实在是太小了。虽然任何人都可以做出同样的事情，但恰好就让我碰上了这个机会。我必须要说的是，我可不是为了克里斯托弗·罗宾正在寻找的东西哦——”说完后，他把一只前蹄举了起来，捂着嘴巴，悄悄地说了句“试着找找桌子下面”，然后又很大声地说：“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事情——那是因为我觉得我们都应该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我觉得我们都应该——”

“呵——呃！”小豆不小心又打了一个嗝。

“小豆，亲爱的！”袋鼠妈妈责备了他一句。

“是我打的吗？”小豆问道，显得有点惊讶。

“伊尔刚刚说的什么呀？”小猪皮杰低声对阿噗说道。

“我不知道啊！”阿噗有些沮丧地答道。

“我还以为这是专门给你准备的聚会呢！”

“原来我也以为是这样的，但是现在看可能不是吧。”

“我宁愿这是你的，而不是伊尔的哦。”小猪皮杰说。

“我也一样呀！”阿噗说。

“呵——呃！”小豆不小心又打了一个嗝。

“正和——我——刚刚——说的一样，”伊尔表情严肃地大声说着，“正如我刚刚说的一样，当我被很多种吵闹的声音打断了的时候，我觉得——”

“可找到了呀！”克里斯托弗·罗宾十分激动地说，“快把这个传给傻乎乎的维尼熊吧，这是为他准备的哦。”



“给阿噗的？”伊尔问。

“当然是给他的呀。他是全世界最好的熊啊！”

“我早就应该知道，”伊尔说，“不管怎么样，没有什么可抱怨的。我有我的好朋友。就在昨天还有人跟我说过话呢。到底是上周，还是上上周呢，兔子瑞比一头撞到了我身上，还居然说‘讨厌’！这就是人情世故呀，总会有一些事情发生的。”

但是没有人在听他说话，所有人都在七嘴八舌地说着“打开它呀，阿噗。”、“这是什么呢？阿噗。”、“我知道里面是什么哦。”、“不，你不知道哦。”以及其他类似的话。当然了，阿噗用他所能做到的最快的速度把礼物打开了，并且没有把拴着礼物的绳子弄断，因为那段绳子也许在什么时候就会被派上用场。最后礼物终于出现在他面前。

当维尼最终看见那礼物的时候，他都快晕倒在地上了，因为他太高兴了。那是一个特别的铅笔盒，里面有一种标记了“B”的铅笔，代表“熊”；还有标记了“HB”的铅笔，意思是“乐于助人的小熊”；还有标记了“BB”的铅笔，意思是“勇敢的小熊”。铅笔盒里还有一把小刀，是用来削铅笔的；有一块橡皮擦，用来把写错的字擦掉；还有一把尺子，是用来划横线的，好让词语在上面排队，尺子上面竟然还有小刻度线，如果你想知道什么东西有多少英寸长，就可以用它量出来。此外，还有蓝铅笔、红铅笔和绿铅笔，你可以用蓝色、红色和绿色来写不同的事情。所有这些可爱的东西，都装在一个属于它们自己的小盒

子里。如果你想要扣上盒子，就能“咔嚓”一声把它扣上。现在呢，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属于阿噗的哦。



“噢！”阿噗说。

“噢，阿噗！”其他所有人都高兴地叫着，除了伊尔。

“谢谢你啊！”阿噗激动地说。

但是伊尔呢，他还在自言自语：“都是些写写画画的东西，铅笔什么的，有什么大不了的，如果你问我的看法的话，我会说净是些华而不实的东西，一点价值都没有。”

过了一会儿，当大家都对克里斯托弗·罗宾说过“再见”和“谢谢”以后，阿噗和小猪皮杰便迎着金色的夕阳，一块儿结伴回家了。好长一会儿，他们一句话都没有说。

“当你早上醒来时，阿噗，”小猪皮杰终于开口说道，“你对你自己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呢？”

“早餐吃些什么呢？”阿噗说，“你又会怎么说呢？小猪皮杰。”

“我会说，今天又会发生些什么激动的事儿呢？”小猪皮杰说。

阿噗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指的都是同样的事吧！”他说。

□□□

“那么，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啊？”克里斯托弗·罗宾问道。

“什么时候呀？”

“就是明天早上啊。”

“我不知道哦。”

“那你能不能想一想，然后再找个时间给我和阿噗讲一讲呢。”

“如果你们真的十分想听的话。”

“阿噗很想听哦！”克里斯托弗·罗宾连忙说。

说完后，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拎着他的小熊的一条腿，向门口走去，而小熊维尼呢，则一直被他拖在身后。走到门口时，他转过头来问道：“要来看我洗澡吗？”

“我会的。”我答道。

“阿噗的铅笔盒是不是比我的要好呢？”

“都是一样的哦。”我答道。

于是他点了点头，走了出去……过了一会儿，我听到小熊维尼阿噗——砰、砰、砰——跟着他上楼去了。



1. 熊的英文写作Bear，维尼以为B是Bear的缩写，其实是表示铅芯软硬程度的符号。“HB”、“BB”都表示铅芯软硬的程度。

阿噗角的小屋



阿噗角的小屋

著者：〔英〕A.A.米尔恩
译者：田建铭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 徽 教 育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阿噗角的小屋 /（英）米尔恩（Milne, A. A.）著；田建铭译．--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2.6

（小熊维尼故事全集）

ISBN 978-7-5336-6787-0

Ⅰ．①阿…　Ⅱ．①米…②田…　Ⅲ．①童话 - 英国 - 现代　Ⅳ．①I561.8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07835号

书名：小熊维尼故事全集·阿噗角的小屋

著者：（英）A. A. 米尔恩

译者：田建铭

出版人：朱智润

选题策划：阿卡狄亚

特约编辑：向琳君

责任编辑：徐家莉

内文插画：食文主义

封面设计：钱佩佩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教育出版社　http://www.ahep.com.cn

（合肥市繁华大道西路398号，邮编230601）

营销部电话：（0551）3683010，3683011，3683015

印刷：小森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电话：（010）80215076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商联系调换）

开本：889mm×1194mm　1/24

印张：7.25

字数：59千字

版次：2012年10月第1版 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36-6787-0

定价：25.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献词

你给了我克里斯托弗·罗宾，

又给予了阿噗新的生命与血液。

他们两个现已离开我的笔端，

回到你的身边。

我这本书已经完成，

就算是我给你的礼物，

我的甜心。

A. A. 米尔恩

写在开始之前

前言是用来介绍书中人物的，但是克里斯托弗·罗宾和他的那些朋友们之前已经给大家介绍过了，而且他们马上就要和你们说再见啦，所以这个前言正好反过来说。我们之前问过阿噗，前言的反义应该叫什么。他说："什么的什么？"这样一来，他也并不像我们所期待的那样，能给我们帮上什么忙。幸好我们的猫头鹰很聪明，告诉了我们。前言的反义，亲爱的阿噗，前言的反义应该叫结语。猫头鹰很擅长使用这些深奥的字眼，所以我敢断定，猫头鹰肯定没说错。

我们为什么要写个结语呢？因为上个星期克里斯托弗·罗宾跟我说："给我们讲讲那个故事怎么样啊，就是你原本要讲给我听的，是说阿噗当时遇到了……"这时我随口就反问了一句："讲讲9乘以107怎么样？"我们算完了这个数学题之后，又算起另外一道题来，就是一群牛要过栅栏门，每分钟只能过两头牛，现在地上一共有三百头牛，那么过了一个半小时之后，还剩多少头牛？我们觉得这道题非常有趣，让人做得很起劲，过了这个兴奋劲头后，我们就蜷起身体睡觉去了……阿噗就坐在我们枕头边的椅子上，比我们晚睡了一会儿，在那儿空琢磨着他那些伟大的想法……直到他也慢慢地闭上了眼睛，埋下了脑袋，跟着我们一起蹑手蹑脚地到森林里去了。

森林里依旧有很多魔幻般的历险故事，比我之前告诉你们的那些还要精彩。但是现在，我们清早一醒来，都没来得及把它们捉住，它们就溜走了。那么，这最后一个故事是怎么开头的呢？"有一天，正当阿噗在森林里走着的时候，栅栏门边出现了107只羊……"不对，你们瞧，我们忘了这个故事讲什么了。不过我觉得那个故事是最好最棒的故事。好啦，这里还有其他的故事呢，是我们现在努力记起来的故事。不过当然啦，这可不是真正的再见，因为森林将一直在那儿……对小熊友好的人总是能找到它。

写到这里，其他所有的动物都开始叫嚷着："那我们呢？"所以最好的法子就是赶快打住，不再写这篇引言，赶快进入正文吧。

A. A. 米尔恩



第一章

伊尔在阿噗角有了一间小屋子

有一天，小熊阿噗没事可干，可又想自己总得干点什么，于是就去小猪皮杰家，想瞧瞧小猪皮杰在干嘛。天空正下着雪呢，他笨重地走在白色的森林小路上，估计小猪皮杰应该正在炉火前暖他的小脚丫子吧。但是到了那里，阿噗却惊讶地发现小猪皮杰家的门竟然是开着的，他越是往里瞧，就越是看不见小猪皮杰在家里。

“原来他出门了呀，”小熊难过地说道，“嗯，是这样的，他不在家呢，那我只好快速开动脑筋好好地想一圈啦。真讨厌！”

不过，阿噗首先想到的就是自己应该大声地敲敲门看看小猪皮杰是不是真的不在……可是等了一会儿，也没听见小猪皮杰吱声，他想暖暖身子，便一上一下地跳动起来。恰巧这时候他脑子里灵光一闪，想到了一首小曲子，好像还是首挺不错的曲子，大可以哼给别人听的：

雪越下越凶

（嘀哩嘀嘭），

越下越猛

（嘀哩嘀嘭），

越下越猛

（嘀哩嘀嘭），

不断加剧。

没有人能懂

（嘀哩嘀嘭），

我的脚有多冻

（嘀哩嘀嘭），

我的脚有多冻

（嘀哩嘀嘭），

不断加剧。

“我知道啦，我要做的事情就是，”阿噗说道，“就是要干这个。不过我得先回趟家，看看现在是什么时候了，或许我还要去拿条围巾裹在脖子上，然后再去看看伊尔，把这首曲子唱给他听听。”

于是阿噗急急忙忙地往家赶去，一路上脑子还在不停地想着他的这支歌曲，正当他想着要把它唱给伊尔听的时候，突然间看见小猪皮杰居然在家，还正好坐在他那把最好的手扶椅子上！这下他傻愣在那里，抓抓自己的脑袋，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是进了谁的家。

“你好啊，小猪皮杰，”阿噗说，“我还以为你出去了呢。”

“我没有出去啊，”小猪皮杰说，“阿噗，是你自己出去了。”

“哦，是我出门了，”阿噗说，“反正我知道我们两个当中有一个是出去了的。”

他抬头瞅了瞅墙上的钟，那座钟其实早在几个星期以前就已经停止在十点五十五分的位置上了。

“快要到十一点钟了呀，”阿噗一边高兴地说着，“正好赶上了吃点东西的时间啦，”一边把脑袋伸进橱柜里，“吃完后我们就出去吧，小猪皮杰，我要把我的歌曲唱给伊尔听听。”



“阿噗，是哪支歌曲呀？”

“就是我们要唱给伊尔听的那支歌曲啊。”阿噗是这样解释的。

半个小时过后，等到阿噗和小猪皮杰都准备要出门了，那钟仍然指在十点五十五分的位置上。风已经停了，雪花不停地转圈飘舞，可能自己追赶自己也追累了，便渐渐地停歇下匆忙的脚步，找个地方，轻轻地飘落下来。雪花停歇的地方，有时候是阿噗的鼻子，有时候又不是。不一会儿，小猪皮杰的脖子上便围起了一条雪白的围脖，小猪皮杰只觉得耳朵后面从来没有过这么多、这么冷的雪。

“阿噗！”小猪皮杰终于开口说话了，但还是有些胆怯，因为他不想让阿噗觉得自己畏畏缩缩的。他说道：“我在想，要不我们还是先回家去练习一下你的这支歌曲，然后等到明天，或者……或者后天，我们碰巧能遇见伊尔的时候，再唱给他听，怎么样啊？”



“小猪皮杰，这确实是个好主意啊！”阿噗说，“我们现在就可以一边走一边练习，不用回家练习的呀，因为这是一支要在外面唱的歌曲，是要在大雪中唱出来的。”

“你确定吗？”小猪皮杰担心地问道。

“噢，小猪皮杰，待会儿你一听就会知道的。你瞧，这支曲子是这样开始的：雪越下越凶，嘀哩嘀嘭……”

“什么啊，嘀哩嘀什么？”小猪皮杰问道。

“嘀哩嘀嘭！”阿噗回答说，“我把这些词语加上，是要让这支歌更加有哼唱的感觉：越下越猛，嘀哩嘀嘭，越下越……”

“你刚才不是说越下越凶吗？”

“是啊，但是那是在前面。”

“是在嘀哩嘀嘭的前面吗？”

“那说的是另外一个嘀哩嘀嘭了，”阿噗说道，这下连他自己也被弄糊涂了，“我好好地从头到尾给你唱一遍，你就会知道了。”

于是阿噗又开始唱起来了：

雪越下越
凶——（嘀哩嘀嘭），
越下越
猛——（嘀哩嘀嘭），
越下越
猛——（嘀哩嘀嘭），
不断加剧。

没有人能
懂——（嘀哩嘀嘭），
我的脚有多
冻——（嘀哩嘀嘭），
我的脚有多
冻——（嘀哩嘀嘭），
不断加剧。



阿噗这会儿觉得这样唱的话要好得多啦。当他唱完以后，他就等着小猪皮杰来赞扬，赞扬说在他听过的所有关于户外雪天的歌曲中，就数这一支是最动听的啦！可是小猪皮杰认真仔细地想了一番后，说：“噢，阿噗！我觉得脚趾头没有耳朵冻得那么厉害。”

这个时候他们离伊尔住的那个阴湿的地方越来越近了。好多雪花停在小猪皮杰的耳朵背后，冻得小猪皮杰实在受不了了，于是他们就转身走进了一个小松林，坐在小松林进口处那扇矮矮的栅栏门上。虽然他们现在已经不在雪地里面了，但是他们还是感觉很冷。于是为了让自己暖和一些，他们把阿噗的那支歌曲唱了足足有六遍。小猪皮杰唱“嘀哩嘀嘭”这一部分，阿噗就唱剩下的那部分，他们两个在恰当的时候还会在栅栏门上用小树枝敲打着拍子。不一会儿，他们就觉得暖和多啦，又可以开始聊天了。

“我一直在想，”阿噗说道，“嗯，我一直在想的就是这个。我在想——在想着伊尔。”

“在想伊尔什么呢？”

“唉，可怜的伊尔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呢。”

“他确实没有啊！”小猪皮杰说道。



“小猪皮杰，你有一间屋子，而且我也有一间屋子，它们都是很好的屋子呢。克里斯托弗·罗宾也有一间屋子，猫头鹰、袋鼠和小兔子瑞比也都有自己的屋子，就连小兔子瑞比的亲戚朋友们也有屋子什么的呢。就只有可怜的伊尔什么也没有。唉，所以呀，我就一直在想：我们来给伊尔搭建一座屋子吧，怎么样？”

“这个嘛，”小猪皮杰说道，“真的是个很棒的想法呢！可我们该在哪儿搭这么个屋子呢？”

“我们就把它搭在这儿，”阿噗说，“就在这栅栏丛旁边，树林里的风吹不到这儿。这里正是理想中的地方。我们就叫它阿噗角落吧。我们将会在阿噗角落用木棒和树枝搭建一间伊尔屋子，送给伊尔！”

“树林的那一边有一大堆的树枝呢，”小猪皮杰说，“我看见它们了，很多很多，都堆在一块儿呢！”



“谢谢你呀，小猪皮杰！”阿噗说，“你真的是帮了我一个大忙啊！如果把这个角落叫做阿噗—小猪皮杰角会更好听的，因为你也帮了我的忙，我倒也可以把这个角落叫做阿噗—小猪皮杰角的，只不过阿噗角这个名字更加短小，更加像一个角落，也更好听。来吧！”

于是他们从栅栏门上跳下来，走到树林子的另一头，去拿一些木棒、树枝。

克里斯托弗·罗宾去了趟非洲又回来了，现在一早上都在家里呆着，没出去玩。他刚刚下船，正想着现在外面怎么样了，这时候突然有人来敲门，一看，原来是伊尔啊。

“你好啊，伊尔！”克里斯托弗·罗宾打开门，走出来向他打了个招呼，“你怎么啦？”

“外面还在下雪。”伊尔低沉地说道。

“是这样的。”

“而且还结冰了，天寒地冻。”

“有吗？”

“是的！可是，”伊尔忽然高兴地说，“最近也没有发生什么地震啊。”

“伊尔，你怎么啦？”

“没什么事情，克里斯托弗·罗宾。没什么大不了的。我想你在这附近应该也没见过房子什么的吧？”

“什么房子啊？”

“就是一间小屋子。”

“小屋子是谁住的呀？”

“是我住的。至少我本来以为是我住的，但是现在我没住。说到底，并不是每个人都会有房子的。”

“不过伊尔，我想我之前不知道这事，我还一直以为……”

“克里斯托弗·罗宾，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只是因为这些雪什么的一阵一阵地下，我的屋子在凌晨三点钟的时候就已经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么热和了，更不用提那些冰柱来的时候了。它透风——如

果你明白我的意思——这样的话，屋子就不封闭，人不会觉得难受，这屋子也不会闷热。事实上，”伊尔提高了嗓门悄悄地说，“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别告诉别人啊，这屋子实在是冷极了。”

“噢，伊尔！”

“我还对自己说：‘如果我把自己给冻僵了，其他人会难过的。’他们没有什么头脑，一个也没有，脑袋里面就只有不知道怎么吹进去的一片灰毛。他们的脑袋不想问题，要是再接着下六个星期的雪，他们其中的一个就会对自己说：‘伊尔的屋子在半夜三点应该不会那么暖和吧。’他们就会来看看，他们就会难过的。”

“噢，伊尔！”克里斯托弗·罗宾一边说道，一边感到非常难受。

“克里斯托弗·罗宾，我说的不是你。你不一样。后来我在我的小林子旁边搭建了一间小屋子。”

“你真的搭了间小屋子吗？真让人吃惊啊！”

“可真正让人吃惊的是，”伊尔忧郁地说道，“今天早上我离开的时候，那屋子本来还在那儿的，可当我回来的时候，它就不见了，根本就没影儿了。它虽然普通，可是，那是伊尔的小屋啊。我还在想这到底是个什么状况。”

克里斯托弗·罗宾也觉得奇怪，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于是他回到自己的屋子里去，快速地穿上雨鞋和雨衣，戴上雨帽准备出门去。

“我们现在就出去找找看。”克里斯托弗冲着伊尔大声喊道。

“有的时候，”伊尔说道，“当人们搬别人的房子的时候，总有那么一两样小东西是不要的，他们会留给主人捡回去的，我想你是知道我的意思的。于是我就想，要是我们只是去……”

“快来吧！”克里斯托弗·罗宾喊道。他们急匆匆地往前赶路，不一会儿，他们就到了松树林边上的小角落了，可伊尔的房子却不在那里。

“就是那儿！”伊尔说道，“连一根小木棍都没剩下！当然啦，我还有这一大堆的雪，我可以用它来干其他想干的事情。一个人是不可以抱怨的。”

但是克里斯托弗·罗宾并没有听伊尔在说什么，而是正在听着别的什么声音。

“你没听见吗？”他问道。

“什么声音啊？是有人在笑吗？”

“你好好听听。”

他们两个竖起耳朵仔细听了听，只听见一个低沉的粗嗓门唱着“雪越下越凶，越下越猛”，中间还夹着一个尖细的嗓音在帮腔唱着“嘀哩嘀嘭”。

“是阿噗！”克里斯托弗·罗宾兴奋地喊道。

“很可能是的。”伊尔说道。

“还有小猪皮杰呢。”克里斯托弗·罗宾兴奋地说。

“很可能是的，”伊尔回应道，“但我们需要的是一只很有本事的大猎狗。”

歌词忽然又变了。

“我们已经搭好了我们的小屋！”那个低沉的粗嗓门唱着。

“嘀哩嘀嘭！”那个尖细的小嗓门唱着。

“那是间美丽的小屋……”

“嘀哩嘀嘭……”

“我希望那是我的……”

“嘀哩嘀嘭……”

“阿噗！”克里斯托弗·罗宾大声喊道。

在栅栏门上唱歌的两个小家伙忽然停止了歌唱。

“克里斯托弗·罗宾！”阿噗急忙说道。

“他在的那个地方就是我们刚才捡小树枝的地方。”小猪皮杰说。

“快来吧。”阿噗说。

两个小家伙从栅栏门上蹦跶下来，急匆匆地往那个松林角落里跑去。一路上，阿噗一边奔跑一边欢呼着。

“咦呀，原来伊尔也在这里啊！”阿噗拥抱完克里斯托弗·罗宾之后说道。他用胳膊肘挤了挤小猪皮杰，小猪皮杰也用胳膊肘挤了挤阿

噗，他们的心里都在窃喜：这会儿他们已经准备好了一个多么大的惊喜啊。

“你好啊，伊尔。”

“你好啊，小熊阿噗，星期四的话就更加好了。”伊尔哭丧着脸说。

小熊阿噗还没来得及问为什么是星期四啊，克里斯托弗·罗宾就已经开始讲起了伊尔那不见了的小屋子。

阿噗和小猪皮杰就在那儿听着，眼睛好像越睁越大。

“你刚才说那屋子是在哪儿来着？”阿噗问道。

“就在这儿。”伊尔回答说。

“用木条做成的？”

“是的。”

“噢！”小猪皮杰说。

“怎么啦？”伊尔问。

“我只是说了声‘噢’。”小猪皮杰紧张地说。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更加若无其事，他又哼了一两次“嘀哩嘀嘭”，用着“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的语气和腔调。

“你确定那是一间屋子吗？”阿噗问道，“我的意思是，你确定那间屋子就是在这儿？”

“我当然确定啊！”然后伊尔又自言自语地说，“他们有些人真是没脑子。”

“怎么啦？发生什么事啦，阿噗？”克里斯托弗·罗宾问道。

“哦，那个……事实就是……那个，事实就是你知道的……事情就是这样的。”阿噗说着，感觉自己又好像没说明白，他就又用胳膊肘挤了挤小猪皮杰。

“事实是这样的，”小猪皮杰很快地说道，“就是更加暖和一点。”他努力地想了一会儿才慢吞吞地说道。

“什么更暖和一点儿？”

“树林子的另一边，伊尔的屋子就在那里。”

“我的屋子吗？”伊尔问道，“可是我的屋子之前是在这里的呀。”

“不是的，”小猪皮杰十分坚定地说，“是在树林子的那一边。”

“就因为那儿更暖和些。”阿噗说道。

“但是我应该知道——”

“快来看看吧。”小猪皮杰简单地说了一句，就带头向那边走去了。

“不会有两间屋子的，”阿噗说，“不会有两间屋子靠得这么近的。”

他们绕到了那个角落里，那儿还真有一间伊尔的屋子，看上去舒适极了。

“到了，你瞧。”小猪皮杰说道。

“里面和外面一样棒。”阿噗自豪地说道。



伊尔走了进去，又走了出来。

“这屋子可真棒啊！”伊尔说，“这确实是我的屋子，可我之前是把它建在我刚才说的那个地方的，可能是风把它吹到这儿来了吧。风吹过树林时，把它吹到这儿来了。它在这里也一样的好。说实话吧，这地方比其他地方更好。”

“比其他地方更好。”阿噗和小猪皮杰也一起说道。

“这告诉我们，只要花点小工夫，就能做出点什么来的。”伊尔自豪地说，“阿噗，你瞧见了吗？小猪皮杰，你瞧见了吗？要先开动脑

筋，然后再费点苦力。你们瞧瞧这个！这就是搭建房子的方法啊。”

看着伊尔进了小屋，克里斯托弗·罗宾跟他的朋友阿噗和小猪皮杰就一起回家吃饭去了。一路上，阿噗和小猪皮杰两个告诉克里斯托弗·罗宾，说他们刚才犯了一个多么傻的错误。等克里斯托弗·罗宾笑完，他们就唱着下雪天的户外歌曲回家，对自己嗓音没多大把握的小猪皮杰又帮腔唱起了“嘀哩嘀嘭”。

“我也知道这看起来是件很简单的事情，”小猪皮杰自个儿说道，“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得到。”



第二章

跳跳虎到森林里来吃早饭的波折

小熊维尼半夜里睡着睡着就突然醒了，他竖直了耳朵仔细听着，然后下了床，点起蜡烛，啪啪啪地走过房屋，看看是不是有人要钻进他放蜂蜜的柜子里。但是没有任何人，于是他便原路返回，吹灭蜡烛，钻进被窝了。然后，他又听见了什么声响。

“是你在外面吗，小猪皮杰？”阿噗问道。

却又不是小猪皮杰。

“进来吧，克里斯托弗·罗宾。”阿噗说道。

可是克里斯托弗·罗宾也没有进来。

“伊尔，明天再跟我说话吧。”阿噗睡眼朦胧地说道。

可外面还是有一些响动。

“呜啦呜啦呜啦呜啦呜啦……”也不晓得外面到底是谁在说话，阿噗也没觉得自己是在做梦。

“那会是谁呢？”他猜想着，“森林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可这个声音很特别。既不像是咆哮声，也不像是咕噜咕噜的声音，可也不是汪汪的狗叫声，也不是人们开始作诗时发出的那种声音。这是一种特殊的声音，是由一种奇怪的动物发出来的声音，而且他就在我的门外。我应该起床请他别这样叫了。”



于是阿噗起身下了床，打开了前门。

“你好啊！”阿噗向他打了个招呼，看看是不是有什么人在外面。

“你好啊！”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在说话。

“噢！”阿噗叫道，“你好啊！”

“你好啊！”这个奇怪的动物一边说道，一边在想不知道还要说多久的“你好啊”。

阿噗正要说第四遍“你好啊”的时候他觉得不该再这么说下去了，于是就问了句：“你是谁呢？”

“是我啊。”一个声音说道。

“噢！”阿噗说，“那么，请进来吧。”

于是，那个不知道叫什么东西的东西就走了进来，在烛光的照耀下，他和阿噗两个互相看着对方。

“我叫阿噗。”阿噗自我介绍说。

“我是跳跳虎。”这只老虎说道。

“噢！”阿噗感叹道。他之前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动物，于是就问：“克里斯托弗·罗宾认识你吗？”

“他当然认识我呀。”跳跳虎说道。

“那好吧，”阿噗说道，“现在是半夜，正是睡觉的好时候呢。明天早上我们一起吃蜂蜜早餐吧！老虎喜欢蜂蜜吗？”

“老虎什么都喜欢的。”跳跳虎高兴地回答说。

“好吧，老虎要是喜欢睡地板的话，那我就回床上睡觉去啦，”阿

噗说，“我们明天早上再找点事情做吧，晚安啦。”说着他便钻进被窝里睡着了。

早上当阿噗醒来的时候，他看见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跳跳虎正坐在镜子前面瞅着镜子呢。

“你好啊！”阿噗说道。

“你好啊！”跳跳虎说，“我发现了一个家伙，长得跟我一模一样。我还以为我是老虎当中独一无二的呢。”

阿噗下了床，开始向跳跳虎解释什么是镜子，可是正当他要说起最有意思的那一部分的时候，跳跳虎忽然说：“对不起，打扰一下，你瞧！有个家伙爬上了你的桌子。”跳跳虎一边发出“呜啦呜啦呜啦呜啦呜啦”的声音，一边跳到了桌布的另一端，把它拉到地上，然后用桌布将自己包裹了三次，滚到屋子的另一边，挣扎了好一会儿之后，他才把脑袋露出来，兴奋地问道：“我刚才赢了吗？”

“那是我的桌布。”阿噗一面给跳跳虎解开桌布，一面说道。

“我倒是很想知道那是个什么东西。”跳跳虎说。

“它是用来铺在桌子上的，然后往上面放东西。”

“可是它为什么要趁我没注意的时候咬我？”

“我没觉得它咬了你。”阿噗说道。

“它是想咬我来着，”跳跳虎说，“不过幸亏我动作快，它没咬到。”

阿噗把桌布放在桌子上铺整齐，然后放了个大大的蜂蜜罐子在上面，之后他们两个就坐下来准备吃早餐啦。跳跳虎舀了一大勺的蜂蜜……他抬起头来看着天花板，侧着脑袋，发出尝味道的声音，好像在想着什么，后来那声音像是在说：“这吃的到底是什么啊？”最后，他很坚定地说：“老虎不喜欢蜂蜜。”

“噢！”阿噗一边说，一边努力地使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有很难过很可惜的意思，“我还以为老虎什么都喜欢呢。”



“什么都喜欢，就是除了蜂蜜。”跳跳虎说道。

阿噗听了这话十分高兴，承诺一吃完自己的早餐就陪跳跳虎去小猪皮杰的屋子里看看，跳跳虎可以在那儿吃点小猪皮杰的橡果。

“谢谢你，阿噗！”跳跳虎感谢道，“橡果就是老虎最喜欢吃的。”

于是，在阿噗吃完早餐后，他们两个就蹦跶着要去小猪皮杰那里看看。阿噗一边走一边跟跳跳虎说小猪皮杰是个十分小的动物，不喜欢跳来跳去的，就让跳跳虎刚开始的时候注意不要跳得太厉害啦。跳跳虎就一直躲在树林子后面，趁阿噗不注意的时候跳到阿噗的影子上去，而且说老虎只有在吃早餐前才会跳来跳去的，只要一开始吃早餐，他们就会变得安静文雅很多。没多大工夫，他们就开始敲小猪皮杰家的门啦。

“你好啊，阿噗。”小猪皮杰说道。

“你好啊，小猪皮杰，这是跳跳虎。”

“哦，是吗？”小猪皮杰沿着桌子慢慢地退到了另一边，说，“我还以为老虎没他那么大呢。”

“大老虎就不小。”跳跳虎说道。

“老虎喜欢吃橡果，”阿噗说，“我们也正是为了橡果而来的，因为可怜的跳跳虎连早饭都还没吃呢。”

小猪皮杰一边把装有橡果的碗推向跳跳虎，一边说：“随便吃吧，别客气。”之后他就紧紧地挨着阿噗，这样感觉胆子大多啦。他用那种大大咧咧的口气说：“你就是老虎吗？棒极啦！棒极啦！”不过老虎什么都没说，因为他的嘴巴里塞满了橡果……

跳跳虎奋力地咀嚼了一阵子之后说："介个津来此啊！（这个真难吃啊！）"

阿噗和小猪皮杰问道："你说什么？"

跳跳虎回答道："堆吧起（对不起）！"然后就出去了一会儿。

回来的时候，跳跳虎很肯定地说："老虎不喜欢吃橡果。"

"但是你之前说老虎除了蜂蜜，什么都喜欢的啊。"阿噗说道。

"什么都喜欢，就除了蜂蜜和橡果。"跳跳虎说道。

阿噗听见这句话后，就说："噢，我明白了！"

小猪皮杰倒是对老虎不喜欢吃橡果这件事感到很高兴，于是问："那么蓟草呢？"

"蓟草啊，"跳跳虎说，"是老虎最喜爱吃的东西啦。"

"那么，我们一起去伊尔那儿看看吧。"小猪皮杰提议道。

于是，他们三个就出发啦。他们走啊走，走啊走，终于走到了伊尔住的那片林子里。

"你好啊，伊尔！"阿噗向他打了个招呼，然后说，"这位是跳跳虎。"

"谁是跳跳虎？"伊尔问道。

"这位。"阿噗和小猪皮杰一起解释说。只见跳跳虎脸上挂着无比开心的笑容，安安静静的，什么也没说。

伊尔绕着跳跳虎转了一圈，然后又转过身来反方向围着跳跳虎绕了一圈。

"你刚才说他是什么来着？"伊尔问道。

"老虎。"

"啊！"伊尔感叹道。

"他刚刚才来的。"小猪皮杰说道。

"啊！"伊尔再次感叹说。

伊尔想了好久之后才说："他什么时候走啊？"

阿噗向伊尔解释说跳跳虎是克里斯托弗·罗宾的一个好朋友，他要住到这片林子里来。小猪皮杰就跟跳跳虎解释说，请他不要介意伊尔说的那些话，因为伊尔总是这么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而伊尔对小猪皮杰说，相反的，今天早上他感觉特别高兴。跳跳虎就跟在场的大家说他还没有吃早饭呢。

“我知道，有件什么事，就是……”阿噗说道，“老虎一直都喜欢吃蓟草，这也正是我们来看你的原因呢，伊尔。”

“没关系的，阿噗。”

“噢，伊尔，我并不是说我们就不想来看你啦……”

“好啦，别说啦，安静点，安静点。你们这位身上长条纹的新朋友……他想要吃早餐，这很自然。你刚才说他叫什么名字来着？”

“跳跳虎。”

“好的，跳跳虎，到这边来吧。”

伊尔带着他们走到蓟草长得最茂密的那块地里，向那里扬了扬他的蹄子。

“这本是我留给自己生日的一小块蓟草地。”他说道，“不过，说到底，生日算什么啊，今天来了，明天就走了。跳跳虎，你随便吃吧。”

跳跳虎感谢了之后，十分忧虑地看着阿噗。

“这些真的就是蓟草吗？”他小声地问道。

“是的啊。”阿噗回答说。

“这些就是老虎最喜欢吃的东西吗？”

“这些就是的啊。”阿噗回应说。

“噢，我知道了。”跳跳虎说道。

于是他吃了满满一大口，嘎吱嘎吱地大声嚼起来。

“噢！噢！”跳跳虎叫道。

他坐了下来，把爪子伸进嘴巴里。



“你怎么啦？”阿噗问道。

“火辣辣的感觉！”跳跳虎捂着嘴说道。

“你的这位朋友，”伊尔说道，“好像被蜜蜂蜇了一样。”

阿噗的朋友停下来不再晃脑袋了，然后把嘴巴里的刺给拔了出来，并且解释说老虎不喜欢蓟草。

“那你为什么拔了那么好的一棵蓟草啊？”伊尔问道。

“可是你之前说了啊，”阿噗开始说话了，“你之前说老虎除了蜂蜜和橡果什么都喜欢啊。”

“还有蓟草。”跳跳虎一边说，一边吐着舌头不停地转着圈圈跑。

阿噗难过地望着他。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阿噗问小猪皮杰。

小猪皮杰是知道答案的，于是立马就说他们应该去克里斯托弗·罗宾那里看看。

“他现在和袋鼠在一起呢。”伊尔说道。

伊尔走近阿噗，大声地和他说着悄悄话：“你可以让你的朋友去别处做这种运动吗？我要准备吃午餐啦，但我不想让他在我吃午餐之前这样跳个没完没了。我知道这本来是件小事情，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我就是有点挑剔，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毛病。”

阿噗严肃地点点头，叫住跳跳虎：“一起来吧，我们去袋鼠家看看。他那儿肯定有很多可以给你当早餐吃的。”

跳跳虎跳完最后一圈后就停了下来，然后和阿噗、小猪皮杰一块儿走了。

“火辣辣的感觉啊！”跳跳虎解释说，脸上还挂着友好灿烂的笑容。

“走吧。”说完他便跑开了。

阿噗和小猪皮杰在他身后慢慢地走着。走在路上的时候，小猪皮杰什么也没说，脑袋空空的，是因为他什么也想不起来。阿噗什么也没说，是因为他那会儿正在想着一首小诗呢。想好了之后，他就开始啦：

可怜的小跳跳虎，
我们应该怎么办？
如果他不吃东西，
他就不可能长大。
他很不喜欢橡果，
还有蜂蜜和蓟草。
因为那上面有刺，
因为味道也不好。
动物爱的好东西，
不是不对他口味，
就是刺多得难受。

“但是不管怎么说，他已经很大了呀。”小猪皮杰说道。

“他还不算真正的大啦。”

“这个嘛，可是他看起来好像是很大了。”

阿噗听了这句话后，脑袋里面的思绪又开始活跃起来，接着，他对自己又咕噜了两句：

不管他有多重，管他用英镑、先令还是盎司来计算，
他看起来总是更大，因为他喜欢不停地蹦蹦跳。

“这才是一整首诗呀，”阿噗说道，“小猪皮杰，你喜欢这首诗

吗？”

“全部都喜欢，除了‘先令’这两个字眼，”小猪皮杰说，“我觉得这样不搭调，不应该把‘先令’加在那儿。”

“先令总是跟在镑后面，”阿噗解释说，“所以我就把它加进来了呀。作诗的最好方法，就是让字词自然而然地连起来，顺着出现。”

“噢，这个我之前倒是不懂。”小猪皮杰说道。

一路上，跳跳虎就在他们前面不停地跳来跳去，还时不时地回过头来问问：“是不是这条路啊？”终于，他们看见袋鼠家的房子啦，还有克里斯托弗·罗宾也在那儿。跳跳虎立马向他奔去。

“噢，你原来在那儿呀，跳跳虎！”克里斯托弗·罗宾叫道，“我就知道你肯定是跑到哪儿去了。”

“我一直都在林子里找东西呢，”跳跳虎煞有介事地说道，那语气好像是在说一件什么很重要的事情似的，“我发现了一只阿噗，一只小猪皮杰，还有一只伊尔呢，但就是没能找到自己的早餐。”

阿噗和小猪皮杰过来拥抱了克里斯托弗·罗宾，并且把发生的这一系列事情讲给他听。

“你知道跳跳虎喜欢吃什么东西吗？”阿噗问道。

“我觉得要是让我好好想想的话，应该知道吧，”克里斯托弗·罗宾回答说，“但是我之前还以为跳跳虎自己应该知道的呀。”

“我知道的，”跳跳虎说，“世上的东西我什么都喜欢，就除了蜂蜜、橡果，还有——那个叫什么来着？”

“蓟草。”

“噢，对啦，还有这个。”

“噢，那好吧，那么我们去看看袋鼠会给你些什么吃的吧。”

于是，他们就走进袋鼠的屋子。袋鼠小豆说了一次“你好啊，阿噗！”“你好啊，小猪皮杰！”还有两次“你好啊，跳跳虎！”因为他觉得他从没说过“你好啊，跳跳虎！”他觉得很有意思，所以就打了两次招呼。然后小豆就告诉了袋鼠妈妈他们想要什么东西。

袋鼠妈妈十分和善地说道：“没关系的，去我橱柜里面看看吧，亲爱的跳跳虎，看看你喜欢什么吧。”她之所以这么和善是因为她知

道，不管跳跳虎的外表看起来有多么强壮，他的内心其实和袋鼠宝宝一样，需要很多的关爱。



“我也可以看看吗？”阿噗问道，因为这会儿他感觉又快到十一点钟了。他找到一小罐浓缩牛奶，他觉得跳跳虎肯定不会喜欢吃这个的，于是就把它拿到一个角落里去了，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吃，不用担心有人会吵到他。



可是跳跳虎越是用鼻子朝里面嗅来嗅去，越是用爪子在里面摸来摸去，就越是发现自己原来有很多东西都不喜欢吃。他把整个橱柜找了个底朝天，也没找到适合他吃的，于是便对袋鼠妈妈说：“现在该怎么办呢？”

可是袋鼠妈妈和克里斯托弗·罗宾还有小猪皮杰那会儿全都围着袋鼠小豆，正看着他吃麦芽膏。袋鼠小豆问：“我必须得吃吗，妈妈？”袋鼠妈妈就说：“亲爱的袋鼠宝宝，你可不要忘记你答应过的话哦。”

“那是什么东西呀？”跳跳虎问小猪皮杰。

“那是他的强身药呢。”小猪皮杰回答说，“可是他不喜欢吃。”

于是跳跳虎挪近了一点儿，靠在袋鼠小豆的椅子后面，突然间，他伸出舌头来，将什么一大口舔了下去。袋鼠妈妈吓得跳了起来，惊叫道：“噢！”幸好袋鼠妈妈赶在勺子被吞下去之前把它从跳跳虎的嘴巴里拿了回来。但是麦芽膏没了。

“亲爱的跳跳虎啊！”袋鼠妈妈叫道。

“他吃了我的药呢，他吃了我的药呢，他吃了我的药呢！”袋鼠小豆欢天喜地、唱歌似的高兴地喊道，觉得这可真是件极有意思的事情呢。

跳跳虎抬头望着天花板，闭着眼睛，舌头在嘴巴里不停地来回转，生怕掉在外面一点儿，他平静而满足地笑着说：“这才是老虎真正喜欢吃的东西呢！”

　　这也就是为什么后来跳跳虎一直住在袋鼠家里的原因啦，还把麦芽膏作为他的一日三餐。当袋鼠妈妈觉得跳跳虎想要健身时，就会在饭后给他吃一两勺子袋鼠小豆的早餐，当药吃。

　　“不过我倒是觉得，”小猪皮杰对阿噗说道，“他的身体已经够强壮的啦。”





第三章

动物们组织了一场搜救，小猪皮杰险遇大笨象

有一天，小熊阿噗正在家里数着自己的蜂蜜罐子，突然响起了敲门声。

“十四，”阿噗说道，“请进来吧！十四，还是十五呢？该死！我自己都搞糊涂了。”



“你好啊，阿噗！”小兔子瑞比说道。

“你好啊，瑞比！刚才是十四，是不是啊？”

“什么是不是啊？”

“我数着的蜂蜜罐子啊。”

“嗯，是十四，很正确。”

“你确定吗？”

“不确定，”小兔子瑞比说，“这个有关系吗？”

“我只是想知道一下，”阿噗谦逊地说道，“这样的话，我就可以跟自己说：我还有十四罐子的蜂蜜呢。或者是十五罐子，这也是有可能的呀。这也是一种自我安慰啦。”

“这样的话，那就当有十六罐子得了，”小兔子瑞比说道，“我来这里是想知道你有没有在哪儿见过小不点儿？”

“我想应该没见过吧。”阿噗说道。后来想了一下，又问道：“谁是小不点儿呀？”

“是我的一个亲友。”小兔子瑞比漫不经心地说道。

这话对于阿噗来说就像没说一样，因为兔子的亲戚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每个都长得各不相同，形体大小也各有差异，所以他都不知道自己到底应该是爬到一棵橡树上面去找他呢，还是到金凤花瓣里面去找他。

“今天我谁也没见过呀，”阿噗说道，“也没有对谁说过：‘你好啊，小不点儿！’你找他有什么事情吗？”

“我不是想要他帮忙干什么事情，”小兔子瑞比说道，“只是，不管怎样，知道你的亲戚朋友在哪里总是好的呀。”

“噢，我知道了，”阿噗说道，“他不见了吗？”

“这个嘛，”小兔子瑞比说道，“很久都没人看见过他了，反正就是……”他继续说着，像是在说着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似的，“我答应了克里斯托弗·罗宾，要为他组织一场搜救。好吧，快来吧！”



阿噗亲切地和他那十四罐子蜂蜜告别，不过他更希望那是十五罐子。接着，他就和小兔子瑞比一同出门到林子里去了。

“现在，”小兔子瑞比说道，“这是一场搜寻，而且我已经组织好了……”

“你已经什么啦？”阿噗说道。

“组织好了。意思就是……这个嘛，就是你们在同一时间里不是在同一个地方寻找。好啦，阿噗你先去六棵松周围找找吧，然后再一路朝着猫头鹰家的那个方向找过去。在那里留意等着我。你弄明白了吗？”

“没有呢，”阿噗说道，“什么？”

“好吧，那我们就一个小时后在猫头鹰家那边见喽。”

“小猪皮杰也被组织进去了吗？”

“大家全都被组织进去啦。”小兔子瑞比说完便转身离开了。

小兔子瑞比一消失，阿噗就想起他忘了问谁是小不点儿了，还忘了问小不点儿是怎么样的一个亲友，是可以爬到别人的鼻子上呢，还是一不小心就会给踩着的。但是现在太晚了，他觉得他应该先从寻找小猪皮杰开始，去问清楚他们到底在找些什么，再来搜寻小不点儿。

“去六棵松那里找小猪皮杰是没有用的，”阿噗自顾自地说，“因为他也被举资（组织）进了这次搜寻，他也得去一个特殊的地方找。那么，我最先要找的应该就是这个特殊的地方啦。我在想这个地方到底是哪儿呢？”接着，阿噗在脑袋中按照这样的顺序把事情记了下来：

找东西的顺序

1．特殊的地点。　　　（目的是找到小猪皮杰。）

2．小猪皮杰。　　　（目的是知道谁是小不点儿。）

3．小不点儿。　　　（目的是找到小不点儿。）

4．小兔子瑞比。　　　（目的是告诉他我已经找到小不点儿啦。）

5．又是小不点儿。　　　（目的是告诉他我已经找到小兔子瑞比啦。）

“这样看来，今天好像会是很麻烦的一天哪。”阿噗一边想着，一边笨重地往前走。



接下来，这一天真的是麻烦透了，因为阿噗太过于忙着走路而没看清楚脚下的路，一不小心掉进了树林子的一个坑里去啦。他正自顾自地想着：“我在飞呢，就像猫头鹰那样子。我在想该如何停下……”就突然停下来了。

“嘭！”

“哇啊！”什么东西尖叫了一声。

“这可真有意思啊！”阿噗心想，“我说了声‘哇啊’而不是带着‘唔’的‘噢唔’声哪。”

“救命啊！”一个细小的声音尖尖地叫道。

“叫的又是我！”阿噗心想，“我出了一点小意外，掉到了一口井里面，而且我的声音变得尖细多啦，我还没开口他就自己发出声音来啦，我想是因为我内部的什么地方受了伤吧！该死！”

“救命啊……救命啊！”

“这声音又出现了！我还没开口就说出话来啦！我想这次意外肯定是很糟糕、很严重的。”接着他就想，也许当他真的要开口的时候是不是就说不出话来了呢。他想确认一下，于是他就很大声地喊了一句：“小熊阿噗发生了意外，很糟糕！”

“阿噗！”一个细小的声音尖叫道。

“啊，是小猪皮杰呢！”阿噗急切地喊道，“你在哪儿呢？”

“在下面呀！”小猪皮杰以一种被压在底下的声音说道。

“什么底下呀？”

“你底下呀，”小猪皮杰吱吱地叫道，“快点起来！”

“噢！”阿噗以最快的速度笨重地爬了起来，然后问道：“小猪皮杰，我刚才落到你身上了吗？”

“你刚才正是落到了我的身上。”小猪皮杰说道，这会儿他感觉自己已经恢复过来啦。

“我刚才并不是故意的。”阿噗难过地说道。

“我也并不是故意要到你下面的，”小猪皮杰也说，“但是现在我已经好啦，阿噗，我非常高兴，因为刚才落到我身上的是你呀。”

“发生什么事啦？”阿噗问道，“我们这会儿是在哪儿呢？”

“我觉得应该是在一个大坑里面。我正在路上走着，在找一个人，接着突然就掉下来了，我正要站起来看看我这是在哪儿的时候，有个什么东西砸在我身上压住了我。原来就是你啊！”

“确实是我啊！”阿噗说道。

“是呀。”小猪皮杰说道。接着他稍稍靠近了阿噗一点儿，看起来很紧张的样子，问道：“你有没有觉得我们是掉进陷阱了呀？”

阿噗根本就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可这会儿他也开始点头同意了。因为他忽然想起来之前为了捉大笨象，他和小猪皮杰挖过一个阿噗陷阱。这下他猜到大概是怎么一回事儿了。

“要是大笨象突然来了，这可怎么办哪？”小猪皮杰听到阿噗讲这回事，害怕得颤抖起来，于是就问道。

“也许他不会注意到你的，小猪皮杰，”阿噗给他打气说，“因为你是一只很小的动物啊。”

“但是他会注意到你的，阿噗！”

“他会注意到我的，而且我也会注意到他的，”阿噗想了想后说道，“我们会相互注意对方好长一段时间呢，而后，他就会说：‘嚯——嚯！’”

小猪皮杰一想到那句“嚯——嚯”就禁不住哆嗦了，耳朵也开始害怕得抽动起来。

“那……那你要说什么呢？”他问道。

阿噗努力想了想自己会说些什么呢，但是他越是使劲想，越是觉得好像实在没有什么话可以接着那句“嚯——嚯”往下说，而那句“嚯——嚯”还是以大笨象的语气说出来的。

“我什么也不说，”阿噗最终说道，“我就在那儿给自己哼哼曲子之类的，就像是在等什么东西的样子。”

“这样的话，他可能又会说‘嚯——嚯’了吗？”小猪皮杰很是担忧地问道。

“嗯，他会这样说的。”阿噗回答说。

小猪皮杰的耳朵抽动得非常快，所以他不得不把耳朵靠在陷阱边上，好让它们停下来。

“他还会这样子说的，”阿噗说道，“那我就继续哼哼曲子什么的。这样的话他就会心烦意乱的。因为在你说了两次‘嚯——嚯’之后，而且都是以一种幸灾乐祸的口气说的，而对方却只是在哼着曲子，正当你要开口说第三次的时候……那个……这个嘛，你就突然发现……”

“发现什么？”

“发现他不……”阿噗说道。

“他不什么？”

阿噗知道自己想要说的是什么意思，但是作为一只没什么头脑的小熊，他一时半会儿还想不到合适的词语来表达。

“这个嘛，就是发现他不是。”他又说了一次。

“你的意思是这回就没有‘嚯——嚯’的味道在里面了吗？”小猪皮杰帮忙说，那语气好像感觉自己已经猜到了答案。

阿噗佩服地看着他，说他刚才就是这个意思——如果你一直在那儿哼曲子，他就永远没办法这么一直‘嚯——嚯’下去了。

“但他还会说点儿别的什么的。”小猪皮杰说道。

“正是这样。他就会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而我就会说——

是啊，这是个很好的想法啊，小猪皮杰，我刚想到的呢——我就会说：‘这是我给大笨象做的一个陷阱，我正在这儿等着大笨象掉下来。’接着我就继续哼哼曲子，这样他就会心神不安啦。”

“阿噗！”小猪皮杰喊道，这会儿换成是他来佩服对方啦。“你已经救了我们！”

“我有吗？”阿噗问道，感觉不是很确信。

不过小猪皮杰倒是很确信。他展开想象，仿佛看到了阿噗正在和大笨象讲话的样子。但是他忽然又感觉有点儿哀伤，因为他觉得如果是小猪皮杰在和大笨象那么愉快地交谈着，而不是阿噗，那该多好啊，尽管小猪皮杰也很喜欢阿噗。但他确实比阿噗有脑子一点儿，所以如果让他而不是阿噗来说话的话，谈话可能会更加精彩一些。然后在某个晚上，当他回想这天他回答那只大笨象的时候有多么的勇敢，勇敢得就像大笨象当时不存在似的，他就会舒服得多啦。现在看来，这好像很容易做到。他知道他该说些什么。

大笨象（幸灾乐祸地）：“嚯——嚯！”

小猪皮杰（漫不经心地）：“特——啦——啦——啦，特——啦——啦——啦。”

大笨象（感到惊讶，对他自己也不是很有把握）：“嚯——嚯！”

小猪皮杰（更加漫不经心，仍然是无所谓的样子）：“嘀——唧——当——嘀——唧——当。”

大笨象（刚开始要说“嚯——嚯”，可是这“嚯——嚯”又别扭地变成了咳嗽声）：“呃，嗯！这是怎么回事啊？”

小猪皮杰（惊讶地）：“你好！这是我做的一个陷阱，我正等着一只大笨象掉进来呢。”

大笨象（颇为失望地）：“噢！天哪！（沉默了好一会儿后又问道）你确定吗？”

小猪皮杰：“确定。”

大笨象：“噢！”（紧张地）：“我……我原本还以为这是我挖的用来捉小猪皮杰的陷阱呢。”

小猪皮杰（吃惊地）：“噢，不！”

大笨象：“噢！”（很抱歉的样子）：“这样的话，我……我肯定是搞错了。”

小猪皮杰：“我觉得也是。”（很有礼貌地）：“很抱歉啊。”（他便继续哼着曲子。）

大笨象：“好吧……好吧……我……好吧。我觉得我最好还是回去，嗯哼？”

小猪皮杰（漫不经心地往上看）：“你得回去了？好吧，只是你如果碰巧在哪儿见到克里斯托弗·罗宾，你可以告诉他我想见见他。”

大笨象（急于讨好他的样子）：“一定的！一定的！”（就急急忙忙地走掉了。）

阿噗（本来是不应该出现的，但是我觉得没了他又说不下去了）：“噢！小猪皮杰，你是多么的勇敢和聪明啊！”

小猪皮杰（谦虚地）：“哪里哪里啊，阿噗。”（等克里斯托弗·罗宾一会儿来了，阿噗就可以把整个事情发生的过程都讲给他听。）

当小猪皮杰还在幻想着这个美丽的梦的时候，阿噗又在想那到底是十四罐子还是十五罐子呢。大家仍然在林子里寻找着小不点儿。小不点儿的真名叫“小小甲壳虫”，简称“小不点儿”，也只有在跟他说话的时候才这样称呼，而这种情形也是很少的，除非真的有人说一声：“噢！真是个小不点儿呀！”他之前和克里斯托弗·罗宾呆了几秒钟后就开始绕着一颗荆豆矮树转来转去，却没有从另一边绕回来。正如大家想的那样，他再也没回来，也没有人知道他到底在哪儿。

“我想他应该是回家去了。”克里斯托弗·罗宾对小兔子瑞比说道。

“他有没有说‘再见，谢谢你让我过得很愉快’呢？”小兔子瑞比问道。

“他就只说了句‘你好啊’。”克里斯托弗·罗宾回答说。

“啊！”小兔子想了一会儿之后，继续说：“那他有没有写封感谢信，说自己过得有多么愉快，又感到多么抱歉呢，因为他就这么突然急急忙忙地走了。”

克里斯托弗·罗宾没觉得他留了封什么信。

“啊，呀！”小兔子瑞比接着又说道，而且看起来是在说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很严重啊。他走丢了，他不见了！我们应该马上开始找他。”

克里斯托弗·罗宾这会儿正在想着其他的事情，便说道：“阿噗在哪儿呢？”但是小兔子瑞比已经离开了。于是他就走进屋子里去，画了一张阿噗的画像，从大清早七点钟开始，走了好长一段路。接着他又爬上大树枝头，又爬了下来。后来他就想，阿噗这会儿在干什么呢，于是就走进林子，打算去瞧瞧。



很快他就找到了那个坑，低头一瞧，阿噗和小猪皮杰正在里面背对着他，开心地做着各自的美梦呢。

“嚯——嚯！”克里斯托弗·罗宾忽然大声地叫道。

小猪皮杰大吃一惊，吓得在空中跳了有六英尺高。阿噗则继续在那儿做着美梦。

“大笨象来啦！”小猪皮杰对自己紧张地咕噜着。“那么，现在！”他稍稍地用嗓子哼了几下，但没哼出一个字，之后用最镇定、最随便的方式，又哼了下“特——啦——啦——啦，特——啦——啦——啦”，感觉像是他刚好想出来的歌似的。不过他没有回头看，因为要是回头了，却看见一只很凶猛的大笨象在那儿低头望着你，你有时候就会忘记自己要说什么了。“嘀——啷——当——嘀——啷——当。”克里斯托弗·罗宾模仿小熊阿噗的声音哼道，因为他知道阿噗之前编了首这样的曲子：

“特——啦——啦——啦，特——啦——啦——啦，

特——啦——啦——啦，特——啦——啦——啦，

嘀——啷——当——嘀——啷——当。”

所以，只要克里斯托弗·罗宾一唱这曲子，他就会模仿阿噗的声音来唱，这样唱的话，这曲子听起来会更动听。

“他说得不对，”小猪皮杰担忧地想，“他应该再说一遍‘嚯——嚯’的，也许我应该替他说一遍。”于是小猪皮杰用最凶的声音叫道：“嚯——嚯！”



“你怎么下去的，小猪皮杰？”克里斯托弗·罗宾用自己平常的声音问道。

“这太恐怖啦！”小猪皮杰心想，“他首先假装阿噗的声音，然后又

假装克里斯托弗·罗宾的声音，他想这样来扰乱我。”小猪皮杰现在完全给吓糊涂了，于是就用尖利的声音叫道：“这是给阿噗做的陷阱，我正等着阿噗掉下来，‘嚯——嚯’，就这么回事，我还要再说一遍，‘嚯——嚯’。”

“什么？”克里斯托弗·罗宾问道。

“一个捉‘嚯——嚯’的陷阱，”小猪皮杰嘎嘎地说道，“我才挖好的陷阱，我正在这儿等着‘嚯——嚯’掉进来，掉进来！”

不知道小猪皮杰还要这样继续下去多长时间，但是那会儿，阿噗一下子清醒了过来，认准那是十六罐子。于是他站了起来，觉得后背中间有个什么东西痒痒的，他转了下脑袋想阻止那个痒痒，让自己不那么难受，恰巧这时，他忽然看见克里斯托弗·罗宾了！

“你好啊！”他高兴地大喊道。

“你好啊，阿噗！”

小猪皮杰抬头一看，又马上转过头去。他觉得自己太傻太尴尬了，甚至都想赶紧跑到海边去当个水手，这时候，他突然看见了什么东西。



“阿噗！”他大叫道，“你背上有个什么东西在爬！”

“我想是有个什么东西。”阿噗说道。

“那是小不点儿！”小猪皮杰大喊道。

“噢！那就是那谁，对吗？”阿噗问道。

“克里斯托弗·罗宾，我找到小不点儿啦！”小猪皮杰大声叫道。

“干得很好啊，小猪皮杰！”克里斯托弗·罗宾夸奖说。

听了这夸奖的话，小猪皮杰一下子又感到十分高兴，决定不再去做水手啦。克里斯托弗·罗宾帮他们爬出了大沙坑，然后手牵着手一块儿往前走啦。

过了两天，小兔子瑞比在林子里碰巧遇见了伊尔。

“你好啊，伊尔！”他打了个招呼，“你在找什么呢？”

“当然是小不点儿呀！”伊尔回答说，“你有没有脑子啊？”

“噢，难道我之前没告诉你吗？”小兔子瑞比说道，“小不点儿两天前就被找到啦！”

沉默了好一会儿。

“呵——呵……”伊尔苦笑着说，“真是太好啦！不用道歉啦。这种事情也常常发生。”



第四章
老虎显然不会爬树

有一天，正当阿噗在想问题的时候，他忽然觉得自己应该去看看伊尔，因为他从昨天起就再也没见过伊尔啦。他穿过石楠花，一边走着，一边哼着曲子，突然又想起自己从前天起就再也没见过猫头鹰啦，于是他就决定顺路去一趟百亩森林，瞧瞧猫头鹰在不在家。

嗯，他就这样一路走一路唱，后来就走到了小溪边，那里有很多踏脚石。他跳上第三块石头的时候，忽然又想，不知道袋鼠妈妈、袋鼠小豆和跳跳虎他们过得到底怎么样呢。他们三个一起住在森林里的另一处地方，于是他就想："我好久都没见过袋鼠小豆啦，要是我今天不去看他，还是好久没见，都是一样的好久没见。"然后他就在溪流中间的一块石头上坐了下来，一边想着该干什么，一边唱着另外一首歌曲。

另外一首歌是这样唱的：

我可以去看看袋鼠宝宝，

来过一个愉快的早晨。

我也可以就当一个阿噗，

来过一个快乐的早晨。

没什么大不了，

只要我没长胖，

（我也没长多胖）

干什么都一样。



阳光是如此的温暖灿烂，坐了好久的石头也变得暖和起来，一切都这么舒适，阿噗甚至希望就这样一个人坐在溪流中间，来度过剩下的清晨时光，忽然，他想起了小兔子瑞比。

“小兔子瑞比，”阿噗对自己咕哝道，“我喜欢和小兔子瑞比讲话，他说的都是些有意义的话，不像猫头鹰，总喜欢用又长又难懂的词语。小兔子瑞比用的都是简短而容易明白的词语，比如‘我们去吃中饭吧’和‘请随便吃吧，阿噗’。我想，我真是该去看看小兔子瑞比了。”

这又让他想起另外一首歌来：

噢！我喜欢他说话的方式，

是的，我喜欢。

那是最好的说话方式，

在两人之间。

与小兔子瑞比随意用餐，

尽管可能成为一种习惯，

那也是种让人快乐的习惯，

阿噗觉得很喜欢。

他唱完这首歌之后，就从石头上爬了起来，蹚过溪流走了回去，然后向小兔子瑞比家出发啦。

但是走了没多久，他就对自己说：

“可是，万一小兔子瑞比出去了呢？”

“或者，又像上次那样，我卡在他家门口，又得退出来呢？因为他的前门不是很大呢。”

“我知道自己没有长胖多少，可万一他的门长瘦了呢？”

“那么，这样是不是好一点儿，如果……”

他就一直这样自言自语，而且一边说着一边往西走，想也没想……忽然间，他发现自己又回到自家的前门口了。

而且还是十一点钟的时候。

这正是吃点什么东西的时间……

过了半个小时，他就开始做那件他一直都想干的事情——朝着小猪皮杰家噔噔噔地走去啦。他一边走着，一边用手背擦着嘴巴，透过手背上的绒毛，唱着一首很松散很无味的曲子：

我可以去看小猪皮杰，

来度过一个愉快的早晨。

我要是不去看小猪皮杰，

我就不会度过一个愉快的早晨。

没什么大不了，

如果我不去看猫头鹰和伊尔

（或者其他人），

我也不会去看猫头鹰和伊尔

（或者其他人），

或者克里斯托弗·罗宾。

这首歌曲像这样写下来，似乎不像是一首好歌。但是它是在十一点半写出来的，又是在这么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透过那淡褐色的绒毛唱出来的，这就让阿噗觉得这是他所唱的歌曲中最动听的一首歌曲呢。于是他继续唱着，而小猪皮杰正忙着在他的屋子外面挖洞呢。



“你好啊，小猪皮杰！”阿噗向他打了个招呼。

“你好啊，阿噗！”小猪皮杰被吓了一跳，说道，“其实我知道是你。”

“我也知道是你，”阿噗说，“你这是在干什么呢？”



“我在种一颗橡果呢，然后，它就会长成一棵橡树，而且会结出好多好多的橡果来，还就在我的前门口，这样我就用不着走几英里几英里的路去摘橡果啦。你明白不，阿噗？”

“万一它没结果呢？”阿噗说道。

“它会结果子的，因为克里斯托弗·罗宾说过它会结果子的，所以我才把它种下来呢。”

“那么，”阿噗说，“要是我在我家外面种个蜂窝，那它会不会长成有蜂蜜的蜂窝来呢？”

小猪皮杰对这个就不是很清楚啦。

“或者就只有一小片蜂窝。”阿噗说，“这样的话，就不至于浪费太多啦。只是这样的话，我就只能得到一小层的蜂窝，而且这层蜂窝可能还不对，只有嗡嗡叫的蜜蜂，但那些蜜蜂却不酿蜂蜜。讨厌，真伤脑筋！”

小猪皮杰也说，那样一来的话就相当伤脑筋了。



“除此之外，阿噗，种东西也很难，除非你知道怎么种。”小猪皮杰说道。接着他就把橡子放进他挖的坑里去，用土盖住，然后在上面跳了跳。

“我知道，”阿噗说道，“我的前门口将会长满杭金莲！因为克里斯托弗·罗宾给了我一颗杭金莲的种子，我也把它种下啦。”

“我想它们应该叫做旱金莲吧？”小猪皮杰一边跳着，一边胆怯地说道。

“不是的，”阿噗说道，“旱金莲不是这样的，这些叫做杭金莲。”

小猪皮杰跳完以后，在身前擦了擦爪子，然后问道：“我们现在该干些什么呢？”

阿噗说道：“那我们去看看袋鼠妈妈、袋鼠小豆还有跳跳虎吧。”

小猪皮杰说：“好……好吧，那……那我们就去吧。”——小猪皮杰说话结结巴巴的，仍然有点怕跳跳虎的样子，因为他实在是太跳了，他向你说一句“你好啊”，你的耳朵里面就满是被他弹起来的沙子。甚至有时候袋鼠妈妈都会说：“安静一点儿啦，亲爱的跳跳虎。”

接着，他们就动身去袋鼠家啦。

恰巧那天早上，袋鼠妈妈找到了当妈妈的状态，很有母亲的责任心，于是她就想数数家中的东西——比如，看看袋鼠小豆的背心啦，

还剩下多少肥皂啦，跳跳虎的两块小围嘴儿啦。于是她就把两个小家伙打发到林子里去，给了袋鼠小豆一袋子水田芥叶三明治，还给了跳跳虎一袋子麦芽膏三明治，让他们在林子里度过一个快乐的早晨，免得在家捣乱。于是，两个小家伙就出发了。

一路上，跳跳虎告诉了袋鼠小豆（他也正想知道）老虎所有的本领，让他知道了老虎都能干些什么。



“老虎会飞吗？”袋鼠小豆问道。

“会，”跳跳虎回答道，“他们是很优秀的飞行员，是强大的飞行好手呢。”

“噢！噢！”袋鼠小豆说，“他们飞得有猫头鹰那么好吗？”

“是的，”跳跳虎说，“除非是他们自己不愿意飞。”

“他们为什么不愿意呢？”

“这个嘛，我就不太清楚了，他们有时候就是不愿意。”

袋鼠小豆不是很能理解这句话，因为在他看来，飞翔是一件很美妙的事情。但是跳跳虎说，对一个不是老虎的小家伙解释清楚这个道理是很难的。

“那么，”袋鼠小豆又问道，“他们能像袋鼠那样跳那么远吗？”

“能，”跳跳虎说，“可也只是当他们愿意的时候。”

“我喜欢跳远，”袋鼠小豆说，“那我们现在来比比看谁跳得更远吧，是你还是我？”

“我可以的，”跳跳虎说，“但是我们现在不能停下来，不然我们就会把事情耽搁了。”

“什么耽搁了？”

“就是来不及干我们立马想要干的事情啦。”跳跳虎解释道，然后急急忙忙往前走去。

不一会儿，他们就来到了六棵松那儿。

“我会游泳呢，”袋鼠小豆说道，“我一跳进水里，就能游起来呢。老虎会游泳吗？”

“老虎当然会呀。老虎什么都会呢！”

“那——老虎爬树比阿噗爬得还好吗？”袋鼠小豆在一棵最高的树下停了下来，一边向上望着树，一边问道。

“爬树是老虎最厉害的本事啦，”跳跳虎说，“比阿噗爬得厉害多啦。”

“老虎可以爬这棵树吗？”

“这种树老虎向来都是可以爬的，”跳跳虎说道，“可以整天爬上去爬下来的。”

“噢！噢！跳跳虎，老虎他们真的可以吗？”

“我就爬给你看吧。”跳跳虎很勇敢地说，“而且你可以坐在我的背上，看着我爬呢。”跳跳虎突然觉得，对于他刚才所说的所有可以干的事情，爬树是他这会儿最有把握可以干好的事情啦！

“噢！噢！跳跳虎！噢！噢！跳跳虎！噢！噢！跳跳虎！”袋鼠小豆兴奋地尖叫道。

于是他就坐在跳跳虎的背上，准备去爬树啦。

在刚刚爬了十英尺的时候，跳跳虎高兴地对自己说道：“瞧啊！我们上去啦！”

在爬接下来的十英尺的时候，跳跳虎对自己说道：

“我一直就说嘛，老虎向来都是会爬树的。”

在爬第三个十英尺的时候，他就说：

“跟你讲呀，这样做可不是很容易呢。”

在爬接下来的又一个十英尺的时候，他说：

“当然啦，上来了肯定是要下去的呀。往后退吧。”

接着他又说：

“哪一个更加难点儿呢……”

“除非是掉下去……”

“那个时候就会……”

“容易。”

刚一说到“容易”这个词，跳跳虎站着的那根树枝突然断了。当他觉得就要掉下来的时候，他恰巧抓住了上面的一根树枝，然后慢慢地把下巴搭在了上面，接着是后腿，接着是另外一条腿，最后他终于坐上去啦，急促地喘着气，但愿自己刚才并不是来这里爬树，而是去游泳了。

袋鼠小豆爬了下来，坐在他旁边。

“噢！噢！跳跳虎，”袋鼠小豆兴高采烈地说道，“我们刚才爬到树顶了吗？”

“没有呢。”跳跳虎说道。

“那我们接着往上爬吗？”

“不了。”跳跳虎回答说。

“哦！”袋鼠小豆难过地叹口气，接着又满怀希望地继续说，“刚才那一瞬间可真棒啊！你假装我们要‘嘭’地掉下去，但是我们没掉下去！你还会再玩一次吗？”

“不玩了。”跳跳虎说。

袋鼠小豆沉默了一会儿没说话，接着他就说：“跳跳虎，我们去吃三明治，好吗？”

跳跳虎说："好啊，三明治放在哪儿了呢？"

袋鼠小豆说："在树底下呢。"

跳跳虎说："我觉得我们现在还是别吃了吧。"

于是他们就没吃。

过了一会儿，阿噗和小猪皮杰一块儿来啦。阿噗用唱歌的调跟小猪皮杰说：干什么都一样，只要他没长胖，而且他也没觉得自己长胖了，没什么大不了。小猪皮杰则一直想着，到底要等多久，他那橡果才会长出来。

"你看哪，阿噗！"小猪皮杰突然叫了起来，"那棵松树上面有个什么东西！"

"嗯，是有个什么东西！"阿噗一边说着，一边在想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那是只动物。"

小猪皮杰咬住阿噗的一只胳膊，生怕阿噗会给吓坏了。

"是一只很凶猛很可怕的动物吗？"小猪皮杰问道，脸则向另一边转过去。

阿噗点了点头。

"是只美洲虎。"他说道。

"美洲虎是干嘛的？"小猪皮杰问道，希望他们什么都不会干。

"他们躲在树枝上面，只要你一靠近，他们就会扑到你身上来。"阿噗说道，"这是克里斯托弗·罗宾告诉我的呢。"

"要不，我们还是不要走到树下去吧，免得他扑过来，伤了他自己。"

"他们不会伤了自己的，"阿噗说，"他们会扑个正着的，他们很厉害的。"



小猪皮杰觉得待在一个很厉害很会爬树的动物下面是个很大的错误，正当他要赶紧回去拿一样他忘了的东西的时候，美洲虎向他们大叫道：“救命啊！救命啊！”

“美洲虎向来都是这样喊的，”阿噗说道，感觉很有意思，“他们大喊：‘救命啊！救命啊！’当你往上看的时候，他们就会扑到你身上来。”



“我是在往下看呢！”小猪皮杰大声哭喊道，他希望美洲虎不要搞错了，也不要乱扑过来。

美洲虎旁边的一个什么东西听见了他们说话，就尖叫道：“阿噗和小猪皮杰！阿噗和小猪皮杰！”

突然间，小猪皮杰就觉得这一天比他想象中的要好多啦，满是暖暖的阳光……

“阿噗，”小猪皮杰喊道，“我觉得那是跳跳虎和袋鼠小豆呢！”

“是的，”阿噗说道，“我之前还以为那是一只美洲虎和另外一只美洲虎呢。”

“你好啊！袋鼠小豆！”小猪皮杰大叫道，“你在干什么呢？”

“我们下不来了！我们下不来了！”袋鼠小豆大喊，“阿噗！有趣不，有趣不，我和跳跳虎住在树上，像猫头鹰一样，而且我们要在这树上一直住下去，永远都要住下去。我可以看见小猪皮杰的屋子。小猪皮杰，我从这儿能够望见你的屋子呢。我们很高不是吗？猫头鹰的屋子有我们这么高吗？”

“袋鼠小豆，你是怎么爬上去的呀？”小猪皮杰问道。

“骑在跳跳虎的背上！老虎不会往下爬，因为他们的尾巴挡住了退路，就只会往上爬，而我们刚刚爬上来的时候，跳跳虎把这事给忘了，他刚才才想起来的。所以，我们就可以一直都住在这儿，永远都呆在这儿——除非我们还想再爬高点儿。跳跳虎，你觉得呢？”“噢！”跳跳虎说，“如果我们再爬高点儿，那小猪皮杰的屋子我们就看得不是很清楚啦。所以我们就停在这儿吧。”

“小猪皮杰，”阿噗听完这些话，严肃地问道，“我们该怎么办？”他开始吃起了跳跳虎的三明治。

“他们被卡在那儿了吗？”小猪皮杰担忧地问道。

阿噗点了点头。

“你不能爬到他们那儿去吗？”

“我可以的，小猪皮杰。我可以把袋鼠小豆背下来，但是我没法子把跳跳虎弄下来，所以我们得想点别的什么办法。”他一边想着问题，一边又吃起袋鼠小豆的三明治来。

不知道阿噗在吃完最后一块三明治之前会不会想出什么法子来，但是正当他要开始吃倒数第二口三明治的时候，凤尾草丛里发出一阵窸窣的声音，原来是克里斯托弗·罗宾和伊尔一块儿来啦。

“明天就算下冰雹我也不会感到有什么可奇怪的，”伊尔正说着，“或者下的是暴风雪什么的。今天天气好并不意味着什么。天有不……这话是怎么说的来着？噢，就是没什么。反正这也只是一时半会儿的天气。”

“阿噗在那儿呢！”克里斯托弗·罗宾喊道，他好像并不关心明天天气会怎样。只要今天他出来的时候天气好就行啦。

“你好啊，阿噗！”

“克里斯托弗·罗宾来啦！”小猪皮杰喊道，“他会有办法的。”

他们向克里斯托弗跑去。

“噢！克里斯托弗·罗宾！”阿噗开口了。

“还有伊尔啊。”伊尔说道。

“跳跳虎和袋鼠小豆爬到六棵松上面去啦，但是他们下不来了，而且……”

“我刚才还在说呢，”小猪皮杰插话道，“要是克里斯托弗·罗宾……”

“还有伊尔……”

“要是你们都来了，那我们就能想到什么法子啦！”

克里斯托弗·罗宾抬起头来看了看跳跳虎和袋鼠小豆，努力地想。

“我刚在想，”小猪皮杰热心地说道，“要是伊尔站在树底下，阿噗站在伊尔的背上，而且我要是站在阿噗的肩膀上……”

“而且要是伊尔的背忽然咔嚓一声垮了，那大家都会笑得不得了。哈哈！倒也挺有意思的。”伊尔说道，“但是没什么很大的作用。”

“那么，”小猪皮杰温和地说道，“我在想……”

“你的背会折断吗，伊尔？”阿噗有些惊讶地问道。

“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这里，阿噗。你总是要到最后才知道事情的真相。”

阿噗说了声“噢”之后，他们又接着往下想了。

“我有个主意！”克里斯托弗·罗宾突然说道。

“小猪皮杰，你听着，”伊尔说道，“待会儿你就知道我们要干什么了。”

“我会把我的外套脱掉，然后我们每个人扯住一只角，袋鼠小豆和跳跳虎就可以跳到上面来啦。这上面既柔软又有弹性，不会伤着他

们的。”

“不仅能把跳跳虎弄下来，”伊尔说道，“还不会伤到他人。把你刚才那两个点子藏起来吧，小猪皮杰，没你什么事啦。”

但是小猪皮杰什么也没听进去，一想到可以看见克里斯托弗·罗宾的蓝色背带，他就很兴奋，很激动。他以前就看见过一次，那时候他还很小呢，就是因为当时太兴奋了，以至于他比平常早了半个小时上床；而且他还常常在想它是不是还像以前见到的那么蓝，那么叫人兴奋。于是，当克里斯托弗·罗宾脱下他那大外套的时候，他看到它还像以前那样蓝！他忽然觉得伊尔很友好啦，就抓住了他旁边的一只衣角，冲着他开心地笑。伊尔转过来悄悄地向他说：“告诉你，我可没说不会发生什么意外啊。意外，是个很奇怪的玩意儿，你要遇到意外之后才会知道有意外来了。”

袋鼠小豆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事之后，就显得特别高兴，大声叫道：“跳跳虎，跳跳虎，我们就要开始跳啦！跳跳虎，看着我跳呀！我的这一跳，就会像飞一样呀。老虎会做吗？”接着他高声叫道：“我来啦，克里斯托弗·罗宾！”随后，他就跳了……恰好跳进了大外套的中间。他跳得太快了以至于又被弹了起来，弹得几乎和之前跳下来的地方一样高，就这样不停地弹上弹下的，喊着：“噢！噢！”过了好长一段时间，他才终于停了下来，感叹道：“噢！噢！实在是美妙极啦！”大家就把他放到地上去了。

“快点儿呀，跳跳虎！”他大喊道，“很简单的。”



但是跳跳虎紧紧地抓住树枝，自言自语地咕哝着：“对于像袋鼠小豆这样的跳跃动物来说，这是件很简单的事情，但是对于像跳跳虎这样的游泳动物来说，这可太不一样了。”然后他想象着自己在河里背朝下漂浮着，或者拍打着流水，从一个岛游到另外一个岛上，这才是一只老虎真正的生活呢。

“快来吧，”克里斯托弗·罗宾喊道，“你不会有事的。”

“再等一会儿，”跳跳虎说，一副很紧张的样子，“我的眼睛里差点掉进小树皮。”他沿着树枝缓缓地移动着。

“快点儿吧，很简单的！”袋鼠小豆用他那尖细的声音喊道。突然间，跳跳虎觉得这确实是件很简单的事情啊。

“哇哦！”他大喊一声，接着树从他身边飞过。

“小心点儿！”克里斯托弗·罗宾对大家说道。

哗啦一声，接着是撕破的声音，只见大家全倒在地上，横七竖八，乱成一团。

克里斯托弗·罗宾、阿噗还有小猪皮杰是最先起来的，然后他们扶着跳跳虎还有被压在最底下的伊尔站了起来。

“噢！伊尔！”克里斯托弗·罗宾喊道，“你怎么样？伤着没？”他很担忧地摸摸伊尔的身体，给他拍了拍身上的灰尘，扶他站了起来。

伊尔好长一段时间都说不出话来。后来，他问道：“跳跳虎在那儿吗？”

跳跳虎在那儿，又开始不停地蹦跶起来。

“在的，”克里斯托弗·罗宾说道，“跳跳虎在这儿呢。”

“那么，就请代我谢谢他。”伊尔说。



第五章

小兔子瑞比度过了繁忙的一天；还告诉我们，克里斯托弗·罗宾每天早上在忙着干些什么

这一天将会是小兔子瑞比最繁忙的一天啦。他一起来，就感觉自己是多么的重要啊，好像什么事情都要依靠他。这正是组织个什么活动的日子，或者写一封小兔子瑞比签名的通知书，或者问问大家的意思。这是一个美妙的早晨，可以急急忙忙地赶去阿噗家，说一声：“好啊，很好啊，那么，我就去看看小猪皮杰啦！”然后再跑到小猪皮杰那儿逛逛，说一下：“阿噗觉得……也许我应该先去看看猫头鹰。”这一天看起来更像是指挥官过的一天，特别是在大家说“是的，小兔子瑞比”和“不是，小兔子瑞比”的时候。大家都在等着听他的指挥。

瑞比走出屋子，嗅了嗅这春季温暖的早晨，心想：“我该干些什么呢？”袋鼠家的房子离得最近啦，在袋鼠家，“是的，小兔子瑞比”和“不是，小兔子瑞比”这两句话讲得最好听的就是袋鼠小豆啦，讲得比林子里任何人都好听。但是现在那里住了另外一个动物，就是那个奇怪的蹦跶不停的跳跳虎；而且，你给他指路的时候他还总是在你前面，通常还看不见他，一直等到你终于到了目的地，说完“我们到了”的时候，你才能看见他。他就是这样的一只老虎。

“不，不去袋鼠家。”小兔子瑞比在阳光下捋了捋自己的小胡子，想了想后对自己说道。为了确保自己不会到那儿去，他向左一个转身，朝另外一个方向走去了，这是克里斯托弗·罗宾家的方向。

“毕竟，”小兔咕哝说，“克里斯托弗·罗宾到底还是要依靠我。他喜欢阿噗和小猪皮杰，还有伊尔。我也是。但是他们都没脑子，根本就不值得一提。他还尊敬猫头鹰，因为大家总是会情不自禁地尊敬一个会拼写出‘星期二’的人来。可有些时候，能拼写出‘星期二’也算不上什么，甚至有时候他还会拼错的。而袋鼠妈妈则太忙了，忙着照看袋鼠小豆；袋鼠小豆又太小了；跳跳虎又太爱跳来跳去了，帮不上一点儿忙。所以，当你好好想想之后，就会发现除了我之外就没别的人

啦。我要去看看他有没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今天真是干活的好日子。”

于是小兔子瑞比兴高采烈地一路向前跑，不一会儿就过了小溪，到了他亲戚朋友住的地方。今天早上的亲戚朋友好像比平常更多。他向一两个刺猬简单地打了个招呼，跟其他人就煞有介事地说了句“早安，早安”，连跟人招手的时间都没有；对小点儿的家伙，他就礼貌地说“啊，你也在这儿呀”。然后把爪子举过肩，招了招手，便转身走开了。



这一路上，他带来了一种高兴的气氛，但大家都不知道他接下来要干什么。连甲壳虫家里的几只甲虫，包括亨利·拉式，也一路向百亩森林这边飞来，开始往树上爬去，不管发生什么，他们都要在发生之前爬到树顶，好看个清楚。

小兔子瑞比沿着百亩森林的边边急匆匆地往前赶路，感觉每一分钟都变得更加重要，不一会儿他就到了克里斯托弗·罗宾住的地方。他敲了敲门，喊了一两声，然后又朝后退了几步，举起他的爪子，想把阳光遮住。他冲着树顶上喊了几下，又转过身来，大喊着“你好啊”和“听得见吗”、“我是小兔子瑞比啊”——但是一切都还是那样，什么都没发生。接着他就停了下来，仔细听了听，一切也都停了下来，跟着他仔细听了听，森林在这阳光下显得非常安静，突然头顶上一百英里高的地方有一只云雀唱起歌来。

“讨厌！”小兔子瑞比说道，“他出门了。”

他又回到那扇绿色的前门口，确认了一下。他忽然感觉到自己的整个早晨都给浪费掉了。可正当他准备转身离开的时候，他看见地上有张纸条，纸条上还有一根别针。纸条好像是刚掉到地上去的。

“哈！”小兔子瑞比又高兴了起来。

“又是一则通知！”上面写着：

出去了。

马尚（上）回。

很芒（忙）。

马尚（上）回。

克·罗

“哈！”小兔子瑞比继续说道，“我要去告诉大家。”然后他立马就跑开了，像是要去办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离得最近的就是猫头鹰家了，小兔子瑞比立马找好路向百亩森林中的猫头鹰家走去。他到了猫头鹰的家门口，敲了敲门，按了一下门铃，又按了一下门铃，又敲了敲门。终于，门开了，猫头鹰探出脑袋说：“走开，我正在想问题……噢，是你啊？”他总是这样开始的。

“猫头鹰，”小兔子瑞比简短地说道，“我们两个都是有脑子的人。其他人脑子里有的只是一堆浆糊。如果森林里要思考个什么事情的话——我说的思考就是动脑筋——这件事必须得由我们俩来做。”

“是的，”猫头鹰说道，“我是其中一个。”



“把它读出来。”

猫头鹰从小兔子瑞比那里拿过克里斯托弗·罗宾的通知，十分紧张地看着。他能拼写出自己的名字“矛（猫）头鹰”；他也可以拼写出“星

期二”，这样你就知道不是星期三了；只要你不在他背后看着他读东西，也不要总是催问他“上面写些什么”，他就能读得很流畅；他还能够……

“上面写了些什么？”小兔子瑞比问道。

“是的，”猫头鹰说道，看起来很有智慧、很有想法的样子，“我知道你的意思了，毫无疑问。”

“上面说什么啦？”

“毫无疑问，”猫头鹰说，“一点儿也没错。”想了一会儿后，猫头鹰补充道，“如果你没到我这里来，我就要到你那儿去了。”

“为什么？”小兔子瑞比问道。

“就是因为那个原因。”猫头鹰说道，希望小兔子瑞比能说些什么给他帮上忙。

“昨天早上，”小兔子瑞比严肃地说，“我去看克里斯托弗·罗宾。他出门了，门上用别针别着一则通知。”

“和这一样的通知？”

“不一样的通知，但是意思是一样的。太奇怪了。”

“真是奇怪啊！”猫头鹰说着又看了一眼那则通知，有一瞬间忽然觉得，克里斯托弗·罗宾会不会出了什么事。“那你做过什么事情没？”

“什么都没做。”

“这样最好了。”猫头鹰智慧地说道。

“为什么这样说？”

猫头鹰知道他就会这样问。

“毫无疑问。”猫头鹰说道。



有那么一会儿，猫头鹰也想不出别的什么话说了。之后，突然间，他又有了个主意。

“告诉我吧，小兔子瑞比，”他说，“第一张通知里的每一个字。这很重要。任何事情都取决于这个。告诉我第一张通知里的每一个字。”

“和那张通知是一模一样的，真的。”

猫头鹰看着他，在想到底要不要把他推到树外面去；可是转念一想，自己什么时候都可以把他推到外面去，还是再想想办法，先问出那张通知上面写的是什么再说吧。

“请告诉我每一个字。”猫头鹰说道，就像小兔子瑞比没说过似的。

“刚说了的，是‘出去了。马尚回’，和这张是一样的，不过只有这张说了‘很芒。马尚回’而已。”

猫头鹰大大地舒了一口气。

“啊！”猫头鹰说道，“现在知道我们的问题在哪里了。”

“是的，但是克里斯托弗·罗宾到底在哪儿呀？”小兔子瑞比说道，“这才是关键的地方。”

猫头鹰又看了一眼通知。按照他的教育程度，读这张通知简直就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出去了。马尚回。很芒。马尚回。”就是你通常会在通知上读到的一些话。

“亲爱的小兔子瑞比，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个很容易看出来。”猫头鹰说道，“克里斯托弗·罗宾和马尚回一起出去了。他和马尚回都很忙。你最近在林子里看见过一个马尚回吗？”

“我不知道，”小兔子瑞比说，“我来就是要问你这个的。他们长什么样啊？”

“这个嘛，”猫头鹰说道，“长斑点的或者绿色的马尚回就是一个……”

“至少，”他说道，“他其实更加……”

“当然啦，”他说，“这也取决于……”

“这个嘛，”猫头鹰说，“事实就是……”

“我不知道他们长什么样子。”猫头鹰坦诚地说道。

“谢谢你！”小兔子瑞比说，然后他就急匆匆地离开了，赶着去见阿噗。

他还没走多远，就听见一个什么声音。于是他就停下来，仔细地听了听。那声音是这样的：

噢，蝴蝶儿在到处飞翔，

而今寒冬忙着消亡，

报春花正在努力

发芽，成长。

斑鸠不停地咕咕嚷，

树枝儿正抽条生长，

紫罗兰在那青草上，

要变得更蓝。

噢，蜜蜂儿正拍着小翅膀，

不停歇地哼唱，
夏天，将要来临，
满载着欢欣。

牛群哞哞叫嚷，
斑鸠鼓鼓叫嚷，
所以阿噗欢唱，
沐浴着阳光。

春天真是一派春天景象，
你可见到云雀在歌唱，
风铃草在那儿摇着铃铛，
可以听得见。

布谷鸟没有低声咕咕嚷，
而是大声咕咕唱，
阿噗也在欢乐地歌唱，
像鸟儿一样。

“你好啊！阿噗。”小兔子瑞比打了个招呼。

“你好啊，小兔子瑞比。”阿噗回答道，感觉像做梦一样。

“刚才那首歌是你编的吗？”

“这个嘛，也可以说是我把它编出来的。”阿噗说道。“这不用费什么脑筋，”他谦虚地说道，“小兔子瑞比，这你是知道的，有时候它自己自然而然地就蹦出来了。”

“啊！”小兔子瑞比说道。对于小兔子瑞比来说，可从来没有东西

会自然而然地蹦出来，从来都是他去找东西。“那么，问题就是，你在林子里有没有见过一个长着斑点的或者绿色的马尚回呢？根本就没见过吗？”



“没有啊，”阿噗说道，“一只都没……没见过，不过我刚才看见跳跳虎了。”

“那也没什么用。”

“是没用，”阿噗说，“我想也是没用。”

“你看到小猪皮杰了吗？”

“看到了。”阿噗说。

“我猜那也没什么用吧？”他温顺地问道。

“这个嘛，就得看他是不是见过什么东西。”

“他见过我。”阿噗说。



小兔子瑞比在地上坐了下来，就坐在阿噗的旁边，又感觉这样不能凸显自己的重要地位，于是又重新站了起来。

“接下来要说的就是这个，”他说，“最近这几天，克里斯托弗·罗宾早上一般都干些什么？”

“哪一方面的事情？”

“那么，你能不能把你看到的他早上干的所有事情都告诉我呢？就最近这几天。”



“可以的，”阿噗说道，“昨天我们一起吃了早餐，在六棵松旁边，我提了一个小篮子，只是一个小篮子，一般大小的篮子，一个普通大小的篮子，里面装满了……”

“好了好了，”小兔子瑞比说道，“我的意思是让你说说在那之后的

事。你在十一点和十二点之间看见过他吗？”

“这个嘛，”阿噗说，“在十一点钟的时候……在十一点钟的时候……这个嘛，在十一点钟的时候，你知道的，我通常是回家了。因为我有那么一两件事情要做。”

“那十一点十五分呢？”“这个呀……”阿噗说。“那十一点半呢？”

“噢，对啦！”阿噗说，“在十一点半，或者更晚一点……我好像见过他。”

他现在开始想起来了。他记得他已经很久没见过克里斯托弗·罗宾了，早上也没有，下午也没有，是的；晚上也没有，是的；早餐前也没有，是的；刚吃过早餐那会儿也没有，是的。这样的话，也许……“再见啦，阿噗！”他立马就跑开了。

“我要问的就是这件事。”小兔子瑞比说，“他到底上哪儿去了呢？”

“也许他是在找谁吧。”

“找谁呢？”小兔子瑞比问道。



“这就是我刚要告诉你的。”阿噗接着说，“也许他是在找一个……找一个……”

“一个长着斑点的或者绿色的马尚回吗？”

“是的，”阿噗说，“也许是，也许又不是。”

“我想你也帮不了我什么忙。”兔子狠狠地盯着阿噗看。

“是帮不了什么，”阿噗谦恭地说，“但是我实在是尽力了。”

小兔子瑞比谢了谢他，说现在要去看看伊尔，阿噗要是想去的话也可以跟着一起去。但是阿噗感觉另外一首新的诗歌好像又冒出来了，于是就说他要等小猪皮杰过来，再见啦，小兔子瑞比。于是小兔子瑞比就离开了。



可是，就像所发生的那样，是小兔子瑞比先看见小猪皮杰的。小猪皮杰那天早上起得很早，他采来一束紫罗兰，插在屋子中央的一个瓶子里。这时他突然想到，从来没有人给伊尔摘过一束紫罗兰，他越想就越觉得，要是作为一只动物却从来没收到过一束紫罗兰，该是多么伤心多么难过的一件事情啊。于是他就急急忙忙地走出去了，自言自语地念叨着“伊尔，紫罗兰花”和“紫罗兰花，伊尔”，免得他自己给忘记了，因为这个日子恰好正是他一下子就能忘记事情的日子。他采了一大束花，一路上蹦蹦跳跳的，不时地闻着，感觉相当开心，不一会儿就到了伊尔家。

“噢，伊尔。”小猪皮杰起初还有点儿小紧张，因为伊尔正忙着呢。

伊尔伸出一只爪子，摆了摆手，示意让他走开。

“改在明天，或者后天吧。”伊尔说道。

小猪皮杰靠近了一点点，想看看他在干什么。伊尔在地上放了三根棍子，正盯着它们看。有两根棍子的一头是互相连着的，但是另一头没有，第三根棍子就横跨在两根棍子之间。小猪皮杰觉得那可能是

个陷阱什么的。



“噢！伊尔，”他又开始了，“只是……”

“那是小猪皮杰吗？”伊尔说道，仍然看着他的那些小棍子。

“是的，伊尔。而且我还……”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不知道。”小猪皮杰回答说。

“这是一个字母A。”

“噢！”小猪皮杰说道。

“不是O，是A。”伊尔凶巴巴地说，“你觉得你比克里斯托弗·罗宾更加有学问吗？”

“对啊。”小猪皮杰说道。

“不。”小猪皮杰赶忙改口道，他走得更加近了。

“克里斯托弗·罗宾说它是一个A字，那就是一个A字……除非有人从我身上踏过去，踩坏了它。”伊尔严厉地说。

小猪皮杰赶紧往后退了一点，闻了闻他的紫罗兰花。

“小猪皮杰，你知道一个字母A代表什么意思吗？”

“不，伊尔，我不知道。”

“它代表学习，它代表教育，它代表你和阿噗都没有的东西。这就是A的意思。”

“噢！”小猪皮杰又开始说了，“我的意思是，它代表的是这个意思吗？”他赶紧解释了一下。

“我来告诉你吧。人们在这个林子里来来往往，他们就会说，‘那只不过是伊尔罢了’。他们走来走去的，说着‘哈哈’，但是他们知道‘A’吗？他们不知道。对他们来讲，这只不过是三根小木棍而已。但是对受过教育的人来说——记住我说的话吧，小猪皮杰——对于有文化的人来说，它并不代表阿噗和小猪皮杰，它是一个了不起的辉煌的字母A，而不是……”伊尔补充道，“而不是可以让人破坏的东西。”

小猪皮杰紧张地往后退了几步，向四周求救。

“小兔子瑞比来啦，”小猪皮杰高兴地喊道，“你好啊，小兔子瑞比！”

小兔子瑞比煞有介事地走过来，向小猪皮杰点了点头，以一种一两分钟之内就要说再见的语气打了个招呼：“啊，伊尔。”

“有一件事我想问问你，伊尔。克里斯托弗·罗宾最近早上都干什么去了呀？”

“我现在看的这些东西是什么？”伊尔问道，眼睛仍然看着地上。

“三根小木棍。”小兔子瑞比随口一说。

“你看见了吧？”伊尔对小猪皮杰说道。然后转身严肃地对小兔子瑞比说：“我现在就来回答你的问题吧。”

“谢谢你。”小兔子瑞比说道。

“克里斯托弗·罗宾早上一般干些什么呢？他在搞学习。他变得有教养了。他在‘烟酒（研究）’——我觉得他之前说的就是这个词吧，不过我可能说成别的词了——他‘烟酒（研究）’学问。我所学的虽然微不足道，可我也是在——如果我没说错词语的话——在做他所做的事情呢。比如说，那个，就是……”

“一个字母A。”小兔子瑞比说道，“但是写得不是很好。好啦，我必须得回去告诉其他人啦。”

伊尔看了看这些小木棍，接着又看了看小猪皮杰。

“小兔子瑞比说这是什么来着？”伊尔问道。

“一个字母A。”小猪皮杰说道。

“是你告诉他的吗？”

“没啊，伊尔，我没告诉过他。我想他本来就知道的吧。”

“他本来就知道？你的意思是，像A这样的字母，小兔子瑞比他本来就知道？”

“我想是这样的吧，伊尔。他很聪明的，小兔子瑞比很聪明。”

“聪明！”伊尔说道，一副鄙夷和看不起的样子，然后一脚重重地踩在三根小木棍上面。“教育！”伊尔哭丧着脸说道，又在那六根小木棍上面跳了几跳。“学习是什么？”他一边问，一边把那十二根小木棍踢飞上了天。“小兔子瑞比本来就知道的，啊哈！”

“我觉得……”小猪皮杰开口说道，一副很紧张的样子。

“别说了。”伊尔说。

“我觉得这些紫罗兰花十分好看。”小猪皮杰一边说着，一边把那束花放在伊尔面前，然后慌慌张张地跑开了。

第二天，克里斯托弗·罗宾门上的通知写着：

出去了。

马上回。

克·罗

这样，森林里的所有动物——当然啦，除了那长着斑点的绿色的马尚回——现在都知道克里斯托弗·罗宾每天早上都在干什么啦！



第六章

阿噗发明了一种新游戏，伊尔也参加了，和大家一起玩

流到森林边上的时候，小溪流已经大得像条河啦。而且由于变大啦，小溪流就不用像小时候那样蹦蹦跳跳水花四溅地急速往前赶，而是更平稳缓慢地流淌着。因为它很清楚地知道现在自己要到哪儿去，它对自己说：“别着急，慢慢来，总有一天我们都会到那儿的。”不过，在森林的高处，年轻点儿的小溪流全都急急忙忙，向这儿向那儿飞速地赶去，前面还有好多没见过的风景呢，生怕会迟到了。

有一条踩出来的小路，都快要和大路一样宽了，是一条从外面通往森林的小路。可是在到达森林之前，它得穿过这条河。在它过河的地方，有一座小木桥，几乎也和大路一样宽，两边还有木栏杆。克里斯托弗·罗宾的下巴刚好能够到木栏杆最上面的那根横栏。但是他觉得更好玩的是踏在木栏杆最下面的那根横栏上，这样的话，他的下巴就能高过栏杆啦，可以看着脚下的流水缓缓地流走。阿噗要是站在桥上，那他的下巴就刚好能放到木栏杆最下面的那根横栏上，不过这样倒不如直接躺下来，把脑袋放到横栏下面，看着脚下的流水缓缓地流走。而小猪皮杰和袋鼠小豆就只有这一种办法可以看到河水啦，因为他俩实在是太矮小啦，连那根最矮的横栏也够不着。所以，他们也躺下来，望着河流……河水慢慢地流着，流到哪儿去，一点也不着急。



有一天，阿噗一边往桥边走去，一边想要作一支枞果歌。因为当时他的两边到处都躺着枞果，而他又很想唱歌。于是，他捡起一颗枞果，盯着它看了看，说道：“这是一颗很好的枞果呀，应该给它配支歌曲。”但是他什么也想不出来，后来，他的脑子里蹦出来这样一首歌：

小枞果树，

有个谜团，

猫头鹰说归他管，

袋鼠妈说归她管。

“这样说有什么意义呢？”阿噗自言自语道，“袋鼠妈妈根本不住在树上。”

他刚走到桥上，还没看清路，结果就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小枞果从他的手里飞了出去，蹦到河里去了。

“真讨厌，该死！”阿噗说道。橡果缓缓地从桥下漂过，于是他回过头去找另外一颗橡果，但是他又想，干脆就这样看着河流吧，因为今天是多么平静的一天呀！于是他就在桥上躺了下来，盯着流水看，看它缓缓地从他下面流走……忽然间，他的橡果也漂了过来。

“这可真有意思啊，”阿噗说道，“它是从桥的那一边落下去的，但是这会儿却从桥的这一边出来啦！不知道下一次是不是还是这样呢？”于是他就走回去，捡来了更多的橡果。

是这样，一直都是这样。于是他每次同时丢两颗橡果，趴在桥上看哪一颗先出来。总有一颗先出来了。但是那两颗大小体积都是一样的，他不知道是不是他希望的那一颗橡果赢了，还是另外一颗呢。所以，第二次的时候，他就丢下一颗大的和一颗小的，那颗大的就先出来了，就是他觉得会先出来的那颗橡果。小橡果最后才出来，就像他认为的那样，因此他就算赢了两次……在他要回去喝下午茶的时候，他已经赢了36次，输了28次啦。这就是说他……他已经……就是，你把36减去28，就是他赢得的结果，而不是用28减去36。

这就是那个叫做“阿噗扔树枝”游戏的开端，他就是这样发明了这个游戏的。他和他的朋友常常在林子边玩这个游戏，但是他们扔的是树枝而不是橡果，因为树枝更容易做上记号。

有一天，阿噗和小猪皮杰、小兔子瑞比还有袋鼠小豆一起玩“阿噗扔树枝”的游戏。小兔子瑞比一说“开始”他们就把树枝扔下去，然后赶紧跑到桥的另一边，一下子全都趴在桥上，等着看谁的树枝会先出来。可是这得等好久呢，因为那天河水流淌得懒洋洋的，好像并不在乎过不过桥。

“我看见我的啦！”袋鼠小豆大喊道，“不是的，没看见，我看错了。小猪皮杰，你看到你的那根了吗？我还以为我看见了我的那根，可是没有。啊！它在那儿！噢，不是的。阿噗，你看见你的那根了吗？”

“还没有。”阿噗说道。

“我估计我的树枝卡到了，”袋鼠小豆说道，“小兔子瑞比，我的树枝被卡住了。你的树枝被卡住了吗，小猪皮杰？”

“它们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快。”小兔子瑞比说道。

“你觉得它们要多长时间呢？”袋鼠小豆问道。

“我看见你的啦，小猪皮杰！”阿噗突然叫道。

“我的那根是灰色的。”小猪皮杰说道，他也不敢趴得太靠边了，免得掉下桥去。

“是的，我看见的就是灰色的。它正朝我这边漂过来。”

小兔子瑞比比之前趴得更远了点儿，想找找他那根。袋鼠小豆一会儿爬上一会儿爬下，动个不停，大喊着：“快点！树枝！树枝！树枝！”小猪皮杰非常兴奋，因为他的那根是最先被看到的，这就表示他赢啦！

“你确定那根就是我的吗？”小猪皮杰高兴地尖叫道。

“是的，因为那是灰色的。很大的一根灰色的。它来了！很——大——的一根——噢，不是的，看错了，那是伊尔！”

伊尔漂过来了。

“伊尔！”大家齐声喊道。

伊尔从桥下漂过来了，看上去十分镇定，一副很神气的样子，四脚朝天。

“那是伊尔！”袋鼠小豆大叫道，既兴奋又害怕。



“是这样吗？”伊尔说，他被一个漩涡给困住了，慢慢地转了三圈。“我也不确定。”

“我不知道你也在玩啊。”袋鼠小豆说道。

“我没有在玩。”伊尔说道。

“伊尔，你在干什么呢？”小兔子瑞比问道。

“我让你猜三次吧，小兔子瑞比。在地上挖洞？错啦。在一棵小橡树上荡来荡去？错啦。等人把我弄上河岸？对啦。给小兔子瑞比一点儿时间，他总会猜得出答案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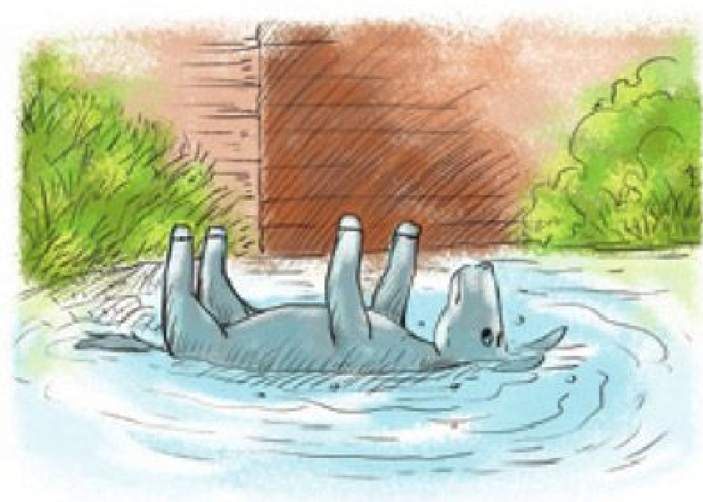
“但是，伊尔，”阿噗担忧地问道，“我们能干什么……我的意思是，我们应该怎样……你觉得我们是不是要……”

“是的，”伊尔说道，“其中一个方法就可以啦。谢谢你，阿噗！”

“他正在转圈圈呢。”袋鼠小豆说道，完全被眼前的景象给迷住了。

“为什么不呢？”伊尔冷冷地说道。

“我也会游泳。”袋鼠小豆自豪地说道。



“不是转圈圈，”伊尔说道，“这个要难多啦。我今天一点儿也不想游泳。”他继续说道，慢慢地转来转去。“只是，既然已经下水了，我就决定练习一下转圈圈的本领，从右到左……噢，也许我应该说是……”他补充道，同时又掉进了另外一个漩涡，“从左到右，就像常常发生的那样，这不关别人的事，只是我自己的事情罢了。”

大家安静了一会儿，都在想问题。

“我想到了一个主意，”阿噗最后说道，“但我想这应该不算是个好主意。”

“我也觉得那不会是个什么好主意。”伊尔说道。

“说出来吧，继续，阿噗，”小兔子瑞比说，“讲给我们听听。”

“嗯，就是说，如果我们把石头或者什么东西扔进河里，扔到伊尔的旁边，石头就会拍起浪花，浪花就会把伊尔冲向另一边。”

“这主意还真不错啊！”小兔子瑞比说道，阿噗看起来又很高兴啦。

“非常好，”伊尔说，“阿噗，当我准备好被冲的时候，我就告诉你。”

“要是我们一不小心打中伊尔了呢？”小猪皮杰着急地说道。

“或者你们打偏了，没打中我呢？”伊尔说道，“小猪皮杰，在你们

准备找乐子哈哈大笑之前，把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都想一遍吧。”

不过这时阿噗已经搬来了他能搬动的最大的一块石头，正趴在桥上，用爪子抱住石头。

“我不是要把它扔下去，我是要让它掉下去，伊尔。”阿噗解释说，“这样我就不会打偏……我的意思是我就不会打到你。你能不能停下一会儿，别转啦，因为这样使我很没把握，会搞迷糊的。”

“不行，”伊尔说道，“我喜欢转来转去的。”

小兔子瑞比觉得这时候他应该下口令了。

“听着，阿噗，”他说道，“我一说‘放’的时候，你就放下去。伊尔，当我说‘放’的时候，阿噗就会放石头。”

“非常感谢你啊，小兔子瑞比，不过我想我知道的。”

“阿噗，你准备好了吗？小猪皮杰，给阿噗让点儿地方。袋鼠小豆，往后退一点儿。你准备好了吗？”

“没有。”伊尔说道。

“放！”小兔子瑞比说道。

阿噗把石头丢下去了。哗啦一声，很响，伊尔就不见了。

这段时间对于在桥上观看的那些家伙来说，可真让人担心死啦。他们找啊找，看啊看……连小猪皮杰的树枝都出来了，还在小兔子瑞比的树枝前面一点点，可也不像想象中的那样引得大家高兴得欢呼大叫。接着，阿噗就开始想，他肯定是选错了石头，或者是投错了河，或者是今天其实不适合出这么个主意，突然，一团灰色的东西在河岸边冒了出来……那团东西变得越来越大……最后，伊尔出来啦！

他们大喊大叫，争先恐后地冲下桥，对他推推攘攘的，不一会儿，他便又站在了干爽的地面上，站在大家伙儿的中间。

“噢，伊尔，你都湿透啦！”小猪皮杰一边摸着伊尔，一边说道。

伊尔抖了抖身上的水，问谁可以去给小猪皮杰解释一下当在河里呆了这么长一段时间后会怎么样。



“阿噗，干得好！”小兔子瑞比十分友善地说道，“我们想到的法子可真棒！”

“什么主意啊？”伊尔问了起来。

“像刚才那样把你冲到岸上来。”

“冲我？”伊尔满脸惊讶的样子说道，“把我冲到岸上来？我觉得我不是被冲上来的，你是这样认为的吗？我是自己潜水过来的。阿噗朝着我扔了很大一块石头，为了不被石头重重地打在胸口上，我自己潜水了，然后就游到岸边来了。”

“你不是这样子扔的。”小猪皮杰悄悄地对阿噗说道，好安慰他一下。

“我觉得我没有那样做。”阿噗着急地说道。

“那只是伊尔自己的想法，”小猪皮杰说道，“我觉得你的主意很棒！”

阿噗这下子又感到舒服多了。因为当你是一只没什么头脑的笨熊的时候，你想起事情来，常常觉得是这样一回事儿，可是等事情做好了，大家看到的时候，又是另外一回事儿。但是，不管怎样，伊尔之前还在河里，现在不在河里了，所以他也没干什么伤害伊尔的事情。

“伊尔，你是怎么不小心掉下去的呀？”小兔子瑞比一边问，一边用小猪皮杰的手帕给他擦掉身上的水。

“我不是不小心掉下去的。”伊尔说道。

“那怎么……”

“是谁在我背后蹦蹦跳跳，我是给轰下去的。”伊尔解释道。

“噢，噢！”袋鼠小豆高兴地叫道，“有什么人推了你吗？”

“有什么人在我后面蹦来蹦去，把我给轰下去了。当时我正在河边想问题……想问题——不晓得你们知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然后我就被什么人猛地给轰下去了。”

“噢，伊尔！”大家一齐喊道。

“你确定你不是不小心滑下去的？”小兔子瑞比聪明地问道。

“我当然是滑下去的。要是你们也站在很滑的河岸边，有什么人在你们后面蹦蹦跳跳，你们也会滑下去的。”

“但这是谁干的呀？”袋鼠小豆问道。

伊尔没吱声。

“我猜，可能是跳跳虎吧。”小猪皮杰紧张地说道。

“但是，伊尔，”阿噗说，“这是一个玩笑，还是一场意外呢？我的意思是……”

“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阿噗。即使我刚才在河底，我也没停止过想这个问题，我问自己：‘这到底只是闹着玩儿呢，还是个意外呢？’然后，我就浮了起来，跟自己说：‘都湿了。’不晓得你明不明白我的意思。”

“可是，跳跳虎在哪儿呢？”小兔子瑞比问道。

伊尔还没来得及答话，突然，大家身后响起了一个很大的声音，原来是跳跳虎穿过篱笆，自己走过来了。

“大家好啊！”跳跳虎兴奋地喊道。

“你好啊，跳跳虎！”袋鼠小豆说道。

小兔子瑞比这时候一下子变得重要起来了。

“跳跳虎，”他严肃地说道，“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情？”

“刚才？”跳跳虎说道，感觉有点儿不自在，不舒服。

“当你蹦蹦跳跳地把伊尔轰到河里去的时候。”

“我没有蹦蹦跳跳地把他轰到河里去呀。”

“就是你蹦蹦跳跳地把我轰下去的。”伊尔粗暴地大声说道。

“我真的没有啊。我咳嗽了一下，那个时候我正好就在伊尔后面，我就说‘咕噜噜……扑哧……咳咳咳’。”

“怎么啦？”小兔子瑞比把小猪皮杰扶了起来，帮他拍了拍灰尘，问道。

“他刚才突然吓了我一跳。”小猪皮杰胆小地说道。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轰’，”伊尔说，“突然一下子就把人给吓到了。虽然这是个很不好的习惯，但是我也不介意跳跳虎待在这森林里面。”他接着说道，“因为这个林子很大，有足够宽敞的地方可以让跳跳虎跳来跳去。但是我不明白他为什么偏偏跳到我的这个小角落里来了，还在那里蹦来蹦去。我那个小角落好像也没有什么有意思的东西。当然，除了对那些喜欢潮湿、阴冷、难看的东西的人来说，我这儿倒是个特别的地方。不然的话，我这儿就只是一个小角落而已，而且，要是任何一个人想要蹦蹦跳的话……”

“我没有蹦蹦跳，我只是咳嗽了一下。”跳跳虎发脾气地说。

“不管是蹦蹦跳还是咳嗽，在河底下来说，都是一回事儿。”

“这个嘛，”小兔子瑞比说道，“我能够说的就是……这个嘛，克里斯托弗·罗宾来啦，他倒是可以说说。”

克里斯托弗·罗宾从林子里走出来，向着桥边走去，阳光灿烂温和，让他觉得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就好像是19乘以2之类的事情，一点儿也无所谓似的，因为这种伤脑筋的事情，是不会在这么一个开心的下午发生的。他还想，要是他就站在桥边木栏杆最矮的一级横栏上，趴在栏杆上看着脚下的河水缓缓地流淌而去，他就可以知道所有需要知道的东西啦。这样，他就可以把这些东西告诉阿噗，就算阿噗有些地方不是很明白，那也没什么关系。但是当他真的到了桥边的时候，他发现所有的小动物们都在那儿。于是，他就知道今天的这个下午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个下午，而是另外一种，看来，他这回有事情干了。

“是这样的，克里斯托弗·罗宾，”小兔子瑞比开始说道，“跳跳虎他……”

“没有，我没有。”跳跳虎说。

“好啦，不管怎样，反正我当时就在那儿。”伊尔说道。



“不过我想他不是故意的。”阿噗说道。

“他只不过是跳了几下，”小猪皮杰说道，“他也控制不住的。”

“试着在我背后跳几下，跳跳虎，试着把我也轰一下。”袋鼠小豆急急忙忙地说，“伊尔，跳跳虎会试一试我的。小猪皮杰，你觉得……”

“好啦，好啦，”小兔子瑞比说道，“大家不要讨论啦。关键是，看看克里斯托弗·罗宾是怎么想的。”

“我刚才所做的就是咳嗽了一下。”跳跳虎说道。

“他刚才轰了我。”伊尔说道。

“这个嘛，我只是咳嗽了一下。”

“嘘！”小兔子瑞比举起手说道，“让我们听听克里斯托弗·罗宾是怎么想的吧，这才是最重要的。”

“这个嘛，”克里斯托弗·罗宾说道，感觉并不是很清楚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觉得……”

“怎么啦？”大家一同问道。

“我觉得我们应该来玩‘阿噗扔树枝’的游戏。”

于是他们就开始玩游戏了，从没玩过这个游戏的伊尔比其他人赢得都多。袋鼠小豆则掉下去两次，第一次是不小心失足掉下去的，第二次是故意掉下去的，因为他突然看到袋鼠妈妈从林子里走了过来，知道他反正得上床睡觉了。后来，兔子说要和他们两个一块儿走；跳跳虎和伊尔也一起走了，因为伊尔想告诉跳跳虎怎么赢‘阿噗扔树枝’这个游戏：就是你要猛地一下把你的树枝扔下去，如果你能明白我的意思的话；桥上只剩下克里斯托弗·罗宾、阿噗还有小猪皮杰他们三个了。

他们望着桥下的河水看了好长一段时间，什么话都没有说，河水也静悄悄的，什么话都没有说，因为它也正在享受着这安静平和的夏季傍晚。



“跳跳虎真的很好。”小猪皮杰懒洋洋地说道。

“当然啦，他很好。”克里斯托弗·罗宾说道。

“大家也都真的很好。”阿噗说道。

“我就是那样想的，”阿噗说，“不过我觉得自己好像没说对。”

“你当然说对啦。”克里斯托弗·罗宾说道。



第七章

让跳跳虎不再跳来跳去的动物探险历险记

有一天，小兔子瑞比和小猪皮杰正坐在阿噗家的门口，只听见小兔子瑞比一个人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阿噗也和他们坐在一起。夏天的午后总是让人昏昏欲睡，林子里充满了温和的声音，好像都在对阿噗说："别听小兔子瑞比的，听我们的吧。"阿噗挪了挪姿势，找到一个可以不用听小兔子瑞比讲话的舒服的姿势，时不时地还睁开眼睛，说声"啊"，过后又闭上眼睛说"是的"，而且小兔子瑞比时不时地会很认真地说"小猪皮杰，你知道我的意思的"。小猪皮杰也认真地点点头，来表示他确实听得懂他的意思了。

"说实在的，"小兔子瑞比说道，"跳跳虎最近总是蹦跶着跳个不停，我们也该好好教训他一下了。小猪皮杰，难道你不觉得吗？"

小猪皮杰就说，跳跳虎以前就总是蹦个不停的，要是我们能想出个什么法子让他不再蹦来蹦去的话，那将是个呱呱叫的好主意呢。

"这和我想的一样。"小兔子瑞比说道，"阿噗，你觉得呢？"

阿噗猛地一震，睁开了眼，说道："非常。"

"非常什么？"小兔子瑞比问道。

"你刚才所说的，"阿噗说道，"毫无疑问。"



小猪皮杰狠狠地用肘子顶了顶阿噗。阿噗越来越觉得自己有点神游仙外了，于是就慢慢地站起身来，让自己清醒过来。

“但是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小猪皮杰问道，“小兔子瑞比，我们应该怎么好好教训他一下，让他别再蹦蹦跳了呢？”

“问题就在这里。”小兔子瑞比说道。

阿噗觉得自己好像在哪儿听过“教训”这么个词语。

“好像有个东西叫做两倍乘以什么来着，”他说道，“克里斯托弗·罗宾以前打算教会我这个，但是我没有。”

“什么没有？”小兔子瑞比问道。

“没有什么？”小猪皮杰问道。

阿噗摇了摇脑袋。

“我不知道，”阿噗说道，“反正我是没有，我们正在说什么呢？”

“阿噗，”小猪皮杰责备道，“你刚才一直都没有听小兔子瑞比在讲什么吗？”

“我听了，但是我的耳朵刚才被一团毛毛给堵住了。请你再说一遍好吗，小兔子瑞比？”

小兔子瑞比从来就不介意把事情再说上一遍，于是他就问应该从哪儿开始讲起。可是当阿噗说从耳朵里堵了毛毛那里开始讲起的时

候，小兔子瑞比就问那时是什么时候，阿噗就说他也不知道，因为那个时候他没听清楚。最后小猪皮杰打断了他们，说他们正要干的事情就是想一个法子让跳跳虎不要再跳来跳去的啦，因为他确实总是跳来跳去的，不管你有多么爱他，你都不能否认这一点。

“噢！我知道啦！”阿噗说道。

“他跳得太多了，真让人受不了，”小兔子瑞比说，“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子的。”

阿噗想出点什么主意，但是他想到的那些根本就帮不上什么忙，于是他就自己哼了起来：

假如小兔子瑞比，
更加胖，
更加壮，
更加强；
或者比跳跳虎，
更加壮，
更加胖；
或者跳跳虎，
更加小，
那么跳跳虎的坏习惯，
在小兔子瑞比面前蹦蹦跳的坏习惯，
就不会，
有什么关系啦。
假如小兔子瑞比，
更加高大。

“阿噗在说些什么啊？”小兔子瑞比问道，“有用吗？”

“没用，”阿噗难过地说，“没什么用处。”

“好啦，我想到一个主意啦。”小兔子瑞比说道，“是这样的。我们

带跳跳虎去长途探险，去一个他从来没去过的地方，然后我们把他丢在那儿，第二天早上我们再去找他，然后——记住我的话吧——他就会变成一只不一样的跳跳虎啦！”

“为什么呢？”阿噗问道。

“因为他会变成一只谦卑的跳跳虎，一只难过的跳跳虎，一只忧郁的跳跳虎，一只渺小的很难过的跳跳虎，会说‘噢，小兔子瑞比！见到你我可真高兴呀’的跳跳虎。这就是我说的原因啦。”

“那他看见我和小猪皮杰也会很高兴吗？”

“当然啦。”

“这可真棒！”阿噗说道。

“我可不想让他一直这么难过着。”小猪皮杰犹豫地说道。

“老虎从来不会一直都这么难过的。”小兔子瑞比解释道，“他们恢复的速度是惊人的快啊。我之前问过猫头鹰了，就是想确定一下这个，他说他们恢复的速度总是非常快。假如我们能够让跳跳虎感受到五分钟的渺小和难过，我们就算是做了一件大好事啦。”

“克里斯托弗·罗宾也会这么想吗？”小猪皮杰问道。

“会的，”小兔子瑞比说道，“他会说：‘小猪皮杰，你真是做了一件很棒的事情呀！换做是我，我也会这样去做的，但是当时我碰巧有别的事情要做。谢谢你，小猪皮杰！’当然啦，还有阿噗。”

小猪皮杰一听到这话就觉得非常高兴。他似乎一下子就看到了他们要对跳跳虎做的那件事情是多么好的一件事啊，而且阿噗和小兔子瑞比还和他一起去做，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好到就算是一个刚起床的小动物都很乐意去做呢。于是，问题就来了，到底他们应该把跳跳虎扔在哪里呢？

“我们把他丢到北极去，”小兔子瑞比说道，“因为到北极去是一次很漫长的探险过程，所以跳跳虎想要找回来，也是一次很漫长的探险，他一下子肯定找不回来，会弄迷糊的。”

现在轮到阿噗高兴啦，因为是他最先发现北极的，当他们到那儿的时候，跳跳虎会看见一个通知，上面写着：“被阿噗发现的。阿噗找到了它。”过后，跳跳虎就会知道——他之前可能不知道——小熊阿噗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只小熊啦。他就是那样的一只小熊。

于是，他们就安排好了，准备明天早上出发。小兔子瑞比跟袋鼠妈妈、袋鼠小豆以及跳跳虎他们住得很近，所以他现在就要回去问问跳跳虎明天要干什么。因为他要是明天没什么事可干的话，就问问他来一次探险怎么样，把阿噗和小猪皮杰也叫来。要是跳跳虎说“好”的话，那就没什么问题啦，可要是他说“不好”的话……

“他不会那样说的，”小兔子瑞比说道，“让我来解决吧。”说完，他就急急忙忙地离开了。

第二天是个很不一样的日子。天气不是很炎热，也不是晴天，反而很冷，还有很大的雾。阿噗自己倒不介意，但是他只要一想到在这种湿冷多雾的日子里蜜蜂就不酿蜜了，他就为蜜蜂感到难受。小猪皮杰来接他，他就把这个感受告诉了小猪皮杰。小猪皮杰也没想太多，他只想到如果被丢在林子高处一天一夜的话，该是多么的冷多么的可怜啊。可当他们到达小兔子瑞比家的时候，小兔子瑞比告诉他们，今天的天气正好适合他们探险，因为跳跳虎总是蹦蹦跳跳，跑在他们的前面，只要他一跑远，他们便可以向相反的方向跑开，这样跳跳虎就再也看不见他们了。

“再也看不见了吗？”小猪皮杰问道。

“这个嘛，要等到我们再找到他的时候才能看见，小猪皮杰。明天，或者其他某个日子。来吧，他还在等我们呢。”

当他们到达袋鼠家的时候，袋鼠小豆也在那儿等着他们，因为他也是跳跳虎的好朋友。这样一来，事情就变得麻烦了。但是小兔子瑞比捂住阿噗的嘴，悄悄地说：“把这件事交给我来处理吧。”然后他就走到了袋鼠妈妈跟前。

“我觉得袋鼠小豆最好不要跟来，”小兔子瑞比说，“今天别来。”

“为什么不啊？”袋鼠小豆问道。没想到他也在听。

“今天实在是太冷了，”小兔子瑞比摇了摇头说道，“而且你今天早上还在咳嗽呢。”

“你怎么知道啊？”袋鼠小豆生气地问道。

“噢！袋鼠小豆，你都没告诉我。”袋鼠妈妈责备地说道。

“这是吃饼干吃咳嗽的，”袋鼠小豆说，“不是你跟我说的那种咳嗽。”

“我觉得今天还是别去了，亲爱的，改天去吧。”袋鼠妈妈说道。

“明天去吗？”袋鼠小豆问道，眼睛里充满了希望。



“到时候再看吧。”袋鼠妈妈又说。

“你总是说到时候再看，到头来都是空话。”袋鼠小豆不高兴地说道。

“今天这种天气什么都看不清楚，袋鼠小豆，”小兔子瑞比说道，“我们去的地方应该也不是很远，而且，今天下午我们都会……我们都会……我们都……啊，跳跳虎，你在那儿呢！快点儿来吧。再见啦，袋鼠小豆！今天下午我们都会……快点来呀，阿噗！都准备好了吗？就这样啦，快来！”

于是他们就出发了。起初，阿噗、小兔子瑞比和小猪皮杰是走在一块儿的，跳跳虎就围着他们转圈圈。过了一会儿，路变窄了，小兔子瑞比、小猪皮杰和阿噗三个人就排着队往前走，跳跳虎就呈椭圆形地围绕着他们转，等到小路两旁多刺的荆豆树长密了，跳跳虎就在他们前面跑过来跑过去的，有时候还撞到了小兔子瑞比，有时候又没撞着。他们越走越高，雾也越来越大，跳跳虎时隐时现，当你觉得他不在那儿的时候，他又在那儿出现了，说道“我说你们，快点啊”。你还没来得及回答的时候，他又不见了。

小兔子瑞比转过身来，用肘子推了推小猪皮杰。

“下一次，”他说，“告诉阿噗。”

“下一次。”小猪皮杰对阿噗说。

“下一次什么？”阿噗问小猪皮杰。

跳跳虎忽然又出现了，撞到了小兔子瑞比，接着又不见了。

“现在！”小兔子瑞比说道。他跳到小路边的一个坑里，阿噗和小猪皮杰也跟着他跳。他们在坑里缩着身子，竖起耳朵仔细地听。森林里静悄悄的，尤其是当你静下来仔细听的时候。他们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

“嘘……”小兔子瑞比说道。

“我是在嘘。”阿噗说道。



一阵啪啪啪的声音传来……接着又安静了。

“喂！喂！”跳跳虎说。他的声音突然间在这么近的地方冒了出来，要不是阿噗坐在小猪皮杰的大半个身子上，他恐怕早就被吓得跳起来了。

“你们在哪儿啊？”跳跳虎叫道。

小兔子瑞比顶顶阿噗，阿噗找小猪皮杰，想顶顶他，可是小猪皮杰不见了。小猪皮杰跑到了蓟草丛里，一个劲儿地在那里呼气吸气，觉得非常的勇敢和兴奋。



“这可真是奇怪啊。”跳跳虎说道。

有一阵子他们都安静了，接着又听见跳跳虎啪啪啪地走开了。他们等了一会儿，直到森林变得非常寂静，寂静到让他们感到害怕。于是小兔子瑞比站了起来，挺直身体。

“怎么样？”他自豪地小声说道，“我们搞定啦！就像我说的那样。”

“我一直在想，”阿噗说道，“我一直在想……”

“别说了！”小兔子瑞比说道，“别想了。跑！快点！”

他们急急忙忙跑走了，小兔子瑞比带路。

“现在，”跑了一段路后，小兔子瑞比说道，“我们可以说话了。阿噗，你刚才要说什么来着？”

“没什么。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走这边啊？”

“因为这是回家的那条路。”

“噢！”阿噗说道。

“我觉得右边的这条路更像回家的路，”小猪皮杰很紧张地说道，“你觉得呢，阿噗？”

阿噗看了看他的两只手。他知道其中一只是右手，而且他知道当你确定哪只是右手的时候，那么另外的那只手就是左手了，但是他总是不知道该怎么开始。

“这个嘛……”他慢慢地说道。

“快来吧！”小兔子瑞比说道，“我知道是这条路。”

他们继续走着。十分钟之后，他们停下来了。

“这可真愚蠢，”小兔子瑞比说道，“不过这会儿我……啊，当然啦！来吧……”

“我们到了。”小兔子瑞比十分钟之后又说道：“没有，我们还没到……”

“现在，”又过了十分钟之后小兔子瑞比说，“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或者我们走的这条路是不是比我之前想的那条路靠右了一点？”

“这可真奇怪啊，”又过了十分钟之后小兔子瑞比说道，“怎么在大雾里面什么东西看起来都是一样的啊。阿噗，你注意到了没有啊？”

阿噗说他注意到了。

“还好我们非常了解这个森林，要不然我们就会迷路的。”小兔子瑞比又过了半个小时后说道，还漫不经心地笑了一声，那笑声仿佛在说他很了解森林，而且也不会迷路。

小猪皮杰从后面侧着身子慢慢地走近阿噗。

“阿噗！”他悄悄地喊道。

“怎么啦，小猪皮杰？”



“没什么，”小猪皮杰一边说，一边抓住阿噗的手，“我只是想确定一下你在我旁边。”

跳跳虎一直等着他们赶上来，可是等了好久他们都没出现。就算跳跳虎说“我说你们，快点啊”也没人听他说了。跳跳虎觉得非常累，于是他就打算回家了。他一路上蹦蹦跳跳地回了家。袋鼠妈妈看见跳跳虎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跳跳虎真乖！你正好及时赶回家吃你的健身药。”接着马上倒药给他。袋鼠小豆得意地说：“我已经吃完啦。”跳跳虎立马吞下了药，说：“我也是。”吃完他就和袋鼠小豆友善地你推我挤，闹着玩儿。一不小心跳跳虎就撞倒了几把椅子，袋鼠小豆故意装成也是一不小心的样子，又弄倒了一把椅子。于是袋鼠妈妈说：“好啦，出去跑跑吧。”



“我们该跑到哪里去呢？”跳跳虎问袋鼠小豆。

“你们去给我捡一些松果来吧。”袋鼠妈妈说着就给了他们两人一个篮子。

于是他们上六棵松那里去了，互相打闹着，互相扔松果，把捡松果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他们把篮子忘在树底下就走了，然后便回去吃晚饭了。他们刚好要吃完晚饭的时候，克里斯托弗·罗宾把头伸进门来：

“阿噗他上哪儿去了？”

“亲爱的跳跳虎，阿噗到哪里去了？”袋鼠妈妈问。跳跳虎就把森林里发生的情况告诉了他们。跳跳虎说话的时候，袋鼠小豆也在那儿说个不停，忙着说自己吃饼干吃咳嗽了的事情。袋鼠妈妈叫他们两个不要同时说话。过了一会儿，克里斯托弗·罗宾猜到阿噗、小猪皮杰和小兔子瑞比他们三个肯定是在森林的高处迷路了。

“我们老虎还真有意思啊，”跳跳虎对袋鼠小豆小声说道，“我们老

虎从来不迷路。”

“跳跳虎，为什么你们不会迷路呢？”

“我们就是不会迷路，”跳跳虎解释说，“我们就是这样的。”

“好啦，”克里斯托弗·罗宾说道，“我们去找找他们吧，就这样定啦。快来，跳跳虎。”

“我要去找他们了。”跳跳虎对袋鼠小豆说。

“我可以去找不？”袋鼠小豆着急地问道。

“我觉得你还是别去，亲爱的，”袋鼠妈妈说，“改天再去吧。”

“这样啊，如果他们明天走丢了，那我可以去找他们吗？”

“到时候再看吧。”袋鼠妈妈说。袋鼠小豆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于是他就走到一个角落里去了，自己练习跳上跳下，这样做的部分原因是因为他确实想练习一下，部分原因是克里斯托弗·罗宾和跳跳虎没带他去，而他不想让他们觉得他很在乎这个。

“说实话，”小兔子瑞比说道，“不知道怎么的，我们迷路了。”

他们在森林高处的一个沙坑里休息。阿噗有点受不了这个沙坑，疑心这沙坑一直跟着他们，因为不管他们从哪儿出发，最后总是会回到那儿。每次沙坑穿过迷雾来到他们面前，小兔子瑞比就带着一种胜利性的语调说：“我知道我们到哪儿了。”阿噗难过地说：“我也知道到哪儿了。”小猪皮杰则默不作声。他也想说点什么，但是他能想起来的就是：“救命啊！救命啊！”不过这样说好像特别傻，因为阿噗和小兔子瑞比还和他在一起呢。

“好啦！”小兔子瑞比说道。在小兔子瑞比开口说话之前大家都沉默着，也没人感谢小兔子瑞比带他们走了这段美妙的路程。“我觉得我们最好还是继续往前走。我们该从哪条路开始呢？”

“我们这样做怎么样？”阿噗慢慢地说道，“我们一离开沙坑，我们就再找回来。”

“这有什么好处？”小兔子瑞比问道。

“是这样的，”阿噗说，“我们一直在找回家的路，但是一直都没找到。所以我就想，要是我们离开沙坑后又想找回来的话，我肯定我们就找不回来了。这样就大好特好啦，因为到时候我们找到的可能就是

其他的地方，反正不是这个沙坑，而且很可能就是我们要找的地方呢，真的。”

“我觉得那也没什么意思。”小兔子瑞比说道。

“是的，”阿噗谦卑地说，“是没什么意思。但是一做起来就有意思了，我们一路上都是这样的。”

“如果我们从这个沙坑里走出去，再走回来，我当然能够找到它。”

“那你试一试吧，”小猪皮杰说道，“我们在这儿等你。”

小兔子瑞比笑了一声，那笑声像是在说小猪皮杰是多么的愚蠢啊，接着小兔子瑞比就走进了大雾。当他走到一百码的时候，他就转过身来往回走……阿噗和小猪皮杰等了二十多分钟后，阿噗突然站起身来。

“我刚才在想，”阿噗说道，“就现在吧，小猪皮杰，我们回家去吧。”

“可是阿噗，”小猪皮杰非常激动地叫道，“你认识路吗？”

“不认识，”阿噗说，“但是我的橱柜里还有十二罐子蜂蜜，而且它们已经叫了我好几个小时了。我之前没怎么听清楚，因为小兔子瑞比总是不停地说话，但要是没人说话了，就剩下那十二罐子蜂蜜在说——我觉得，小猪皮杰——我能听清楚他们是从哪儿叫我的。来吧！”



于是他们一起走了。小猪皮杰好久都没说话，为的是不想打扰那些罐子说话。突然间，阿噗尖叫了一下……然后又“哦”了一下……他现在知道他到哪儿啦，但是他还是不敢大声地说出来，担心是他自己弄错了。接着，就在他把握十足的时候，而且也不在乎那些罐子是不是还在说话的时候，突然间从前面传来一声呼喊，穿过大雾，克里斯托弗·罗宾出现在他们面前。

“噢，你们在这儿呢。”克里斯托弗·罗宾漠不关心地说道，装作一副并没有很担心的样子。

“我们到这儿啦。”阿噗说道。

“小兔子瑞比在哪儿呢？”

“我不知道。”阿噗说。

“噢……这样啊，我想跳跳虎会找到他的。他正在找你们呢。”

“这下好啦，”阿噗说道，“我得回家去吃点东西了，小猪皮杰也一样，我们都还没吃东西呢，而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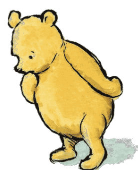
“我去看你们吃。”克里斯托弗·罗宾说。



于是他就和阿噗一起回家了，看了阿噗好长一段时间……在克里斯托弗·罗宾看阿噗的这段时间里，跳跳虎则满森林地跑来跑去，大喊大叫着寻找小兔子瑞比。最后，这只渺小又难过的小兔子瑞比听见了呼喊自己的声音。这只渺小又难过的小兔子瑞比穿过迷雾，朝这个声音跑去，突然间，他看见跳跳虎了。那是一只友好的跳跳虎，一只伟大的跳跳虎，一只强壮有用的跳跳虎，一只蹦蹦跳跳的跳跳虎，一只用老虎蹦蹦跳跳时应有的美丽姿势跳来跳去的跳跳虎！

“噢，跳跳虎！看见你我可真高兴呀！”小兔子瑞比大喊道。





第八章
小猪皮杰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在小猪皮杰家和阿噗家之间有一块可以用来想问题的空地。他们常常在去看对方的时候在那里相遇。要是天气晴朗而且还风和日丽的话，他们就会在那里坐上一会儿，想着既然已经见面了，那就应该找些什么事情干呢。有一天，他们正好决定什么都不干的时候，阿噗编了一首歌，唱的就是这块空地，他想让大家都知道这块空地是干什么用的：

这阳光照耀着的温暖的地方，

属于我阿噗。

他在这里常常想，

他要干什么。

噢，该死，我怎能忘——

这地方也属于小猪皮杰。

秋天的一个早晨，阿噗和小猪皮杰坐在这块空地上想问题。前一天晚上，秋风吹落了所有的树叶，正努力地吹断树枝。

“我想的是，”阿噗说道，“就是我们应该去阿噗角看看伊尔，因为他的房子很可能被吹垮了，没准儿他想让我们帮他重新搭一间呢。”

“我想的是，”小猪皮杰说，“就是我们应该去看看克里斯托弗·罗宾，只是他可能不在家，我们去了也见不着他。”

“我们去看大家吧，”阿噗说，“因为要是你在风中走了好几英里的话，突然到了别人的家里，而且他说‘你好啊，阿噗！你来的正好，来吃点东西吧’，我就吃上点什么，而这样的日子就是我说的‘友好日’。”

小猪皮杰觉得总得先找个理由，再去看大家呀。比如说寻找小不

点儿或者组织一个展览会什么的，只要阿噗能想出个什么点子来。

阿噗能。

“因为今天是星期四，所以我们要去，”阿噗说道，“我们可以去祝福大家星期四快乐，快来吧，小猪皮杰！”

他们刚站起身来，小猪皮杰又一下子坐了回去，因为他不知道今天的风会这么大，阿噗扶着小猪皮杰站了起来，于是他们出发了。他们首先到了阿噗家，然后吃了点东西就上袋鼠家去了。一路上，他们紧紧地抓住对方，互相在风中大叫：“是这样的吗？”“你说什么？”“我现在听不见！”等他们到袋鼠家的时候都被风给吹坏了，于是他们留下来吃了饭。他们出来的时候感觉很冷很冷，于是就赶紧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了小兔子瑞比家。

“我们来祝你有一个快乐的星期四！”阿噗一边说一边在门边走出来走进去的，只是想确定一下他待会儿是否还能走出这扇门。

“为什么啊？星期四会有什么事发生吗？”小兔子瑞比问道。

阿噗和小猪皮杰解释了之后，生活中总是有很多大事情的小兔子瑞比说道：“噢，我还以为你们真的有什么事情来找我呢。”他们坐了一会儿……阿噗和小猪皮杰又动身了。现在风是在他们身后吹，就不用大喊大叫地说话了。



“小兔子瑞比可真聪明。”阿噗想了一会儿说。

“是的，”小猪皮杰说道，“小兔子瑞比是很聪明。”

“他有脑子。”

“是的，”小猪皮杰说道，“小兔子瑞比是有脑子。”

接着又沉默了好一会儿。

“我想，”阿噗说，“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什么也不明白。”

克里斯托弗·罗宾这个时候已经到家了，他很高兴看见他们。他们待到了快要吃下午茶的时候，于是就吃了些有点像下午茶的东西，就是那种你一吃过就会很快忘了的东西。接着他们就赶紧上阿噗角去看伊尔，好赶上正式的下午茶，在猫头鹰那里吃点什么东西。

“你好啊，伊尔！”他们高兴地叫道。

“啊！”伊尔说道，“你们迷路了吗？”

“我们就是来看你的，”小猪皮杰说，“来看看你的房子怎么样了。瞧啊，阿噗，它还好好地立着呢。”

“我知道！”伊尔说道，“真怪，本该有人来把它推垮的。”

“我们只是在想风会不会把它给吹倒了。”阿噗说道。

“啊，怪不得没人把它推垮呢。我还以为你们把这事给忘了呢。”

“好吧，我们很高兴看到你，伊尔！现在我们要去看看猫头鹰啦！”

“这就对了。你们会喜欢猫头鹰的。他一两天前从我这儿飞过去，看见我了。虽然他什么都没说——告诉你们——但是他知道是我。我想他是很友好的。这叫我很开心。”

阿噗和小猪皮杰慢慢地往前挪了几步，依依不舍地说：“好啦，伊尔，再见啦。”他们想多待一会儿，可是他们还有好长一段路要走，所以他们得马上出发了。

“再见啦，”伊尔说道，“提醒你们别给风吹走了，特别是你，小不点儿小猪皮杰。你会迷路的。大家会问：‘小猪皮杰被吹到哪儿去啦？’——大家会想念你的。好吧，再见啦！谢谢你们顺路来看我。”



“再见啦！”阿噗和小猪皮杰说了最后一次再见，就向猫头鹰家艰难地走去。



风现在正对着他们哗哗地吹，小猪皮杰的耳朵被吹得像两面旗子似的在他后面呼啦啦地飘个不停。他一步一挪地挣扎着往前走。小猪皮杰觉得像是过了好几个小时，他才把自己的耳朵带到了百亩森林的避风港里面。耳朵又重新竖起来，仔细地听着——还带有一点点紧张——听着大树枝头呼呼的风声。



“阿噗，我们在下面的时候，脑袋顶上的树会不会突然倒下来呢？”

“要是它们没倒下来呢？”阿噗仔细地想了想后说道。

小猪皮杰听了这话觉得很高兴。不一会儿，他们就到了猫头鹰家，十分高兴地敲了门，又按了门铃。

“你好啊，猫头鹰！”阿噗说道，“我想我们应该赶上了……我的意

思是，你过得好吗，猫头鹰？因为今天是星期四，所以小猪皮杰和我想来看看你过得怎么样。”

“请坐吧，阿噗。请坐吧，小猪皮杰。”猫头鹰客气地说道，“你们随便啊。”

阿噗和小猪皮杰感谢了他，尽量不客气，有多舒服就待得多舒服。

“你知道的，猫头鹰，”阿噗说道，“我们一路上急急忙忙地赶来，就是想正好赶在……正好赶在我们离开之前看看你。”

猫头鹰认真地点了点头。

“我要是哪儿说错了，就告诉我吧，”猫头鹰说，“我只是在想外面一定是狂风大作吧？”

“外面的风非常非常大。”小猪皮杰一边说着一边轻轻地揉自己的耳朵，想让它们能够暖和起来，平安地回到自己家中。

“我想是的，”猫头鹰说，“就是在这么一个狂风大作的日子里，我的罗伯特叔叔——他的肖像就在你右边的墙上，小猪皮杰——正是在这样一个狂风大作的日子里，罗伯特叔叔接近晌午时分回来，从一个地方……这是什么？”

“咔嚓！”不知从什么地方发出了一个巨大的折裂声。

“小心啊！”阿噗大喊着，“当心你的钟！它滑动了！小猪皮杰！小猪皮杰！我就要落到你身上来了！”

“救命啊！”小猪皮杰呼喊道。

阿噗这边的屋子开始慢慢地向上倾斜，他的椅子正在朝小猪皮杰的椅子滑去。那只钟沿着壁炉台轻轻地滑动，一路上带走那些花瓶，最后全都“哐啷”一下子落到了那个曾经是地板而现在看起来是墙壁的地方。罗伯特叔叔的肖像眼看就要变成一张新的壁炉毯子了，连同他那张将要成为大地毯的墙壁一股脑儿地倒下来。正当小猪皮杰要爬开的时候，罗伯特叔叔的肖像跟小猪皮杰的椅子撞上了。有那么一会儿，真的很难分清楚东南西北。接着，又是另一声巨响……猫头鹰家的家具全都乱七八糟地挤在了一堆……接着是死一般的寂静。



在房子的一角，桌布开始缓缓地蠕动。



小猪皮杰把自己卷成了一个球，在房间里滚着。

突然，他一上一下地跳了一两次，放出来两只耳朵，然后又开始在房里滚动起来，最后才从桌布里蹦了出来。



“阿噗！”小猪皮杰紧张地喊道。

“怎么啦？”一只椅子回答说。

“我们这是在哪儿呢？”



“我不太清楚。”那椅子说。

“我们是……是在猫头鹰家里吗？”

“我想是吧，因为我们刚才正要喝下午茶，可是我们还没喝到呢。”

“噢！”小猪皮杰说，“哎呀，猫头鹰的天花板上一直就有一个信箱吗？”

“有吗？”

“是的呀，你瞧。”

“我看不见，”阿噗说，“我被什么东西压住了，脸朝下，小猪皮杰，我这个位置很难看到天花板啊。”

“是的，那儿有一个，阿噗。”

“也许它换了个位置，”阿噗说，“就只是换一下。”

在房子的另一个角落里有什么东西在窸窸窣窣地响。不一会儿，猫头鹰钻了出来。

“啊，小猪皮杰，”猫头鹰说道，一副非常恼怒的样子，“阿噗在哪儿？”



“我不太清楚。”阿噗回答说。

猫头鹰朝着阿噗声音的方向转过头来，努力地找着阿噗，对他气呼呼地蹙起眉头。

“阿噗！”猫头鹰严厉地责备道，“这件事是你干的吗？”

“不是的，”阿噗低声下气地说，“我觉得不是我干的。”

“那这是谁干的？”

“我觉得应该是风干的，”小猪皮杰说，“我觉得是你的房子被风给吹倒了。”

“噢，是这样的吗？我还以为是阿噗干的。”

“不是我。”阿噗说。

“如果是风干的，”猫头鹰一边说，一边考虑起这件事来，“那么就不是阿噗的错了，就不应该把责备加在他身上。”说完这些友好的话后，猫头鹰便飞上去看了看他的新屋顶。

“小猪皮杰！”阿噗悄悄地压低嗓音喊道。

小猪皮杰朝他走过来。

“他刚才说把什么加在我身上？”

“他说他并没有责备你的意思。”

“噢，我还以为他是指……噢，我明白了！”

“猫头鹰！”小猪皮杰喊道，“快下来，帮帮阿噗。”

猫头鹰此刻正在欣赏他的信箱。听到喊声，不一会儿他便飞了下来。他和小猪皮杰一起把那个手扶椅子又推又拉，不一会儿，阿噗从底下钻了出来，又可以重新四处看看了。

“哎呀！”猫头鹰说，“所有的东西摆设得可真好呀！”

“阿噗，我们现在应该干什么呢？你能想出点什么来不？”小猪皮杰问道。

“这个嘛，我刚刚想出来个东西，”阿噗说，“那只是我想出来的一个小东西而已。”接着他就开始唱道：

我的胸口趴在墙上，

我刚才想着假装，

是在晚上睡觉；

我的肚子贴地趴着，

我真想唱点什么，

却又没有什么歌；

我的脸贴着地板，

在地上，这可真的，

像是个杂技演员；

可是一只友善的小熊，

被扣在藤椅下一动不动，

这可真不公平；

这样一个劲儿地压下来，

越压越厉害，

让他的老鼻子变得真可怜；

他的脖子、嘴巴、耳朵等，

变得越来越疼，

实在难以扛承。

“唱完啦！”阿噗说道。

猫头鹰以一种一点儿也不佩服的声音咳嗽着说道，如果阿噗确定他唱完了的话，现在大家就该动动脑子想想逃离的问题。

“因为，”猫头鹰说，“我们不能从以前的那个前门走出去了。有个什么东西压在它上面了。”

“那你还能怎样出去呢？”小猪皮杰担忧地问道。

“问题就在这儿，小猪皮杰，所以我才让阿噗把脑子转移到这个问题上面来。”

阿噗坐在地上，发现以前的墙壁变成了现在的地板，他抬头看了看新的天花板，原来以前的另一面墙壁变成了现在的天花板，上面还有一扇门，就是以前的那扇前门。他正在努力地想着办法。

“你可以背着小猪皮杰飞到信箱上面去吗？”猫头鹰问道。

“不可以，”小猪皮杰抢先说道，“他不可以。”

猫头鹰就向他们解释了什么叫做必要的背肌。他以前跟阿噗和克里斯托弗·罗宾解释过这个，而且还一直等着机会再来解释一次，因为在别人还没有搞清楚你讲的是什么东西之前，你很有必要解释两遍。

“因为你知道，猫头鹰，如果我们能把小猪皮杰弄到信箱那里去，他就能从递信的那个口子里钻出去，然后从树上爬下去，找人来帮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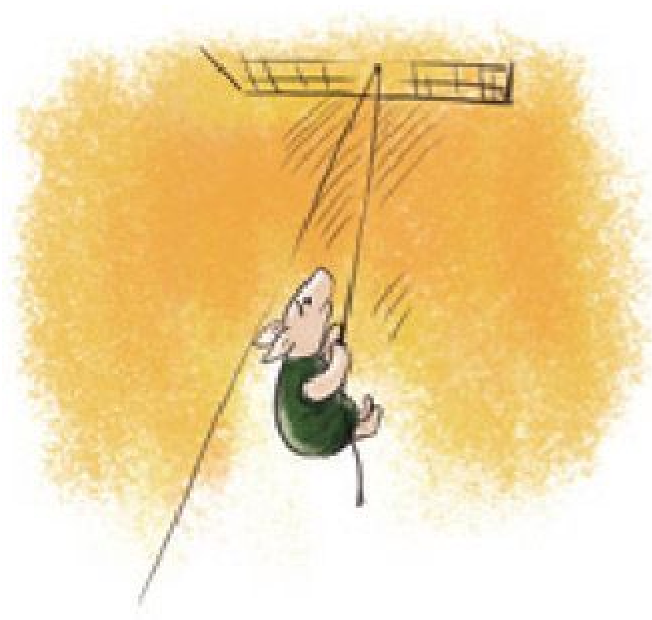
小猪皮杰赶忙说自己最近变胖了一点儿，尽管他很愿意，可是他可能钻不出去。而猫头鹰说他最近也把自己的信箱口子弄大了一点儿，免得自己收不到那些大大的信件，所以，也许小猪皮杰是可以钻出去的。小猪皮杰就说：“可是你刚才说什么行不通？”

猫头鹰说：“是的，这样是行不通，所以再想也没有用了。”

于是小猪皮杰赶紧说："我们最好想想别的什么办法。"而且他马上就开始想了。

但是阿噗的脑子已经回到了以前自己把小猪皮杰从洪水里救出来的那个时候，大家都那么佩服他。可惜这么光荣的事也不会常发生，他很希望再来一次。忽然之间，就像以前那样，他一下子就想到一个主意。

"猫头鹰，"阿噗说道，"我有主意啦！"



"真是智慧又有用的小熊！"猫头鹰赞美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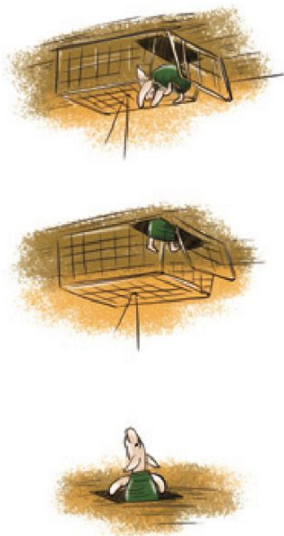
当阿噗听到有人称他是只智慧又有用的小熊时，心里真的很得意，但是他还是谦虚地说，他只是碰巧想到了而已。"你把小猪皮杰绑到一根绳子上，然后你嘴里衔着绳子的另外一头飞到信箱上去，把线穿过铁丝，再把线扯到地板上来，你和我在这一头用力地拉，小猪皮杰拽着绳子的那一头就可以慢慢地升起来啦。"

"要是绳子没有断的话，小猪皮杰就可以上去了。"猫头鹰说道。

"要是绳子断了呢？"小猪皮杰问，他想知道绳子断了会有什么后果。

“那我们就换根绳子再试一试。”

小猪皮杰听了这话十分不放心，因为不管最后换多少根绳子，结果对于他来说都是一样，那就是都得摔下来。但是，这看起来是目前唯一可行的办法。所以，在小猪皮杰最后一次回顾他在森林里的欢乐时光之后，他对阿噗勇敢地点了点头说：“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计计计……聪明的计策。”



“绳子不会断的，”阿噗悄悄地安慰他说，“因为你只是一只小动物，而且我会站在下面的。要是你救了大家，那之后说出去会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也许为此我还会写一首歌给你，大家就会说‘小猪皮杰干了多么伟大的一件事呀，有一首阿噗颂歌专门来歌颂他’。”

小猪皮杰听了这话之后感觉好多了。一切都准备好了之后，他发现自己正慢慢地靠近天花板，他很自豪自己可以大声喊：“看我啊！”但是他没有喊，因为他担心阿噗和猫头鹰一抬头看他就会分心，会把绳子给松开了。

“我们把他送上去了！”阿噗高兴地叫道。

“像我们所期待的那样升上去了！”猫头鹰满怀希望地说着。没多久就弄好了。小猪皮杰打开了信箱，爬了进去。接着，他解开自己身上的绳子，开始钻进那条裂缝。以前，当前门还是前门的时候，猫头鹰自己写给自己的很多信就是从这里投进来的。

小猪皮杰使劲地挤了又挤，钻了又钻，最后一使劲儿，终于钻了出去。他是多么高兴和激动啊，他最后尖叫了一声，给被关在里面的两个朋友报了一个口信。

“一切都很好啊！”小猪皮杰透过信箱朝里面喊道，“你的这棵树完全被风吹倒了，而且你的前门被一根树枝给堵住了，但是克里斯托弗·罗宾和我能够挪开它，我们还会给阿噗带一根绳子来，我现在就去告诉他，我可以很快地爬下树，这也很容易，我的意思是虽然危险，但是我能做到，克里斯托弗·罗宾和我半个小时之内会赶来。阿噗，再见！”还没等听到阿噗说“再见，谢谢你，小猪皮杰”的时候，小猪皮杰就跑开了。

“半个小时，”猫头鹰安慰自己说，“这刚好可以让我给你讲完罗伯特叔叔的故事——他的肖像就在你的下面，你瞧——现在让我想想啊，我讲到哪儿啦？噢，对啦！就是在这么一个狂风大作的日子里，我的罗伯特叔叔……”

阿噗闭上了眼睛。





第九章

伊尔给猫头鹰找了个新家，猫头鹰搬了进去



阿噗走进百亩森林，站在猫头鹰以前的那个房子的前面。它现在看起来一点儿也不像个房子了，更像一棵被风吹垮的树。房子只要是破成了那个样子，就是时候去重新找一个了。那天早上，阿噗在前门底下收到一张神秘的字条，上面写着："我正在邦（帮）猫头鹰找新家，你也去找找。小兔子瑞比。"正当他绞尽脑汁想弄明白这上面写的是什么的时候，小兔子瑞比恰好进来了，就把字条上的内容念给他听。

"我给每个人都留了一张字条，"小兔子瑞比说道，"并且告诉他们上面写了什么，这样他们也会去找。我在赶时间，再见啦！"说完就跑走了。

阿噗慢慢地跟在后面，比起给猫头鹰找房子来，他还有更好的事情要做，他得写一首“阿噗之歌”来回忆那间老房子，因为这是他很多天以前跟小猪皮杰承诺过的。尽管后来每次他和小猪皮杰见面的时候，小猪皮杰也没有说什么，但是你马上就会知道他为什么不说，因为只要有人一提起哼歌，或者树，或者绳子，或者夜里的暴风，小猪皮杰的鼻子尖立马就会变成粉红色的，他就会立马说一些完全不相干的其他事情。

“但是这也不容易啊，”阿噗看着猫头鹰以前的房子，对自己说道，“因为诗和歌谣不是你自己就可以找得到的东西，得是它们找到你才行。你能做的就是走到那个能让它们找到你的地方去。”

他满怀希望地等待着……

“好了，”阿噗等了好长一段时间后说道，“我应该‘这儿倒着一棵树’开始，因为确实是倒着一棵树，然后我再等等，看看接下来有什么会来。”

来的就是这个：

这儿倒着一棵树，

当他站着的时候，猫头鹰真爱他，

那天猫头鹰正在跟一个朋友说话，

那个朋友就是我，

（怕你没有听说过，这个朋友就是我阿噗）

突然一声巨响……呼呼呼。

哎呀！这风像发了疯似的，

把它最爱的树吹倒；

对它和我们来说，事情真是一团糟，

糟到让我觉得我简直就没见过。

小猪皮杰（伟大的小猪皮杰）想出一个方法。

“要勇敢！”他说，“要永远充满希望！”

我要一根绳索，一根细绳索也无妨，

要是没有细绳索，

最粗的绳索也行。

于是阿噗和猫头鹰“哎呀哎呀”使劲儿，

把小猪皮杰拉到信箱上面，

（信箱就是把信投进去的地方）

小猪皮杰拼命地钻出信箱的口子，

先让脑袋钻出，再让脚趾钻出。

噢，勇敢的小猪皮杰（小猪皮杰）！好样儿的，真勇敢！

小猪皮杰畏缩了吗？他有没有打颤？

没有，没有，他一点一点地往外钻……

终于钻到信箱外面，

这件事我亲眼看见。

他跑啊跑，最后停下来，

他大叫：“快去救猫头鹰，那只鸟！

快去救阿噗，那只小熊！”

大家穿过森林飞奔而来，

有多快跑多快。

他大喊：“救命啊，救命啊，快快快！”

指挥大家往那里跑。

为小猪皮杰歌唱：你真棒！呱呱叫！

很快就把门打开，

我们两个走出来！

为小猪皮杰歌唱：你真棒！呱呱叫！

你真棒！呱呱叫！

“写好了。”阿噗说道。他把这首歌唱了三遍。“跟我开始想的有点

不一样，但是还是写好了。现在我要把它唱给小猪皮杰听。”

“我正在帮猫头鹰找新家，你也去找找。”小兔子瑞比说。

“这是什么？”伊尔问道。

小兔子瑞比就把内容告诉了他。

“他的老房子怎么了？”伊尔问。

小兔子瑞比便把事情告诉了他。

“没有人告诉过我，”伊尔说道，“没有人通知我这个消息，算到下个星期五的话，已经有十七天没有人跟我说过话了。”

“肯定不是十七天……”

“算到下个星期五。”伊尔解释说。

“今天是星期六，”小兔子瑞比说，“算到下个星期五就是十一天，而且一个星期以前我还来过这里。”

“可我们没有说话，”伊尔说，“不是你一句我一句地交谈，你说了一句‘你好啊’然后就飞似的离开了。我还正在苦苦沉思该怎么回答你的时候，抬头一看，你的尾巴都已经跑远了。我本来想说声‘什么’来着，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这个嘛，我当时有急事要办。”

“没有给予也没有得到，”伊尔继续说，“也没有思想的交换。第一句话就像这样说声‘你好啊……什么……’之类的，也说不出什么东西来，更何况再要说第二句话的时候，你已经跑出很远了。

“这就是你的错了，伊尔。你从来都不去看看我们。你就只是待在这个森林的角落里面，等着大家来看你。你为什么不多去看看大家呢？”

伊尔半天不说话，只是埋头想着这件事情。

“你说的也许有点道理，小兔子瑞比，”最后伊尔开口说道，“我应该多多走动一下。我应该来来回回到处看看。”

“这就对了，伊尔。要是你愿意的话，你可以随时来看看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

“谢谢你，小兔子瑞比。要是有什么人大声地说‘该死，又是伊

尔’的话，我可以再走出来。”

“好了，”小兔子瑞比说，“现在我得走啦。”

“再见啦！”伊尔说道。

“什么？噢，再见。如果你确实给猫头鹰找到了一间房子的话，一定要告诉我们啊。”

于是小兔子瑞比就走了。

阿噗找到了小猪皮杰，他们正一起向百亩森林那里走去。

“小猪皮杰！”他们一声不吭地走了好一会儿之后，阿噗有点不好意思地说道。

“怎么啦，阿噗？”

“你还记得我之前跟你说过的要写一首阿噗颂歌送给你的事情吗？就是歌颂你知道的那件事。”

“你说过吗，阿噗？”小猪皮杰说道，鼻子尖有一点红了。“噢，是的，我想你是说过吧。”

“这歌已经写好了，小猪皮杰。”

那团粉红色慢慢地从鼻子尖往上爬，一直红到了他的耳朵上。

“已经写好了吗，阿噗？”小猪皮杰沙哑地问道，“是关于……关于……那个时候？就是当我们……你的意思是真的写好了吗？”

“是的，小猪皮杰。”

小猪皮杰的耳朵尖一下子发烧了，他努力地让自己开口说话，可他嘎嘎地尝试了一两次后，什么也没说出来。

于是阿噗继续说：“那首歌有七段。”

“七段？”小猪皮杰假装漫不经心地说道，“你很少在一首歌里面写上七段的，是吗，阿噗？”

“从来没有，”阿噗说，“我觉得这首歌还没有一个人听过呢。”

“其他人知道吗？”小猪皮杰问道。他停了下来，捡了一根小木棍，又把它扔了出去。

“还没有，”阿噗说，“我刚才还在想你到底更加喜欢哪一个呢，到

底是我现在就唱给你听，还是等到我们找到大家的时候，把它唱给大家听呢？”

小猪皮杰想了一会儿，说：

“我觉得我最喜欢的，阿噗，就是你现在就唱给我听……然后……然后再唱给大家听。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能听见，而我就可以说‘噢，是的，阿噗告诉过我了’，然后就假装没有在听的样子。”

于是阿噗就把那首歌唱给他听了，唱完了整整七段。小猪皮杰什么也没说，只是站在那儿，全身发热。因为从来没有人歌颂过小猪皮杰（伟大的小猪皮杰）。唱完的时候，他想把其中一段再听一遍，但是又不好说。就是以“噢，勇敢的小猪皮杰”开头的这一段，他觉得这一段这样开头非常有意思。

“我真的是那样做的吗？”小猪皮杰最后问道。

“说实话，”阿噗说道，“在诗歌里，在一篇诗歌里面……这个嘛，没错，你做了，小猪皮杰！因为这首歌说你做了。人们知道的也是那样。”



“噢！”小猪皮杰说，“因为我……我觉得我当时是有点畏畏缩缩的，就是刚开始的时候。但歌里面说：‘小猪皮杰畏缩了吗？他有没有打颤？没有，没有！’为什么这样说呢？”

“你只是在心里畏畏缩缩，”阿噗说道，“但是没有畏缩不前，对一个小不点动物来说，那就是最勇敢的方式了。”

小猪皮杰高兴地松了一口气，开始想着自己了。他是勇敢的……

他们赶到猫头鹰老房子那里之后，一看，除了伊尔，大家都在那里。克里斯托弗·罗宾正在指挥他们各自该干些什么，然后小兔子瑞比又重复性地告诉大家他们应该干什么，以防他们没有听清楚。接着他们就开始动工了。他们找到了一根绳子，正在拉猫头鹰的椅子和画，

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把它们从老房子里面拖出来，以后就可以放进新房子里去。袋鼠妈妈在底下捆扎东西，并冲猫头鹰喊道：“这块又脏又旧的洗碗布你不要了吧？是吗？那这条地毯呢？它上面满是洞洞了。”猫头鹰不高兴地往下喊：“我当然还要！现在只是好好地收拾一下家具，那不是洗碗布，那是我的围巾。”袋鼠小豆时不时地跳下去，又抓住绳子，跟新吊起来的东西一起吊上去，这让袋鼠妈妈很不放心，因为她总是找不到袋鼠小豆。于是她就生猫头鹰的气，说他的房子真丢脸，又潮湿又肮脏，这房子也该塌了。瞧瞧那墙角吧，都长了一大堆的伞菌了！多可怕啊！

猫头鹰觉得很奇怪，因为他之前根本就不知道这些。于是他往下看了看，一看就嘲笑了一两声说，那只不过是他的海绵，居然连一块普普通通的海绵都不认识，真是太可笑了。

“好啦！”袋鼠妈妈说。

袋鼠小豆立马跳了下来，大吵着说：“我一定要看猫头鹰的海绵！噢，就在那儿呢！噢！猫头鹰！猫头鹰！那不是一块海绵！那是一个土豆！你知道什么是土豆吗？等到你的海绵全都……”袋鼠妈妈马上叫住他：“袋鼠小豆，亲爱的！不应该对一个可以拼写出‘星期二’的人那样说话。”

当阿噗和小猪皮杰一起来的时候，大家都非常高兴。他们停下手头的活儿，好休息一下，也好听听阿噗唱那首新歌。他们告诉阿噗说，这首歌是多么的棒啊！小猪皮杰很不在乎地说：“那个确实不错，是吧？我的意思是说那首歌。”

“那么新房子怎么办呢？”阿噗问道，“你找到了吗，猫头鹰？”

“他找到的是新房子的名字，”克里斯托弗·罗宾嘴里嚼着一根草懒洋洋地说道，“所以他现在缺的就是一间房子。”

“我把它叫做这个名字。”猫头鹰像在说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一样说道，而且给大家看他一直都在做的一个东西。那是一块方形的模板，上面刻着猫头鹰房子的名字：

矛头鹰宅



就在这个高兴的时刻，有什么东西从树丛里钻了出来，撞到了猫头鹰。那块木板掉到了地上，小猪皮杰和袋鼠小豆赶忙弯下腰看。

“噢，是你啊！”猫头鹰生气地说道。

“你好啊，伊尔！”小兔子瑞比说道，“你在这儿啊！你到哪儿去了？”伊尔根本没注意到他们。

“早上好啊，克里斯托弗·罗宾！”伊尔一边说着一边粗鲁地推开了袋鼠小豆和小猪皮杰，然后一屁股坐在“矛头鹰宅”上面，“我们两个可以谈谈吗？”

“可以。”克里斯托弗·罗宾笑了笑，回答说。

“我听人说……这则消息传到了森林里我那偏僻的角落……右边那个没人要的潮湿的破地方……说是什么人在找一间房子，我已经帮他找到了。”



“啊，做得很好啊！”小兔子瑞比友好地说道。

伊尔缓缓地转过头来，看了小兔子瑞比一会儿，又朝克里斯托弗·罗宾转了回去。

“有人插入我们的谈话里面来了，”他放大了嗓门说道，“但是没关系，我们可以不用管。如果你跟我来，克里斯托弗·罗宾，你就可以看见那房子。”

“快来啊，阿噗。”克里斯托弗·罗宾跳了起来。

“快来啊，跳跳虎。”袋鼠小豆喊道。

“跟我们一起去不，猫头鹰？”小兔子瑞比问。

“等我一下。”猫头鹰一边说着，一边重新捡起他那块刚露脸的木板。

伊尔把大家都赶了回去。

“克里斯托弗·罗宾和我只是去散散步，”他说，“不是去搞大游行。如果他高兴带上阿噗和小猪皮杰的话，我也很欢迎他们一起去。但是不能一大帮子人都去，因为大家不能挤得连呼吸的地方都没有了。”

“没关系，”小兔子瑞比说，其实他也很高兴能留下来负责一些事

情，“我们继续回去把东西搬出来。那么现在，跳跳虎，绳子在哪儿？猫头鹰，你怎么啦？”

猫头鹰朝小兔子瑞比狠狠地咳了几下，因为他刚刚发现写有他的新地址的木板被弄脏了。但是他什么也没说，而屁股后面印着一大半“矛头鹰宅”的伊尔——和他的朋友一起走了。

不一会儿，他们就到了伊尔找到的那个房子。就在他们走到那里的前几分钟，小猪皮杰用肘子顶了顶阿噗，阿噗也顶了顶小猪皮杰，他们相互说道：“就是这个！”“不可能吧！”“是的，真的，就是这个！”

他们到那里一看，发现真的是这个房子。

“在那儿！”伊尔把他们挡在小猪皮杰房子的外面，得意扬扬地说道，“上面还有名字呢，什么都有！”

“噢！”克里斯托弗·罗宾叫道，在想到底该不该笑呢。

“这房子正好给猫头鹰。你不这样想吗，小猪皮杰？”

然后小猪皮杰就做了一件很伟大很高尚的事情，就像在梦里一样，他脑子里想的全是阿噗颂歌里面所有美好的歌词。



“是的，这间房子给猫头鹰正好！”他大方地说道，“我希望他在里面住得愉快。”他咽了两次口水，因为他自己在里面住得一直都很快乐。

“克里斯托弗·罗宾，你觉得怎么样呢？”伊尔有点儿着急地问道，因为他感觉到有一些不对劲。

克里斯托弗·罗宾首先想问一个问题，但是他不知道应该怎样开

口。

“这个嘛，”他最后说，“这是一所很棒的房子，而且要是你的房子被吹倒了，你必须得搬到其他的地方去，对吗，小猪皮杰？要是你的房子被吹倒了之后，你会怎么办呢？”

小猪皮杰还没来得及回答之前，阿噗就替他回答了。

“他会搬过来和我一起住，”阿噗说，“对吗，小猪皮杰？”

小猪皮杰紧紧地抓住了阿噗的手。

“谢谢你，阿噗！”小猪皮杰说，“和你住在一起，我真是太高兴了。”



第十章

克里斯托弗·罗宾和阿噗来到一块魔地，我们把他们就留在那儿

克里斯托弗·罗宾要走了。没人知道他为什么要走，也没人知道他要到哪里去。说实话吧，甚至也没人知道为什么大家都认为克里斯托弗·罗宾要走了。但是不管怎样，森林里的每个小动物都知道反正这事儿迟早会来临。即使是森林里最小的动物，就是小兔子瑞比的一个亲戚朋友（他觉得他有一次见过克里斯托弗·罗宾的脚，但是又不确定，因为他看到的也可能是别的什么东西），甚至连这最小的小家伙也在心里说，世界就要变样了。小兔子瑞比还有两个亲戚朋友，一个叫早，一个叫晚，其中一个这样说：“你说呢，早？”另外一个就说：“你说呢，晚？”他们两个都觉得没有希望了，而且看样子也等不到什么好的答案了。

终于有一天，小兔子瑞比觉得他再也等不下去了，于是就费尽心思地想出一则通知来，上面是这样写的：

通知：请大家到阿噗角集合，召开全体会以，通过一项决一。

小兔子瑞比（签名）



他写了两三遍，才好不容易把“会议”和“决议”写了出来，不过他拼出来的是“会以”和“决一”，他觉得应该就是这样写的。最后他终于写好了，然后把这则通知拿给大家轮流看。大家都说他们会来参加。

“哎呀，”那天下午伊尔看到大家都到了他的小屋，于是说道，“这可真是个惊喜呀！我也被邀请参加会议了吗？”

“别管伊尔啦，”小兔子瑞比悄悄地跟阿噗说，“我今天早上已经把这件事情全部都告诉他了。”

大家向伊尔打招呼说“你好啊”，伊尔就说他没什么好的。但是大家也没在意，就坐下来了。当大家都坐好了之后，小兔子瑞比重新站起身来。

“大家都知道我们为什么来这儿，”他说，“我也已经让我的朋友伊尔……”

“那就是我，”伊尔说道，“很荣幸。”

“我已经请他写了一项决议。”然后小兔子瑞比又坐下去接着说，“现在，有请伊尔。”



“不要催我，”伊尔一边说着，一边慢慢地站起来，“‘现在，有请伊尔’这句话逼我逼得太急了。”他从耳朵后面拿出一张纸来，然后打开。“没有谁知道这件事情，”他继续说，“这是一个惊喜。”他郑重其事地咳嗽一声，又接着说，“废话就不说了，在我开始之前，也许我应该说，在我结束之前，我要给大家念一首诗。迄今为止……迄今为止……这个很长的词语的意思是……这个嘛，你们会知道它的意思的……迄今为止，就像我所说的那样，森林里所有的诗歌都是阿噗写出来的，他是一只样子很招人喜欢但却没什么头脑的小熊。现在我要读给大家听的这首诗是伊尔写的，就是我自己，在一个安静的时候写出来的。如果大家能够把袋鼠小豆那牛一样的眼睛给挪开，而且把猫头鹰叫醒，我们马上就能欣赏到这首诗了。我把它叫做《诗一首》。”

那首诗是这样的：

克里斯托弗·罗宾就要离开。

至少我觉得他要走了。

要去哪里？

没人知道。

但是他要走了……

我是说就要跑。

（“跑”和上面的“知道”押韵。）

我们是否在意？

（“意”和上面的“里”押韵。）

当然，

非常在意。
（这里没有和第二行的那个“了”字押韵，真烦人！）
（现在我又没有和那个“真烦人”押韵，真烦人！）
那两个“伤脑筋”应该要互相押韵，
真伤脑筋！
这比我想象的难多了，唉，
我应该……
（好极了，这个“唉”和“该”字押韵。）
我应该，
再来一次，
但是停下来，
会更容易。
克里斯托弗·罗宾，再见咯！
我
（很好，“咯”和“我”押韵。）
我
和我所有的朋友
衷心给你……
我是说和你所有的伙伴，
（这里写得真奇怪，那是为了要和下面的押韵。）
衷心带给你，
美好的祝愿。
（完）

“如果有人想要鼓掌的话，”伊尔念完之后说，“现在就可以拍手了。”



大家都鼓掌了。

“谢谢你们，”伊尔说道，“真是意想不到，真高兴啊，只是拍得有一点点不够热烈。”

“这比我写的好多了。”阿噗佩服地说道，而且他真的觉得比自己的诗写得好。

“这个嘛，”伊尔谦虚地说，“应该是这样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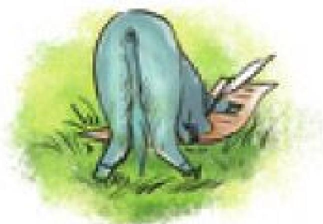
“我们每个人，”小兔子瑞比说，“都在这个决议上签上自己的名字，然后把它拿给克里斯托弗·罗宾。”

于是上面就签上了好多的名字，有阿噗、小猪皮杰、猫头鹰、伊尔、小兔子瑞比、袋鼠妈妈，以及一点墨迹和一连串墨迹。

签好之后，大家都向克里斯托弗·罗宾家走去。“大家好啊！”克里斯托弗·罗宾打了个招呼。









他们都回答了一声“你好啊”、然后就突然间感到非常不舒服不高兴，因为他们这话说得很像是“再见”，但是他们根本不愿意想这个问题。于是他们围着克里斯托弗·罗宾站着，等着有人先开口，他们都你推我攘地说：“你去说。”慢慢地，大家把伊尔推到前面来了，其他人就挤在他身后。

“怎么啦，伊尔？”克里斯托弗·罗宾问。伊尔把他的尾巴晃来晃去，最后终于鼓起勇气，开始说话了。

“克里斯托弗·罗宾，”伊尔说，“我们来是想向你说……是来给你……那个叫做……写的人是……但是我们都……因为我们都听说了，我的意思是我们都知道……哎呀，你知道的，就是……我们……你……就是，那个，长话短说吧，就是这样的。”他转过身来，很生气地对其他人说：“大家挤在一起，都没地方了。我从来都没见过这

么多的动物，都站错位置了。难道你们没看见克里斯托弗·罗宾想一个人安静地待着吗？我要走了。”说完，伊尔就气呼呼地走了。

不知道为什么，其他人也开始侧着身子悄悄地溜走了。当克里斯托弗·罗宾念完《诗一首》，抬起头说“谢谢”的时候，就只剩下阿噗一个了。







“收到这样的东西，真的是很高兴啊！”克里斯托弗·罗宾说。他折好那张纸，放进口袋里面。“来吧，阿噗。”然后他快步离开了。

“我们要到哪里去？”阿噗一边问，一边急急忙忙地跟在他后面，在想这是要去探险，还是要去干点别的什么事情。

“哪里也不去。”克里斯托弗·罗宾说。

于是他们就那么走了起来，走了一段后，克里斯托弗·罗宾说：“在这个世界上，你最喜欢的事情是什么？”



“这个嘛，”阿噗说，“我最喜欢的……”说到这儿他就得停下来想想了。因为虽然吃蜂蜜是一件很美妙的事情，但是吃之前的那种感觉比吃蜂蜜更加美妙。接着他想和克里斯托弗·罗宾在一起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而且小猪皮杰在身旁也是一件开心的事情。就这样，他把所有的事情都想了一遍，然后说：“我在这个世界上最喜欢的事情就是我和小猪皮杰去看你，你对我们说‘来点吃的怎么样’，然后我就说‘这个嘛，我不介意吃点儿东西，你介意吗，小猪皮杰？’这个时候，外面充满着歌声，小鸟儿不停地欢唱。”

“我也喜欢那样，”克里斯托弗·罗宾说，“但是我最喜欢做的事情还是什么也不干。”

“什么也不干是怎么干呢？”阿噗想了想后，问道。

“这个嘛，就是当你要去干什么事情的时候，有人问你：‘你要去干什么呀？克里斯托弗·罗宾。’你说：‘噢，什么也不干。’然后你就去干了。”

“噢，我知道了。”阿噗说。

“我们这会儿做的就是这种什么也不干的事情。”

“噢，我知道了。”阿噗又说道。

“意思就是一直走下去，仔细地听你听不见的声音，一点儿也不烦心，也没人打扰。”

“噢！”阿噗说。

他们就这样一路走下去，想想这又想想那，不一会儿他们就来到了一块魔地。这块魔地就在森林的最上面，叫做加隆坳，周围有六十多棵树围成一圈。克里斯托弗·罗宾知道这是魔地，因为从来没有人能够数清楚这到底是六十三棵树还是六十四棵树，就算他在每一棵数过的树上绑上一根绳子作记号，他也数不清楚。魔地之所以叫做魔地，还因为这里的地面并不像森林里那样长满了金雀花、蕨丛和石南花，这个地面上长满了绿油油的草儿，光滑幽静。这是森林里唯一一处你可以随意坐下来的地方，坐在那里，你可以看见整个世界不断延伸，直到天际，在这个加隆坳里，整个世界都和他们在一起。



克里斯托弗·罗宾还告诉了阿噗一些事情：有些人叫做国王和王后，有些东西叫做分子，有个地方叫做欧洲，大海当中有一个岛从来没有船去过，你还可以做一个抽水机（如果你想的话），爵士们被封为爵士，巴西出产一些东西。而阿噗，他的背正靠在六十几棵树当中的一棵上面，手叠在肚子上，说道："噢！我听不明白了。"他想，要是有一个真正的大脑那该多好啊，它可以告诉你好多东西！过了一会儿，克里斯托弗·罗宾说完了，他安静下来，放眼望着世界，希望这个世界永远不要停下来。

而阿噗也在那里思考，突然，他对克里斯托弗·罗宾说："做一个八十（骑士）是一件很伟大的事情吗？你觉得呢？"



“一个什么？”克里斯托弗·罗宾懒洋洋地说道，他在听着别的什么东西。

“在一只马上面。”阿噗解释说。

“一个骑士？”



“噢，是这样说的吗？”阿噗说，“我还以为是叫……当一个国王或者分子或者其他那些你所说的东西，是一件很伟大的事情吗？”

“这个嘛，没有国王伟大。”克里斯托弗·罗宾说。可是，当看到阿噗有点儿失望时，他马上又说了一句：“可是你比分子伟大。”

“一只熊能当上一个骑士吗？”

“当然可以啦！”克里斯托弗·罗宾说道，“我会把你变成一个骑士。”他拿出一根木棍，指着阿噗的肩膀，说：“平身，小熊阿噗骑士，你是我所有骑士当中最忠诚的一个。”

阿噗站起身来，又坐下，说：“谢陛下！”要是你被封为骑士之后，你就一定要这样说。接着他又走进梦境里面，在那里，他和抽水机骑士、巴西骑士和分子以及一匹马一起生活，他们都是很忠诚的骑士（除了分子以外，分子是负责照顾马的），忠诚于这位好国王克里斯托弗·罗宾。他时不时地摇摇脑袋，对自己说“我弄错了”。然后他就想起来，克里斯托弗·罗宾不管去什么地方，回来的时候都会给他讲许多东西，而对于一只没有头脑的小熊来说，要把这些东西弄清楚弄准确是多么的难啊，他只会把自己弄迷糊了。“所以，”他难过地对自己说，“或许克里斯托弗·罗宾什么也不会告诉我了。”接着他又想，做一个忠诚的骑士，是不是只要忠诚就可以啦，是不是就用不着知道什么事情啦。

这时候，双手托着下巴看着世界的克里斯托弗·罗宾忽然叫了一声：“阿噗！”

“怎么了？”阿噗问。

“当我……当……阿噗！”



“怎么了，克里斯托弗·罗宾？”

“我再也不想干什么事情了。”

“再也不想干了吗？”

“这个嘛，也还没到那个地步。因为别人是不允许你这样的。”

阿噗等着他继续往下说，但是他又安静下来不说话了。

“怎么了，克里斯托弗·罗宾？”阿噗想帮帮他，鼓励他说下去。

“阿噗，当我……你知道……当我连‘什么也不做’这件事也不做的时候，你还会时常到这里来吗？”

“就我一个吗？”

“是的，阿噗。”

“你也会在这里吗？”

“是的，阿噗，我也会在这里，真的。我答应你，我也会来，阿噗。”

“那就好！”阿噗说。

“阿噗，你答应我你永远不会忘记我。哪怕我活到一百岁了。”

阿噗想了一下。

“那么，那个时候我多少岁呢？”

“九十九岁。”

阿噗点点头。

“我答应你。”他说。

克里斯托弗·罗宾的眼睛仍然看着世界，然后伸出手去摸摸阿噗的手。

“阿噗，”克里斯托弗·罗宾真诚地说，“如果我……如果我不太……”他停了下来，又努力地接着说，“阿噗，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都会明白的，对吗？”

“明白什么？”

“噢，没什么。”他哈哈大笑，跳了起来，说：“走吧！”

“到哪里去？”

“随便到哪里去。”克里斯托弗·罗宾说。

于是他们两个一起走了。不过，不管他们去哪里，不管路上发生了什么，在森林最高处的这块魔地里，一个小男孩和他的那只小熊会一直在那里玩。

当我们很小的时候



当我们很小的时候

著者：〔英〕A.A.米尔恩
译者：陶　丹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我们很小的时候／（英）米尔恩（Milne,A.A.）著；陶丹译．--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2.6

（小熊维尼故事全集）

ISBN 978-7-5336-6788-7

I．①当… II．①米…②陶… III．①儿童诗歌 - 诗集 - 英国 - 现代 IV．①I561.8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07843号

书名：小熊维尼故事全集·当我们很小的时候

著者：（英）A.A.米尔恩

译者：陶丹

出版人：朱智润

选题策划：阿卡狄亚

特约编辑：向琳君

责任编辑：佘金锁

内文插画：食文主义

封面设计：钱佩佩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教育出版社 http://www.ahep.com.cn

（合肥市繁华大道西路398号，邮编230601）

营销部电话：（0551）3683010,3683011,3683015

印刷：小森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电话：（010）80215076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商联系调换）

开本：889mm×1194mm 1/24

印张：5

字数：15千字

版次：2012年10月第1版 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36-6788-7

定价：19.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致

克里斯托弗·罗宾·米尔恩

或者

比利月亮

正如他喜欢这样自称

这本书

主要是他的功劳

现在

谨此敬上

写在开始之前

有一次（但是我现在改变主意了），我想要在每首诗的顶上写上一些小注释，就像威廉·华兹华斯那样，他喜欢告诉读者他在哪儿，他和哪些朋友在散步，或者他在思考着什么，又或者他是什么时候有写诗的灵感的。如果你接着往下看，你会看到一些关于天鹅的诗句，我本该在注释里就给你解释，克里斯托弗·罗宾有天早上在给这只天鹅喂食的时候给他取了个名字叫“阿噗”。这对于一只天鹅来说，是再好不过的名字了哦。因为如果你叫唤他，但是他没有过来（这是天鹅很擅长的事情），那么你就可以假装你只是在说着“噗噗！”以此来表示你对他的漫不经心。好了，我也该告诉你每天下午阿噗湖边总有六头牛过来喝水，当然了，他们是一边发着“哞哞”声，一边走来。有天和我的朋友克里斯托弗·罗宾散步时，我自言自语道：“哞哞和噗噗很押韵呀！

当然了，有些小诗也不完全是讲这些的。好了，接下来呢，我首先想到的是在湖水中的天鹅。起初我觉得他有个阿噗的名字是多么幸运啊，后来我也不再那么想……于是诗歌就和我当初想的很不相同……我现在所能说的就是，要不是克里斯托弗·罗宾，那我也不会写它了；当然，我也可以说是为其他人写的。这就是这些诗写到一块儿的原因，因为它们都是克里斯托弗·罗宾的好朋友；如果我删掉了一首，仅仅因为它和前一首诗不一样，那么我就应该删掉前一首，因为它和后一首不一样，但这样做的话，它们会很失望难过。

这儿还有一件事。有时你也会想知道到底是谁在吟诵着这些小诗呢。是陌生但令人厌烦的作者，还是克里斯托弗·罗宾，又或者是其他小男孩、小女孩呢。是小奶妈？还是哞哞呢？如果我用威廉·华兹华斯的风格来写的话，那我就该给你解释清楚。但是，这一次，你要自己做决定哦。如果你不太确定的话，那么就有可能是哞哞。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哞哞，但他是个好奇心很重的小孩子。星期一他看起来像四岁，星期二看起来像八岁，但星期六又是二十八岁，而且你从来不会知道他哪天会发“r”这个音。但他和这些诗句有很大的联系。事实上，没有克里斯托弗·罗宾、哞哞还有画这些图画的夏普德，这本书是不可能完成的。他们常常互相礼貌地说着“谢谢你”，现在他们对着你说谢谢，是因为你把他们带回了家。“非常感谢你邀请我们。我们来了！”



街角

街角深处，
三路相遇，
行者匆匆，
脚步踢踏。
若问谁在街角穿梭？
一双鞋子是诺斯的，
一双拖鞋是珀西的，
踢踏！踢踏！踢踏！





白金汉宫

白金汉宫的哨兵正在换岗——

克里斯托弗·罗宾和爱丽丝一起走来。

爱丽丝马上要嫁给其中一位卫兵。

“卫兵可是个劳碌命呀。”

爱丽丝说。



白金汉宫的哨兵正在换岗——

克里斯托弗·罗宾和爱丽丝一起走来。

我们看到一个卫兵在岗亭放哨。

“一个士官在照看他们的短袜。”

爱丽丝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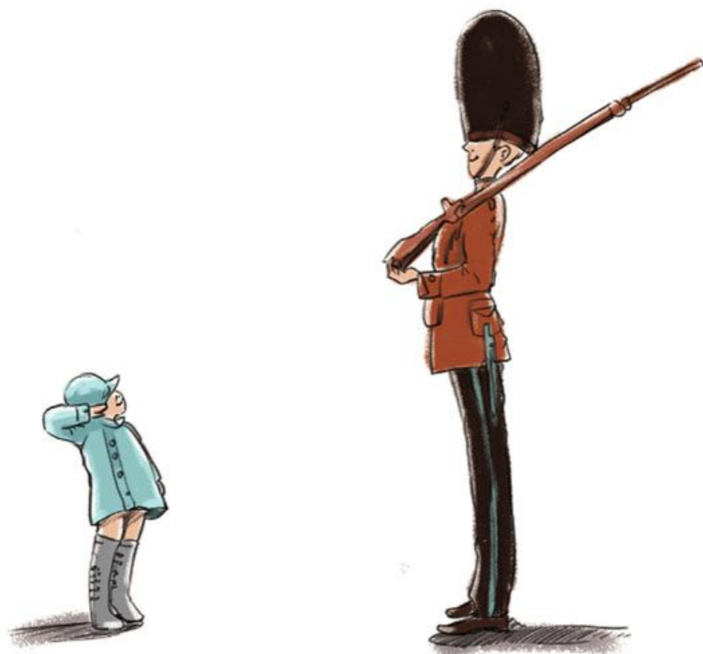
白金汉宫的哨兵正在换岗——
克里斯托弗·罗宾和爱丽丝一起走来。
我们期盼着皇帝，可他从未驾临。
“好吧，仍有上帝会护他安宁。”
爱丽丝说。

白金汉宫的哨兵正在换岗——
克里斯托弗·罗宾和爱丽丝一起走来。
广场内举行着盛大的狂欢。
“就算给我一百磅，也不要那帝王的皇冠。”
爱丽丝说。

白金汉宫的哨兵正在换岗——
克里斯托弗·罗宾和爱丽丝一起走来。
一张脸向外张望，但那不是我们的国王。
“他正埋头于纸上。”
爱丽丝说。

白金汉宫的哨兵正在换岗——
克里斯托弗·罗宾和爱丽丝一起走来。
“你觉得国王知道我吗？”
“当然了，亲爱的，不过我们该去喝茶啦。”

爱丽丝说。



1. 白金汉宫，即英国王宫。



幸福



约翰

穿着

大大的

防水靴;

约翰

戴着

大大的

防水帽;



约翰还有件

大大的

轻而薄的

防水衣。



而这一切，

（约翰说）

就是

幸福。





洗礼式

我应该怎么称呼
我那亲爱的小睡鼠呢？
虽然它的眼睛小小的，
但尾巴却大大的哦。



有时，我叫它淘气的约翰，
因为它的尾巴总在动
动啊动——
动啊动。

有时，我又叫它淘气的杰克，

因为它的尾巴一直在身后摆动着。

有时，我也会叫它淘气的詹姆斯，

因为它喜欢我直呼它的名字……

但是我觉得我应该称呼它吉姆，

因为我是如此

深爱着它。



小狗与我

当我漫步时遇到了一个人；
于是我们开始交谈，
他和我。
“你这是要去哪儿呀？”我问道。
（当他擦肩而过时，我对他说。）
“去村庄里，弄点儿面包。
你愿与我同行吗？”
“不，我不想。”



当我漫步时遇到了一匹马儿；

于是我们开始交谈，

马儿和我。

“马儿，你今天这是要去哪儿呀？”

（当它擦肩而过时，我对它说。）

“去村庄里，弄点儿干草。

你愿与我同行吗？”

“不，我不想。”





当我漫步时遇到了一位妇人；

于是我们开始交谈，

妇人和我。

“你这是要去哪儿呀？这么早？”

（当她擦肩而过时，我对她说。）

“去村庄里，弄点儿大麦。

你愿与我同行吗？”

“不，我不想。”



当我漫步时遇到了几只兔子；

于是我们开始交谈，

兔子们和我。

“你们穿着棕色的毛皮大衣是要去哪儿呀？”

（当它们擦肩而过时，我对它们说。）

“去村庄里，弄点儿燕麦。

你愿与我们同行吗？”

“不，我不想。”

我继续漫步着，遇到了一只小狗；

于是我们开始交谈，

小狗儿和我。

“这么好的天气，你这是要去哪儿呀？”

（当小狗擦肩而过时，我对他说。）

“到山上去，打打滚，玩一玩。”

“我愿和你一起去，小狗狗。”我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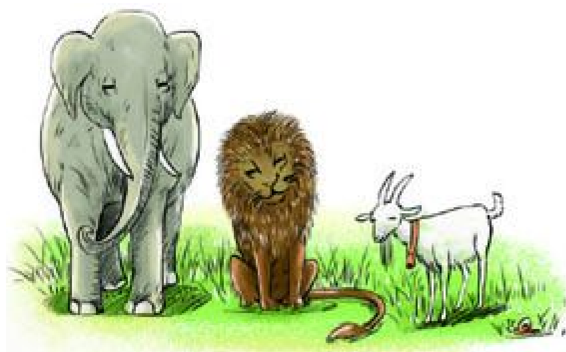
闪闪脚趾尖



当阳光
穿过苹果树叶倾泻下来，
当阳光
把树叶的影子投到地面，
于是我越过草坪。
从这片小草掠到那一片，
从那片小草踮到这一片。
踮脚尖，踮脚尖！
瞧，我来到了这边！



四个朋友



欧内斯特是只大象，一位身材高大的伙伴，

伦纳德是只狮子，有着六英尺长的尾巴，

乔治是只山羊，有着黄色的小胡子，

而詹姆斯则是一只小小的蜗牛。

伦纳德的围栏，又高大又坚实，

欧内斯特的食槽，四周十分厚实，

乔治找到了一支笔，但我觉得这不是该有的那支，

而詹姆斯则坐在一块砖上。





欧内斯特开始大声嘶喊，砸裂了它的食槽，

伦纳德开始大声吼叫，震动了它的围栏，

詹姆斯则发出了蜗牛身陷危险时的气喘吁吁，

但根本没有人听得见。

欧内斯特的嘶喊声使四周变得吵闹，

伦纳德一边吼叫一边踢打，

詹姆斯带着山羊的新指南针踏上了新的旅途，

而他终于到达了砖块的另一端。

欧内斯特是只心地善良的大象，

伦纳德是一只长着华丽尾巴的狮子，

乔治是只山羊，我曾提醒过的，

但詹姆斯只是一只小小的蜗牛。



1. 伦纳德，男子名，英格兰人姓氏，来源于诺曼底人名和日耳曼语，含义是“狮”和“勇敢的，坚强的”。



线条和方格



每当我走在伦敦的大街上，

总是细心留意自己的脚；

好让自己走在方格里，

因为角落里躲着许多熊，

准备吃那些

把脚踩在了线上的笨家伙，

吃完再返回到熊窝里。

我对他们说：“熊儿们，

看看我是怎么一直走在方格里的哟！”

那些小熊们相互吼叫：





“他是我的（猎物），
只要他够笨，脚踩在线上。”
有一些大熊假装来街角寻找朋友；
他们还假装不在乎
你走在线上还是走在方格里。
但是只有笨蛋才会相信他们；
你如何走路，实在太重要，
我快乐地大喊：“熊儿们，
看看我一直走在方格里哦！”





小精灵



巨幅的窗帘静静悬在卧室的角落里，

有人住在窗帘后面，但我不知道是谁；

是一个精灵吧，我想，但我不太确定。

（奶奶也不确定。）

我望向窗帘后面，但精灵离开得

太快——

精灵们从来不会停下脚步道一声：“你好吗？”

他们一闪而过便没了踪影，因为他们是如此的迅速。

（奶奶也说他们动作很迅速。）



独立

我从来没有，从来没有，从来没有喜欢听：

“亲爱的，小心点儿呀！”

我从来没有，从来没有，从来没有这样想过：

“抓紧——我的——手！”

我从来没有，从来没有，从来没有考虑过：

“亲爱的，别爬那么高！”

可他们却不知道，说这些话其实无济于事。





托儿所的椅子

一把椅子是南美洲，
一把椅子是航行在大海上的船，
一把给大狮子做笼子，
一把就留给我自己。



第一把椅子

当我来到亚马逊河，
晚上停下来开一枪，
叫上我忠实的伙伴。
三三两两的印第安人，
安静地来到林子里，
等待我登岸。
如果今天我不想

和他们一起玩耍，
我只需挥一挥手，
他们定会转身离开——
因为他们总是能理解。



第二把椅子

我是头待在笼子里的大狮子，
常用吼叫声吓唬奶妈。
接着我便紧紧地抱住她，
安慰她不用这么害怕——
那她就不再那么害怕。





第三把椅子

当我站在船上，我瞧见

一些船开了过来，

当他的大船从我身旁经过时，

船员凑过来

对我大声喊着，

只听风中传来他的喊声：

“这是环绕地球的航线吗？”

他的叫喊声渐渐远去。

第四把椅子

每当我坐在高高的椅子上

喝茶或者吃早餐或吃午餐，

都会假装那就是我的椅子，

而我只是一个三岁小娃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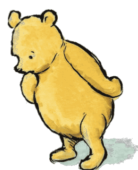
我将来会到南美洲去吗？

我会把船开到大海去吗？

或者会扮作关在笼子里的狮子和老虎吗？

又或者——我将来还只是我？





集市广场

我有一便士硬币，
一个闪闪发光的新硬币。
我拿着我的硬币
来到了集市广场。
我想要一只兔子，
一只小小的棕色兔子。
我到处
寻找着兔子。

于是我来到一个卖芳香薰衣草的摊位。
（“只要一便士就可以买一束薰衣草哦！”）
“你有没有兔子卖呢？因为我不想买
薰衣草。”
但是他们没有兔子，任何地方都没有。
我有一便士硬币，
还有另一个硬币。
我拿着我的硬币
来到了集市广场。
我很想要一只兔子。
一只小小的兔宝宝，

我到处
寻找着兔子。

于是我来到一个卖新鲜鲈鱼的
摊位。
（“快买啊！两便士就可以买到一条刚捕获的鲈鱼哦！”）
“你有没有兔子卖呢？因为我不喜欢
鲈鱼！”
但是他们没有兔子，任何地方都没有。



我得到了一个六便士硬币，

一个小小的白色硬币。

我手握着它

来到了集市广场。

我想买一只兔子。

（我确实很喜欢兔子。）

我到处

寻找着兔子。



于是我来到一个卖精巧蒸锅的摊位。

（“快来看一看、瞧一瞧啊！六便士就可以买到一个蒸锅哦！”）

“我能买一只兔子吗？因为我已经有

两个蒸锅了！”
但是他们没有兔子，任何地方都没有。
我什么也没有，
不，我不是什么都没有。

于是我没有向下走进集市广场；
而是走向一块空地里，
那是一片古金色的草地……
在那儿我看到了小小的兔子
到处都是！
于是我为卖精巧蒸锅的人感到难过，
为卖新鲜鲈鱼的人感到惋惜，
为卖芳香薰衣草的人感到可悲，
因为他们没有兔子，任何地方都没有！





黄色水仙花

她戴着一顶黄色的遮阳帽子，
穿着一件娇脆欲滴的绿色礼服；
迎向和煦的南风
她谦卑地低着头。
面对着温暖的阳光
她轻轻地摇着头，
对众花低声耳语道：
“冬季已经远去了。”





睡莲



睡莲是要到哪儿去呢？

来来回回，

摇曳在涟漪的水中，

湖水的女儿惬意地躺在莲叶上，

微风轻摇着她。

谁会来接她？

我会！我会！

安静点！安静点！

湖水的女儿安静地躺在睡莲叶上……



一阵微风轻拂过

水中的睡莲花，

善良的风儿唤醒她。

现在谁会来接她？

她微笑着轻轻地滑过

水中的睡莲花。

等等！等等！

太迟了！太迟了啊！

只剩下睡莲

来来回回，

在凝碧的波痕中

轻点着，轻点着。



任性的母亲

詹姆斯　詹姆斯
莫里森　莫里森
韦瑟比　乔治　杜普雷
悉心照料着
他的母亲，
尽管他才三岁。
詹姆斯　詹姆斯
对他母亲说：
“妈妈！
如果你不带我一起去的话，
你就到不了小镇的那头哦。”



詹姆斯　詹姆斯

莫里森的妈妈

穿上了一件金色的长裙，

詹姆斯　詹姆斯

莫里森的妈妈

驱车前往小镇的那头。

詹姆斯　詹姆斯

莫里森的妈妈

自言自语道：

“我独自一人能到达小镇的那头，

而且能在下午茶前准时赶回来。”



约翰王

贴出了一个通告：

“有人迷路了或者被绑架了又或者失踪了！

詹姆斯　詹姆斯

莫里森的妈妈

似乎已经走丢了。

最后一次有人看到她

在漫无目的地游荡。

嘴里还念叨着，

一定要到达小镇的那头——

奖励四十先令！”

詹姆斯　詹姆斯

莫里森　莫里森

（通常被称作吉姆）
告诉他的
其他亲朋好友
可千万别责备他。
詹姆斯　詹姆斯
曾告诉过他的母亲：
“妈妈！
如果没有我的同意，
你就绝对不能到小镇的那头去呀。”



詹姆斯　詹姆斯
莫里森的母亲
至今杳无音信。
约翰王
说他很抱歉，
王后和王子也表达了歉意。

约翰王

（有人告诉我）

对他的一个下属说：

“如果人们想到小镇的那头去，那么，

有谁可以阻挡呢？”

（咳，非常轻声的）

詹姆斯　詹姆斯

莫里森　莫里森

韦瑟比　乔治　杜普雷

悉心照料着他的母亲，

尽管他才三岁。

詹姆斯　詹姆斯

对他母亲说：

“妈——妈，

如果—你—不—带—我—一起—去—的—话，

你—就—到—不—了—小—镇—的—那—头！”



春之晨



我该去哪儿呢？我还没想好。

溪边的金盏花长得俏——

山上的松柏树长得茂——

去哪儿，去哪儿，我还不知道啊。

我该去哪儿呢？天上的云朵慢慢飘，

小小的，轻轻的，飞在蓝天上。
我该去哪儿呢？影子影子轻轻摇，
小小的，轻轻的，映在草地上。
假如你是一片高高飘荡的云，
在如空气般碧蓝的海面上起航，
瞧见我在田野里，你定会说：
“今天的天空可真是绿啊！”
我该去哪儿呢？乌鸦高声叫：
“活着实在真美好。”
我该去哪儿呢？林鸽咕咕叫：
“美妙的事儿可真不少。”
假如你是一只鸟，你定会住得高，
微风轻轻吹，你便轻轻靠，
当风儿带你走的时候，你定会说：
“今天我正想去那边逛一逛呢！”
我该去哪儿呢？我还没想好。
人们去哪儿又有什么紧要？
走进开满蓝铃花的树林吧——
去哪儿，去哪儿，我还不知道。



小岛



如果我有一艘轮船，
我会驾驶着我的船，
我会驾驶着我的船，
从东部海域出发。
向下驶向海滩，感受巨浪轻轻拍打着
海岸——
还有那绿色的层层叠浪和波光粼粼的
浪花——

轰隆！轰隆！轰隆！
拍打在阳光明媚的沙滩上。
然后我会走下船登上小岛，
攀登陡峭的白色沙滩，
爬上六棵深色树的树梢，
椰子树是生长在悬崖边的绿色皇冠——
手脚并用，
攀着石头，面对悬崖，
向椰子树爬去，
摇摇晃晃、跌跌撞撞地向上爬着，爬着，爬着
翻过这个山头，
越过那座巨石，
向上爬到六棵树生长的山顶……
我在那里躺着，休息，
手托着下巴，凝视
山下绚烂夺目的沙滩，
和翻腾的绿色叠浪
还有那远处灰蓝色烟雾中的
海天一色……
我惬意地躺在沙滩上，望着大海，
自言自语道：
“此刻别无他人，
世界因我而存在！”



三只狐狸

很久以前有三只小狐狸，
他们不穿长袜也不穿短袜，
但是却会用手帕来擦小鼻子，
还把手帕藏在纸盒里。



他们住在森林的三座小房子里，
不穿裤子也不穿外衣，
却爱光着脚丫跑遍整个林子，
还常和老鼠家玩捉迷藏游戏。



他们从不到大街上逛街，

但却爱在树林和灌木丛中捉东西，

他们去钓鱼结果钓到三条小蚯蚓，

他们去打猎却抓到三只大黄蜂。



他们若去露天游乐场，会赢大奖——

奖品是三份李子布丁和三份肉馅饼。

他们偶尔会骑骑大象，也会荡荡秋千，

还会在击椰子游戏中打中三个椰子。



这就是我知道的三只小狐狸哦。

爱把手帕收藏在纸盒子里的小狐狸，

住在森林的三座小房子里的小狐狸，

不爱穿裤子也不穿外衣的小狐狸，

不穿长筒袜也不穿短袜的小狐狸。



礼貌



如果有人问我，

我总是回答他们：

“很好，谢谢你，我很乐意回答。”

如果有人问我，

我总是回答：

“很好，谢谢你，您今天怎么样呢？”

如果他们有礼貌地

询问我……

我总是这么回答他们，

我总是这么告诉他们。

但是有的时候，

我希望他们不这样更好。



乔纳森·乔



乔纳森·乔

有一个大大的嘴巴，像一个“O”

和一个满是惊喜的手推车。

如果你想要一只球拍，

或者想要类似的东西，

无论你想要什么，他总能有办法。





如果你想要一个球，

一点问题都没有；

为什么呢？因为你越是想要，高兴就会越多——

想要一个不停滚动的圈圈，

或者一块永远不会停止的手表，

还是要一些糖果和阿伯丁猎狗。



乔纳森·乔

有一个大大的嘴巴，像一个“O”，

但这就是他高兴的原因：

如果你给他一个微笑，

只是偶尔笑一笑，

反正他从来对钱都不抱任何期望！





动物园



动物园里有狮子和咆哮的老虎，还有那大大的

骆驼和其他动物。

动物园里有大大的水牛、野牛和一头

长着翅膀的大熊。

动物园里有一头小小的河马，还有一头小小的

犀牛。

但当我去动物园时，我只给大象带了小面包！

动物园里有许多种獾，还有一座

管理员的房子。

动物园里有许许多多的山羊，一只北极熊，还有

各种各样的老鼠，

而且我认为这儿还有一种叫做

沙袋鼠的动物——

但当我去动物园时，我只给大象带了小面包！

如果你想和野牛说说话，但他从来听不懂；

印第安酋长不会和你握手——因为他

不喜欢握手。

狮子和咆哮的老虎也讨厌说：“你好吗？”——

于是当我去动物园时，我只给大象带了小面包！





米饭布丁



玛丽·简是怎么了呢？

她一直在不停地哭哭啼啼。

又一次——她不吃

她的布丁晚餐了哦

玛丽·简是怎么了呢？

玛丽·简是怎么了呢？

我已经答应给她洋娃娃和一个雏菊花环，

还有一本关于动物的书——结果都没起作用——

玛丽·简是怎么了呢？





玛丽·简是怎么了呢？

她很好，而且身体也没有不舒服；

但是，看看她，现在她又开始了！——

玛丽·简是怎么了呢？

玛丽·简是怎么了呢？

我已经答应给她糖果，陪她乘坐火车，

我甚至恳求她停一停，说说话——

玛丽·简是怎么了呢？

玛丽·简是怎么了呢？

她很好，而且身体也没有不舒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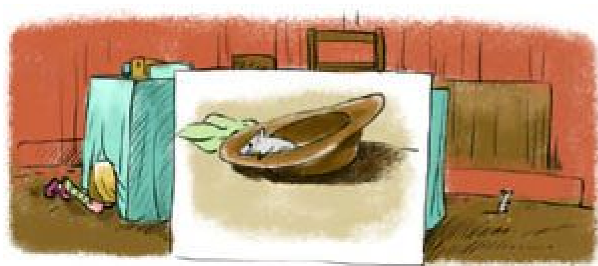
而且这又是一顿不错的布丁晚饭哦！

玛丽·简到底是怎么了呢？





失　踪



有没有人见过我的老鼠呢？

我把盒子打开了半分钟，

只为确定它真的在里面，

但当我再瞅瞅盒子时，它竟跳了出来！

我试着抓住它，我试着，试着...

我想它应该就在房子的某个角落。

有没有人见过我的老鼠呢？





约翰叔叔，你有没有见过我的老鼠呢？



它只是一只小小的老鼠，一只可爱的棕色小鼠。

它从乡下来，它不是小镇上的鼠，

它会在伦敦的大街上感到孤独寂寞；

而且，它能找到什么食物呢？

它一定在某个角落。让我问问罗丝婶婶：

你见过一只长着歪鼻子的老鼠吗？

哦，在什么地方见过呢——

它刚刚溜出去…

难道就没有人见过我的老鼠吗？



国王的早餐

国王问
王后，然后
王后问
一位挤奶工：
“你能给我们的皇家面包上
来点儿黄油吗？”
王后问完后
这位挤奶工
回答说：“当然可以，
趁母牛还没睡着
我现在就去告诉她哦。”
这位挤奶工
行了屈膝礼，
便去告诉
奥尔德尼乳牛：
“别忘了给皇家的面包片
加点儿黄油。”



奥尔德尼乳牛

疲倦地说：

“你最好告诉

国王陛下，

现在许多人

都喜欢用果酱

来代替。”

这位挤奶工说：

“怎么没想到呢！”

然后去见

女王陛下。

她向女王行了屈膝礼，然后

满脸紧张地说：

“打扰您一下，

女王陛下。

请恕我

冒昧。

但是果酱也很美味可口，如果

把面包涂上

厚厚的

一层

果酱的话。”

王后说声：

“噢！”

然后去见

国王陛下：

“说到在皇家面包上

涂点儿黄油，

很多人都

认为涂点

果酱

会更美味。

您愿意用

果酱

来代替吗？”

国王说：

“真烦人！”

然后又说：

“哦，天啊！”

国王低声啜泣道：“哦，天啊！”

然后回到床上。

“难道有人——”

他抽泣着，

“怪我是一个

挑剔的人吗！

我只不过想要

在我的面包上

涂上一丁点儿

黄油！”





王后说：

“有，有！”

然后吩咐

一位挤奶工。

这位挤奶工说：

“有，有！”

然后来到牛棚。

母牛说：

“有，有！

我可不是小气哦。

这儿是他要的一小碗牛奶，

还有涂在面包上的黄油。”

王后拿着黄油，

把它带给了

国王陛下。

国王说：

“黄油，嗯？”

然后从床上跳了下来。

“难道有人——”他一边说，

一边温柔地

吻了吻王后。

“有人——”他一边说，

一边从扶手楼梯上

滑了下来。

“有人——

亲爱的，

怪我是一个

挑剔的人吗！——

但是

我只不过想要在面包上涂点儿黄油罢了！”



1. 英文原词是“Alderney”，即奥尔德尼乳牛（原产于英国海峡群岛的奥尔德尼岛）。



蹦蹦跳



克里斯托弗·罗宾走路总要
蹦蹦跳，蹦蹦跳，
蹦蹦跳，蹦蹦跳，跳啊跳。
每当我礼貌地告诉他
别跳了，停一停，
他说他可没法儿不跳跳。



他要是不蹦蹦跳，

他就哪儿也去不了，

可怜的小克里斯托弗

哪儿也去不了……

所以他总是要不停地

蹦蹦跳，蹦蹦跳，

蹦蹦跳，

蹦蹦跳，

跳跳。





过家家



我想要一个士兵

（一个头戴高顶军皮帽的士兵），

我想要一个陪我一起玩耍的士兵。

我会给他奶油蛋糕

（一个大大的、甜甜的蛋糕），

还会给他奶油蛋糕和奶油茶点。

我想要一个士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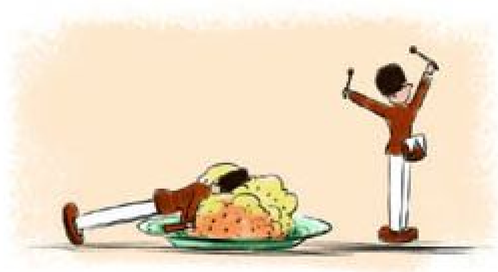
（一个身材高大、脸色红润的士兵），

我还想要一个会打鼓的士兵。

爸爸就要去买一个小士兵咯

（因为他已经向商店订购了）

爸爸一回来我就能得到一个士兵。





不完美的房子



我进入一所房子，但它不能叫做房子，

尽管它有宽宽的台阶和大大的客厅；

但却少了一个花园，

一个花园，

一个花园，

所以它根本不像一所房子。

我进入一所房子，但它不能叫做房子，

尽管它有大大的花园和高高的围墙；

但却少了一棵山楂树，

一棵山楂树，

一棵山楂树，

所以它根本不像一所房子。

我进入一所房子，但它不能叫做房子——

白色的花瓣从山楂树上飘落；

但却少了一只乌鸦，

一只乌鸦，

一只乌鸦，

所以它根本不像一所房子。

我进入一所房子，很高兴地称它为房子，



我能听到从山楂树上传来的鸟叫……

可惜没有人听得到，

没有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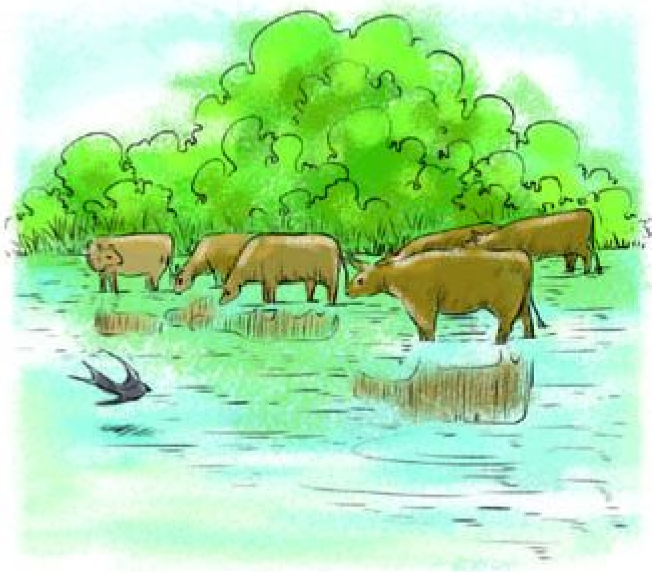
喜欢听，

根本没有人愿意听。



夏日的午后

六头棕色母牛蹚着河水来喝水
（所有的小鱼对着蜉蝣吹泡泡）。
第一头刚下水，水花立刻四溅到处飞舞，
接着五头牛，摇着尾巴哗啦哗啦跟在身后…
十二头棕色母牛低头在喝水
（所有的小鱼摆着尾巴游啊游）——
六头站在水中，六头映在水面；
一只深蓝色的燕子，轻快地掠过水面。





睡鼠和医生



从前有只睡鼠住在

蓝色的飞燕草和红色的天竺葵丛中，

每天他总能欣赏到这番

红花绿草的美景。

一个医生急匆匆地赶来，他说：

“啧啧，看到你躺在床上，可真遗憾啊。

当我检查你的胸腔时，说声‘九十九’就行了……

你不觉得菊花是最好的回答吗？”



睡鼠环视四周然后答道

（当他说“九十九”时），他努力地尝试过了，

但他觉得最好的回答还是

红色的天竺葵和蓝色的飞燕草。



医生站着皱了皱眉，然后摇了摇头。

他一边拿起他闪闪发光的丝绸帽子，一边说着：

“病人需要的是改变。”

然后到肯特去看看菊花。

睡鼠躺在那里，盯着

红色的天竺葵和蓝色的飞燕草看了又看，

他知道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代替

红色的天竺葵和蓝色的飞燕草。



医生返回来展示他所说的改变，

他从肯特带来了一些菊花。

“现在，”他说，“这些花儿可比

天竺葵（红色）和飞燕草（蓝色）好看多了。”

他们拿出铁锹挖出了

飞燕草（蓝色）和天竺葵（红色），

然后把菊花（黄色和白色）种上。

“现在呢，”医生说，“很快会让你见效的。”

睡鼠向外望，然后叹息道：

“我想，这些人应该比我更清楚。

也许这种行为是愚蠢的，但我还是喜欢看

红花绿草的美景。”

医生又来检查睡鼠的胸腔了，

要求他多滋补营养，多休息，

“这可真有效。”

他一边说，一边摇了摇温度计，

“都是这些菊花的功劳！”



睡鼠把视线从无尽的菊花（黄色和白色）中

移了出来。

“重新回到飞燕草（蓝色）和天竺葵（红色）的床上。”他想，

“那该是多么美好啊！”



医生说：“啧！这是另一个症状啊！”

于是命令她喝牛奶，按摩背部，

他一边无忧无虑地开着车，一边低声说着：

“你的菊花可真美丽动人啊！”



睡鼠用爪子捂着眼睛，躺在那儿，

想象着给自己一个惊喜：

“假装这些菊花变成一片

飞燕草（蓝色）和天竺葵（红色）！”



第二天早上医生搓了搓手掌，

说：“没有人比我更懂得

我的所作所为啊！它现在已经开始见效了！

太阳中的菊花是多么的新鲜耀眼啊！”

睡鼠紧闭双眼，幸福地躺着

他可以无视菊花，黄色或白色的，

他只觉得脑后全是

飞燕草（蓝色）和天竺葵（红色）。

这就是原因（艾米丽阿姨说）

如果一只睡鼠睡在菊花丛中，

你会发现（艾米丽阿姨说）他会用爪子捂着眼睛

很快地进入梦乡。





鞋子和长袜



山上有个岩洞，

里面住着老鞋匠。

（砰砰，咚咚，砰砰……

砰砰，咚咚，砰砰……）

他们正在为一位女士打造一双金色的鞋子。

（砰砰，咚咚，砰砰……

砰砰，咚咚，砰砰……）

这位女士就要嫁给她的白马王子了，

穿上白色的长裙，戴上洁白的面纱，

但她还差一双优雅娇小的鞋子。

砰砰，咚咚，砰砰……

砰砰。

河水旁有座小屋，

里面住着老织女。

（吱吱，唧唧，吱吱……

吱吱，唧唧，吱吱……）



她们在为一位女士编织一双金色的长袜。

（吱吱，唧唧，吱吱……

吱吱，唧唧，吱吱……）



这位女士就要嫁给她的真命天子了，

青梅竹马，门当户对，

但她还差一双优雅精致的长袜。

（吱吱，唧唧，吱吱……

吱吱）



细沙流过脚趾间



我想去看奔腾的大海，

和克里斯托弗一块儿，

诺斯给了我们每人六便士——

于是我们一道去了海滩那里。

细沙吹进眼睛，吹进耳朵，吹到鼻子里，

细沙飞到头发里，跑到脚趾间。

每当和煦的西北风吹起，

克里斯托弗的脚趾总是

溜进许多细沙子。

灰白色的大海舞动着，

克里斯托弗便把六便士紧紧抓住，
我们爬过了流沙——
克里斯托弗紧握着我。
细沙吹进眼睛，吹到耳朵，吹到鼻子里，
细沙飞到头发里，跑到脚趾里。
每当和煦的西北风吹起，
克里斯托弗的脚趾总是
溜进许多细沙子。
风儿在空中咆哮，
海鸥被风吹得哭叫，
我们试图说话，但只好大叫——
还好没人听到。
当我们返回家，头发满是细沙，
眼睛里，耳朵里，到处都是它。
每当和煦的西北风吹起，
克里斯托弗的脚趾总是
溜进许多细沙子。



骑士和女士



我最喜欢
旧画册上的那一页，
骑士和随从驾着骏马
踏着老镇斜坡上的鹅卵石，
女士们则站在屋檐下
激动地挥了挥最勇敢的手帕，
或者，自豪地笑了笑，
但那是中世纪的事。
它不会发生在现在；可是，
每当我眺望山上时
绿色和蓝色冷杉丛中的黑影

成双成对的，渐进渐现，

我想也许我可以

偶遇一位光彩照人的骑士

在蓝色和绿色丛中蜿蜒穿梭——

正如他在许多年前

一样…



也许我真的可以见到。但你不会知道。



小波比和小蓝衣娃

“小波比，
你放的绵羊怎么了啊？
波比，
你放的绵羊怎么了啊？”
“小蓝衣娃，真滑稽！
我放的羊儿走丢了，所有的！”
“小波比！
哦，这是干了件什么事儿呀！”
“小蓝衣娃，
你放的绵羊怎么了啊？
蓝衣娃，
你放的绵羊怎么了啊？”
“小波比，
在我打瞌睡时，
它们全都跑掉了。”
“小蓝衣娃，
我可真为你伤心。”



“小波比，

你打算怎么办呢？

波比，

你打算怎么办呢？”“小蓝衣娃，你瞧，

绵羊儿都会回家喝下午茶。”

“小波比，我放的羊儿可不会哦。”



“小蓝衣娃，

你打算怎么办啊？

蓝衣娃，

你打算怎么办啊？”

“小波比，

我会吹上一个小时的大喇叭。”

“小蓝衣娃，

那样应该很快吧？”



“小波比，

你将来想嫁给谁呢？

波比，

你将来想嫁给谁呢？”

“小蓝衣娃，蓝衣娃，

我想要嫁给你。”

“小波比，

我也是这么想的。”

“小蓝衣娃，

你将来会住在哪儿呀？

蓝衣娃，

你将来会住在哪儿呀？”

“小波比，小波比，

我会在山上和小绵羊一块儿住。”

“小蓝衣娃，

你会喜欢你的小波比吗？”

“小波比，

我会永远永远地喜欢你。

小波比，

我会永远永远地喜欢你。”

“我亲爱的小蓝衣娃，

靠近我，再近一点儿。”

“小波比，

我会永远陪着你。”





倒影



金色的阳光轻轻地照着

午后的丛林，

阳光透过宁静的天空

倾泻到一片安静的水塘，

和相互依靠的小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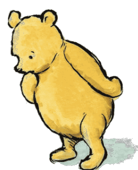
在那儿，我见到了一只洁白无瑕的天鹅

和它水中的倩影；

它们面对面，安静地互相凝视，

静静地等待微风的爱抚……

世界瞬间停止转动。



半楼梯

向下的楼梯中间
有一层台阶，
我就坐在那里。
再没有任何
其他的楼梯
会像这样。
我不是在楼梯的最底部，
也不是在楼梯的最上部；
这就是
我常常
停留的楼梯。
向上的楼梯走到一半
既不向上，
也不向下。
它不在托儿所里，
也不在城镇里。
各种稀奇的想法
在我头脑中转动：
“它不在
任何地方！

却在某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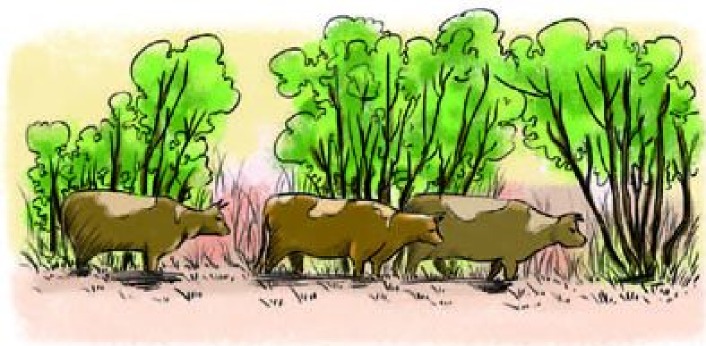
地方！”





入侵者

一簇簇黄色的迎春花
开满了丛林里的每个角落，
一片片白色的银莲花
如迎风飘飞的雪花
盖满了整片紫罗兰，
而圆叶风铃草却愈发耀眼。



迎春花遍布
整条羊肠小道的一边，
花影和阳光间
牛儿们排着队走来，
呼吸着清晨新鲜的空气
留下一阵芬芳。

他们一个一个只顾埋头于
他们的目的，他们遵循
有序的沉默……慢慢离开。
但所有的小树林却还在，
静静地等着，直到
一些在紫杉树上放哨的乌鸦，
看着队伍慢慢走过，
最后才张开黄色的小嘴
吹着口哨，牛儿们已经走开了……
一瞬间，所有的树木开始为春天
唱起了清晨欢歌。



午茶前



已经有一个多星期

没有看见埃米琳了。她从两棵高大的绿树底部间

悄悄溜走了……

我们都急着去找她。“埃米琳！”

“埃米琳，

我不是责怪你——

我只是说你的小手不干净。”

我们赶到绿树底部间……

但是仍然没有见到

埃米琳。

埃米琳

从两棵高大的绿树底部间

悄悄溜走了。

我们都急着去找她。“埃米琳！

你去哪儿了呀？

你去哪儿了呀？

怎么办呢？都已经一个星期了呀！”

埃米琳说：“真笨笨，我去见王后了呀。

她说我的小手很干净哦！”



玩具熊



有只玩具熊，
从不爱运动，
长得像水桶。
这只玩具熊，
难怪长得矮嘟嘟；
它做的唯一运动
就是从床上翻下来，
但通常再难
爬上去。
胖嘟嘟是
现在困扰它的大问题；
泰迪也很担心
它自己太胖胖。

它想："要是我瘦点该多好啊！
但人们通常怎么减的呢？"
它又想："让我做运动，这可真不公平呢！"



它常对着玻璃窗照镜子，
但许多周后都没有奏效，
它都有点小嫉妒那些
想要减肥的人们。
它甚至没有看到任何人
"和我（它说）一样肥！"
他一边叹息，一边自言自语道：
"我是说，（它说）和我一样肥！"
现在泰迪只好整晚

睡在地板上，
它的周围环绕着许许多多
叫不上名字的动物；
除此之外，还有书籍和其他东西，
例如一位心地善良的亲戚带来的
“很久以前”的老故事
以及那些押韵故事。
有天晚上，它一不留神瞟到
一本旧图画书，
突然看到书上
有张法国国王的图片
（他是位胖胖的国王）而且画下面
有行字：“路易斯这样这样的国王，
昵称‘帅气王’！”它看完后，
（立刻想到）国王也很胖！
小熊欣喜若狂地读着
伟大国王的介绍，
昵称“帅气王”，它一边看，
一边确信国王也很胖。
昵称“帅气王”，毫无疑问
这位国王也很胖。
那么这只熊（也有胖胖的身材）
也可称作“帅气的小伙”！



“也可以那么称呼。”或者是说
很多年前它“就是那么称呼的”？
现在它竟然有点小担心：
“路易斯这样这样的国王还活着吗？
美丽和时尚一成不变，
还是日新月异？
那么‘帅气的路易斯’还在我们身边吗？
不幸的是，我却不知道啊。”
第二天早上（对着镜子）
它又一次心生此疑惑。
一个问题萦绕在它脑海中：
“他还活着吗？”
接着，他对着玻璃窗琢磨着；但是
格子窗，突然轻轻地关上
又旋转开。随着一声惊叫“噢！”
泰迪熊随即消失了。
人流中出现了
一位胖胖的人，眼睛一闪一闪，

他看到街上的泰迪
便轻轻地拿起了它的大腿，
在它耳边轻声细语地
说起了安慰的话：
“没事了，没事了！”“紧跟我吧！”“一点儿也不用担心。”
“啧啧，可真是件恼人的跌倒啊。”
泰迪一句话也没有回，
它也许没有听到。
泰迪只是看了又看：
图画书上那位胖胖的人！
“帅气的”国王——他会是
那个人吗？
“不可能呀！”他猜想着，“但是也许就是啊。
问一问也无妨。我应该问一问。”
“你是，”他说，“是不是
法国的国王呢？”
对方一边谦逊地弯下腰，拿下帽子，
一边回答道，“我是。”
接着又说道，“请问，
你是不是爱德华熊先生呢？”
于是泰迪深鞠一躬，
礼貌地回道：“是这样的。”



国王和爱德华熊

站在窗户底下，

帅气，才不关乎

是不是肥胖……

接着，国王陛下说：“好了，好了。

我必须要走了。”然后拉了拉铃铛。

“胖小熊，”他笑着说，“再见！”

于是转身，离开了。

有只玩具熊，

从不爱运动，

长得像水桶。

这只玩具熊，

难怪长得矮嘟嘟；

但你认为它很担心

它太肥了吗？

才没有哦。相反地，

他对又矮又胖很骄傲！





坏爵士布莱安·博坦尼



布莱安爵士有一把配着大旋钮的战斧。

他走到村民中间，用斧头敲打他们的头。

在星期三和星期四，

尤其是星期四，

他会敲响村中农舍的门，这样说道：

“我是布莱安爵士！”（铃铃）“

我是布莱安爵士！”（砰砰）

“我是布莱安爵士。

像狮子一样狂野！

给我拿那个，那个还有那个。”



布莱安爵士穿着一双带着大马刺的靴子，

这是他特别喜欢的战靴。

在星期二和星期五，

为了让街道显得干净，

他会召集经过的村民，把他们踢到池塘里去。

“我是布莱安爵士！”（扑通）

“我是布莱安爵士！”（扑通）

“我是布莱安爵士。

“像狮子一样狂野！

还有谁想洗个落水澡的？”



某天早晨布莱安爵士醒来后却找不到他的战斧了。

他穿上第二双靴子走进村庄。

刚走了百余步，

村民们便围住他，面带讥讽地敬礼。

“你是布莱安爵士？确实啊！

你是布莱安爵士？亲爱的，亲爱的！

你是布莱安爵士。像狮子一样狂野？

真高兴在这儿见到您啊！”

布莱安爵士在水里走了一遭，发现许多浮萍。



人们把他拖出水面，晾干后用斧子敲打他的头。

他们拽着他的马裤把他拎起来，

再把他丢到沟渠里。

他们把他推到瀑布底下，这样说道：

“你是布莱安爵士——不许笑！

你是布莱安爵士——不许哭！

你是布莱安爵士，像狮子一样狂野——”

狂狮布莱安爵士，再见！”

布莱安爵士挣扎着回到家，把战斧砸了个稀巴烂。

他把战靴拿出来投进了火炉。

他完全变了个样，

如今他不再佩戴马刺，

以乡绅博坦尼的名号走在村子里。

“我是布莱安爵士？不，不是的！

我是布莱安爵士？布莱安是谁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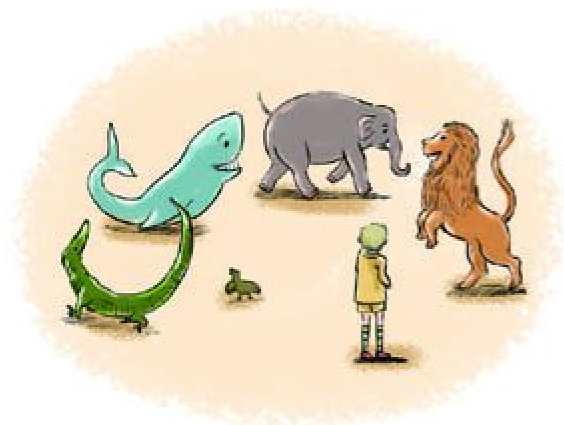
我什么头衔都没有，我是博坦尼，

平凡人博坦尼。”





赶时髦



狮子有条尾巴，一条超炫的尾巴，

大象也有条超炫的尾巴，

鲸鱼也有尾巴，

鳄鱼也有，鹌鹑鸟也有——

它们都有尾巴，但唯独我没有。

如果我有六便士，我一定会买一条；

我会对售货员说：“给我一条尾巴试一试。”

那样我会对大象说：“这就是我的尾巴哦！”

它们都会围着我瞧一瞧。

然后我会对狮子说：“哎呀！你有一条尾巴！

大象也有尾巴，鲸鱼也有尾巴！

快来看一看！这儿有条鳄鱼！它也有尾巴！

你们都和我一样，有尾巴呀！”





炼金师



街头住着一位小老头，

长着拖到地上的长胡子。

他是我唯一渴望见到的人。

我想他应该十分高兴，

因为他整天都在和他的小猫咪交谈，

他问问这，说说那，

整晚他都戴着一顶清醒帽，

在书房里写着写着。

他穷尽一生（他已经很老很老了）

都在说着："快瞧呀！快看呀！

托儿所的护栏变成金子了！"——但它本来就是金色的！

（或者说火钳，或者说窗帘杆。）

但有时他也不太确定，

也许调配的第一种药物不太对，

所以他只好整晚整晚地工作，

直到他确定无疑。



长大了

我鞋子的鞋带变长了，

我穿上了双肩的吊带裤，

我为跑步比赛做好了准备。

谁愿意和我一起呢？



我有一对新的背带，

我还有一双系着棕色鞋带的新鞋，

我还知道一个玩耍的好地方。

谁愿意和我一起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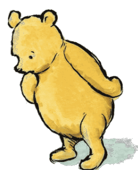
每天早上我都会优雅地说：

“谢谢你，天主。给我美丽的肩带。

我自己会系棕色的新鞋带。”

谁愿意和我一起呢？





如果我是国王

我常想，如果我是国王，
那样我就能为所欲为。
如果我是西班牙国王，
那就敢脱掉帽子雨中跑。
如果我是法兰西国王，
那就可以邋里邋遢地去看姑姑。
如果我是希腊国王，
那就把橱壁上的装饰都毁掉。
如果我是挪威国王
那就让大象陪我一起玩。
如果我是巴比伦国王，
那就不会扣上手套扣。
如果我是廷巴克图的国王，
我就能做我喜欢的事情。
如果我是掌管所有事情的国王，
我就会对士兵说："我才是国王！"





晚祷



小男孩跪在床脚边，

金色的小脑袋耷拉在小手上。

嘘！嘘！谁也别说话！

克里斯托弗·罗宾正在做祷告呢。

上帝保佑妈咪。我想我说对啦。

今天晚上洗个澡怎么样呀？

冷的时候太冷啦，热的时候太热啦。

噢！上帝保佑爸爸——我差点儿忘啦。

我要是把手指张开一条小缝，

我就能看见保姆的睡衣挂在门上。

那是件漂亮的蓝色睡衣，但是却没有兜帽。

噢！上帝保佑她，愿她一切都好。

我的有兜帽，我躺在床上，

把帽子罩在我的脑袋上，

闭上眼睛，蜷缩起来，

就没人知道我在哪儿啦。

噢，感谢上帝给予我如此美好的一天。

我还需要说些什么呢？

我说了“保佑爸爸”，那么还要说什么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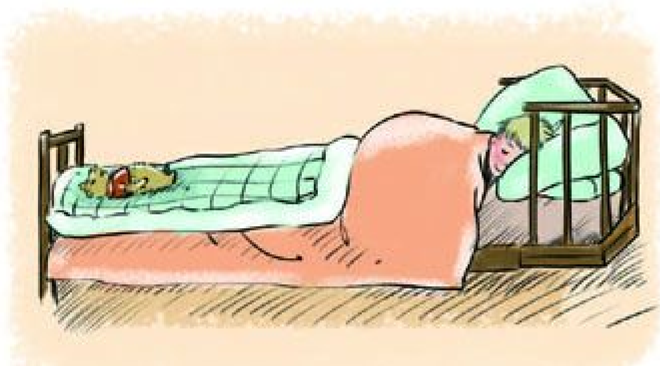
噢！我知道啦。上帝保佑我啊。

小男孩跪在床脚边，

金色的小脑袋耷拉在小手上。

嘘！嘘！谁也别说话！

克里斯托弗·罗宾正在做祷告呢。



现在我们六岁了



现在我们六岁了

著者：〔英〕A.A.米尔恩
译者：田建铭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 徽 教 育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在我们六岁了 /（英）米尔恩（Milne,A.A.）著；田建铭译.--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12.6

（小熊维尼故事全集）

ISBN　978-7-5336-6789-4

I.①现…　II.①米…　②田…　III.①儿童诗歌 - 诗集 - 英国 - 现代　IV.①I561.8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07833号

书名：小熊维尼故事全集·现在我们六岁了

著者：（英）A.A.米尔恩

译者：田建铭

出版人：朱智润

选题策划：阿卡狄亚

特约编辑：向琳君

责任编辑：丁昌龙

内文插画：食文主义

封面设计：钱佩佩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教育出版社http：//www.ahep.com.cn

（合肥市繁华大道西路398号，邮编230601）

营销部电话：（0551）3683010，3683011，3683015

印刷：小森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电话：（010）80215076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商联系调换）

开本：889mm×1194mm　1/24

印张：5

字数：15千字

版次：2012年10月第1版 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36-6789-4

定价：19.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致

安妮·达灵顿

现在她七岁啦

她是

那么的

与众不同

写在开始之前

当你在吟诵诗的时候——这件事其实我们从没干过——有时候你会发现，从一开始，约翰叔叔就在跟罗斯说要是他找不到眼镜，他就听得不是很清楚，还在问她知不知道眼镜放在哪里了；当大家都停下来不找眼镜的时候，你念到了最后一节，下一分钟他们就会说“谢谢你，谢谢你”。但事实上却不知道那诗讲的是什么。于是，下一次你变得更有经验更小心了。就在你开始之前，你会大声地说“呃，嗯，嗯！”，意思就是“好啦，我们要开始啦”。接着大家都安静下来望着你：这就是你想要的效果。接着你就以一种任何时候都可以开始吟诵的姿态开始了……有时候这样子很好，有时候又不好……慢慢的，你发现自己想都没想便可以脱口而出。好啦，我写着的这一小段，叫做前言，就是这本书的“呃，嗯，嗯！”部分，我把它放进这本书里，部分原因是——不要让你感觉很惊讶很突兀，部分原因是——要是没有这部分我就不能开始啦。有些很聪明的作者说没有“呃，嗯，嗯！”这部分也很容易开始呀，但是我不同意。我觉得要是没有剩下的部分，这本书会容易得多。

我要在前言里面说的也就是这个啦。我们写这本书写了差不多三年了。我们还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写啦……现在我们六岁啦。所以，这其中当然有些东西看起来会很幼稚，好像他们就是一不小心从某本书中溜出来的。书中有一页——管它是哪一页呢——看起来就像三岁时候的东西，刚才我们念给自己听的时候我们说，“这样啊，好啦，好啦。”然后就快速地翻页啦。所以我要告诉你的就是，这本书的名字并不意味着我们总是六岁这么大，而是意味着我们现在是六岁，我们差不多也就停留在那儿啦。

A.A.米尔恩

附言：阿噗想要我们告诉你说，他觉得这是一本不一样的书呢；他希望你不会介意啦，因为有一天他从书中穿过，想要去找他的好朋友小猪皮杰的时候，自己却一不小心坐在书中的某几页上面啦。



独　处

不管我走到哪儿，我都有一所房子，
我走的时候人群拥挤；
不管我走到哪儿，我都有一所房子，
那里没人留下过踪迹；
不管我走到哪儿，我都有一所房子，
那里没人说“我不同意”；
那里没任何人讲任何话——因此，
那里没别人，除了我自己。





国王约翰的圣诞

国王约翰是个伪君子——
他爱斤斤计较，
所以没人同他搭讪，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流逝。
走在镇上的人们，
如果碰巧遇见他啦，
要么给他横眉与白眼，
要么高昂着下巴走过——
坏蛋国王约翰呆呆地站在那里，
在他的皇冠下羞愧脸红。



国王约翰是个伪君子，

也没什么深交挚友。
呆在家里的每个下午……
都没人来找他喝茶。
不久，十二月降临，
搁在书架上的贺卡，
那些祝他圣诞快乐、
祈祷来年财富的贺卡，
从来不是他亲朋好友所寄，

只是他自己送给自己。
国王约翰是个伪君子，
可他也会心怀希望，也会担忧害怕。
至今都没有收到过礼物，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每当圣诞来临，
街上的吟游诗人，
从年轻人手中收集颂词，
以备他们唱曲之需的时候，
他就会悄悄地爬上阁楼，
满怀希望地将袜子挂好。
国王约翰是个伪君子，
他总是形单影只；
在爬屋顶的时候，
孤单的他忽然有了个愿望。
他写下愿望，然后靠着烟囱

贴上：

“致天下所有——或远或近——

一切都好。尤其是圣诞节。”

但是署名并不是大大的“约翰内斯·劳”，

而是卑微地写上“杰克”。



“我想要圣诞饼干，

我想要一些甜点；

我觉得一盒子的巧克力，

立马会出现；

要是有橘子，我也不会介意，

我还喜欢坚果呢！

我应该需要把小刀

可以真正用来切的小刀。

噢！圣诞老人，要是你仍然爱着我，

请赐给我一个大大的红色橡胶球吧！”

国王约翰是个伪君子——
他写好了这个愿望后，
从他的水落管上滑下来。
再次回到他的屋子，
他躺在那里整夜未眠，
为希望和不安祈祷。
“我觉得他现在准是来啦。”
（他紧张得直冒冷汗。）
“他会带一份礼物来的，不管怎样——
收到第一份礼物的时候已经是很多年以前啦。”
“忘了圣诞饼干吧，
也忘了那些甜点吧；
我知道一盒子的巧克力
绝不会立马出现；
我不喜欢橘子，
我不喜欢坚果，
而且我也有一把小刀
几乎可以用来切割。
但是，噢！圣诞老人，要是你终究爱过我，
请赐给我一个大大的红色橡胶球吧！”

国王约翰是个伪君子——
次日早晨的太阳升起，
向等待已久的世界宣告，
圣诞已经来临，

人们取下那些袜子，

打开一看，满怀欣喜，

里面有圣诞饼干，有玩具，有游戏机，

嘴唇上粘着甜点的

国王约翰冷冷地说道："如我所忧，

我还是什么也没有！"

"我确实想要圣诞饼干，

我确实想要甜点；

我知道一盒子的巧克力

最终还是会出现；

我确实喜欢橘子，

我确实喜欢坚果。

我没有一把小刀——

没有一把可以用来真正切割的小刀。

噢！要是圣诞老人终究还是爱着我，

他就会给我一个大大的红色橡胶球呀！"

国王约翰靠在窗边，

皱着眉头朝下面看，

一群欢快的男孩女孩

在雪地里嬉戏玩耍。

看着下面，他站了一会儿，

羡慕底下的所有人……

这时一大团红色的东西穿过窗户，

被他的皇家脑袋猛撞一下，

弹到了床上，原来

是一个橡胶球！

噢！圣诞老人啊！

您已听见我的祈祷

带给我一个大大的红色的橡胶球！





繁　忙

我想我是一名松饼师，可是我却没有门铃，
我也没有那些松饼师要卖的松饼
之类的东西。





也许我是一名邮递员。不，我想我是一个

电车轨道。

我觉得这十分古怪，并且我不知道

自己到底是什么——



只是

转啊转，

又转啊转，

我不停地围着桌子转——

围着托儿所里的那张小桌子——



转啊转，

又转啊转，

我不停地转啊转。



我想我是一名旅行家，正从一只小熊那儿逃脱；

我想我是一只大象，

藏在又一只大象的身后，

又一只大象却藏在另一只并不是真正在那儿的大象的身后……



于是

转啊转，

又转啊转，

又转啊转，又转啊转，

又转啊转，

我不停地转啊转。



我想我是一名售票员，正在卖票——

请买票，



我想我是一名医生，正在看望一个打喷嚏的家伙；



也许我只是一位保姆，正在和一个婴儿车

窃窃私语，

我觉得这十分滑稽，并且我不知道

自己到底是什么——

但是

转啊转，

又转啊转，

我不停地围着桌子转——

围着托儿所里的那张小桌子——



转啊转，

又转啊转，

我不停地转啊转。

我想我是一只小狗狗，瞧！我正朝外吐舌头哩；



我想我是一只骆驼，

正在找寻另一只骆驼，

另一只骆驼又正在找寻一只在找他的骆驼乖宝宝的骆驼……

于是

转啊转，

又转啊转，

又转啊转，又转啊转，

又转啊转，

我不停地转啊转。





打喷嚏的家伙

克里斯托弗·罗宾
患了咳嗽啦
还打喷嚏哩，
他们把他
困在
他那床上。
他们给他开了药
用来对付鼻子上的感冒，
还给了他一些药
用来对付脑袋上的感冒。
他们在猜测
咳嗽到底会不会



变成麻疹呢，

而打喷嚏到底会不会

引起

腮炎；



他们急急忙忙地给他

检查胸口，

还有身体的其他地方呢，

是不是肿胀啦，长了小胞胞。

他们请来了医生，

对付喷嚏，

还有咳嗽，

请医生来告诉他们

应该做些什么。

各种各样的

知名医生

赶忙
跑了过来。
他们都做了笔记
记上他咽喉的症状，
他们问他是否口干舌燥；
他们问哮喘
的后面是不是就会出现喷嚏，
还是喷嚏
最先出现。

他们说：“要是你
招惹喷嚏
或是咳嗽，
麻疹就很容易出现。
但是如果你迁就或是躲开
咳嗽
或者喷嚏
麻疹当然就会离开。”
他们解释了喷嚏现象
还有咳嗽，
麻疹初期
的样子。
他们说：“要是他遇风发凉
那么疹子，
就会跑来。”



克里斯托弗·罗宾

第二天早上起床，

喷嚏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啦。

他的眼神

似乎在对天空说：

“好啦，今天该怎么捉弄他们呢？”



宾　克



宾克——我这样称呼他——是我的一个小秘密，
宾克从不让我感到寂寞。
在托儿所里嬉戏，在楼梯间闲坐，
不管我忙于什么，宾克总在那里陪我。

噢！爸爸真有智慧，他很有头脑！
而妈咪从世界开始的时候就是最好的妈咪。
保姆就是保姆，我叫她楠——
但是他们全都
看不到
宾克。
宾克总是滔滔不绝，因为我正在教他

讲话；

他有时候喜欢滑稽地

吱吱叫，

有时候又喜欢呼呼地

咆哮……

于是我就替他大喊大叫，因为他的嗓子

非常不舒服。

噢！爸爸真有智慧，他很有头脑！

妈咪知道所有大家都知道的东西。

保姆就是保姆，我叫她楠——

但是他们全都

不知道宾克。



我们在公园里奔跑，宾克勇敢得就像只

雄狮；

我们在黑夜中躺着，宾克就勇敢得像只

猛虎；
宾克勇敢得像只大象。他从不，从不会
轻易哭泣……
除了（像其他人那样）肥皂泡泡跑进
他的眼睛里。
噢，爸爸就是爸爸，他是个爸爸般的大男人，
而妈咪就很有妈咪的感觉。
保姆就是保姆，我叫她楠……
但是他们全都
不喜欢宾克。



虽然宾克并不贪心，虽然他很喜欢吃零食，
因此，当别人给我糖果的时候，
我就得问：
“噢，宾克也想要一块巧克力，你可以递给我
两块吗？”
接着我就替他吃掉它，因为他的牙齿还没
长齐呀。

噢，我非常喜欢爸爸，但是他没有时间
来陪我玩，
我也很喜欢妈咪，但是有时候她会
丢下我不管，
我常常表现得很乖戾，那是因为保姆总想
替我打理我那头发……



但是宾克总会是宾克，而且当然啦
他总会呆在那儿。



樱桃核





修补匠、裁缝匠，





士兵、海员，





耕童、小偷——



富人、穷人，

当个牧童怎么样？
或者警察和狱卒，
火车司机，
或者私人首长？
当个邮递员——或是动物园的看门人怎么样？
或是马戏团里面的看门人？
或是做一个杂耍艺人。
或是弹奏管风琴的音乐家，
或是另外那个歌唱家？
当一个口袋里能变出兔子的魔术师？
当一个总是能造出火箭来的火箭人？
噢，总是有好多的事情可以干，有好多好多的人
可以去当！
也总是有好多好多的樱桃挂在我的小小
樱桃树上！









从不舞刀弄剑的骑士



在阿坡多所有的骑士里面
最厉害的就是托马斯·汤姆阁下
他能以一当四，
也知道什么减去九就可以得到一十一。
他也能够给另一位骑士写一封信。

这片土地上的其他骑士，
都做不到他可以做的事情，
他不仅熟知磨剑的方法，

还熟知一个骑士应当怎样进行补救，
也知道谁又开始舞刀弄剑。



而且，如果他常常不参战的话，
并不代表他不喜欢刀光剑影、厮打搏斗，
而是认为要是像他这么一个精致的脑袋，
常常被弄得伤痕累累的话
可就不是一件什么公平的事情啦。



他的城堡（汤姆城堡）方便地坐落在山上；
白天，当天气并不怎么阴湿的时候，
他在碉堡的城垛上漫步，等着

一些连游泳都不会的虾兵小将般的骑士
到了护城河边向他挑战。





或者有时，当他觉得斗志昂扬，
他便急匆匆地赶到平地上；
可是一看见其他骑士走过来，

就又灰溜溜地跑回家，
或者藏起来；等到敌人离开，
他就吹响胜利的号角。



有一天正当优秀的托马斯·汤姆阁下
在附近的壕沟里面小憩的时候，
他想要逃离的声响，
（虽然他以前一直
都在逃离这些声响）
好像变得更小了……或者更大了？

小跑的马骑，胜利的号角，
呼啸的刀剑，装甲的声响，
这些，特别是最后这个，
他一整周都是在摆弄吧。

可现在这个是一样的，还是不一样的呢？
有些地方不一样，但是到底是什么地方呢？

托马斯阁下竖起耳朵细细聆听，
他听见休阁下离开的声音，
突然间他似乎明白
（或者没有）为什么这个陌生人
会比这附近其他骑士
发出更加美妙的声音来的原因。



托马斯阁下看着他走路的方式——
他气得哑口无言，
在肯特他们好多年都看不起他
一个从不挥刀舞剑的骑士！
现在在这里，
他被看成是另一个意气消失殆尽的骑士。

他迅速冲到马厩，
快马加鞭。
唯一使他感到不安的并非是

“他的剑到底有多锋利？”
“他的心脏到底有多结实？”
而是“他的开头戏会不会太长？”

休阁下正在哼歌，手撑着胯部，
突然感到一个东西冲了过来，
正当他哼曲哼到一半时，
轰的一声响。
“打雷了。”他兀自说道。“当然！”
于是就被轻轻地从马背上推倒下来。

接着优秀的托马斯·汤姆阁下
一边以友善的姿态下了马一边说道：
“请允许我将你从身上那
厚重的装甲中解脱。
有时候连那些最勇敢的
骑士都会觉得自己的装甲太重啦。”

距离休阁下挫败的地方
一百码或者一百多码的距离，
托马斯阁下找到了一个非常有用的池塘，
小心翼翼地不弄湿自己的脚丫，
他带着装甲来到河岸，
把它扔进去……看着它缓缓下沉。

在那之后，越来越多的

肯特人会骄傲地

说起阿坡多的托马斯·汤姆

那个“从不舞刀弄剑的骑士，”

然而休，那个竭尽全力的骑士，

舞刀弄剑的水平和其他人一样的差。





有金凤花的日子



安到哪儿去啦？

把脑袋瓜子露出在金凤花上面，

走在溪流边，

藏在金凤花丛里面。

安到哪儿去啦？

与她的男孩并肩散步，

迷失在梦中，

迷失在金凤花丛中。

她那棕色的小脑袋瓜子里面藏着些什么呢？

一些永远难以言传的美妙想法。

她那结实的小拳头里面藏着些什么呢？

某个人的大拇指哩，好像是克里斯托弗·罗宾的。



安到哪儿去啦？

跟她的男孩呆在一起呢。

棕色的脑袋，金色的脑袋，

一会儿上一会儿下，出入金凤花丛中。



烧炭工



烧炭工要讲故事啦。

他住在森林里，

独自一人；

他坐在森林里，

独自一人。

太阳斜斜地挂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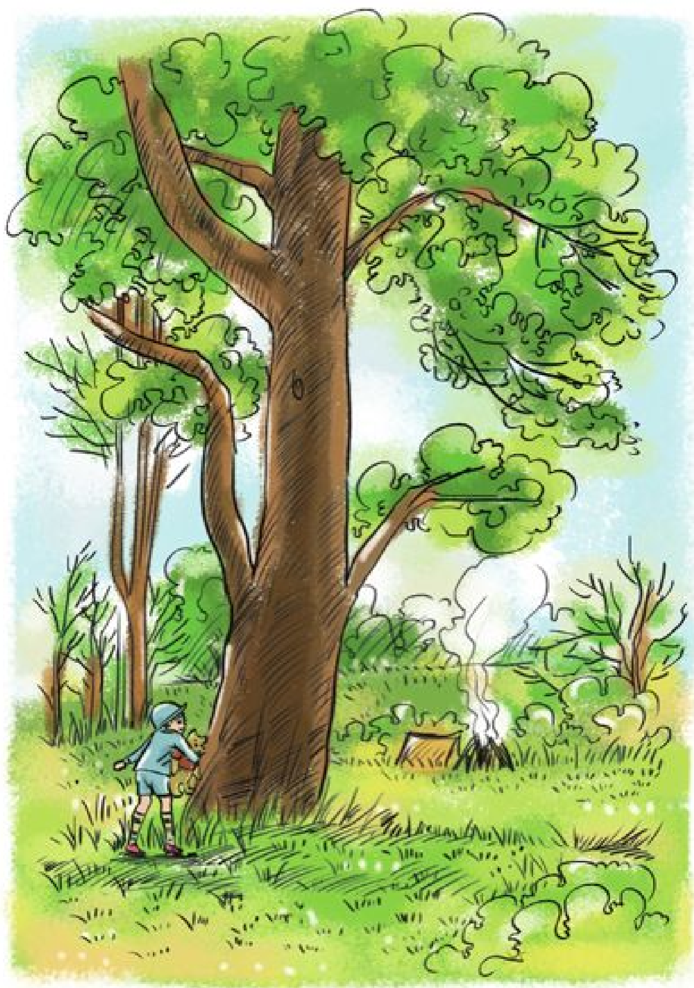
树丛中，

小兔子跑来，

向他道早安，

小兔子跑来，

跟他打招呼：“多美的早晨啊……”



月亮清晰地悬挂在黑色粗壮
的大树上。
猫头鹰飞过，祝福他晚安，
静静地飞过，祝福他晚安……

他坐下来仔细想着他们知道的事情，

他和森林，一起孤单——

春来　夏去，

秋露亲吻凤尾草和石楠花，

雪天银装素裹的森林里发生着点点滴滴的事情……

他们看见的所有的事情，

他们听见的所有的事情：

四月澄澈明朗的天空里有鸟儿的

欢歌……

噢，烧炭工要讲故事啦！

他就住在森林里面，

知晓大家的一切。





我们俩



不管我身处何方，阿噗都会陪伴身旁，
阿噗与我形影不离。
不管我要干什么，他都愿意干，
“你今天要去哪儿呢？”阿噗问，
“噢，这样问真奇怪，因为我也会去啦。
咱俩一起去吧。”阿噗说道，他也说道。
“咱俩一起去吧。”阿噗说道。

“十一的两倍是什么？”我问阿噗。
（“什么的两倍？”阿噗反问我。）
“我觉得应该是二十二。”
“和我想的一模一样。”阿噗说道。
“这个数学加和真不容易。
但是它本来就那样。”阿噗说，他也说。
“它就是那样子的。”阿噗说道。“



我们一起来找龙吧。”我对阿噗说。

“好的，一起呀！”阿噗对我说。

我们穿越河流，发现了那些——

“对啦！那些就是龙呢！”阿噗大呼。

“我一看见它的钩嘴我就知道啦。

那就是龙啦！”阿噗说道，他也说道。

“那就是龙啦！”阿噗说道。



“我们来吓唬吓唬那些龙吧！”我跟阿噗讲。

“好啊！”阿噗跟我讲。

“我不害怕。”我向阿噗说。

“嘘！又笨又老的龙！”

我握着它的手说道。



又笨又老的龙！”——接着他们就飞走啦。

“我也不害怕。”阿噗说道，他也说道。
“和你在一起我从不害怕。”

因此，不管我身在何方，阿噗都会陪伴身旁，
阿噗和我形影不离。
“我要干什么呢？”我问阿噗。
“要是对你来说不够，”阿噗说，
“对啊，要是对一个人来说不够有意思，那么两个人
就有意思多啦。”阿噗说道，他也说道。
“就是这样的呀。”阿噗说。





老水手



我的爷爷曾经认识一名老水手，

他有许许多多想要做的事情，

以至于每当他想要开始的时候，

都因为他自己所处的状态而没有马上开始。

他的航船遇难啦，被困在岛上有好几周啦，



他想要一顶帽子，他想要几条马裤；
他想要几张渔网，也可以是一条线和一些鱼钩
拿来钓一些你在书上见过的东西还有
乌龟。



接着，想着这些，他记起了有一样东西
是他想要的（水），那是一汪泉水；
他想要去找人聊天，
还要养
（如果可以的话）一只山羊，或者一些小鸡
和绵羊。



接着，因为天气的缘故，他
想要一间有门的小屋（可以出入）
可以开可以关
（还会震动，这样有蛇的时候就管用啦），
还有一把坚固的锁，把野蛮人锁在外面。

他开始准备鱼钩子啦，
正当他开始的时候，他决定不去了，因为有太阳。
于是他知道了自己该干什么，就是去找，
或者去做，一个大大的太阳帽。
他用树上的叶子
来做一顶帽子，
突然他想：“我真是口渴至极，
口渴得要命却什么也不能喝，
所以我得先去找一汪泉水给我喝。”
只是刚一开始他就想：“噢，天呐！
噢，天呐！
明天没人在这里，我会多孤单呐！”

于是他在笔记本里面写上这些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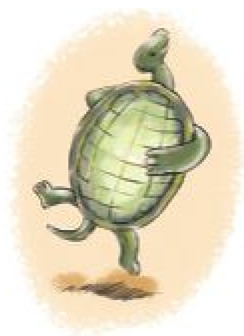
“我必须得先找到一些小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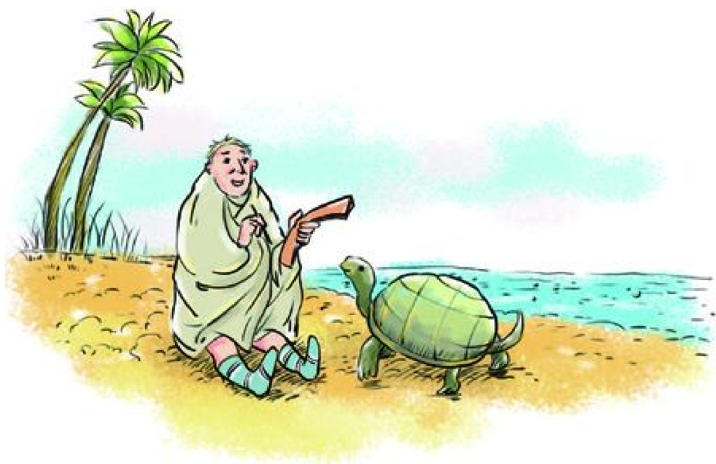


“不，得先找山羊。”
他刚刚看见一只山羊（他根据它的形状
来确定那是一只山羊）
他又想：“但是我必须得有一艘
逃生船。

但是有艘船就得有张帆，就得有线
还有针；
所以我最好还是坐下来做一些针。”



他开始做针了，他一边做一边想，
要是这个岛上潜伏着野人，
他要是坐在他的小屋里，那么就毫无畏惧啦，
不然现在他们很可能会突然飞进他的
耳朵啊！



于是他就想着他的小屋……想着他的小船，

还有他的帽子、马裤，他的小鸡和山羊，

还有他的鱼钩（用来捕食），还有清泉（用来解渴）……

但是他就是不知道应该先做什么才好。



就这样到最后，他什么也没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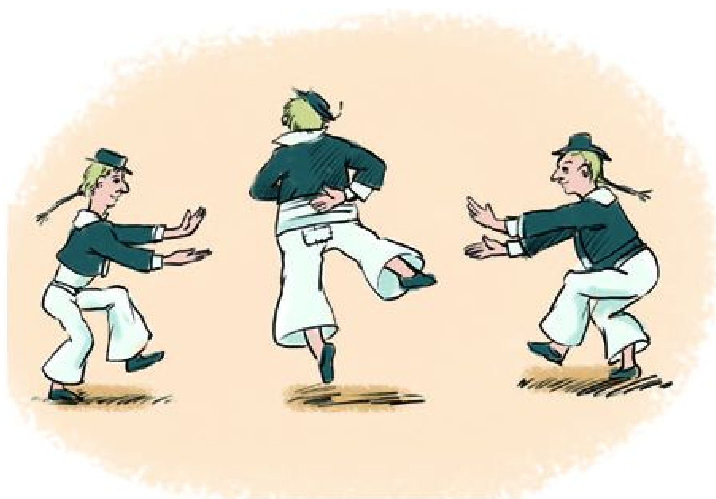
仅仅把自己包在披巾里面，躺在砾石上面晒太阳。

我觉得他可真

差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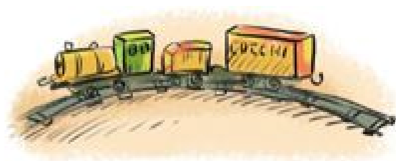
他什么都没做，就光晒太阳

一直等到被解救！





火车司机





下雨吧！

谁在乎呢？

我有辆火车

它就在楼上，

有一个刹车
那是我做的，
拿根绳子样的
东西做的。
它启动的时候
会抖动一下，
因为它掉进了
泉水当中。







它有线

所以可以刹住，

还有车轮

可以停得这么快，

让你觉得

它就像是

你用刹车做的

一件东西，

而非一根线而已……



好啦，那就是我做的东西，

在下雨天做的。

它是个很好的刹车，

虽然它到现在还没被用过。





旅途的终点

克里斯托弗·罗宾，克里斯托弗·罗宾，你要去哪里？

克里斯托弗·罗宾？

“爬到山顶上去，

一直爬一直爬，直到

我真正到了那顶峰。”

克里斯托弗·罗宾说道。





克里斯托弗·罗宾，克里斯托弗·罗宾，你要去哪里？

克里斯托弗·罗宾？

那儿没有美丽的风景，那么你什么时候才能到山顶，

到了之后又该怎么办？

“那再爬下来，爬到山脚下。”

克里斯托弗·罗宾说道。



毛绒绒的熊

如果我是一只熊，
一只强壮的熊，
我就不会太在意
天是会冰冻还是会下雪；
我就不会太在意
天是会下雪还是会冰冻——
我会穿着像它那样的大衣，
里面裹满了皮毛！



因为我会有毛靴子，棕色毛围巾，

棕色毛短裤和一顶大大的毛帽子。

我会用毛围巾裹住我的下巴，

用毛手套罩住我的棕色大爪子。

还有一件大大的棕色毛外套一直裹到我的脑袋瓜子上，

整个冬天我就会蜷缩在我的毛床上。





原　谅



我找到了一只甲壳虫，于是我就叫他

披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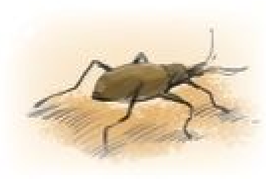
我喊他亚历山大，他也会回答得

一模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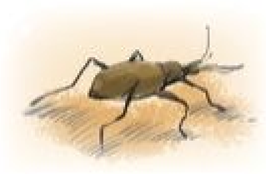
我把他装进一个火柴盒，关在里面

整整一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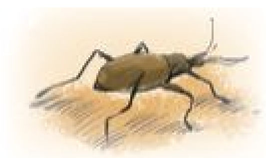
然后保姆把我的甲壳虫放了出来——



是的，保姆把我的甲壳虫放了出来——



她走过去把我的甲壳虫放了出来——



然后披头就跑掉了。







她说她不是故意的，我从没说她

是故意的，

她说她要找火柴，她就打开了

火柴盒盖，

她说她很抱歉，只是要抓住一只

你误认为是火柴的兴奋的甲壳虫

是多么困难的事情啊。

她说她很抱歉，我也不会计较，
因为还有许许多多的甲壳虫，
她确信我们能抓得住
我们可以在花园洞洞里找找看
他们一般就躲在里面——
而且我们得另外准备一个火柴盒，在盖子上面
写上披头。
我们去了所有甲壳虫可能会出现
的地方，
我们模仿了甲壳虫喜欢
听的声音，
接着我看见了什么东西，大喊
一声：
“一个甲壳虫的窝，甲壳虫亚历山大出来啦！”



我十分肯定那就是亚历山大披头
它脸上的表情看起来也在暗示它觉得

这肯定就是我，

它脸上的表情看起来还在暗示它觉得

它应该说：

“我非常非常的抱歉，因为我逃跑啦。”

保姆也为她干的事情感到抱歉

这个你是知道的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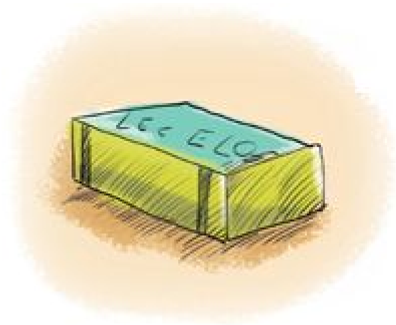
她重重地在盒盖子上写上黑色的

亚历山大。

于是我和保姆楠就成了好朋友，因为想要抓住一只

兴奋的你误认为是火柴的甲壳虫

是多么困难的事情啊。





皇帝的诗文



秘鲁的国王
（也就是皇帝）
有一篇诗文
是很有用的。
每当一个陌生人走过
他觉得胆怯的时候；
或者是当他的手表坏了

他们又在问他几点钟了的时候；

或者是他如果跌进

（一不小心）一口水井，

如果滑冰时跌倒，

如果摔了个底朝天，

或者是如果直到

他的粥凉了，才有人来通告

他的早饭一直在等他——

等等类似的事情；

噢，皇帝只要是一发脾气，

或者是

闷闷不乐，





他就会低声咕哝着

他的那首古怪的诗文

直到他感觉心情好点：



八八六十四

是七的倍数。
乘好了之后，
加上一，
再减去十一。
九九八十一；
是三的倍数。
如果太多了，
那就减去四，
然后就到了喝茶的时间。

当皇后
来清扫他的装甲，
却忘了
要给衣服上浆；
或者是他生日那天
（在五月）是糟糕的一天，
像十一月份那么潮湿
像三月份那么多风；
或者是庄重地
同智者与伟人一起就坐，
他总是会在他签名的时候打个嗝，
或者是当他弯腰捡拾地上的笔时
他的皇冠掉了下来，
恰巧皇后这时候又咳嗽了一声；

噢，噢，皇帝只要是一发脾气，
或者是
因为自己出了洋相而胆怯窘迫的时候，
他就会向天空哼着这首古怪的诗文，
直到他觉得心情好点：

八八六十四
是七的倍数。
乘好了之后，
加上一，
再减去十一。
九九八十一；
是三的倍数。
如果太多了，
那就减去四，
然后就到了喝茶的时间。





穿着装甲的骑士

只要我是一名光鲜的骑士，
我就会紧紧地扣好我的装甲；
接着我就会去找点事情，
比如外交活动，还有救援，
或是跑到龙穴里去救生，
与那里所有的龙进行战斗。
有时候我们一开始战斗，
我就觉得我会让龙赢……
接着我又想也许我不会，
因为他们是龙，而我不是。







与我一起出去吧

阳光洒在河里，洒在山上……

要是你静静地站着你就能听见海的声音！

转角农场里养着八只小狗狗——

我还看见一名断臂的老水手！

但是每个人都会说：“一起往前跑吧！”

（跑吧，跑吧！）

他们所有的人都会说：“一起往前跑吧！我使尽全力急速向前跑。”

每个人都说：“一起往前跑吧，

那里有一个小宝贝！”

如果我是一个小宝贝，那么他们为什么不和我一起跑？

微风洒在河里，洒在山上……

在磨坊下面有一个废弃的水车。

我看见一只刚刚被淹死的蝴蝶——

而且我知道小兔子从哪儿钻出地面！

但是每个人都会说：“一起往前跑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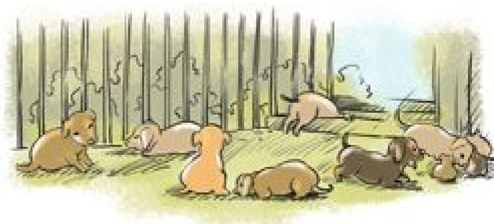
（跑吧，跑吧！）

他们所有的人都会说："一起往前跑吧！我使尽全力急速前跑。"

每个人都说："一起往前跑吧，

那里有一个小宝贝！"

如果我是一个小宝贝，那么他们为什么不来看看我呢？





池塘底下



我在钓鱼

别出声，谁都别走过来！

你难道不知道鱼可能会听见吗？

它觉得我是在玩着一根长线；

我觉得我是在玩另外一种有意思的东西，

但是它却不知道我在钓鱼——

它不知道我在钓鱼。

我正是在钓鱼——

就是这样。







不，不是的，我在抓蝾螈。

别咳嗽，谁都别走过来！

任何一个小小的声音都会吓跑蝾螈。

它觉得我是一个灌木，或者某种新树；

它觉得是别人，但是他不知道是我，

而且他不知道我在抓蝾螈——

是的，他不知道我在抓蝾螈。

我正是在抓蝾螈——

就是这样的。





小小黑母鸡



浆果人和巴克斯特，
漂亮男孩和佩恩，
还有老农米德尔顿，
是五个强壮的人……
他们全部都在追赶
那只小小黑色母鸡。

她迅速地跑，
他们急忙地赶；
巴克斯特跑在开头第一，
浆果人跑在倒数第一。



我坐下来看着她

靠在老橡树旁边……

她穿过篱笆咯咯直叫，

跑到我这里来啦。

小小黑色母鸡说：

“噢！你好啊，是你啊！”

我说：“谢谢你，

你好啊！

能不能请你告诉我，

小小黑色母鸡，

强壮的五个人想要什么？

就是他们。”

这只小小黑母鸡

她对我说：

“他们想要我下个鸡蛋

给他们做茶点。

他们如果是皇帝，
他们如果是国王，
我根本就来不及
给他们下蛋之类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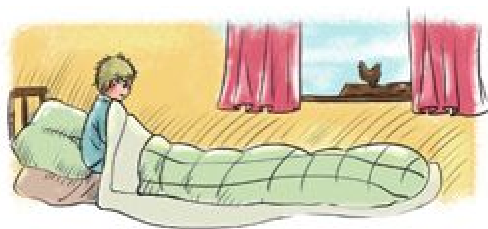
“我不是国王
而且我也没有皇冠；
我会爬树，
还会摔下来。
我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我能从一数到十，
所以，请你给我下个蛋，
小小黑母鸡。”



那只小小黑母鸡说：
“那你会给我什么，
如果我在复活节那天
给你下个蛋？”

“我会给你一个‘请’
加上一个‘您好！’
我会给你看住在动物园
里面的熊，
我会给你看我腿上
长麻疹的地方，
要是你给我下一个
大大的复活节鸡蛋。”

这只小小黑母鸡说：“
我不在乎‘你好’，
还有那只棕色大熊，
但是我会给你下一个漂亮的
复活节鸡蛋。
如果你给我看你腿上
长麻疹的地方。”



我给她看了
我腿上那疼痛的地方。
她用她黑色的翅膀
轻轻地抚摸了一下。
“你要是数到十的话，

麻疹就不会痛啦。
现在该准备下蛋啦。”
小小黑母鸡说道。

当我复活节那天
醒来的时候，
我就会看见我的鸡蛋
她答应给我下的鸡蛋。
如果我是一个皇帝，
或者我是一个国王，
那将会是
再好不过的事。

浆果人和巴克斯特，
漂亮男孩和佩恩，
还有老农米德尔顿，
是五个强壮的人……
他们全部都想要一个鸡蛋
来当茶点，
但是小小黑母鸡太繁忙啦，
这只小小黑母鸡太繁忙啦，
这只小小黑母鸡太繁忙啦……
她在忙着给我下鸡蛋呢！



朋　友



有很多很多的人总是

在问问题，

比如日期，英镑和盎司，还有

古怪国王的名字。

答案要么就是六个便士或者一百英尺长，

而且我知道要是我答错一个，

他们准会觉得我很笨。

于是我就和阿噗低声细语，阿噗看起来

非常聪明，

就说："这个嘛，我说的是六便士，但是我不确定

我答对了。”

答案是什么并不是很重要啦，

因为要是他对，那么我就算对啦，如果他答错啦，

就不算是我错啦。



一个乖乖的小女孩



这可真是滑稽，他们常常问我说：“简。
你是个乖乖的小女孩子吗？”
“你是个乖乖的小女孩子吗？”
他们问了一次，还会接着再问一次：
“你是个乖乖的小女孩子吗？”
“你是个乖乖的小女孩子吗？”

我去参加派对，我出门喝茶，
我出去一个星期，呆在海边的阿姨家，

我从学校回来，或者我在玩游戏；

不管我从哪里回来，总是一样的问题：

“怎么样？”

“简，你是个乖乖的小女孩子吗？”



每个最美妙的一天结束后总是这样：

“你是个乖乖的小女孩子吗？”
“你是个乖乖的小女孩子吗？”
我到动物园去，他们就等着问：
“你是个乖乖的小女孩子吗？”



“你是个乖乖的小女孩子吗？”
好啦，他们好奇我去那儿干什么啦？
我为什么在动物园里面会不乖呢？
我要是不乖，我会有可能说吗？
所以，这就是爸爸妈咪古怪的地方，
他们问了又问，以免我表现不乖，
“怎么样？”
“简，你是个乖乖的小女孩子吗？”



一个主意



要是我是约翰，约翰是我，

那么他就是六岁，我就是三岁。

如果约翰是我，我是约翰，

我就不会穿上那些裤子啦。



希拉里国王和乞丐

圣诞之日他们讲述了一个故事
关于伟大而又仁爱的国王希拉里
我总觉得这个故事
要是有人可以
把它调整得更有韵律
它将更加朗朗上口。
我已尽了最大努力
希望有人会更加才华横溢。

仁爱的国王希拉里
吩咐他的大臣总理
（高傲的勋爵威洛比，
也就是上议院议长）：
“跑到三柱门那里
快点，快点，
跑到三柱门那里
看看是谁在敲门。
可能是位富商
生于海边，来自阿拉比，
给我带来了珍奇异宝，

还有翡翠和象牙；
可能是位穷人，
衣衫褴褛，疲惫不堪，
给我带来了橙子
要放进我的袜子里。”



高傲的勋爵威洛比，
也就是上议院议长，
肆无忌惮地哈哈大笑：
“尊贵的陛下，我为你效犬马之力，
自从你上任的第一天起，
我就常常走来走去，但是
我从不跑，从不，从不，从不。”他说道。
仁爱的国王希拉里
吩咐他的大臣总理
（高傲的勋爵威洛比，
也就是上议院议长）：
“走到三柱门那里

快点，快点，
走到三柱门那里
看看是谁在敲门。
可能是位船长，
长着鹰钩鼻，蓄着络腮胡，
给我带来了金粉末，
还有香料和檀香木；



可能是位厨娘，
无忧无虑地吹着口哨，
给我带来了糖果
要放进我的袜子里。”

高傲的勋爵威洛比，
也就是上议院议长，
肆无忌惮地哈哈大笑：
“尊贵的陛下，自从我四岁起我就为这个

宫殿效犬马之力，
我也将会继续为这个
宫殿效犬马之力，
我开过一扇窗户，但是
我从不会去开一扇门，
从不，从不，从不。”他说道。

仁爱的国王希拉里
吩咐他的大臣总理
（高傲的勋爵威洛比，
也就是上议院议长）：



“去开窗户
快点，快点，

去开窗户
看看是谁在敲门。

可能是一位女仆，
脸颊红润，带着酒窝，
由位小姐派来，
向我问好；



可能是群孩子，
迫不及待，在窃窃私语，
给我带来了榛果，
要放进我的袜子里。”

高傲的勋爵威洛比，
也就是上议院议长，
肆无忌惮地哈哈大笑：
“我会一直为您效劳，直到我老死——
作为一名上议院议长，从格子里

偷看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
这我从不做，从不，从不，从不。”他说道。
仁爱的国王希拉里
看了一眼他的大臣总理
（高傲的勋爵威洛比，
也就是上议院议长），
对他刻板的大臣总理
他一言不发，
只是跑到三柱门那里
看看是谁在敲门。
不是来自阿拉比
的富商；
不是饱经风霜
的蓝眼睛船长；
不是小姐派来
的女仆人；
就只是一位乞丐
拿着一只红色袜子。

仁爱的国王希拉里
瞅了瞅这位乞丐，
朝着他开怀大笑；
他把那位乞丐转过来
转过去：
“你的肌肉发达，

四肢结实有力；

来吧，给我把这位大臣总理

扔出去，

他的位置将由你接替。”他说道。

老妇人在圣诞之日常常讲述关于希拉里——

一位仁爱而又伟大的国王的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简而言之，

两个道理。

第一：“无论你如何尊贵富有，

都不要忘了多干事情。”

（当然啦，尤其是给国王效力。）

这似乎也告诉了我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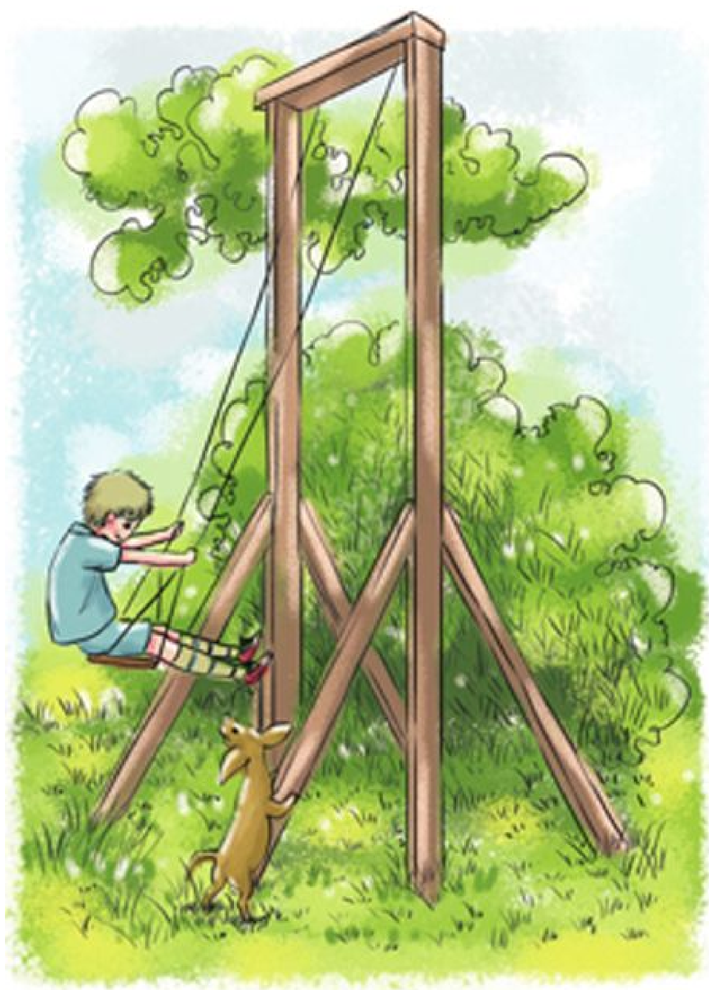
（但是并不是很明智啦）：“脚上穿着一只红袜子

乞讨的人，总有一 天，

确凿无疑，

会成为大臣总理。”







荡秋千之歌

我跳上秋千
荡到最高点。
我是这块土地上的国王，
这个镇子上的国王。
我是地球上的国王，
天空中的国王。
我坐在秋千上往上荡……
现在又要往下荡。



解　释



伊莉莎白·安

对她的保姆楠说：

“能不能请你告诉我上帝是怎么来的呢？

一定得有人创造了他。那么

他到底是谁呢？我很想知道呢。”

奶妈说：“怎么啦？”

保姆楠说：“怎么啦？

我知道你知道，我希望你快快说。”

奶妈从她嘴里取下别针，说：

“好啦，亲爱的，现在该睡觉啦。”

伊莉莎白·安

有了个美妙的计划：

她会跑遍全世界直到她找到一个人

确切地知道上帝是怎么来的。



她早早起床，穿上衣服，跑出去

找那个重要的人。

她跑去了伦敦，敲了敲门，

她敲的是杜朗穆大臣的四轮大马车的门。

“请问，先生（要是里面有人的话），

上帝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杜朗穆大臣正躺在床上，

通过红色的大窗户，

探出的竟是大臣的马车夫的脸。

大臣的马车夫笑道：



“你那奇怪的脑袋
里面装的是什么？”

伊莉莎白·安又走回家了
拿出娃娃奥斯曼珍妮弗·简
“珍妮弗，”伊莉莎白·安说道，
“请马上告诉我上帝是怎么来的。”
简，并不是很想说话，
跟往常一样，吱吱地回应了一声。

那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嘛，坦白地说，
我不清楚，但是伊莉莎白·安清楚。
伊莉莎白·安轻声地说：“噢！
谢谢你，珍妮弗。现在我知道了。”



两　倍





有两只小熊住在同一片森林里，

其中一只是乖乖熊，其中一只是坏坏熊。

乖乖熊会学习二乘以一——

但是坏坏熊总是不爱扣扣子。

天热的时候他们住在同一棵树上，
其中一只是乖乖熊，其中一只是坏坏熊。
乖乖熊会学习二乘以二——
但是坏坏熊的东西
总是弄得烂兮兮。



天冷的时候他们住在同一个洞里，
他按大人们交代的去做事情，
他没按大人交代的去做事情。
乖乖熊会学习二乘以三——
但是坏坏熊从来不会带手巾。



他们与一位老熊阿姨一起住在林子里，

一个会说“可以”，一个会说“不行”。

乖乖熊会学习二乘以四——

但是坏坏熊的手巾总是烂兮兮。



突然之间（就如我们一样）

一只越来越优秀，一只越来越糟糕。

乖乖熊忙着算二乘以三是什么——

但是坏坏熊却捂着手巾在咳嗽！

乖乖熊忙着算二的两倍是什么——

但是坏坏熊的东西

看起来像新的。

乖乖熊忙着算二乘以一——

坏坏熊从不会扣扣子。

这里也许有个哲理，虽然有人说没有；

我认为这里有个哲理，虽然我不知道是什么。

那两只熊就像我们一样。

因为克里斯托弗·罗宾会算二乘以十……

但是我却总是忘了我的钢笔是放在哪儿啦。





早晨散步



当我与安出去散步，

我们互相牵着对方的手聊天，

聊着要是我和安四十二岁了

我们会有什么打算。



然后我们想起一件事情，

比如保龄球、篮球还有自行车，

或者从安的气球上掉下来，

我们下午就来玩。



摇篮曲

噢，蒂莫西·蒂姆
有十只粉色小脚丫，
十只粉色小脚丫，
有一个蒂莫西·蒂姆。
它们都同他一起走
不管他走到哪里，
不管他走到哪里
它们都同他一起走。

噢，蒂莫西·蒂姆
有两只蓝色的眼睛，
两只蓝色的眼睛，
有一个蒂莫西·蒂姆。
它们都同他一起哭
不管他什么时候哭，
不管他什么时候哭
它们都同他一起哭。



噢，蒂莫西·蒂姆

有一个红红的脑袋，

一个红红的脑袋，

有一个蒂莫西·蒂姆。

它同他一起在蒂莫西的床上睡大觉。

好好睡吧，

蒂莫西·蒂姆的红红脑袋。





在窗边等待

我的两滴雨水
在玻璃窗上等着。

我在这儿等着看
哪一滴雨水会赢。

他们有不一样的名字，
一个叫约翰，一个叫詹姆斯。

最好的结果和最坏的结果
就是他们两个到底谁第一。

詹姆斯开始往下滑。
我就是想要他输。

约翰正准备开始啦。
我就是想要他赢。

詹姆斯缓缓地下滑。
约翰好像被什么东西给黏住啦。

约翰终于开始动啦。

詹姆斯跑得很快。

约翰俯冲下玻璃窗。

詹姆斯又减慢速度啦。

詹姆斯碰到了一个污点。

约翰马上就要赶上来了。

他速度够快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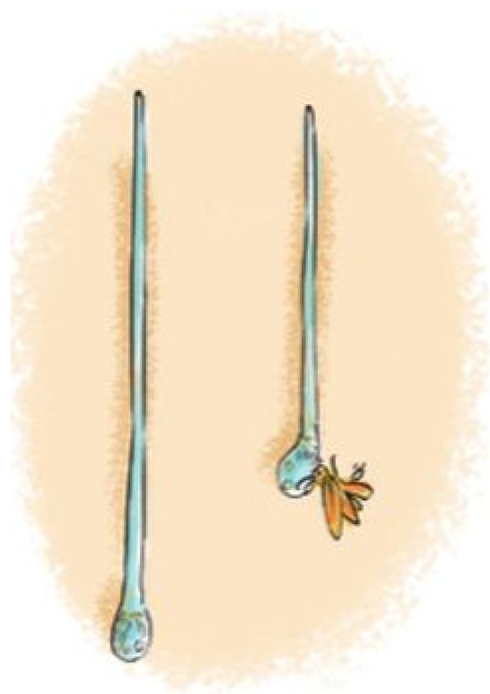
（詹姆斯碰到一点灰尘。）

约翰迅速地从旁边滑过。

（詹姆斯在同一只蚊子讲话。）

约翰到啦，约翰赢啦！

你瞧，我告诉过你啦，太阳出来啦！





拼可·普尔

塔图是拼可·普尔的妈妈，
拼可·普尔是一只没什么毛也看不大清脚丫丫的小猫咪。
时间一点点溜走，他的眼睛终于睁开，
他看见了自己的妈妈，塔图体块很大。
他学到的所有东西都是妈妈教给他。

拼可·普尔说："我要去问问我妈妈。"
塔图是拼可·普尔的妈妈，
拼可·普尔是一只有着柔顺毛毛的小猫咪。
又小又黑的拼可渐渐长大
一直长到跟妈妈塔图一样的大。
他所做的所有事情都是妈妈陪着他。
拼可·普尔说："两位形影不离的好伙伴。"

塔图是拼可·普尔的妈妈，
拼可·普尔是一只裹着毛毛大衣也喜欢冒险的猫。
每当他想要干一件什么事情，
他不再叫上妈妈塔图，
因为他知道这跟她没什么关系，
所以拼可·普尔说："再见啦。"

塔图是拼可·普尔的妈妈，

拼可·普尔大得就像一只长着墨黑毛毛的美洲豹。

一只刚刚出生不久的棕色小猫咪

正在和它的大塔图玩耍……

拼可懒洋洋地朝下望着她，

拼可·普尔说："亲爱的小猫咪吖。"





风在山间



没有人能告诉我，
亦无人知晓，
风是从哪儿来，
又要到哪儿去。

它从某个地方飞来，
急速向前，

我赶不上它的脚步，
就算我努力奔跑。

可要是我一松开
握着的风筝线，
它就会随风飘扬
一夜又一天。

当我寻见它时，
不管它被吹到何方，
我都会知道，风儿
也曾到过那儿。

所以我就大可告诉他们
风儿是到哪儿去了……
但是风是从哪儿来
无人知晓。



遗　忘



托儿所的所长和老师

站成一排焦急等待，

五个站在高墙上，

四个站在矮墙上；

大国王和小国王们，

棕色熊和黑色熊们，

所有的人们

都在等待约翰归来。



有些人觉得约翰小淘气
迷失在丛林里，
有些人说他不可能迷路，
有些人说他有可能迷路。
有些人觉得约翰小淘气
躲藏在山间里，
有些人说他不会回来，
有些人说他会回来。

太阳高高挂的时候，
约翰出走了……
他们在这儿已经等上了
整整一天。

大熊和小熊们，
白国王和黑国王，
他们都在等待
等待约翰归来。



托儿所的所长和老师
朝山下望去，
有些人看见了羊圈，
有些人看见了磨坊，
有些人看见了屋顶——
灰色小城中的屋顶……
他们的身影变得很长
太阳溜下山去。

白杨木金光闪闪，
一轮残月显现；
星际银光闪烁，

一轮满月升起；

星际银光渐渐消逝，

残月缓缓爬走……

然后，一个接着一个，

灰色的大地慢慢入睡。

托儿所的所长和老师

仍然在等待……

他们听见羊儿

在羊圈里咩咩叫，

一只小鸟叽叽叫了几声

又把它的头藏了起来。

忽然一阵微风

发出了呼吸声，接着又沉默了。

渐渐地渐渐地

新的一天破晓而来……

约翰小淘气出什么事啦？

没人知道。

有的人觉得约翰小淘气

迷失在山间，

有的人说他不会回来，

有的人说他会。





约翰小淘气出什么事啦？

什么也没有，

他玩跳绳；

他打球；

他追赶蝴蝶，

有蓝色有红色；

他干了一百件欢乐的事情——

然后就睡觉了。





在黑暗中



我吃了晚饭，

我吃了晚饭，

我吃了晚饭，全部吃光光；

我听了一个故事

讲的是灰姑娘的故事，

讲她怎么去的舞会；

我刷了牙，

我做了祷告，

我洗漱好也讲对了祷告词；

他们都亲了我好一会儿，

他们都说“晚安”。

于是——我独自一人呆在这黑暗中，
这里没人看见；
我独自思考，
我独自玩耍，
没人知道我对自己讲了什么；
我独自一人呆在这黑暗中，
接下来会怎么样呢？
我可以想任何我喜欢想的，
我可以玩任何我喜欢玩的，
我可以笑任何我喜欢笑的，
这里没有别人，除了我自己。

我在跟一只小兔子谈话……
我在跟太阳聊天……
我想我是不是一百岁啦？



我一岁呢。

我躺在森林里面……

我躺在山洞里面……

我在跟一条龙说话呢……

我非常勇敢。

我向左侧着身子躺着……

我向右侧着身子躺着……

明天我要尽情地玩耍……

……

明天我要尽情地畅想…

……

明天我要……

尽情地……

欢笑……

（嘿——呵！）

晚安啦。





结　尾

当我一岁的时候，
我的一切才刚刚开始。

当我两岁的时候，
我几乎是崭新的。

当我三岁的时候，
我几乎不再是我。

当我四岁的时候，
我更加不是我了。

当我五岁的时候，
我朝气蓬勃。

但是现在我六岁了，我跟聪明一样聪明。
所以我认为我现在是六岁，以后也是，永远都是。



版本历史

1.0

» 2015-09-07

- 初版，用sigil制作。

2.0

» 2018-01-26

- 重新排版制作。